

美蘇太空戰（太空科學幻想故事）馬雲・著

美國軍方研究「ＵＦＯ」的秘密爲什麼一直不肯公諸於世？「三十九號室」又是什麼地方？「三十九號檔案」的秘密今期就在這裡公開。愛好太空科學幻想小說的讀者，萬勿錯過。



1097

編者話 各方矚目的溫凉玉武俠文學，到處傳誦的﹂神州奇俠﹂故事，﹂神州奇俠﹂故事第六章﹂神州無敵﹂經於上期開始刊出，本故事盪氣廻腸，出奇的志氣高昂，在溫凉玉的武俠裡，你發現武俠不只是遠古的事，亦不是幻夢世界裡的烏托邦，不止只動輒殺伐自高自大的咀臉……而且更是性情中人的故事，有血有淚的事實……

﹂神州奇俠﹂故事共有八部①劍氣長江②兩廣豪傑③江山如畫④英雄好漢⑤闖蕩江湖⑥神州無敵⑦寂寞高手⑧天下有雪，愛好溫凉玉武俠文學書刊，請留意出版日期購閱。

＊＊　＊＊　＊＊

際茲國際風雲日緊，我們今期刊出一部太空科學幻想小說﹂美蘇太空戰﹂，這是一篇描述有關美國國防部內第三十九號室裡面的高度秘密，也是美國軍方研究﹂ＵＦＯ﹂的秘密檔案之不可多睹佳作，資料珍貴，報導詳盡，保証令你耳目爲之一新！

＊＊　＊＊　＊＊

下期高臯作品﹂隱形魔手﹂又告面世，巨型小說爲龍乘風的雪刀浪子故事﹂決裂﹂，敬請垂注。

武俠世界

第109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空科學幻想故事

美蘇太空戰

馬雲・文
盧令・圖

一張巨型太空網

西伯利亞一處秘密基地，一枚巨大無比的火箭正準備升空。

美國偵察衞星早已經在高空攝得了它的圖片，只是任務未明。

根據美國國防部情報組的分析，那地點非常接近通古斯卡——那是蘇聯一個被隕石摧毀了七十多年的地區。

那枚火箭高達二百七十七呎，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火箭。

情報局的報告只有簡短幾個字：「俄人秘密征空。」

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因爲，美蘇這幾年以來，表面上是「科學、探險」的競賽，實則各懷鬼胎，因此大量公欵亦可以「光明正大」的報銷。

美國是個自由國家，儘管他們不公開每次征空的眞正目的，也公佈表面上的理由和行動，藉此向國人交代。

然而蘇俄却習慣了極權的做法。每次例必在成功升空之後才公佈。

但是這一次，顯然是已經獲得了初步的成功，蘇俄政府却遲遲未見公佈任何消息。

由於火箭體積空前的龐大，任務又不明，因此五角大厦——國防部方面，大感震驚！

一批情報官員和太空專家，紛紛被秘密召集到五角大厦來！

「他們可能遠征土星。」

「火箭明顯地飛出了外太空，肯定探險外星球吧！」

「我以爲大家不妨留意一件十分重要的事，那就是時間和地點！」

正當各太空專家紛紛發表他們的高見時，一位情報專家指出：「六月二十九日，天氣預測，西伯利亞天靑氣朗，於是他們可以依原來計劃，在六月三十日上午發射。」

德國籍的太空專家巴朗，將他帶來的一大叠資料翻開！

「遠自一九〇八年，六月三十日上午，西伯利亞通古斯卡區內，被一顆大隕石摧毀。該處人烟罕至，因此二十年後才被人發覺，該處留下一個大坑穴。一般估計，該隕石可能重逾一百萬噸以上。時速超過九萬哩。」

巴朗年已七十，本來應該退休了，但美國政府却應太空署的要求，由總統出面，要求巴朗留任，作爲太空探險計劃的高級顧問。

他又補充說：「值得注意的是：蘇聯有許多火箭基地，爲什麼會安置最巨大的火箭在那神秘地點？」

另一位美籍專家說道：「我們有資料顯示，蘇聯人曾一度隱瞞事實——一九二七年派人到西伯利亞通古斯卡區調查的事實。」

又一位專家指出：「蘇聯人由一九三〇年開始，科技突飛猛進，我們有理由相信與一九二七年的隕石調查有關。」

主持是次會議的國防部部長忍不住問：「各位的意見，可是蘇聯人得到了外太空的科技知識？抑或他們已獲得外太空生物的帮助？」

巴朗以專家的身份分析：「我有理由相信蘇聯人在一九二七年的調查中，在大坑穴現場發現了外太空生物遺留下來的科技知識。所以由那年開始，他們的專家便埋頭研究太空科技，至一九三〇年已大有成就。」

國防部一位官員問：「六月三十日這個日子的選擇，除了天氣因素之外，又有什麼特別意義？」

巴朗道：「通古斯卡地區沒有人居住，但一九〇八年六月三十日上午，一列橫貫西伯利亞行駛中的火車，在距離三百五十哩以外的地方，也感覺得到十分劇烈的震盪。蘇聯人雖然向外宣佈二十年後才發現該坑穴，說不定當時他們派人深入研究。六月三十日可能是我們地球最接近某一星球的時間，所以即使天氣惡劣，我懷疑

他們還是依時發射該火箭。」

巴朗的意見一向被尊重，所以席上一些專家即使持有不同意見，也不敢反駁。

國防部召集了這一次會議，似乎志在徵集專家們的意見。

會議毫無結果。

國防部甚至沒有向專家說出政府方面有什麼具體行動。

但是專家們的意見，却被迅速灌進電腦去了。

會議之後，只有「CIA」——中央情報局的首腦和主要助手們留下來。

國防部首長要求「CIA」方面繼續收集莫斯科方面的消息。

與此同時，西方若干主要盟國，也接到了一次來自華盛頓的秘密照會。

美國政府要求盟國的三軍立即保持高度戒備，以防突襲。

刹那間，第三次世界大戰，彷彿已迫在眉睫之間，一觸即發！

北大西洋公約國組織的防空系統，正密切注意外太空的活動。

美國派駐海外的海陸空三軍，奉命作二十四小時戒備。

就在這時候，莫斯科方面傳出了一項令人震驚的消息！

「聯合三千號」在外太空突然失去控制；第二，第三節火箭，在外太空發生神秘爆炸！

「聯合三千號」火箭共分三節，第一節亦即運載太空船的主體，高達一百三十八呎，不載燃料時，淨重一百四十噸。

第二節高達八十一呎，第三節亦有五

十八呎。合成共高二百七十七呎的龐然巨物。

原則上第二和第三節火箭，滿載原料和强力引擎，必須在按照原定次序，在燃料燒盡之時，才在高空棄下第三節，然後又在同樣情況下再扔去第二節。

留下來的第一節火箭，除了載人漫遊太空的任務之外，還要具備回程的飛行能力。而且絕對要由二名飛行員「太空人」加以控制。

但是蘇聯政府從不將此種科技公開，所以他們對是次的失敗，也就隻字不提。

西方記者也只根據美國政府洩漏出來的消息而加以報導。相反，住在蘇境的人，至今仍然一無所知。

× × ×

「聯合三千號」裏面的二名太空人——卡洛夫上校和莫斯基中尉，這時正感到有些兒手忙脚亂，因爲他們已感覺得到一切事先安排的程序，絕對不正常。

第二和第三節火箭已甩掉了，這本來是意料中事，但似乎甩得太早了。

最令他們感到驚愕的，還是無綫電通訊系統的突告失靈！

他們十分害怕，因爲他們所乘坐的太空船此刻已在外太空之上，假如他們仍然無法控制，以後將會永遠變成「太空人球」。那的確是十分可怕的事！

他們曾作過最後努力，企圖將通訊系統恢復正常操作！

可惜一切努力都是白費。

儀器完全失靈，整艘太空船彷彿被一些絕緣體隔絕了。

「會不會是天綫出了毛病?」卡洛夫上校本身也是一位太空專家，「但在這高空之上，我們的訊號即使更弱，人造衞星和太空站也會爲我們自動轉播的。怎麼會這樣呢?」

莫斯基中尉道：「我們可否穿上太空衣，到外面看看?」

「情況未明之前，那是十分危險的事。」卡洛夫上校小心地說。

莫斯基中尉道：「我們不能在這裏等死。上校，我不妨坦白說一句，一開始我已感到這件事太不尋常。」

「有什麼不尋常?」

「政府可能要我們降落遠處一個星球，這秘密只有你知道。可不是嗎?」

卡洛夫上校擺出上司的面孔：「你這是什麼意思?」

「要不是事情弄成目前這樣子，我也不敢說出這番說話。表面上，我們的任務只是探險月球，專家要我絕對服從你的指揮。但是據我所知，我們這次的旅程，絕對不只限於月球；而是遠過月球的另一個星球。」

「嗯——」卡洛夫上校的面色在變。

他既不好意思否認，又不大想承認。

莫斯基却迫着問：「我們的任務，究竟是怎麼樣的?」

「最後目的，我一定告訴你，但不是現在。」卡洛夫道：「現在我們最急切的任務，却是令到儀器恢復正常操作。」

「我們連外面的防護罩也無法打開，更不要談其他了。」

莫斯基中尉所指的防護罩，就是安裝在透視外面的一個特種纖維玻璃窗口外的一塊鋼板。

那塊用特種合金造成的鋼板，目的是防熱，同時在必要時，可以由艙內按掣把它打開。

只要那金屬板打開，裏面二名太空人就可以透過那個透明窗口，觀看外間太空的景物。

但是，爲什麼太空船未受過任何撞擊，竟然會在刹那之間，儀器失靈?

爲了澈底檢查，卡洛夫上校終於同意了莫斯基中尉的建議——到外面去看看。

他們本來就已經配備了「太空漫步」的裝備，因此只要穿起那套配備了氧氣筒的太空衣，就可以鑽出太空船外面去。

毫無疑問，這是非常危險的事，但却無可奈何！

莫斯基已穿好了全副裝備；卡洛夫上校說了一聲：「祝你好運！」

莫斯基首先穿過了一度艙門，離開了中央控制室。

卡洛夫從電視傳眞上可以見到莫斯基的每一個動作。

他發號施令，叫莫斯基準備好，然後按下了一個按鈕！

那按鈕並非將艙門打開，只是讓該艙內變成眞空，讓裏面與外間的情況一致，這樣就不會造成突如其來的轉變。

這項步驟看似簡單，其實却是十分之重要；萬一艙門突然打開的話，艙門的人就會被外面的眞空狀態强力地扯吸出去！那一股扯吸的力量足以令到連貫着太空衣的金屬帶，亦會隨時被扯斷。

但是現在內外的氣壓一樣，莫斯基於是可以平穩地飄浮到外面去。

然而他只浮到艙口不足一呎處，就被一些東西阻擋住了！

莫斯基彷彿被一些東西碰撞了一下，就反彈回艙內。

由於當時他正處於失重狀態，所以即使反彈回來，也不致撞昏。

卡洛夫在中央控制室這邊已經感覺得到發生了意外。

果然，他很快就聽到莫斯基說道：「卡洛夫上校，我們可能遇上困難，快些亮了射燈吧！」

在他們的想像中，外面的太空空間是一片灰白色的，就彷彿地球上天色將亮未亮之際一樣，因爲宇宙間其他星球總會有光綫反射出來，太空空間決不會是黑漆一片的。

但是剛才莫斯基就感到眼前一點兒光綫也沒有，所以才叫卡洛夫亮了射燈。

射燈開亮之後，莫斯基扶穩艙門一處不銹鋼扶手，定神外望。

只見那艙口外面有一塊網狀的東西，將出口阻隔着。

莫斯基對卡洛夫作出了初步的報告：「我們這艘太空船可能已被一張巨網網住了！」

卡洛夫吃驚起來：「莫斯基請你看清楚吧，怎麼有這樣可能?」

莫斯基扭亮了額頭上一盞鑛工式的射燈，道：「我試到外面再看清楚，但就我眼前所見，那分明是一張網。」

卡洛夫也並非因爲他那位同伴的報告

而感到吃驚。主要還是一切無綫電通訊設備均告失靈；除了艙內唯一能與莫斯基的無綫電通話系統之外。

於是他想到了那張網。

籠罩住整艘太空船的網，可能就是令到太空船與外界失去連絡的關鍵。

莫斯基小心翼翼地，正由艙口鑽了出去！

這一次他沒有碰撞那張網，只是在飄浮中用手攀扶住它！

在感覺上，他只覺得那是一張頗具彈性的網。但是在視覺上，好像又是一種金屬。

那張網網眼的圖案很古怪，莫斯基透過網眼可以看見外面一些景色——一點點星光，隱約可見。

他試推動一下，果然極具彈性，莫斯基被反彈回來了。

卡洛夫忙問道：「莫斯基，你怎麼樣了?」

莫斯基道：「我們不但被一張網網住，還被他們拖走呢！」

莫斯基只是根據剛才在「網眼」外面瞥了一眼而作出的結論！

他憑住剛才那一刹那間的印象，覺得這艘太空船正被人拖動；因爲外間的景物不斷地移動，足以證明那張巨大的網，正把這太空船拖着走；而且速度可能很快！

他又對卡洛夫道：「你有沒有覺得我們正被人拖着走?儀器上有反應麼?」

卡洛夫失望地說：「儀器失靈了。」

莫斯基吃驚起來：「看情形，我們可能已被另一種高智慧的生物征服了。」

卡洛夫是這兒的指揮官，他不想莫斯基作無謂的犧牲。尤其是在這種環境底下，他們二個更加須要相依爲命。

卡洛夫明白到這宇宙間的確有許多高智慧的生物，他們肯定比地球上的人類更具智慧。

因此，卡洛夫對於莫斯基的話，一點兒也不會產生任何懷疑，只是暗自吃驚而已！

儀器已經完全失去了作用，否則的話，卡洛夫一定可以知道這太空船正被人拖動！

現在他已經完全處於被動狀態，一切也惟有聽天由命了！

一九〇八年的往事

莫斯基已回到了中央控制室來。

他們已把所有艙門緊閉！

卡洛夫一直在想着如何自救的方法，可惜一點兒頭緒也沒有。

太空船一直被神秘物體拖着走。他們已逐漸感覺得到，只是無法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他們雖然是受過訓練的太空人，內心仍然充滿了恐懼，因爲他們無法知道自己的命運。

太空船沒有受到破壞，也沒有受到任何撞擊；如果有的話，他們一定感覺得到。但事實是沒有，爲什麼會一切通訊設備完全失靈?

如果儀器壞了，爲什麼內部通訊又可以正常操作?就像他們分別處於兩個不同艙房的時候一樣。

憑此種種忖測，那巨網可能有着絕緣作用。

換句話說，這裏與外間完全隔絕，必然是因那巨網而起。

驀地「轟隆」一聲！

彷彿地震似的，整艘太空船受到了劇烈的震盪。卡洛夫和莫斯基都可以感覺得到，就像這艘太空船被重重地扔在甲板上一樣。

一切又像靜止下來了。

有輕微的移動，但只是把太空船豎立的位置加以糾正而已。

卡洛夫和莫斯基都在靜止中等待，但外面却是一片沉寂。

發生了什麼事?

這是什麼地方?

他們希望快些知道，但是，儀器繼續失靈，甚至電力也受到影响了，因此光綫變得十分微弱！

卡洛夫若有所思，沉吟道：「會不會是抵達了我們的目的地?」

莫斯基道：「我們的目的地究竟是什麼地方?」

卡洛夫吶吶地說：「我們一同執行任務，但在未成功發射之前，我們的上司不希望太多人知道這件事，你可知道這是爲什麼?」

莫斯基道：「我不明白他們爲什麼要故作神秘。」

「這是一項高度秘密任務，不想任何人洩漏少許破綻。」

「探險外星球，美國人亦已經開始嘗試了，何必如此緊張?」

「聽你這麼一說，你的確是一無所知了。」

「我只知道我們探險月球，一切要服從你的指揮。」

「你有沒有接受過一種特殊訓練?例如當我們遇上別個星球生物的時候，屆時應該採取什麼態度等等。」

「我的確接受過這種訓練。但是，他們從未表示有此可能，只稱爲了預防萬一而已。」

「告訴你，我們這次的目的地，並非月球。」卡洛夫上校說，「我們的目的地是加里納星球——這是蘇聯科學家給它訂定的名稱，一個被認爲有高等生物存在的星球。」

「加里納星球?」莫斯基想了想，又說：「我想起了，這是我受訓課程之一。原來我們就是要到該處去?」

「是的，我國天文學家研究出，每年六月三十日，就是加里納星球與地球最接近的時刻。」

「哦，我明白了，所以基地指揮官選定了這日子將我們發射離開地球，目的地果然就是七十多年前的地球訪客居住的星球。」

莫斯基中尉至今亦已開始明白，爲什麼在他的「太空人受訓過程中」，會有「十九世紀的地球訪客」那一課。

根據蘇聯對外發表的說法：一九〇八年六月三十日上午，西伯利亞的通古斯卡地區，有一大片地方被一顆大隕星摧毀。

當時正在三百五十哩外行駛中的火車

，司機可以感到一股強烈的震波，他還以爲火車頭發生爆炸。但事後經過將近二十年，亦即一九二七年，才有一隊科學家到達現場調查。

科學家發覺該處一千五百方哩之內，林木全燬……

蘇聯科學家的報告，不詳不實，但卻暗示那一次可怕的「意外」。

然而在「地球訪客」的課程中，卻又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太空人訓練專家宣稱：一九〇八年某一天，曾有一艘巨型太空船降落西伯利亞某一地區，但因意外而墮毀！

他們相信那是一次善意的訪問，事後科學家曾趕往現場觀察，發現毀壞了的太空船之內，有極豐富的資料。

包括了外星球的科技，前來地球探險的航行路綫圖等等。

當然還有外太空人的屍體。

從種種跡象研究出，該星球的人類，與地球人相差不大。但科技方面一定比我們地球人先進，這也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否則，他們又怎會先來一步？

蘇聯科學家奉上級的命令，不准向外發表任何聲明。

他們經過了長時間的研究，終於測出有一顆星球，每年六月三十日最接近地球，那就是被他們稱爲「加里納」的一顆行星。

那是屬於另一太陽系的星球，只有地球的四份之一大。

科學家從殘餘的儀器和若干文件中，研究「加里納」星球的文化，和該次探險地球的眞正企圖。

他們相信「加里納星球人」比我們地球人的智慧高出了許多。

他們希望和我們地球人接觸，所以先派遣太空船前來。

可惜，那一次完全失敗了。

科學家於是每年六月尾，就小心觀察「通古斯卡」地區的動靜！

他們深信「加里納星球」每年六月三十日就是與地球最接近的日子。

每年此日，地球上的西伯利亞「通古斯卡」地區，就是對正該星球的中心位置；所以，他們如果要派人前來地球探險的話，總會選擇這一日。

由於當時只是一九〇八年，那時候地球上的科技仍然十分落後，同一道理，「加里納星球」亦可能在太空飛行技術方面未達完美階段，因此當他們的太空船降落「通古斯卡」時撞毀，因而發生了猛烈爆炸。

這是一種想像，但卻合乎情理。

最令人驚奇者，就是「通古斯卡」地區的植物，至今仍然寸草不生。

爲什麼會這樣？

從當時被燬面積之龐大，蘇聯科學家相信：「加里納星球人」所用的燃料含有極强烈的輻射性，所以在撞毀時發生猛烈爆炸，令到該地區受到嚴重輻射。

蘇聯專家們奉命進行爲時長久的秘密研究，赫魯曉夫時代甚至將一批專家關起來，禁止與外間接觸，聲明沒有結果不准釋出。

他們終於找到了答案，於是進一步設法與「加里納星球人」接觸。

至於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做，以後的發展怎樣？除了蘇聯高層負責人之外，根本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用心何在。

即使「聯合三千號」太空船的指揮官卡洛夫上校，也是在隔離起來的時候，才獲悉此行的眞正任務。

因爲在他進行「隔離免疫」時，卡洛夫上校已跟外界完全隔絕了。只有控制室與他保持連絡而已。

從種種跡象看來，卡洛夫也明白到這是「國家的最高度秘密」。所以他們才只准身爲指揮官的他知道，連他的同伴也不知道。

然而現在，已是最後關頭了。

卡洛夫上校對莫斯基中尉說明白了，此行的任務，以免萬一中途分散，或者自己不幸殉職時，也有他傳達口訊。

莫斯基中尉也受過訓練，只是知得不夠卡洛夫多而已，所以，當卡洛夫說出了個中秘密時，也心領神會。

一個金屬箱子，裏面載了一些什麼？

但是現在，卡洛夫上校也一併讓他知道了。

箱子裏面有一些燒燬了的金屬物體，以及若干模糊的字體。

在地球上，經蘇聯專家們考究了數十年之久，從未見過這種字體，即使古希臘，也不是這一類字體，所以蘇聯專家在不斷研究之下，獲悉了「加里納星球人」的意圖！

金屬箱子內有的盡是「證物」，目的是要「加里納星球人」相信他們是「友善」的訪客。

也等於告訴對方，若干年前他們也曾到過了地球，箱子裏就是證據。若干年後，他們前來「回拜」而已！

莫斯基聽了卡洛夫一番解釋之後，嘆了一口氣，道：「萬一現在我們不是落入加里納星球人的手上，又怎樣？」

卡洛夫道：「那可簡單了，我們一方面要見機行事，另一方面則設法讓他們知道，我們目的地是加里納星球。」

卡洛夫想想又說：「話雖如此，如果我估計不錯的話，我們可能已落入加里納星球人的手中了！因爲我們發射火箭的方向正確，加里納星球人可能未明我們的來意，才加以攔截而已。」

外面一片沉寂。太空船內的空氣調節系統未受到破壞，所以卡洛夫和莫斯基仍然可以繼續生存下去。

太空人變了俘虜

卡洛夫上校爲了節省能源，一度將中央控制室所有的儀品關閉，只讓空氣調節系統開放！因爲他們並不知道要在這裏面獃上多久。

直至他們感覺到太空船又被移動了，卡洛夫上校才把透視儀器打開！

那張「網」仍未移去，所以他們什麼也見不到。但是，此刻他們可以淸楚地感覺到，他們所在的太空船，正在被一些起重機之類的物體吊起，因而有凌空飄蕩的情形出現。

卡洛夫上校低聲對他的同伴說：「最重要的時刻即將來臨。莫斯基，小心點，祝你好運！」

太空船被放下了！

雖然有輕微的碰撞，但影响不大。

卡洛夫留心地瞪住傳眞鏡頭，雖然目前什麼也見不到。

奇就奇在什麼也看不見，那既然是一張「網」，又有「網眼」，那麼，爲什麼看不透網外的情形？

根據莫斯基的目擊情形，那是一張金屬網，又說「網眼」的圖案很古怪，爲什麼那些「網眼」不可以透視？

一陣陣的搖盪，他們的太空船可能被放在地面上一輛正在行駛中的車子之上！

但是，他們從透視儀器上既然見不到外間的情形，也聽不到任何機器或者馬達聲！

他們彷彿被困在一個密不透風的金屬箱子之內，與外界完全隔絕了。

目前他們是有點兒聽天由命。

×　×　×

車子好像停下來了！

太空船又被凌空吊起，又由高至低的放在地面上，有輕微的碰撞。

不久，傳眞螢幕上露出了一些光綫。

那光綫逐漸擴大——那金屬網被撤去了！

鏡頭中可以見到幾個穿着銀光閃閃衣服的「怪物」！

那些「怪物」外形像人類，有頭，有四肢，身體亦與人類差不多高大！

除了穿銀光閃閃的衣服之外，頭戴鋼盔，背着背囊，外形看來倒有八分似美國派去探月的太空人打扮！

就是鋼盔後面的面目看不清楚，那是由於玻璃的反光所致。

當二名蘇聯人要聚精會神看清楚時，突然好像下雨一樣，有大批泡沫噴在太空船上，以致鏡頭被淹沒！

有過短暫時間什麼也見不到！

直至有清水洒下之後，螢幕之上的傳眞鏡頭才較爲清楚。

那些穿着銀光閃閃衣服的人，忽然又伸展雙臂，在鏡頭前打手勢。

「他們幹什麼？」莫斯基道。

卡洛夫上校說：「看來手勢，似乎是示意我們將艙內打開。」

「我們應該怎辦？」

「他們担心我們帶菌，現在可能已經消毒，如果這是地球，我們同樣要將對方隔離，以防傳染。」卡洛夫又說：「我們出去吧！」

於是，他按鈕將艙門先後打開，然後由中央控制室穿過一重又一重的艙門走出去！

卡洛夫上校和莫斯基中尉都分別穿上了飛行衣。卡洛夫還挽住一個不銹鋼的金屬箱子！

當他們離開了太空船，剛踏出了艙門之際，他們才發覺被困於一個玻璃罩之內，鏡頭中所見的「人」，盡在罩子外面分別站立着。

有人打着手勢，示意他們站停在原來的位置，不准前進！

卡洛夫上校和莫斯基中尉，惟有站在太空船外不足五呎處！

頭上彷彿洒下了一陣雨水，玻璃纖維的透明頭罩，一度模糊不清，令到他們什麼也見不到，但只是刹那間的事而已。

大約半分鐘不到，四方八面彷彿捲起了一陣風，太空飛行裝束外的水點，很快就消失得一乾二淨！

卡洛夫上校和莫斯基都明白這是一種必要的消毒！

有人在玻璃罩外面，打手勢示意他們由前面走出去！

那是一個看不見的「門」——可以向兩旁滑開的玻璃門。

他們呆立在「門」外。

現在他們可以看得比較清楚，罩在鋼盔後面的人，面目與地球人似無多大分別。就是表情比較呆滯而已！

他們放眼四望，發覺這兒一帶整潔非常。看上去像個空軍基地，但見不到一架飛機！

遠處有些閃閃生光的圓型物體，再看清楚，原來是飛碟！

飛碟有大有小，數目約在二三十隻之間。

那些穿着銀衣服的人，打着手勢，示意二名蘇聯太空人跟他們走。

卡洛夫和莫斯基這時也一樣戴住頭盔，穿上了太空衣。

他們透過頭盔的不碎玻璃，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跟隨住二名穿銀色衣服的人走，他們背後也有另外二名穿銀色衣服的人，尾隨監視。

那些人不論體型和走路姿勢，都與地球人無大分別。這點對莫斯基來說，也許覺得有點驚奇不已！

但是，對卡洛夫來說，這卻是意料中事。

因爲卡洛夫在受訓時，已得到專家的暗示，他們認爲「加里納星球人」極有可能與我們地球人相差不遠。

那是專家們從「通古斯卡」地區遺下的骨骸中，找出的結論之一。

也因此，蘇聯專家們，包括生物學家，太空科學家以及生態學家等等，都一致認爲：「加里納星球」上面的環境，可能亦與我們地球有許多近似的地方，所以星球上面的生物，亦與地球近似。

卡洛夫與莫斯基二人被帶進了一幢建築物裏面去，這裏面又是令他們耳目一新，因爲這裏面沒有柱樑，四周用透明纖維構成。

升降機將他們送到下層去。

然後，他們被關進了一間免疫室之內，進行消毒和檢驗！

卡洛夫和莫斯基自始至終也聽不到他們講過一句話；也許對方早已知道他們來自另外一個星球，所以一切只是用手勢而已。

卡洛夫試跟一名穿上防護面罩的人搭訕，但是對方嘰哩咕嚕的，他一句也聽不懂。

二名蘇聯太空人被消毒後，脫下了太空衣，開始被帶着離開了那一間房。

卡洛夫覺得這裏面光綫充足，一點也不似是地牢之下，但事實上卻又是深入了地底下層。

要研究那些光綫從何處來，就已經是一門十分高深的學問！

那並非燈光！

在卡洛夫他們的視綫之內，根本就見不到有任何燈光！

那是一種像水晶物體的菱形光柱，自地面上直透下來，一切光綫就由此等光柱折射下來，所以光綫絕不耀目！

卡洛夫心裏想：如果地球人學會這麼聰明，石油就變得毫不重要了。

那個金屬箱子被人消毒後，又交回卡洛夫一併帶走。

透過了一條長長的走廊，他們終於被帶進了另外一間房來！

這兒有一系列的儀器！

二名被安排到儀器前面，有人示意他們說話。

那些面對着他們的人，都不戴頭盔，所以他們可以面面相對。

他們覺得這些人與地球人分別不大，最大的分別也許是那些衣服和裝備而已！

二人對住儀器說了一些俄語，儀器迅速有了反應。

這可能是一副電腦儀器，經分析後，對方立刻就知道他們來自那一個星球。

於是有人使用一種非常袖珍的翻譯電腦，跟他們交談。

「兩位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吧？」那是一個上了年紀的男子！

但最令二名蘇聯太空人感到興趣的，還是那二名操縱着電腦分析儀器的健美女郎。

卡洛夫回答道：「是的，我們來自地球。」

他隨即又問道：「請問這是那一個星球？」

那中年人按下面前一個按鍵，一幅巨大的螢幕亮起了點點星光。

那是一幅宇宙奇觀！

中年人分別用手指示出兩顆星的位置：「根據我們的資料分析，二位是來自這一個太陽系中的地球，因爲在這一個太陽系各星球之中，就只有地球才有生物生存着。」

他又按動了另一個按鍵。

螢幕上的大小星星竟然像天體運行一樣，緩緩地移動。

直至某一處出現了一顆小星星，畫面才靜止下來。

中年人就指住那小星星道：「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就在這裏。我不知道你們如何稱呼我們，但我們肯定屬於另外一個太陽系。」

卡洛夫上校感到萬二分驚奇：「我們如何會到達這麼遠的地方？」

中年人笑道：「當然，以你們目前的科技水準，最快的火箭仍無法抵達我們這裏，因爲我們兩個星球之間的距離，你們地球人是用所謂『光年』來計算的。」

他手指輕輕一點。螢幕上的畫面，又出現了一隻飛碟。

中年人道：「我們是用這些飛行工具，將你們由太空中打撈回來的。」

卡洛夫上校暗自驚佩，這星球上的人類，肯定比我們地球人先進了許多倍。

他說：「你們爲什麼要將我們帶回來呢？」

「好奇！」中年人毫不考慮地說：「宇宙間一切生物都無可避免地，有一種好奇之心，你們到外太空探險，相信也是基於好奇吧！」

卡洛夫乘機問道：「你們也有到過我們地球探過險麼？」

他心裏想：如果這就是他們要去的目的地——加里納星球，事情可就簡單得多了。

但是中年人却道：「我們常常到各星球探險，地球，我們當然有去過，否則資料又如何能灌入電腦？不過次數不多。」

卡洛夫道：「那麼，你們一定知道地球上有一個大國。」

「嗯——」中年人一按按鍵，一幅地球全圖出現眼前。「你指的是那一個大國？是不是這裏？美國？」

卡洛夫道：「不！在地球上面，美國只是二等國，蘇聯才是一等大國。」

「噢！我明白了，你是指佔地面積最大的，由這兒到另一半地球的國家。」中年人又說，「但是，據去過地球的人回來說，這個國家很窮，地方雖大，却大部份荒廢了。」

卡洛夫和莫斯基都感到尷尬。

中年人又說：「你們這麼貧困，還要到外太空探險，究竟爲的又是什麼？」

卡洛夫和他的同伴交換了一個眼色。

卡洛夫本來想和盤托出，但回心一想，還是忍耐一下，看清楚形勢再說。

爲了打好關係，卡洛夫說道：「我們蘇聯人一向喜歡與外星球人交朋友，這次只是大胆的嘗試，很慶幸能結識你們。」

「別客氣！」中年人道：「不怕開罪了，如果不是遇上我們太空巡邏隊，憑你們那些所謂火箭，恐怕再過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仍無法到達我們這裏。」

卡洛夫想再說什麼。

中年人已示意一名年青人：「帶他們二位去吃點東西，然後休息。」

中年人又對二名蘇聯人道：「二位一定很倦了，先去休息一下，有話留待慢慢再說好了！」

年青人於是替卡洛夫挽起那個金屬箱子。

那是載了一些文物的箱子，但看情形，對方竟然把它當作是二人的「行李」。

卡洛夫只有暫時忍耐！

他又暗示他的同伴，沿途小心這裏的一切環境，他的同伴莫斯基也會意了。

棺材似的保溫床

晚上。外面很靜！

卡洛夫和莫斯基睡在二張很古怪的床上。就像躺在棺材裏一樣。

的確，從外型看，這兩張「床」與玻璃棺材似無分別。上半是透明的罩，下半是軟綿綿的墊子。

據帶他們進來的年青人說：這個星球上的氣溫，日與夜的變化甚大。因此，晚間他們必須睡在這種特製的保溫床上。

這種床不但可以保溫，還有足够的氧氣供應。因爲晚上，這星球上的氣溫不但急劇下降，還會因爲空氣變得薄弱而令到一個人窒息而死！

這種床的另一妙處，就是睡上去的人，夜半不必離床便可排泄。

此外，不但具有催眠的作用，還可以令肌肉鬆弛，令人在睡眠中迅速恢復體力云。

卡洛夫與莫斯基也因此而無法在睡覺之時交談，但他們却可以從透明的玻璃罩，看見對方。

他們都想利用這段時間，好好的想一想，可惜躺下去不久，他們已受到催眠，很快已入睡了。

翌日當他們醒來時，已是天色大亮！

他們不知道這是什麼時候了，更不明白這星球上的人計算時間的方法。

他們所佩戴的蘇聯手表，都是舊式的上鍊手表，然而，地球上其他國家的人民，大部份已經享受着不用上鍊的電池手表了！

這星球上的人既然比地球人更具智慧，那麼，他們的計時方法相信一定更加新式。

卡洛夫由玻璃床爬起來，莫斯基仍然在熟睡中。

他想去梳洗，但却不知道洗手間在何處。

那間房更加奇怪了，四壁一樣，連門口也找不到，如何出去？

偏偏卡洛夫又忘記了昨夜從何處入來，連方向也忘了。

四壁平滑無比，沒有窗門，房內只有兩張床，太古怪了！

儘管光綫充足，地方乾淨，但對這個地球人來說，實在很不習慣。

怎麼可能呢，連几子也沒有一張。

卡洛夫想叫醒他的同伴莫斯基中尉，但那個玻璃密不透風，如何能令他聽到外面的聲音？

他頹然坐回自己的床上。

這種床闊僅三呎，玻璃罩也不高，躺在裏面的人如果要起床，必須先按按鍵，讓玻璃罩彈開才可以爬起來！

剛才卡洛夫起床時也用同樣的步驟。

卡洛夫有太多的事情不明白，所以他現在那玻璃罩依舊打開。

一直怔怔地坐在床緣想。

他感到不明白的地方有：——

爲什麼這種床要密不透風？

根據昨天晚上送他進來的年青人解釋，表面上的理由是：晚上天氣乍變，這種床不但有保溫作用，還可以令人熟睡。

但是，這間房既然密不透風，無門無窗，爲什麼不可以像地球一樣，採用空氣調節？

這裏的建築設計爲什麼要弄成這個樣子？

沒有門，沒有窗，可能只是表面上的，如果沒有門，他們如何入來？

卡洛夫忽然看見了床緣有排按鍵，每一個按鍵旁邊都有明顯的繪圖標誌，而不是用文字說明。

這一間極有可能是一間客房，專門招待外星球人留宿的。既然不是這一個星球的人，自然不懂這星球的語文，所以用圖示意是最聰明的做法。

卡洛夫在那一系列的按鍵中，找到了一個繪有「門」形狀的掣。

他只輕輕一按！

床尾那邊的牆壁之上，現出了一度兩呎半左右的門。

卡洛夫於是走了出去！

但是，外面只見一條長長的走廊，連人影也找不到一個。

他只走了幾步，看看整條走廊之上沒有另外的門，也就是說，見不到另外的房間，不禁有點吃驚起來。

他急急退了回來。

這兒不但是個陌生的地方，更加是一個非常陌生的星球。

在理論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卡洛夫想想，還是先把他的同伴叫醒，好好歹歹也多一個人商量一下。

玻璃床的床緣外面有扱鍵，其中有一個是繪畫出玻璃罩外形的。

卡洛夫輕按一下，玻璃隨即彈開了，於是他伸手推醒莫斯基！

莫斯基揉揉雙眼，伸伸懶腰，隨口問道：「這是什麼時候了？」

卡洛夫道：「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時候。這裏竟然連窗門也沒有，就像一座監獄一樣，太可怕了！」

莫斯基坐了起來：「是的，這裏連晝夜也難分別出來。」

一樣的光綫，又見不到外面的世界，難怪他們說「晝夜難分」了！

卡洛夫道：「他們到底當我們是什麼？這情形簡直當我們是犯人。」

莫斯基打了一個呵欠：「如果這是坐牢，倒也坐得舒服。」

「別開玩笑了，我們可能身處險境，快起來商量一下。」

「你以爲我們有危險？」

「是的，我並非敏感，事實有許多地方非常可疑。」

走廊外傳來了一陣步聲。

剛才卡洛夫並未按鍵把門關上。

有個人由那度門轉進來，又是昨晚那個帶他們入來的年青人！

「兩位，早晨，昨晚睡得舒暢吧？」

他雖然說的是俄語，但却生硬得很，而且明顯地是經過儀器翻譯的。

卡洛夫見了他，無論如何在心理上總覺得安全了一些。

年青人道：「二位梳洗過了沒有？請問早餐要吃些什麼？」

卡洛夫苦笑道：「這裏連洗手間也沒有，如何梳洗？」

年青人走到床邊，輕輕地按了一個按鍵！

只見牆上又裂開了一度門，那兒是卡洛夫的床後面。

那兩張玻璃床是擺設在房間中央的，遠離四面牆壁。

因此，任何一幅牆，都有可能另有出路。

年青人道：「洗手間就在那邊，裏面有你們所需的一切。」

卡洛夫好奇地走了進去。

光綫柔和之中，總算明亮，這裏面的確有一切供他們梳洗的用具。

鏡子、梳、牙刷、牙膏、毛巾和鬚刨都十分齊全。

年青人跟了入來，道：「我們招待地球人不是第一次，所以我們十分了解你們的生活方式。」

卡洛夫呆了一呆：「在我們之前，難道有別的地球人來過了？」

「是的。」年青人道，「有些是我們的太空巡邏隊拯救回來的，有些是我們探險隊從你們地球上請回來作客的。」

卡洛夫聽到這裏才舒了一口氣！

他最担心的是：美國太空人可能先他們一步！

卡洛夫匆匆梳洗完畢，然後讓他的同伴莫斯基進洗手間去。

他回到房間裏，年青人敎他使用床緣的一系列按鍵。

年青人首先按掣將窗門打開。

外面陽光普照。

卡洛夫走到窗前，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新鮮空氣。

倚窗俯視，只見下面有人來往。這時候卡洛夫才知道這是二樓。

在下面溜過的人之中，有男有女，但從外形看上去，他們幾乎全無分別。

他們都穿上了同一類式的制服。

男與女的分別，只在乎那體型和身裁而已。

卡洛夫回頭問站在他身邊的年青人：「請問閣下貴姓大名？」

年青人說道：「在這星球之上，我們並無姓名，只有編號。我的編號是MA6298。」

卡洛夫出奇地瞪住他：「你們也有英文字母和數目字？」

「數目字大致上來說，和你們地球上的相同。」年青人又說，「但是，字母却跟你們差別很大，就算我說了出來，你也不會明白，所以索性用英文字母代替。」

年青人又向卡洛夫解釋：「我們每個人都有個編號。編號之前的二個字母，第一個代表性別，第二個代表所屬地區。我是男人，所以就用你們地球人的『M』字代表。第一區的人，都用第一個字母，亦即你們地球上英文的第一個字母，你可明白了？」

卡洛夫覺得的確也很科學化。

回到床邊，年青人又問卡洛夫：「你想吃些什麼早餐？這裏有你們地球人愛吃和愛喝的東西，保證可口。」

說着又是他手指輕按！

那邊牆角又出現了一個門口。

那是與洗手間遙遙相對的一度門，就像窗門與房內相對的情形相似。

卡洛夫走了進去。

年青人也跟了入來。

這時候，莫斯基亦已經梳洗完畢，由洗手間出來，轉進這裏面餐室來。

餐室陳設簡單得令人驚奇。

一張餐桌之外，就只有椅子。

卡洛夫瞪住年青人。

但年青人沒有理會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來，同時亦招呼二人坐下來。

卡洛夫和莫斯基分別在兩張椅子上坐下來。

他們面對的餐桌，似乎有些特別。桌面是似膠非膠的半透明玻璃。

年青人伸手在桌子邊緣底下，按了一個按掣，卡洛夫和莫斯基二人所面對的桌面之上，分別出現了燈光。

這時他們才看見那些半透明的玻璃，分別繪有許多彩圖。

彩圖排列得非常之有系統。

每一幅彩圖之上，分別繪上了五彩繽紛的飲料和食物。

每一幅彩圖旁邊，都有一個按掣。

年青人說：「這些全是你們地球人慣吃的東西，隨便選擇好了。」

卡洛夫和莫斯基道：「只要按掣，自然就有人送來？」

「不！我們這裏人口不多，一切自動化，根本無須人手送來的。」年青人道。

卡洛夫和莫斯基於是分別在桌面的「食譜」上選擇好他們喜愛的食物，然後，再在旁邊的按鍵上輕輕一按。

只見桌子中央裂開了一條裂縫，食物與飲料就源源由那兒傳送出來。

當所有食物與飲料輸送完畢之後，那桌面又恢復了原狀。

一切都那麼的簡單，快捷、便當！前後不過三分鐘左右，冷的飲品、熱的食物，都同樣的又新鮮，又可口。

年青人也要了一份簡單的早餐。

他一邊飲食，一邊陪伴住二人傾談，極盡地主之誼。

年青人還一再叫他們不要客氣，須要什麼儘管開聲好了。

卡洛夫一邊飲食，一邊問道：「目前這星球之上，有沒有我們地球人？」

年青人笑了笑：「你問來幹嗎？」

「我們只想見見他們。不管他們是那一國的人，只要是地球人。」

「老實告訴你，目前我不能告訴你們太多。」年青人道，「如果一切沒有可疑之處，有些事情可能令你們非常驚奇。」

卡洛夫道：「你以爲我們有什麼值得懷疑的地方？」

年青人道：「聽說你們所發射的火箭，無論時間和角度，完全是針對着我們這個星球，所以目前我們必須研究你們是否懷有惡意。」

卡洛夫聽了年青人這番說話之後，半帶驚喜，與他的同伴交換了一個眼色。

他驚的是這星球上的科技的確達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可不是嗎？他們竟然連蘇聯人發射火箭的時間和角度，也可以分析出來，知道是針對某一星球而發射。

喜的又是什麼？

毫無疑問，這是他們最後的目的地—加里納星球。

假如這兒不是「加里納」，年青人就不會講出了剛才那一番說話了。

卡洛夫於是說道：「我想見見你們的首領級人物，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年青人道：「當然有，而且就在不久之後，當你們吃完這一頓早餐之後，我會帶你們去見首領。對於每一個自外星球到這裏來的貴賓，首領都十分重視，你們自難例外。」

卡洛夫在這剎那間，有着一種莫名的興奮。

他想起了此行任務，竟然會順利地到達了「加里納星球」。

他又想起另一項秘密任務，就是要找一個叫「索可辛」的俄人。

索可辛是另一位蘇聯太空人，他與「聯合二千號」同時神秘失踪。

「聯合二千號」與「聯合三千號」是負上同一任務的。

發射時間先後只差一年，發射地點和角度，百份之一百相同。

萬一索可辛又落入這星球的人手上，那麼，卡洛夫他們的處境便堪虞了。

也正因爲這樣，卡洛夫覺得他更加要小心處理，不是成功，便是成仁了。

早餐之後，卡洛夫和莫斯基二人，就被年青人帶走。

奇怪的見面禮

飛碟型的直升機，十分袖珍，只可以載上四個人，除了主人的年青人之外，就是飛碟駕駛員和二名俄國太空人。

飛碟升空時，卡洛夫想俯視一下這星球上的先進設備。

但是不可以！

年青人似乎存心防範，早已將座位旁邊的透明窗口封閉了。

他還向人客抱歉地解釋說：「對不起，當我們還未了解二位的身份和意圖之前，還要請二位屈就一下。這也是首領的命令！」

卡洛夫開始明白了，他們果然一直被人當作「犯人」一樣監視。

怪不得睡的地方就像牢獄一樣。

其實在這陌生的地方，即使讓他們百份之一百的自由，相信他們也逃不掉。

不過，「防人之心不可無」，也許這星球上的人和地球人同樣心理吧！

× × ×

飛碟柔柔地降落一處空地上。

年青人帶了二名俄人，站在一條活動的輸送帶之上。

輸送帶闊約三呎，兩旁有扶手，像一幅長長的地毡一直伸展到建築物的前面。

那些建築物很古怪，每幢最高也不會超過兩層；外型看上去，只像一塊塊的大石，一點兒也不似是房屋。

有些地方還加上了掩護色，很像戰時的戰地景色。

但是，當他們被帶進了屋內之後，一切都自動化，先進到完全出乎他們意料之外。

年青人告誡二名俄人：「你們說話時，一定要集中精神，而且要百份之一百的眞誠，因爲這兒不同地球，我們有電腦監視住你們，那一句眞、那一句假，甚至你們當時心裏正想着一些什麼，都瞞不過我們。明白麼？」

卡洛夫和莫斯基都會意地點點頭。

當然，他們的內心仍然是半信半疑。

直至他們被帶進了一間佈滿了儀器的房間裏來，二名俄人又感到眼前一亮！

分別出現在儀器前面的，又是二名身裁十分迷人的女郎。

碧眼金髮，面孔秀麗，身裁健美，如果她們在地球上，相信許多西方電影明星也追不上那一份美麗。

也許是他們太耐沒有接近過女色了，難怪二名俄人感到砰然心動！

然而，當他們想起了年青人的警告之後，立刻就目不斜視。

卡洛夫和莫斯基二人分別在女郎的安排下，坐在二張有扶手的椅子上面。

這情形有如美國「CIA」的測謊試驗，絕對不似是「晉見首領」。

卡洛夫懾神定性，他不希望對方對他有任何懷疑。

女郎都是十分熟練的技術人員，她們用纖纖玉手，敎導着二名俄人如何應付。

她們都配備了袖珍翻譯機，所以她們儘管說的不是俄語，但二名俄人聽到從儀器中傳送出來的，正是他們聽得明白的俄國話。

「你們兩隻手，不能離開椅子的扶手，否則，首領和你們的通話就會中斷。」那女郎對卡洛夫說。

二名俄人至此才明白，他們的確聰明，這情形不但是測謊試驗，也是晉見首領的最安全、最可靠的方法。

椅子上的扶手，有些凸出的部份，緊貼着脈搏，如果他們說謊，心情緊張時，就會影響到脈搏的跳動。

這只不過是二名俄人僅能理解的一個原理而已，何況除此之外，還有椅子上的精密設計，說不定連他們腦袋裏想些什麼，也能一一偵察出來。

因此，他們絕對不敢胡思亂想，集中精神，想着如何應付。

就目前這情形忖測，那位「首領」大概不會出現在他們面前。

他們的「交談」，可能只是限於聲音的傳送而已。

雖然他們所坐的椅子前面，除了儀器之外，還有電視機似的螢幕，但却一片灰白，從未出現過任何影象。

女郎回到了她們原來的座位，陪着二名俄人進來的年青人，則站在一旁等候。

女郎之一對住面前的儀器說：「首領，一切準備好了。」

「好極了！」一個男子的聲音，機械化地，自儀器中傳出！「兩位朋友，你們好？」

卡洛夫道：「首領，你好？」

「歡迎二位到我們這星球來作客，在我們交上朋友之前，請二位先行自我介紹，對於地球上的事物，我們自問知得不少，所以你們不必担心我們聽不明白。」首領道。

卡洛夫担心莫斯基不夠冷靜，所以他搶先說道：「這件事我實在不知道應該從何說起，如果我估計得不錯，你們這星球應該是和我們蘇聯人有着很深厚的交情才對。」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首領道。

卡洛夫說：「以我們地球上的時間，大約七十多年前，你們曾向我們地球發射過一艘探險的太空船，可不是嗎？」

「嗯——」首領可能在他身邊的電腦記憶系統中找尋紀錄。「是的，我們的確在那次降落地球時失敗了。」

「那麼，你們這裏就是我們蘇聯科學家定名爲『加里納』的星球了。」

「你們對我們似乎很有興趣。」

「是的，我們二人是屬於第三批希望

與你們接觸的人。」

「也就是說，在此之前，你們先後曾經有過兩次派人到我們這裏來。是不？」

「是的，第一次，我們只是嘗試性質，把科學家想像中的加里納太空船製成了模型，又將我們在通古斯卡爆炸現塲找到的碎片，製成了一些複製品，然後加上了圖解，放進一個防熱又防碎的金屬箱子裏面。」

「就像是你們這一次帶來的那個一樣麼？」

「不錯，原來首領也有注意到我們那個箱子了？」卡洛夫很驚奇！

「我不但知道有那麼一個箱子，還能猜出箱子裏載了一些什麼。」

卡洛夫半信半疑！

首領又說：「用你們地球上的俗語說，『全是一些爛銅爛鐵而已』，我沒有猜錯吧？」

卡洛夫苦笑一下：「首領果然了不起，但是，那不是爛銅鐵，而是數十年前你們派到地球去的太空船殘骸。」

「嗯——你們把這些東西帶在身邊幹什麼？」首領好像是故意有此一問。

卡洛夫道：「爲了增加你們對我們蘇聯人的了解，我想，還是由剛才『聯合一千號』太空船說起吧；那次的發射失敗了。火箭在離開大氣層之後不久，就發生爆炸。」

首領道：「你們把太空船命名爲一千號，是否代表發射的次數？」

「不！一千是大整數，我們用來代表秘密征空，一千是第一次，二千是第二次，今次我們是第三次了。」

「第二次又是怎麼樣的？」

「第二次我們自信能發射成功，因爲其間我們做過多次試驗，都能成功地把數以噸計的人造衞星送上高空去，所以這一次，我們冒險地放了一個人進去！」

「結果呢？」

「結果我們還是失望。」

「爲什麼？」

「因爲『聯合二千號』上了天之後，竟然一去無踪，與地面通訊站失去了連絡。」卡洛夫道，「這一次是第三次，我們的太空專家已盡了最大的努力。」

「是的，這一次你們的確做得很好。」首領說，「就是因爲火箭的角度太正確，我們才担心你們會傷害我們這星球。我在接得太空巡邏隊的報告之後，立刻下令他們採取行動。」

卡洛夫立刻解釋：「其實我們只是有事求助於你們，絕對沒有任何惡意。」

「你們有事求助於我們？這話從何說起？」

「自從你們派人到西伯利亞探險之後，我們就一直希望與你們建立友誼。所以我們才一再希望與你們取得連絡。」

「本來這是一件好事。」首領嘆了一口氣，「但是，從我們多次探險了解後，覺得你們地球人很狡猾。」

「那只是一部份而已。」卡洛夫道，「我們蘇聯人一向忠於朋友。你們跟俄羅斯民族來往，保證不會吃虧。」

首領在沉吟！

卡洛夫忽然又問：「你們經過那次的失敗之後，原來也有再到我們地球上探險麼？」

「是的。」首領道，「而且不止一次，可以說無數次。因此，我們對你們地球十分了解，假如你想瞞騙我，將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卡洛夫道：「我不敢騙你。只是不明白，爲什麼你們不與我們連絡？」

「坦白說，我們只是爲了好奇才到你們地球探險，根本無意與你們地球人接觸。」首領又說：「不過，憑我們多次探險的經驗所得，你們地球人十分奸險。」

「你所講的可能是指美國人，他們的確奸詐得很，不似我們俄羅斯民族那麼忠誠老實。」卡洛夫又說，「爲了證明我們這次是專誠拜訪，我想將那個金屬箱子拿來，讓首領看看裏面的物件，證明我所講屬實。」

「那箱子有些什麼？」

「有你們那次失敗的太空船碎片，以及現塲找到的證物。」

「你們這樣做，又是什麼意思？」

「第一，證明你們最先的目的地是我們蘇聯。第二，希望與你們秘密合作。」

「秘密合作？這話很有點意思。」

「蘇聯政府十分盼望與你們合作，包括軍事與科技方面。」

「你不是說過，你們蘇聯，是地球上最富强的國家嗎？」

「是的，事實亦如此。」

「那麼，你們還希望再得到一些什麼呢？」

「我們國家領導人，極之希望得到整個地球的控制權。」

「你們既然是地球上最富强的國家，應該要什麼有什麼，還要我們助你們一臂之力麼？」

「是的，不瞞首領說，我們蘇聯雖然富强，但是，我們在地球上，仍然有許多對手和敵人，例如美國就是了。」

豈料卡洛夫話猶未完，首領已在傳聲器中發出了「格格」笑聲！

卡洛夫暗自吃了一驚。

首領的笑聲停止。

傳聲器中又傳出了他說話的聲音：「你騙不了我的，我早已說得十分清楚，我們對地球，一點兒也不會陌生。」

「嗯——」卡洛夫頓時吶吶地說不出話來。

首領又說道：「在目前的地球上，科技最先進的國家應該是美國，蘇聯與東歐集團，只是外强中乾而已。」

卡洛夫面也紅了一陣。

他眞想不到，這個外星球人對遙遠的地球上面的情況，竟然會瞭若指掌。

卡洛夫雖然是一名蘇聯太空人，吃好住好，但對世界上的情況也十分了解。

因此首領剛才那一番話，的確令他感到非常尷尬。

首領又說：「不過無論如何，你們這次的到來，對我們來說，十分有意思。你的建議，我們一定會從詳考慮。」

「謝謝你，首領。」

「現在我先要看看你們帶來的金屬箱子裏面的東西，然後再談其他。」

這次的「會談」就此結束了。

莫斯基中尉自始至終未講過半句話，但他却感覺得到，有些儀器一直在測探着他身體各部器官的反應。只可惜他無法知道測探的結果。

玻璃床另有奥秘

那個金屬箱子已被人抬去檢驗。

卡洛夫和莫斯基一點兒也不担心檢驗的結果，因爲他們早已知道箱子裏所載的是什麼東西。

他們担心的却是本身的安全。

從種種跡象可以看得出，主人家對他們一點兒也不信任。因此到今爲止，他們仍然不能夠自由行動。

二名俄人躲在那間房裏，一直希望主人有進一步的表示。

但是，一直無聲無息的。

卡洛夫於是和他的同伴莫斯基研究下列一些關鍵性問題。

「聯合二千號」和它的太空人索可辛，是否也落入這個星球人的手上？

如果索可辛也在「加里納星球人」的手上，爲什麼他們不讓他跟卡洛夫他們見面？

加里納星球人是否不信任他們？

那麼，他們以後應該怎麼樣做？

逃走？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爲在這陌生的星球之上，即使有交通工具，他們亦未必懂得如何使用。

卡洛夫和莫斯基一想到這裏，就難免會感到洩氣！

卡洛夫洩氣之餘又往其他方面去想。

他想到昨晚和剛才的情形，其中似乎有着許多疑點。

他是個受過訓練的蘇聯軍人，多疑是無可避免的。

昨天晚上，他們被安置在盒子形的玻璃床之內，這似乎並非爲了「保溫、天氣乍變」那麼簡單。

這兒不是狹窄的太空船艙，室內應該有保暖設備才對。尤其是這星球的科技既然如此先進，何必要把一個人困處於盒子形的床上？

因此，卡洛夫覺得，對方的目的，在乎監視二人的行動！

爲了證明這一點，卡洛夫故作疲倦，睡到那張床上去。

但是，他沒有把那上面的玻璃罩放下來！

他側身躺在床上，凝視着那一系列的按鍵。

他發覺那些按鍵的作用又多又複雜，昨夜他根本完全處於被動，沒有注意到。

現在單憑按鍵上的符號，他已經可以看得出：其中有些是控制催眠的。

有輕音樂、有雨聲，這些對催眠均能起極大的作用。

但有些按掣却未加上任何符號或圖案，又是什麼用的？

卡洛夫敏感地想到一些微妙的事情上面去，於是他試按了其中一個未加標誌的按鍵。

一陣陣十分較微的「呼呼」之聲！却又看不見什麼。

但是，卡洛夫却可以感覺得到，有一股氣體自床頭附近噴射出來。

那聲音極之輕微，那氣體又無色無味，因此，若非細心觀察，很難發覺其中奥秘。

卡洛夫又試按動另一個按鍵：那是控制着玻璃罩的。

他耳畔又聽到「卡察」一聲！

那輕微的聲响，來自玻璃罩與床緣的接合處。

爲什麼會在那接合的罅縫中，有這麼一個小小的關鍵？

卡洛夫立刻在心裏明白過來，那是一個小開關，極有可能是通往另一處地方的警報系統之一。其作用在於令到負責監視他們的人，知道床上的人已起來了。

從今天早上，那年青人不請自來這一點可以證明，他們這裏的一舉一動，對方都知得一清二楚。

卡洛夫想把他的發現，逐一告訴他的同伴，但是，他怕監視他們的人會偷聽他們的談話聲。

天花板和四面牆壁都是那麼的光滑，看上去不應該有電眼之類的裝置。但是，兩張床上，按鍵多多，說不定其中隱藏有偷聽的咪高峯。

何況「加里納星球人」的科技如此先進，說不定他們所用的方法，先進到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所以卡洛夫不得不小心翼翼。

他甚至不敢用動作向他的同事表示，只能用眼色示意他，叫他小心！

莫斯基當然也明白了他們目前的處境，只要做錯任何一步，後果亦難以想像。

成敗得失，完全在乎對方對他們的態度，所以卡洛夫不得不裝蒜。

他希望一切盡如自己理想，所以除非迫不得已，否則他還是要繼續裝蒜，繼續容忍下去！

他知道他們國家的制度，成功與失敗，絕對是兩個極端！

萬一他們此行成功了，將會受到英雄式的歡迎；雖然這次的發射是秘密進行，國人根本絕大部份不知道。

如果失敗了！

他們不可能成爲「太空烈士」，因爲他們的政府領導人很少承認失敗的。那麼，他們只是無名英雄而已。

每想到這裏，他們就難免會感到心寒。無奈他們又偏偏生存在這種社會制度之下，又有什麼辦法？

× × ×

午間，他們有過片刻的自由。

負責招待他們的年青人「ＭＡ６２９８」，帶着卡洛夫和莫斯基，在一處室內廣塲上散步。

卡洛夫一度提議到室外去，但被婉拒了！

那室內廣塲很大，但却見不到有人在此活動，除了他們三個之外。

年青人對他們雖然還算客氣，但是，對他們提出的許多問題，都故意廻避，不肯正面作答。

也因此，就更加令到二名俄人多疑起來。

這是無可避免的事，卡洛夫和莫斯基既然不是這個星球上的人，人家就有理由

爲了安全計而小心防範。

卡洛夫向年青人查問「金屬箱子」的事。

年青人說：「我們的專家正在檢驗箱子裏所載的東西。只要證明那是我們年前遺在你們地球上的殘骸，首領就會再召你們去面談。」

卡洛夫道：「如果你們眞的就是我們要連絡的加里納星球人，我敢保證一切必能令你們滿意。」

「既然如此，你們就耐心一些等待好了。」年青人道，「我的責任只是招待二位，不能說得太多，否則上司會怪我。」

卡洛夫又故意嘆氣道：「我們到底要等到什麼時候？」

「你急也沒有用，我們做任何一件事也不能太過草率的。」

「我們整日被困在室內，比坐牢更可怕。」卡洛夫又說，「可否讓我們出外逛逛？」

年青人剛才已婉拒過他們這要求。但現在他却改用較溫和的安慰口吻說：「好吧，讓我先向我的上司請示一下，希望他能同情二位。」

「你的上司，就是首領？」

「不！首領是這星球上最大權限的人；我的上司相當於你們的禮賓司。」

「你說過這星球上還有其他地球人，可否介紹我們認識？」

年青人道：「可以的，但是，我一樣要向上級請示。」

卡洛夫覺得這只是一種敷衍手法，但也無可奈何。

他們最後還是被送回那間房間裏去。

他們想開窗，看看外面的情形，但是，窗門似乎另有開關控制；只按動床邊的按鍵，根本就無濟於事。

由此亦可以推想得到：負責監視他們的人，根本就不讓他們有絲毫的自由。

他們既不敢交談，又沒有什麼消遣，實在悶得發慌！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惟有睡覺。

令人興奮的會議

「首領」終於將二名俄人召去！

卡洛夫和莫斯基不知是吉是凶，只希望早日有個結果。

他們被帶進一間會議室來。

會議室中央，擺放了一張長桌，兩旁各擺了五張椅子。

左方五張分別坐了五個穿制服的男子，右邊五張還空着。年青人把卡洛夫和莫斯基安置在其中二張椅子之上。

「首領」坐在中央「主席位」之上。

卡洛夫瞥了他一眼，只覺得他年約五十，態度十分穩重。

他左右兩旁，分別站了二名身裁高大的彪形大漢，可能是他的保鏢或副官。

卡洛夫和莫斯基所面對的五個人，大概都是首領屬下的高級官員。

那五名高級官員的面前，都擺放了一副打字機型的袖珍電腦。

桌子中央，則放置了一些殘破不堪的金屬碎片，都是卡洛夫他們那「金屬箱子」裏所載的東西。卡洛夫他們自然認得。

首領對他們說話了：「兩位，感謝你們給我們帶回這些有紀念性的東西！」他用手指指那堆廢鐵，「我們的專家已經證明，這是我們祖先探險地球時的遺物。」

卡洛夫和莫斯基終於舒了一口氣！

看首領的表情，他們的確開始相信他們了。

首領又示意最接近他的第一位官員發言。

那中年人沒有站立起來。

他只對卡洛夫他們說道：「你們可是屬於地球上一個叫『蘇維埃聯邦』國家的太空人吧？」

卡洛夫和莫斯基分別點了點頭。

首領不作聲，但却可以看得出，他非常留心每一個人的談話。

第一位官員又說：「據我們所知，蘇聯是地球上當今兩大集團中，其中一個集團的領導國家；另一個集團則與你們敵對，那集團的大阿哥應該是美國。對嗎？」

卡洛夫發覺他說話時，不斷望向他面前的電腦螢幕。由此證明，他們有不少資料已經收入了電腦之內。

卡洛夫於是又點點頭。

第二位官員說道：「你們兩大國之間，爾虞我詐，各懷鬼胎，這點我們早已明白。由於雙方積極備戰的結果，所以，你們已擁有不少核子武器，萬一眞的交手，勝負盡在未知之數，到底你們政府還希望得到一些什麼協助？」

卡洛夫一直等着這一句話，所以他很快就有反應！

「蘇聯政府希望統治整個地球，如果你們能助俄羅斯人一臂之力，他日大功告成，我們可以保證一定給你們好處。」卡洛夫又說，「目前我們的困難，就是核武器的染汚力太強。」

第三位官員道：「你的意思是：希望我們在科技方面幫助你們麼？」

「任何一方面，我們自問比你們落後。只要我們能秘密合作，地球將會是屬於我們的，那時你們想怎樣就怎樣。」

「你們此行的任務就是這樣麼？」第四位官員問道。

卡洛夫點點頭：「是的，聯合一千號，二千號和三千號都是專爲此事而設，萬一我們失敗了，四千號亦會在不久之後發射。」

第五位官員道：「你們怎可能有把握知道我們要幫你們呢？」

卡洛夫道：「根據我們的專家研究的結果，認爲你們遠在一九〇八年的探險中，已經希望取得地球人的合作。」

首領道：「我們不斷向其他星球探險，自然是希望在這方面發展。但是，你們如何能保證，當我們助你們成功之後，不背叛我們？」

卡洛夫笑道：「你們科技比我們先進，我們須要依靠你們的地方正多，這應該就是保證了。」

第一位官員道：「聽說你們政府最背信失義。」

第二位官員道：「在這方面我們收集的資料很充足。」

第三位官員道：「我們能否與你們的領袖作正式會談？」

卡洛夫道：「當然可以。」

第四位官員道：「聽你剛才的意思，好像是希望我們供應你們一種更新、威力更厲害的武器。可不是嗎？」

「不！」卡洛夫道，「我們要求的，是不帶輻射的新武器。」

五名官員交換了一個眼色，最後亦與首領面面相對。

首領道：「你們如何知道我們擁有這種武器？」

「坦白說，我們只是希望借助你們的先進科技，但並未確實知道新武器的內容。」卡洛夫很聰明，他不想引起對方的誤會。

首領道：「輻射對任何生物都不會有好處，所以我們也不想地球被染汚。我們手上的確有許多新式武器，既可造成大傷亡，又可以避免核子染汚。但是，我們必須親自會見你們的領袖，獲得若干保證，然後才可以與你們合作。」

卡洛夫道：「只要你們將我們送回地球，我可以安排一下。」

首領道：「我們可以派飛碟送你們回去，或者把你們的領袖接到這裏來。」

卡洛夫坦然說道：「我們的領袖都上了年紀，年老體弱，他們不可能作長程飛行。」

「那麼，我們只好派人到地球去了。」首領又說，「你們暫時在這裏休息一下，讓我們開會草擬好計劃之後，再會見你們的領袖吧。」

卡洛夫高興之餘，要求對方給予更大的自由，讓他們可以在這星球之上活動。

但是，首領却不表示意見。

只是由第一位官員說：「爲了保安理由，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只好請二位原諒吧！」

卡洛夫心裏想：只要任務完成，忍耐一下又何妨？

這一次會議似乎很有用，最低限度可以令到二名俄人安定了一點。

但是，一件令他們滿腹疑團的事，却在他們離開會議室之後不久發生。

會議完結後，二名俄人由年青欵接員帶領着他們離去。

當時他們三人併肩兒在一條長長的走廊上走過，那是前往他們臥室的通道。

由於這是日間，所以走廊上的窗門都已經紛紛打開了。

突然間一陣刺耳的音波，來自高空！二名俄人的視綫立刻被吸引住；他們迅速仰望空際！

只見天空高處，正有一架超音速戰機一掠而過！

卡洛夫和莫斯基都是受過訓練的太空人；而一般太空人必然又是富有飛行經驗的空軍人員。所以他們同是蘇聯空軍。

一名是上校官階，一名是中尉，自然都是經驗豐富的蘇聯空軍軍官。

因此他們只瞥了一眼，就可以認出那架戰機的類型，以及屬於那一個國家空軍的。

那是美國的「F－十六型」戰機。

雖然只是短短的一刹那間，但卡洛夫和莫斯基他們自信沒有看錯。

年青人已經十分機警，他極力設法引開他們的注意力。但是他們畢竟還是看見了。

卡洛夫忍不住問他道：「你們也有飛機？」

年青人想了想，吶吶地說：「那飛機不是屬於本星球的。」

卡洛夫故意問：「那麼，難道是外星球的？」

「是你們地球人的。」

「它怎麼會在此出現？」

「因爲它的速度奇高，我們極感興趣，所以設法將它俘擄回來；在地球上的美國，目前它和它的飛行員，是被列爲失踪者之一。剛才只是一次試驗性質的飛行而已。」

卡洛夫和莫斯基交換了一個眼色，沒有再追問這件事。

表面上聽起來，這件事十分合乎常理，「理由」也足够。

但是，年青人說話時的猶疑神態，以及事前的尷尬，已足以令二名俄人大生疑心。

二名俄人雖然沒有就戰機的事追問到底，但是，他們却因此而連想到其他方面去。

三個人仍在走廊上併肩兒走着，轉彎抹角的，通過了許多房間。

那些房間大部份都閉上了房門。

間中也有一些穿制服的人，在他們身邊匆匆地走過。

卡洛夫對身邊的年青人說：「你似乎告訴過我們，這星球上日與夜的溫度相差很大。」

「是的，所以晚上一切活動都停止了。」年青人說道。

卡洛夫早已感到可疑，因此現在就乘機問道：「你們科技如此先進，爲什麼不進行不分晝夜的空氣調節？」

「那是爲了節省能源的緣故。」年青人很有耐性地解釋，「我們充份利用太陽能，但我們不及你們那麼幸運；你們地球較接近你們的太陽，我們距離較遠。因此，我們日間一方面利用太陽熱力，另一方面盡量儲存。」

卡洛夫最不滿意那張玻璃床，他覺得這是一種比坐牢更加難以接受的事。

但是，他還是忍耐下去；雖然他對年青人這種似是而非的解釋仍難接受，然而他却不再追問下去！

他只細心地觀察眼前所見的每一事物，辨認着所經歷過的地方環境；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聽，希望可以發現更多的破綻。

果然，就當他們經過一處房門外的時候，卡洛夫發現一個房間的房門半掩。

房內有人聲傳出！

那些人正在高談闊論。

最令卡洛夫感到吃驚的，就是那談話聲竟然會是美國口音的英語。

年青人又在故意引他們談話，以引開他們對那間房的注意力。

但是，這種欲蓋彌彰的做法，反而更加令到二名俄人生疑。

至此，二名俄人已是心中有數。

他們開始懷疑，這兒根本不是「加里納星球」，只是地球某處的一個美國秘密

空軍基地而已。

他們感到忐忑不安！

如果這是美國人的基地，他們的安全絕對成問題。

美國人絕不能就此輕輕將他們放走！

更令他們不安的，就是他們一直當對方是「加里納星球人」，竟然將這次「秘密征空」的秘密任務洩露。

假如這是一個騙局，美國人顯然比他們更加棋高一着！

但是他們很不服氣！因爲有太多事情令他們不明白。最大的關鍵，在乎整艘太空船被人用巨網撈獲帶走！

美國人如何能派人到外太空活動？他們怎會先進到這個地步？

如果美國人眞的有此本能的話，那麼，俄人的「KGB」特務組織，實實在在須要徹底地檢討一下了。因爲事前他們絕對沒有半點兒關於這方面的消息。

黑夜中逃出重圍

卡洛夫表面上若無其事。

但事實上他已悄悄通知了他的同事莫斯基，今天晚上不可熟睡。

莫斯基也明白到床上那一系列按鍵的巧妙作用。

他們要保持清醒，必須設法阻塞那種迷魂氣體的噴出！

對方在他們的玻璃床上裝置了這種設備，分明是要他們晚上熟睡不醒，以減輕監視上的麻煩。卡洛夫正是要利用這空罅，希望可以找出更多、更大的破綻！

他們在洗手間裏，將毛巾末端的纖維撕了下來，混了水，捏成小圈，塞住那床邊的小孔，以阻止迷魂氣體的噴出！

到了入睡時，他們依照年青人所指示的方法，將玻璃蓋掩上了。

只不過，事前他們已將罅縫中的小關鍵壓制住，如此一來，即使他們從裏面將玻璃罩揭開，那個小關鍵也不會彈開，負責監視他們的人，也就一無所知。

一切準備就緒，只等待時機來臨！

玻璃罩蓋好了之後，他們故意閉上了雙目。其實他們一直保持着清醒。

他們不斷半張雙眼，注視天花板等處，以防另有電眼監視。

就憑他們的常識去估計，這裏面並無電眼的裝置。

房間四周密不透風，連窗門也關上了，理論上他們是插翼難飛的。

但是，由於事前的準備工作做得好，二名俄人終於慢慢爬了起來！

他們成功地阻塞迷魂氣體的噴發，所以直至到半夜，他們仍然十分清醒。

由於他們事前壓制住那個小關鍵，所以玻璃罩儘管揭開了，也沒有驚動到監視他們的警報系統。所以他們總算得上是初步成功了。

當他們離開了玻璃床之後，隨即把玻璃罩蓋上，然後迅速穿上衣服。

在這刹那間，他們雖然感到有些寒冷，却不致太凍。更不會像年青人口中的「氣溫急降」。

他們日間已小心觀察過那度房門。房門上有個小小機關，門緣之上有少許凸出的金屬物件，正是一種警報系統。

可以想像得到：只要這度房門一開一掩，那小小機關必然會觸發另一處的燈號或警鈴！

因此，卡洛夫在這方面，事前也有了充份的準備。

現在他就走在莫斯基的前面，用一張硬咭紙插進了門縫裏去！

硬咭紙的作用就是將門緣那個小小機關壓制住，不讓它彈起。

只要不讓那小小機關彈起，警報系統就會失去了作用！

二名俄人就趁這刹那間，竄出了房外去！

卡洛夫小心翼翼地，將房門再度掩回原狀，才將硬咭紙移去！

他們似乎成功地避過了監視；看來也的確是神不知鬼不覺！

他們放輕脚步，溜向走廊的另一邊。

日間當他們與年青人在一起的時候，已細心記住每一方向，以及每個出口處。

走廊上的氣溫亦與房間裏差不多，因此他們更加對年青人的說話產生懷疑。

他們通過了長長的走廊，因爲他們記得那邊有一個出口處可以通到外面去！

但是，就在這刹那間，前面傳出了一陣門聲！

不但有人開門，還有人由房內走了出來！

卡洛夫和莫斯基急忙往黑暗處躲了進去！

走廊上出現了二個人影！

二個穿上了制服，帶着手槍的人；看樣子極有可能是巡夜的衞兵。

他們併肩兒走着，步伐極之整齊！

二名武裝人員一邊併肩兒走着，一邊互相交談着！

他們顯然未發覺卡洛夫他們。

相反，卡洛夫他們又一次聽到了美式英語；至此他們更深信這兒並非外太空，絕對有可能是美國的秘密空軍基地。

待那二名武裝人員走遲了之後，卡洛夫他們又朝住那出口處跑去！

他們沒有再遇上任何人。

事實上這時候任何人都會睡着了，除了那些負有任務的人之外。

但是卡洛夫和莫斯基並沒有立刻衝過去！

他們很小心，也很冷靜！

直至估計清楚附近一帶的形勢，然後才將鐵門拉開了。

他們自問已經做得很好，雖然那度鐵門仍然發出了極輕微的聲响，但似乎並未驚動到任何人，也未見有人追出來！

卡洛夫和莫斯基二人終於成功地逃到了戶外！

× × ×

戶外很冷！

但絕對不會冷僵！

更加不會是年青人口中所講那麼可怕的天氣！

二名俄人心裏逐漸明白，也更加後悔不及；他們不該相信對方是外星球人。

然而現在一切已經太遲，後悔也沒有用了，補救的辦法，就是逃出重圍，希望

能夠闖出一條生路吧！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突然有人由那邊吆喝了一聲！

「誰？」分明是一個當值衞兵的聲音：「請說口令！」

卡洛夫和莫斯基同是受過訓練的軍人，當然知道什麼是「口令」！

那是每晚不同的一種密碼式口號。

他們既然不是這基地的人，自然亦不可能知道今夜裏用的是什麼口號。

因此他們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想將那武裝衞兵制服！

驀地「砰」的一聲！

子彈擊中了莫斯基的腿部。

槍聲必然驚動了其他人，因此卡洛夫不敢怠慢，急急竄向黑暗處！

槍聲果然驚動了瞭望塔那邊，水銀探射燈立刻投射過來！

莫斯基因爲腿部受傷，走不動，立刻就被一名武裝人員逮捕！

由於剛才那發問口令的人又是用美式英語，所以卡洛夫更加深信他的估計一定正確；這是美國一個秘密基地！

卡洛夫闖進那黑暗處，水銀燈也無法可以投射入內。

那是一處停車場。

那些車輛很古怪，但只是外型比較古怪而已！

卡洛夫爬上一輛怪模怪樣的裝甲車，趁住未有人衝入來之前，開車衝出去！

他不再理會他的同伴了，否則可能連他自己也逃不了。

那車子的速度奇高！

擋在前面的，是一名剛剛聞聲趕來的武裝人員。他看見車子正狂衝而至，急忙一邊開槍，一邊往地上打滾！

卡洛夫以爲這只是一輛普通車子，只要開足馬力，自然就可以更快！

他並不理會那些槍聲和子彈！

因爲除了那武裝人員在地上打滾時向他發射幾槍之外，瞭望塔上面亦彈如雨下，集中向這車子射擊！

但是，卡洛夫在無法分心之餘，仍然可以見到前面的擋風玻璃絲毫無損。

與此同時，更奇的事情又發現了！

他以爲這是一般車子——軍用的裝甲車而已！豈料當他加足馬力時，車子竟然離地起飛！

當時四方八面都有武裝人員進來，擋在前面的，又是一度高牆，卡洛夫正担心這車子能否飛越而過！

由於這是一輛裝甲軍車，結構方面肯定是十分堅固的。

卡洛夫在心理上已經準備好了，硬闖也要闖出重圍再說！

如果他闖不出去，就惟有獃在這裏等死！

他不想死！

即使他明知要死，也要盡他的職責，將這基地的秘密，通知他的國家。

他是個受過嚴格訓練的軍人，所以他不會就此罷手！

轉眼間車子已飛到了圍牆之前不及五呎時，假如不能再高飛，就只有撞牆了。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卡洛夫試將一支「把柄」扳下！

他是一名空軍上校，反應固然敏捷，對一切機械操作，認識自然也會比一般人更多更深！

這輛外型怪模怪樣的車子，如果落入一般人手中，也許根本就開不動！

但卡洛夫連太空船也懂得如何控制，自然懂得如何隨機應變。

所以就在危急關頭，他忽然想起了這輛古怪的車子既然會飛，那麼，這把柄極有可能就是控制高度的關鍵！

果然，車子頭部突然仰起，「呼」一聲就越過了牆頭！

探射燈的光柱很快落在背後。

槍聲卜卜，子彈不斷在車子四周滑走，對卡洛夫似乎毫無影响！

卡洛夫一邊將速度盡量加快，一邊設法讓高度再升高一些。

毫無疑問，這是一輛設計周到的陸空二用裝甲軍車。

假如這是芬蘭或者阿富汗多好呢？——卡洛夫當時心底裏就這麼想：如果這是接壤着蘇聯國土的邊界，他一定盡其所能，將這車子開返他的國家領域之內。

這是新設計。

如果不是他已揭破了一切秘密，他幾乎相信這也是外星球人的交通工具。

但是眼前向他追殺而來的，分明不是電光槍，而只是地球人所用的子彈而已。

轉眼之間，他已飛上了高空。

他再也聽不到槍聲，更見不到探射燈的光柱！

雖然莫斯基逃不脫，但卡洛夫暫時總可以鬆了一口氣！

大規模包圍樹林

卡洛夫總算有時間可以一窺這新奇陸空兩用裝甲車的設計了。

那錶板之上有燈號。所以卡洛夫可以看清楚那一系列的儀器。

就像飛機的控制器一樣，有高度指示器，也有油量指示器。

就當卡洛夫的視綫接觸到那一系列儀器的刹那間，立刻感到無限吃驚！

原來油量指示器顯示出：汽油將完！

卡洛夫再看高度指示器，這兒竟然在高空千多呎以上。

他毫不考慮地下降！

同時將引擎關閉！

他希望用滑翔的方法，慢慢地下降，否則就只有墮毀！

他還不想死去！

他有太多太多有用的情報和資料要送回蘇聯去，所以他不能死！

× × ×

卡洛夫上校是個有經驗的飛行員，他經常在飛行中創造奇蹟。

他駕駛米格戰機時，已有過許多驕人的不平凡表現。

現在他終於又一次創造了奇蹟。

那輛陸空裝甲車，在燃油耗盡時，終於在卡洛夫的控制下，用滑翔方式降落了一處樹林中去！

由於車身是裝甲的，汽油亦已耗盡，所以當整輛車子撞入樹林中去的時候，並未引起爆炸，只是受到了一陣震盪而已。

天空中突然傳來機聲軋軋！

卡洛夫在黑暗中仰望空際，但見紅光點點，數架戰機正在天際盤旋！

卡洛夫急忙推開車門，在黑暗中摸索着！

陸空兩用車被擱在樹林之上，正是上不到天，下不到地！

因此，卡洛夫要小心翼翼地，在雜亂的樹枝中，摸索而下！

驀地「蓬」一聲！

天空中突然亮得如同白晝！

是其中一架飛機投下的照明彈！

幾架飛機一再低飛偵察，幸好還未開動機槍掃射！

卡洛夫拚命地在樹林中奔跑！

他三番四次地絆倒，荊棘將他刺得渾身都是傷痕。

但是他仍然咬實牙齦，爬起來，再往前跑！

他知道頭頂上的飛機，可能爲了殺人滅口，隨時都會居高臨下，開槍掃射！

卡洛夫覺得離開那陸空兩用裝甲車墮毀的現場越遠越好。

光綫由樹頂透射下來，卡洛夫忍受着肉體上的痛苦，希望趁住他未昏倒之前，可以找到一處藏身之所。

他心裏非常明白，對方絕對不會放過他！

只要他落入美國人的手中，後果就會不堪想像。

美國人決不會讓他活着，把這許多秘密帶返蘇聯去！

他的同伴莫斯基巳失手被擒，他無論如何也不能再束手待斃！

他一口氣狂奔了一程！

照明彈在樹頂上一顆接着另一顆先後放亮起來！

雖然照明彈的光亮可以帮助搜索飛機發現那陸空二用車墮毀的地方，但是，光綫也可以同樣協助卡洛夫逃得更快！

當然，照明彈由天空中放亮，光綫要透過樹木的枝葉，落在樹林底下的光綫巳是極之昏暗而雜亂，但無論如何也總好過黑漆一片。

也正是因爲那些光綫極之混亂，也正是因爲卡洛夫不斷留意到上空是否巳有傘兵降下，所以就疏忽了樹林中的情形。

附近有個人影在閃動！

另一棵大樹背後也有一個。

卡洛夫發夢也想不到這麼深夜，在這種環境底下，竟然除了他之外，還有另外一些人在此埋伏！

他雙腿不停地跑！

冷不提防被地上一條樹籐似的東西絆倒！

其實那不是樹籐，而是一條絆馬索！

無論那是什麼，總之他就是被絆倒了，結結實實的摔了一跤！

卡洛夫本來就有如强弩之末，這一跤又跌得那麼重。

他登時昏了過去！

那二個人影於是迅速向他包圍過來！

當然，卡洛夫什麼也不會知道了。

× × ×

「海鷗二號，我這裏是海鷗三號。」一架偵察機的飛行員發出了呼號，「我看見了樹林中有反光物體……嗯……我可以看得更清楚了，那是我們要找的目標！」

「海鷗三號，海鷗二號聽到了，請你繼續監視，讓我通知地面部隊，將那座樹林包圍！」

又來了二架軍用直升機！

各機飛行員經過了一番連絡之後，直升機在低飛中放下了兩個武裝人員。

他們沿住下墮的繩索，降落樹林中。

這二名武裝人員，手持手提輕機槍，帶備了强光探射燈！還有無綫電通訊的全副戰地作戰裝備。

二名巳降落了樹林中的武裝人員，一邊在戒備中爬進那輛陸空二用車內，一邊用無綫電與上面的飛行員連絡。

飛行員很快就知道了卡洛夫經巳逃脫，於是立刻通知了地面部隊。

大批地面部隊正由卡車將他們送到樹林這邊來。

他們奉命要盡一切努力，將卡洛夫抓回去；必要時寧願把他射殺，也不能讓卡洛夫活着逃離這基地的範圍。

從基地司令官的親自出馬，軍隊們巳經明白到事態極之嚴重。

再從調動陸空軍的人數看，亦不難猜測到那個俄人的重要性。

於是那縱橫數里以內的地區，迅速被軍方加以封鎖！

那樹林四周巳被軍隊重重包圍起來。

軍機凌空監視！

由飛機上投下的照明彈，一個接着另一個，把附近一帶，照得如同白晝。

一輛又一輛的大卡車，載來了大批武裝部隊。

指揮官在完成了嚴密的包圍網之後，帶備强力的探射燈和警犬，分頭向樹林中展開搜索。

× × ×

樹林的範圍闊達數里。

但他們巳有了一個固定的目標！

那目標就是陸空二用車墮毀之處；只要由那兒開始找尋綫索，他們相信不久之後，就可以追踪到卡洛夫的下落！

噩夢後的奇遇

卡洛夫彷佛從噩夢中驚醒。

他一度以爲自己死了！

聽說死去了的靈魂是十分愉快的，怎麼他會渾身疼痛？

他勉强睜開了雙眼！

在他睜開了雙眼之前，他巳經感到有些奇怪了；那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他似乎聽到了一些俄國語言。

他雖然還未完全清醒過來，但是他却記得很清楚暈倒之前所發生的事。

他不會忘記那陸空二用車，那秘密基地、那追殺而來的戰機、那照明彈……。

還有他的同伴莫斯基，以及僞裝的外星球人——實際却可能是美國人……

他一度以爲是外星球之上，却可能是美國一處秘密空軍基地！

既然是美國的秘密空軍基地，當然就在美國國土之內。

那麼，他身畔又怎麼會有同聲同氣的蘇聯人？

卡洛夫上校在萬二分驚愕中瞪住身邊那兩個蘇聯人！

「啊！好極了，你終於醒來了。」其中一名蘇聯人用俄語跟卡洛夫招呼！

「你們是什麼人？」卡洛夫反問道。

另一個蘇聯人道：「要不是我們自始至終看見你被追殺，我們還不敢相信你是我們的同胞。這件事看來的確是些奇怪，你怎麼會是我國的一名太空人呢？」

「要解釋這件事絕不困難，但是我先要了解你們二位的眞正身份。」卡洛夫一邊說道，一邊往四處張望。

這裏不像任何屋宇，狹窄得像一個狗窩！他眞不明白這到底是什麼地方。

卡洛夫又問道：「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

然而在他身邊的二名俄人却沒是回答他。

他們一直在交換着眼色！

他們顯然也對卡洛夫的身份有所懷疑。因此其中一個又問：「你爲什麼會被他們追殺？」

卡洛夫聽得出這是俄國口音。他的身份對美國人來說巳無秘密可言！

他身上現在所穿的，依舊還是那套印上了蘇聯太空署徽號的太空衣。

對方可能正是因爲看見了他這一件太空衣上的徽號才認出是自己同胞。

卡洛夫想想，終於說道：「我與莫斯基中尉同是屬於秘密發射的『聯合三千號』太空船的太空人，但是，發射不久我們中途出了意外，落入一批不明來歷的人的手中……」

卡洛夫幾乎不知道應該如何交代才好。雖然他巳經有充份理由相信那些只是美國人，而不是「加里納星球人」，但是，美國人又如何能將他們的火箭連人帶船一齊擄去？

他不想將自己的國家說得太低能，所以只好說是落入「一批不明來歷的人」的手上。

儘管如此，對方亦巳經聽得非常之明白了。

他身邊一名俄人說：「你可是從附近不遠處一個秘密基地逃出來的？」

卡洛夫點點頭！然後又反問道：「你們怎麼也知道？」

「我們是派到美洲活動的『KGB』人員。」另一名俄人接着說道：「你剛才逃出來的秘密基地，不久之前被我們發覺。我們爲了深入了解，至今仍在監視和調查。」

「看來你們也不必查了，那的確是美國的一個空軍基地！」卡洛夫道，「他們却佯稱是加里納星球人。我差點兒也上當了！」

卡洛夫在他的同胞面前，不敢將自己洩漏國家秘密的事道破。只將他們的遭遇說了出來。」

實際上卡洛夫早就巳經上當了。

那名「KGB」特務神色緊張地問：「你肯定那是美國人的秘密基地？」

「我相信不會錯吧！」卡洛夫道，「但是很令人驚奇，裏面有飛機，又有會飛行的汽車，那裏面的人，打扮得也的確有點像外星球人。但他們何故講美國口音的英語？」

另一名「KGB」特務說道：「看起來他們顯得十分緊張。所以才非追殺你不可。」

「是的。」卡洛夫道，「他們顯然担心秘密會外洩！」

「既然如此，我們何不將計就計？」KGB特務靈機一觸，就對卡洛夫說道：「我們交你一個袖珍通訊器，萬一你落入他們手中，我們仍然可以連絡。」

另一名「KGB」特務也說道：「是的，如果照你剛才所說，美國人也許希望再從你口中知道更多有關蘇聯外太空探險的秘密，所以，如果他們再次抓住你，你也不必害怕，也不要說穿了他們，就當他們是加里納星球人好了。」

卡洛夫道：「我逃走的原因，完全是爲了將基地秘密帶回我們的國家去。這次能夠遇上了你，正是最好不過了。」

「你受了傷，我們手上又沒有藥物，怎麼辦呢？」

卡洛夫這時候才發覺那光綫是來自一種利用乾電池的照明燈。

他問二名「KGB」特務：「這是什麼地方？」

「一個山洞。」特務說道：「樹林裏面的一個秘密山洞。」

另一名特務突然不知所踪！

原來他巳溜到外面去了。

卡洛夫的傷口隱隱作痛。

那名特務又替他分析形勢：「如果我們將計就計，而他們又肯上當的話，你倒不必担心沒有機會報仇。」

卡洛夫道：「他們經此一役之後，未必會再上當，因爲就算我的演技更好，只怕莫斯基巳經和盤托出。」

溜到洞外去的一名「KGB」特務，突然又急忙地走了回來！

他對卡洛夫他們說：「大批軍隊正在樹林各處展開搜索。我們怎辦？」

三名俄人均感愕然！

這是一個山洞，根本就無路可逃。

一名特務說道：「如果我們一齊呆在這裏，只有悉數被捕！」

卡洛夫道：「以其三人一齊落入美國人的手中，不如我出去擋一陣，希望他們不會搜進這山洞裏來。」

另一名特務也說：「是的，反正你巳受了傷，而且又是他們的目標，即使落入他們手中，亦未必一定會死去！」

卡洛夫巳聽到飛機的聲浪。

他知道時候無多，而且自己又的確受了傷，難得遇上這二名「KGB」特務，傳遞消息的目的既然也達到了，何必讓對方將他們三人一齊抓去？

卡洛夫以事態危急，立刻就離開了山洞。

二名躲在山洞中的「KGB」特務，連忙將燈光熄滅！

× × ×

卡洛夫離開了那個山洞之後，拚命往較遠處逃走，目的無非希望追捕他的人，將注意力分散！

他巳抱定了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希望他的同胞——那二名「KGB」特務能安然脫險，把美國這秘密基地的資料送回莫

斯科去！

當時的樹林中，到處都有軍隊搜索，所以卡洛夫的踪跡，很快就被人發現。

卡洛夫仍然佯作掙扎！

捉住了他的人，不但十分有禮貌，還婉言安慰！

卡洛夫經過了一番掙扎之後，終於又靜止下來，氣喘喘地問：「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一名士兵想回答他！

但是一名長官卻用眼色制止住士兵，不讓他作聲！

卡洛夫終於被人帶出樹林外面去！

有人透過無綫電話機，召來一架直升機，將卡洛夫押走。

在直升機之上，一名穿軍服的醫生替卡洛夫注射鎮靜劑，以及為他裹傷。

三十九號基地

最早被擒獲的另一名蘇聯太空人莫斯基中尉，腿部受了槍傷。

儘管受了傷，他的頭腦卻保持清醒。

就在那名守衛將他抓住的刹那間開始，他已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開槍擊傷了他腿部的守衛，那支「M十六」自動步槍仍在他的手中。

當莫斯基落入他手中的時候，莫斯基還可以嗅到陣陣火藥味！

當時莫斯基心裏就這樣想：如果他們是「加里納星球人」，他們為什麼不用先進的光束武器？如果他們是外星球人，絕不可能如此落後。

何況「M十六」型自動步槍又正是美國陸空軍常用的武器呢！因此，莫斯基當時巳確定了他們是美國人。

但是他很聰明！

儘管他的傷勢不重，他卻佯作昏了過去！

昏了過去也有好處，最低限度對方不會再對付他！

此外，他也希望可以聽到對方的交談，說不定還可以聽出更多秘密。

果然，莫斯基在佯作昏迷之後，倒臥地上，就聽到四周一片混亂後有人嚷着說：「快召救傷車來，有人受傷暈倒了！」

一陣吉甫車的馬達聲自遠而近！

有人非常緊張地問：「什麼事？發生了什麼事？」

開槍的士兵向他的上司報告事件經過，大意是指二名俄人企圖逃走！

但是由吉甫車上跳下來的長官卻破口大罵！罵他的下屬不該胡亂開槍！

現場上一度顯得非常混亂！

有人說道：「快些向司令報告！」

也有人問：「另一個俄國人呢？」

有人答：「他開走了我們一輛新型戰車，飛越圍牆而去！」

在議論紛紛之中，全是美國口音的英語。

莫斯基心裏道：好狡猾的美國人，竟然還是演技十足的演員呢！

× × ×

這裏縱橫數十里之內，一直被美國軍方列為「禁區」！

任何人如果沒有國防部長親自簽發的通行證，也不准進入這範圍半步！

表面上看來，這兒只是一處美國空軍的秘密基地！

但是即使是美國軍方的高層人士，亦未必個個知道它的內容，甚至不知道有這個「基地」的存在，實際知道的，除了總統和國防部長之外，就只有駐守在這裏的一師空軍官兵。

此外就是一批以德籍太空專家巴朗為首的科學家們。

率領着那一師空軍精銳的，是布殊將軍。

布殊將軍本身也是一名太空專家。這基地內的每一名官兵，都必須經過極之認真的挑選，才可以進來！

每個進駐這裏的官兵，也須要宣誓，有關這基地的任何事物，一絲一毫也絕對不能洩漏出去，否則就會被軍法審訊！

當然，這裏的每一名官兵，都必須經過極嚴格的訓練！

那並非一般軍事訓練。

一般性的軍事訓練，每一個美國官兵，在他們應徵入伍時，就巳經接受過了。

但是進入基地前的嚴格訓練，卻是包括了多方面的太空知識。

部份優秀機師還須要接受駕駛飛碟的訓練！

由於飛碟經常須要飛到外太空作訓練飛行，所以此等優秀機師實際上巳經可以稱得上是個先進的太空人。

這兒到底是什麼地方？

這是一處非常偏僻的山區，位於科羅拉多州的北部。

但是，從來就沒有人知道它的正確位置。

甚至五角大廈的高層人士，也只稱呼它為「三十九號基地」！

「三十九號基地」脫胎於「三十九室檔案」。

原來國防部的「三十九室」正是專用來處理「飛碟事件」的地方，因此凡是稱為「三十九室檔案」的文件，亦即暗示與「UFO」有關！

但是，「三十九室檔案」只是內部人士的稱呼而巳！

國防部對外的正式稱呼應該是「藍皮書計劃」——那是軍方奉總統之命，派專人來負責研究太空外來飛行物體的一項計劃。

是項計劃的起因，是由於美國有太多人目擊「UFO」。

美國既然號稱為一個民主國家，所以身為民選總統，自然就要俯順民意，下令空軍派專人負責，率領了一個小組前去調查。

但是結果怎麼樣？

結果是不了了之！

空軍部當時的報告，大意是指查了數年，並無實質證據。

目擊者的話雖有可信之處，但一般都是富於幻想的人，自覺可疑！

他們終於以「浪費人力和國家公帑」為理由，對外宣佈停止了該項計劃。

表面上這件事情就如此這般的「不了了之」！

但實際上又如何？

只有少數人才知道，空軍部歷年以來所收集到的一切有關「UFO」的資料，已由國防部一個秘密小組接收。

那間收藏是項秘密檔案的房間編號，就是「三十九室」。

「三十九室檔案」的名稱，也就是由此而得名。

「三十九號基地」亦因此而演變過來的。

大部份美國人都相信了政府巳放棄了這一項計劃。

只有軍方的高級負責人才明白：他們實際上不但未有停止，反而變本加厲！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

其實道理很簡單。他們不想太張揚，但又明知美國人不但講究民主，好奇心更加重，假如他們不宣佈結束是項計劃，單是應付記者和民衆的詢問就夠煩了！

現在既然正式宣佈將該項計劃結束，還有什麼好問呢？

於是如此這般，自然就可以順理成章的，由公開而變成秘密進行了。

換句話說，美國軍方當年的調查，實際上巳經大有所獲！

也就是說，經深入調查後，並非一如「報告書」所稱的「查無實據」，而是千眞萬確，有證有據。

然則他們為什麼又要向國人說謊？

那是經由當時的總統，國防部長會同專家們決定的。

他們覺得將實情向國人公佈，徒然引起驚慌而巳！

以其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倒不如讓一切進入秘密研究階段。

就是如此這般的，軍方和專家們經過了三十多年的研究，總算有了成果。

他們選擇了據傳最多飛碟出現的山區，建立了一個秘密基地！那兒就是科羅拉多州的北部山區，也就是眼前這個被列為「禁地」的空軍基地了。

只有知道內幕的人才知道，這裏實際上卻是一個飛碟基地！

美國軍方和飛碟專家們所以要建立一個這麼樣的基地，主要是為了設法與外太空人進行秘密接觸，亦即所謂「第三類接觸」！

× × ×

設立了這個飛碟基地之後，收獲如何？從來就沒有人知道。

就像它的存在一樣，知道的人眞眞正正是少之又少。

即使駐守在這裏的人，也只是做他們份內的工作，不准公開談論一切有關基地的事，更不准諸多查問。

他們只知道這基地不但常常有飛碟升降，連軍車也可以飛行。

這裏一切都走在時代尖端，包括了建築物、交通工具和用具等等。

即使有權使用它們的人，也不清楚這些超時代的產品，究竟是外太空的星球人送來的，還是美國專家設計出來的。

總而言之，「三十九室檔案」早巳被國防部列為「最高機密檔案」之一；「三十九號基地」則更加屬於秘密中的秘密。

知道「三十九號基地」存在的人不多，知道這個名稱的人更少！

即使是一向愛管閒事，愛揭國家機密的專欄作家，儘管他自稱「神通廣大」，也從未見提及過這基地！

他不是不想提，只是他根本不知道。

他不是不想知道，只是根本就沒有人讓他去知道。

眞正知道的人，都發誓過：任何情況下，也不能吐露半點實情。

傳遞情報之妙法

三十九號基地之內，如臨大敵。

一架又一架的專機，分別來自華府和美國各大城市。此等專機載來的，要不是軍方的高層人仕，就是專家。

其中包括了著名的太空專家巴朗在內，巳先後雲集於此。

在基地司令官山殊將軍辦公室的旁邊，有個設備齊全而新穎的會議室。布殊將軍就在這裏與有關人等進行了一連串的商討。

那並非由於基地裏昨夜出了事，而是在此之前，有關人等巳接到了「緊急召集」的通知。

當專家們奉召到達了這秘密基地之後，布殊將軍曾帶他們參觀過蘇製太空船「聯合三千號」。

專家們也聽取過布殊將軍有關俘獲「聯合三千號」的報告。

布殊將軍的報告中，曾提及二名蘇聯太空人的眞正任務。

布殊將軍最後告訴專家們：二名蘇聯太空人昨晚深夜曾企圖逃走！結果有一人受傷，另一人亦巳被捉回。

專家們一直在懷疑蘇聯人秘密發射「聯合三千號」的目的，現ㄗ他們總算明白了。

他們在會議中曾經討論過另一太陽系的「加里納星球」，也研究過它的正確位置。

布殊將軍也將二名蘇聯太空人帶來的金屬箱子打開給各人研究。

箱子裏面所載的，都是「加里納星球人」一九〇八年發射太空船到西伯利亞探險時，發生爆炸的遺物。

專家們又在布殊將軍的陪同下，到醫院裏去探望二名蘇聯太空人。

他們就是卡洛夫上校和莫斯基中尉，一個受了傷，另一個正接受檢驗。

專家們曾向二名蘇聯太空人查問了許多有關太空探險問題。

可惜卡洛夫和莫斯基卻守口如瓶。

布殊將軍對二名俄人說道：「你們好好地在這裏安心靜養。當你們傷勢康復了之後，將會接受一項洗腦手術，經過測驗合格之後就可以重返你們的國家。祝福你們。」

儘管卡洛夫一直默不作聲，在這刹那間也感到吃驚起來！

他忙問道：「洗腦是怎麼一回事？」

布殊將軍和身邊的專家們交換了一個眼色，微笑着說：「顯然你不明白我的意思，但我卻十分明白你的意思。」

一位專家插咀道：「我們知道貴國最喜歡把離心份子關入集中營去洗腦，但是我們這裏所稱的洗腦卻是另一回事。」

站在病床邊的衆人之中，有一人立即半開玩笑地更正道：「並不是他們的國家喜歡把人民洗腦，只是目前的政府極權而已！」

各人一陣笑聲過後，布殊將軍身邊一位副官安慰着二名俄國太空人：「總之兩位請放心，我們決不會摧殘你們，或者虐待你們，這項手術，無非因爲你們對我們這個基地知道太多，一切只不過爲了安全計而已！」

卡洛夫仍然不明白布殊將軍口中的「洗腦手術」，自然是担心不已。

由於卡洛夫的內衣衣角處扣了一枚別針型的徵型轉播儀器，他知道目前他們的談話會給正躲在基地附近一處山洞的二名「KGB」特務偷聽到，所以，他就故意留着各人多談幾句。

卡洛夫故意問道：「你們爲什麼要假扮外星球人？你們美國人未免太過不够大方！」

布殊將軍並不生氣，他含笑道：「政治是不擇手段的，這句話你最好回去問問你們的克宮首腦吧，因爲是你們國家裏的名言。」

另外一位專家也說道：「蘇聯人爲什麼要向加里納星球人求助？你指責我們美國人不够大方，但是你們也不見得如何光采！」

卡洛夫苦笑一下：「就當我是被利用的政治工具吧，但是我有許多事情弄不明白。」

布殊將軍說道：「爲了滿足閣下的好奇心，我會盡我所能，解答你所提出的問題！」

卡洛夫道：「你們如何能把我們連同太空船一起，由外太空帶回來？」

「對不起，這是軍事秘密。」布殊將軍回頭望向各專家。

各人一陣哄笑！

那陣哄笑聲包含着諷刺、驕傲和戲弄的成份在內！

卡洛夫的內心儘管感到難堪，還是極力壓制住怒火！

他覺得眼前這種機會可能永不再重現，他要把握時機，讓他的同胞將更多有關這裏的資料帶返莫斯科去！

於是他又問：「飛碟可是你們美國人製造的？」

布殊將軍反問道：「你以爲我們有沒有這種本能？」

卡洛夫苦笑一下：「我以爲有兩種可能。」

「那兩種？」布殊將軍似乎是個十分健談的人。

卡洛夫道：「美國人老早已懂得製造飛碟，但政府一直隱瞞了事實，所以在美國有最多人目擊飛碟出現的紀錄。」

「你的幻想力十分豐富。」布殊將軍又問：「第二種可能呢？」

卡洛夫道：「美國已先我國一步，秘密跟外星球人結盟！」

布殊將軍面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

卡洛夫覺得「刺」中了對方的心臟，可惜正在偷聽的「KGB」特務只能聞其聲，而無法見其人。

卡洛夫道：「換句話說，這兒是一個供外星球人使用的基地，將軍，我猜測得不錯吧？」

布殊將軍沒有再理會卡洛夫，偕同專家們匆匆離去。

病房裏面只留下卡洛夫和莫斯基這二名蘇聯太空人。

基地上的安全人員把他們安排在同一間房內，似乎是爲了易於監視。

病房就像一般西方醫院的病房，只是比較設備齊全，一切儀器也十分新式。與二名蘇聯太空人一度住過的「太空屋」完全不同。

卡洛夫也明知天花板一角安裝有電眼監視着他們。

但是他仍然爭取機會讓「KGB」特務知道更多這裏面的情形！

當然，在電眼監視底下，他不可能對住微型轉播儀器講話，但是他可以佯作跟隣床他的同伴交談！

「今天你覺得好些嗎？」卡洛夫搭訕着說。

莫斯基道：「傷口還有點兒痛，但看來已無大碍。」

「你看見剛才的情形麽？那美國將軍終於刺中了要害。」

「你的意思是——」

「我剛才指他們可能與外星球人結盟，那位將軍當堂面色大變，證明可能性極大，坦白說，我十分担心美國人又一次棋先一着。」

卡洛夫上面那一番說話原是故意說給山洞裏的「KGB」特務聽的。

但是莫斯基至今仍未知道卡洛夫的內衣衣角扣了一枚微型轉播儀器。

莫斯基說道：「其實你的想法也是合乎邏輯的想法，可不是嗎，怎麼可能同樣也是人，爲什麼美國人的科技設計永遠勝人一籌？」

「不錯啊，因爲美國人老早就秘密與外星球生物接觸，眼前這裏就是供外星球人降落的秘密基地。」

「其實這一着我們領袖也早已想到了，只是千方百計，經過無數努力，仍然無法達到目的而已。」莫斯基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那又未必。我們雖然是失敗了，但是『聯合二千號』與索可辛至今仍然下落不明，也許他正跟加里納星球人連絡上了。」卡洛夫說。

經過了片刻的沉默。

莫斯基忽然又担心地問：「卡洛夫上校，你以爲他們眞的會在我你二人傷愈之後，把我們送回蘇聯去麽？」

「那就很難說了，也許他們剛才的那一番說話，只是爲了安定我們的情緒而已！在正常情況下，美國人決不可能如此大方的。」

卡洛夫明知有人將他們談話的情形錄下，所以故意使用激將法。

莫斯基道：「那老鬼說要將我們洗腦，你可知道是什麼意思？」

「在我們的國家裏，洗腦只是一種思想改造過程。假如他們企圖替我你二人改造思想，那簡直是天方夜談。」

「我却担心他們並非如此。」

「你以爲他們會怎麼樣對付我們二人？」卡洛夫故意問道。

「你大概也聽過了，地球上各地有不少見過飛碟的人，也有不少人被帶走，那些被外星球人帶走的人，往往在失踪後，突然好像患了失憶症一樣，對過去所見過的事物，都忘得一乾二淨。」

「嗯——你的猜測倒也有點道理。」



禁區地帶

美國是個自由國家，這點已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問題往往亦出自「過份自由」之上。

就像那兩個躲在樹林裏面的小洞內的「KGB」特務一樣。他們雖然是外國人，但仍然可以在美國各地自由活動。只要他們的眞正身份不被聯邦密探發現，不被「CIA」跟踪，他們依然可以到處收集情報。

他們駕着租賃的汽車，到達十多里外的一個小鎭。表面上，他們是來自東歐國家的攝影家，此行自然是爲了獵影而來。

但是他們的眞正目的，却在於追查「三十九號基地」的秘密。

他們早已料到那兒是「禁區地帶」，所以他們不敢開車進去。

他們孭了背囊，帶齊了一切應用工具，以探險家的大無畏精神，摸索着前進。

那背囊中所載的儀器，表面上都是一些攝影器材，其實却有不少是一物二用，或者另有作用的間諜儀器。

他們找到了那處樹林作爲基地，住在不爲人注意的山洞裏。

那兒應該是最佳的掩護之所。

他們既可利用樹木掩護，爬到大樹高處去用遠鏡拍攝基地附近的情況，又可以把轉播天綫安在樹木的頂端之上。

那一晚要不是因爲他們見到的是個穿上了蘇聯太空衣的人，他們決不會出手相救。想不到如此一來，他們會有這麼大的收獲。

毫無疑問，他們此行是十分成功的。

那晚他們及時放出卡洛夫，讓搜捕卡洛夫的軍隊不致搜進那山洞中來。

此外他們的急智也值得他們有此收獲。那枚微型轉播器，及時讓卡洛夫帶在身上，令二名「KGB」特務不必深入基地，也知道了許多事情。

看來一切都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順利，於是他們躊躇滿志地離開了那樹林。

他們要用最快捷的方法，把這些情報送返莫斯科！

× × ×

蘇聯西伯利亞地區，一個秘密追踪站之內，技術人員正在議論紛紛。

他們一直都相信蘇聯的科技是最先進的，因爲他們有「精明的黨領導」，一切都以國家爲大前提。

但是爲什麼「聯合三千號」會突然之間失去了連絡？

經過無數次的試驗，專家已肯定「聯合三千號」一定經得起考驗！

雖然只有少數火箭專家才明白，他們的巨型火箭只是美國探月火箭的翻版，正因如此，性能更肯定可靠。

美國探月火箭，「農神五號」，單是零件已多達二百萬個，其設計的複雜程度，可想而知。但蘇聯人仍然有辦法可以把它的設計藍圖拿到手。

「KGB」特務遍佈美國各階層，偏偏美國又是一個典型的功利社會；人們無不追求物質，金錢和享受。

「KGB」特務就是針對這弱點，只須巧妙地使用銀彈政策，就自可無往而不利。

何況「農神五號」火箭藍圖送回莫斯科之後，克宮的頭頭們還將若干火箭專家關進了密室之內，限令他們設計出比「農神五號」更佳的改良產品。

結果，蘇聯科學家在爲了「自救」，爲了換取寶貴的「自由」，終於改良成功，製出了這種巨型火箭，經多次發射後，亦證明性能非常良好。

「聯合三千號」還是他們最具信心的

，但是這一次，卻敗得不明不白。

這還是其次，最令專家們感到不安的，還是他們的領導人格林博士，突然被克宮的頭頭召去，至今依舊未見回來。

格林博士的命運如何，沒有人知道，更加沒有人敢去查問。

生活在這種社會制度下的人，每個人都必須學懂一種生存技巧，就是「埋頭苦幹，少管閒事」，否則就後果堪虞。

正當整個基地罩上了一片愁雲慘霧之際，追踪站的中央控制室，突然傳出令人難以置信的訊息！

「聯合三千號」突然回到了地球的軌跡之上，發出了無綫電訊號。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追踪站的技術人員的確收到了發自「聯合三千號」的訊號。

那艘太空船曾一度變得無影無踪，為什麼忽然之間又會回到地球軌跡之上？

那是環繞地球的軌跡。

但是，「聯合三千號」太空船的發射目標卻是外太空。

格林博士的助手馬科夫教授，奉命暫代博士的職務。

馬科夫教授也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太空科學家，每次具有規模的發射他都有份參加，但從未見過這種情形。

他們立即設法與太空船上的二名太空人取得連絡。果然又是卡洛夫和莫斯基他們。

卡洛夫上校和莫斯基中尉都有他們專用的密碼，每次在無綫電長程通訊中必須提及，這也是基地與他們之間的默契。

這種方法不但可以避免混淆，亦可以分辨出眞偽。

基地終於證實了二名太空人安然無恙，於是馬科夫教授立即親自致電克宮，向主席報告這天大的喜訊。

馬科夫教授並非担心主席的心臟病，只是担心格林博士的安全而已。

豈料主席聽了他的報告之後，卻若無其事地說道：「這件事我早已知道了。現在，你要小心聽着，二名太空人的安全在你們的手上，你們必須令他們安然返回地球。」

馬科夫教授很奇怪，那老粗怎麼會知道？克宮之內並無追踪儀器啊！

當然，馬科夫並不知道「KGB」派到美國去的綫眼比他們的追踪儀器更加厲害。

× × ×

「聯合三千號」太空船雖然未能夠達成既定的任務，直飛「加里納星球」，但是，能重返地球，也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這件事對蘇聯領導人來說，總算得是挽回了一些面子。

因為「聯合三千號」太空船的發射，事前事後均無公佈，就像以往發射「聯合一千號」和「聯合二千號」一樣。

但是，就像地下核試驗一樣，許多先進國家的監聽儀器，必然有所發現。

因此，如果「聯合三千號」就此無影無踪，那些知道了此事的國家，都會認為蘇聯的火箭技術低落。

然而挽回面子又怎麼樣？他們的最後目的仍未達到。

他們的目的就是要與外星球人取得連絡。

相反，「KGB」特務自美國帶回來的情報，就够令到克宮的頭頭們感到忐忑不安。

從「KGB」送達克宮的情報中可以知道，美國人可能又再度棋高一着，將蘇聯人的夢想搶先實現了。

當這份情報送到克宮時，主席十分不高興，甚至對情報的眞實性半信半疑。

但是，情報中除了指出「三十九號基地」可能是美國與外太空人溝通的秘密基地之外，還牽涉到「聯合三千號」太空船，這就不到頭頭們不認眞注視了。

現在「聯合三千號」突如其來的回到環繞地球的軌跡之上，證明了情報的準確性。

因此，主席不但急於召回「聯合三千號」，同時亦下令召回二名派駐美國的「KGB」特務。

至於如何向外間交代，他們反而不必担心，因為他們從來就不習慣要向人民或者新聞界交代。何況這次的發射又是秘密進行的呢。

× × ×

負責策劃及發射「聯合三千號」太空船的太空科學家格林博士，本來已被打入黑獄去了；罪名就是「浪費國家大量人力物力」，犯了「極大極大的過失」。

他以為下一步只有兩條路：一是被充軍到荒僻的地區去勞改。一是死得不明不白。這就是他常見的悲劇。

但是，不知是他命不該絕，還是上天有眼，格林博士突然被主席親自召見。

格林雖然驚喜交集，亦已風聞「聯合三千號」太空船的事。

果然，主席一見面就板着面孔問他：「聯合三千號怎麼會納入環繞地球的軌跡？是否我們的火箭不够威力，無法將龐大的太空船送到外太空領域去？」

格林博士明知面對這些不知科學為何物的所謂「政治家」，很難令他明白關於科技上的事情，但為保性命，也迫得低聲下氣地解釋。

格林說道：「根據發射初期追踪站的報告，我們早已確定聯合三千號，已依原來計劃，遠離地球，即使後來突然失去了連絡，也無理由突如其來的重返地球軌跡。根據理論上，只有兩種可能：第一，太空船一切操作正常，只是通訊儀器一度失靈而已。」

「於是太空人就會在適當時候，發動回程火箭，進入地球軌跡。

「另一個可能，就是我們所盼望接觸的外星球人，助了卡洛夫他們一臂之力，把太空船修理好之後，把他們連人帶船，送返地球來。」

格林博士只是依據他所知的科學理論，加以分析。

但是，主席似乎不以為然。

他依舊還是那副「執到金牛不會笑」的尊容。怔怔地問道：「如果我告訴你一個可能性，你會相信嗎？」

格林博士反問道：「難道還有第三個可能性？」

「是的，應該是第三個可能性。」主席戴上他那一副古老十八代的老花眼鏡，翻閱着手上一份文件。

格林並不知道那是「KGB」送回來的「珍貴情報」。還以為是科學資料呢。

只聽得主席又說道：「譬如美國人在太空科技上領先我們一個世紀，為了探知『聯合三千號』太空船的秘密和太空人所負的任務，設法將我們的太空船俘擄過去。在達到了目的之後，才將船和人放回。這可能性是否存在？」

格林博士苦笑搖頭：「無此可能！最低限度，在現今世界上的科技，暫時無此可能。除非是外太空生物把我們的太空船和人俘去。」

主席終於忍不住，把「KGB」的最新情報告訴了格林。

格林博士聽了仍然有點半信半疑。因為他雖然不是首席科學家，但在這個國家裏面，在太空科技發展上，格林博士素負盛名，坐穩第三，甚至第二把交椅。

因此，他對目前各國的太空科技進展，知得不少。

但是，剛才出自主席口中的「情報」，在他聽來，卻有如天方夜譚。

假如這是個普通人，格林博士還可以反駁，但現在他面對的人，不但隨時可以將他置諸於死地，還可以不經任何審訊。

格林小心地回答道：「既然我們國外的KGB有此情報，看來美國人顯然已得到了外星球人的帮助。」

「嗯——」主席喃喃自語地說，「奇怪！他們既然有種把船和人都擄去，為什麼又要靜悄悄地送回來？」

格林說道：「也許是担心我們的報復吧？」

「不！」主席道，「我們在此之前，發夢也想不到他們有這種本事；他們大可以連人帶船留下，我們最多也只當它在外太空變了太空垃圾而已。」

「也許卡洛夫上校和莫斯基中尉不久之後會解答這個問題。」

「不！我有個不祥的想法：他們會不會在太空船內做了手脚？」

「主席是意思是——」

「例如在回程的太空艙內，放置了一枚核子爆炸裝置。」

「嗯！假如是眞的，後果就不堪想像了！」

主席立刻叫助手通知基地，停止召回太空人。但是，基地回報說：載着二名太空人的太空囊，剛彈出了太空船，正在墮向「東西伯利亞海」的途中。

東西伯利亞海，就在蘇聯的北部。

緊急命令

基地上一片緊張。

雖然蘇聯人民並不知道有「聯合三千號」太空船的存在，但是，知道這件事的政府高層人仕和科學家們，都為之心驚胆戰。他們担心的並非二名太空人回程的安全，反正在這個國家裏，太空人在回程中死去已經不算是新聞了。

他們的太空人能安然着陸，而該次發射又已經公開了的話，那麼，「英雄式的歡迎」就是高潮所在。

否則，「太空囊裹屍還」，死得寂寂無聞，亦不足為奇！

基地上所有的人，現在所担心的，完全是因為克宮頭頭的一個電話。

因為主席懷疑美國人詭計多端，可能已在供太空人回程的太空囊中，放置核爆炸裝備，所以一度下令暫停召回太空人。

無奈主持其事的馬科夫教授，卻由於較早時接到主席的命令，迅速召回太空人，所以回程太空囊這時候已彈出了「聯合三千號」太空船，同時基地上的技術人員亦已利用電腦計算出，十五小時又三十八分鐘之後，將會降落地球上的東「西伯利亞海」海面之上。

白令海和北冰洋艦隊若干蘇聯艦隻，已奉命趕往現場去。

假如主席果眞不幸而言中，那麼，蘇聯將遭遇到一次前所未有的「核子災難」。而這種災難又不是來自「外來襲擊」！那麼事情萬一眞的發生了，他們惟有稱之為「意外」，因為外人亦不知道他們這一次的發射。他們既然自作自受，也只好有如啞子吃黃蓮了。

假如美國人眞的有此一着，雖然未免太過殘酷一點，仍不失為聰明的做法。

× × ×

在蘇聯北部的東「西伯利亞海」的海面之上，形勢極之危急。

因為蘇聯艦隊這邊剛奉到緊急命令，趕往該處海域打撈一個太空囊，不旋踵又接到了另一項緊急命令。

後者竟然是來自三軍總司令的！

命令中提醒在現場打撈的艦隻，那個載着二個太空人的太空囊，極有可能是一個核子爆炸裝置。

與此同時，全球的蘇聯軍隊，包括了蘇聯本土以及派駐東歐各國的，亦已奉命進入作戰準備的緊急狀態。

各蘇聯艦隻上面的官兵，一方面感到震驚，另一方面也有點啼笑皆非。

可不是嗎？到底現在他們應該怎樣處理這件事？

如果載住二名太空人的太空囊，萬一眞的依足原定地點降落東「西伯利亞海」海面時，海面上雲集的艦隻，到底應該避之則吉呢，還是動手打撈？

如果避之則吉，就等於見死不救，讓二名太空人困在太空囊之內，隨海飄流。

如果依最早的指示，將太空囊打撈，那麼，太空囊會不會一觸即發，將裏面的核子爆炸裝置觸發？

於是他們在矛盾心情中，希望出現「並不出奇」的奇蹟！

他們希望專家們的估計錯誤，那個太空囊不會百份之百的準確地降落這一帶海域。

根據過去打撈的經驗，蘇聯專家的估計，十之八九都是「差之毫厘，謬之千里」的，所以，萬一他們盼望的「奇蹟」一旦眞的出現了，根本就「並不出奇」；最少以前就不止一次的試過了。

所以他們希望出現的奇蹟，根本就不能算是眞正的奇蹟，而是隨時會出現的事實。

× × ×

在追踪站的控制中心之內，格林博士又可以回到了他的工作崗位去。

馬科夫教授等人也感到非常高興。

格林博士透過無綫電通訊設備，查問太空囊裏面的情況。

卡洛夫上校在太空囊裏面回答道：「博士，你好？這裏一切都正常啊！」

格林博士並不感到意外，而是萬二分的高興，因爲那是他的設計，他當然充滿了信心。

格林博士眞的有些懷疑，主席的猜測是否與「KBG」的情報有關。

馬科夫教授道：「能够把整艘太空船擄去，簡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換句話說，他並不相信「KGB」的情報。所以他又對格林道：「博士，我以爲這件事很簡單，太空船的通訊系統一度發生故障，卡洛夫他們以爲整艘太空船的結構出了問題，於是立即回航，如此這般而已。」

格林博士不想表示任何意見。

他雖然知道他的助手馬科夫教授是個值得信賴的拍檔，但身邊還有其他人；這些人之中，必然有「KGB」特務在內。

他已經吃過苦頭，他不想再惹痲煩。

因此，他只注視着追踪儀器上面的反應。當作沒有聽見馬科夫教授的話。

卡洛夫上校和莫斯基中尉都不斷與地面控制人員交談。

但是，從機械中傳出的二名太空人的聲音，却夾雜了不少沙聲。那是由於距離太遠，以及太空囊正循住拋物綫的軌跡，逐漸墮回地面的緣故。

因此，地面人員不斷問及他們的情況，他們雖然說了，却是不清不楚的。

× × ×

地面控制人員，不斷計算着太空囊回程中的正確位置。

他們一方面提醒卡洛夫和莫斯基應該做的事情，另一方面又不斷將情形告知海軍打撈人員，以便互相配合。

太空囊已逐漸接近地面。

假如沒有意外的話，格林博士他們的估計和計算將會非常之正確。

也就是說，太空囊將會依事前計算出的位置降落。

如果一切所料不差，格林博士和他的同伴們將是值得驕傲的。

不管這一次的收獲如何，但有一點却可以證明他們的設計總比以前任何一次的發射顯得成功和正確。

儘管有不少人爲這次打撈工作而緊張，但蘇聯人民絕大部份根本就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這幾十年以來，蘇聯人就習慣了這種痲木的生活方式。他們並不關心任何事情，因爲事實上也不到他們去關心。

卡洛夫上校和莫斯基中尉的太空囊，終於按照原定位置，在蘇聯北部的東「西伯利亞海」的海面上降落了。

蘇聯海軍艦隻在小心翼翼的情況下，硬住頭皮去將太空囊撈起。

格林博士帶同主要助手馬科夫教授等人，乘軍機飛臨一艘軍艦之上。

軍方的專家會同太空專家們，在太空囊內內外外進行了一連串的檢驗！

二名太空人卡洛夫上校與莫斯基中尉，立刻被隔離起來。

經過了一番忙碌之後，指揮打撈工作的一位海軍中將才向正在克宮等候消息的主席報告：一切工作非常之順利。

格林博士他們亦已證明太空囊一切正常，並無任何破壞跡象。

當然，太空囊裏面，根本也沒有主席所想像的核爆裝置。

雖然有關單位至此都可以悄悄鬆了一口氣！但是一連串的疑問，仍有待解答；例如二名太空人的遭遇，是否一如「KGB」的報告一樣？就須要等待他們由隔離營出來之後才可以回答。

太空人的命運

二名太空人經過一番檢驗之後，仍須留在隔離營之內進行觀察。

但是主席已等得不耐煩了。

他偕同國防部長等人，趕到隔離營外面來，隔着可以透視的營帳，向卡洛夫上校他們提出了一些有關問題。

卡洛夫上校和莫斯基中尉看來十分健康而正常。他們承認太空船曾經一度發生故障，通訊系統失去功用。

他們又說出在太空中曾經遇上了一些怪事，二人曾雙雙昏迷過去。

那時候大概正是太空船通訊系統失常之際。

他們又說：當他們醒來時，仍然留在原來的太空船之內。但是，這時候太空船已經繞住地球軌跡運行，而不是在外太空中。

主席覺得二名太空人的報告與「KGB」的情報有出入。

由於二名太空人必須繼續留在隔離營內進行免疫觀察，所以暫時還不能出來與常人接觸。

主席就地召集有關人等，進行了一次臨時性的會議。

會議的目的，是要分析二名太空人的口供，其中是否有疑點。

根據格林博士的意見，卡洛夫和莫斯基二人同是經過嚴格挑選的太空人，決不可能有「太空暈浪」這回事發生。

但是，格林博士又不否認，外太空的確有些生物比我們地球人要聰明得多。因此，他們用的方法，亦往往令我們無法估計。

格林言下之意，就是二名太空人可能接觸過某些星球人，只是對方利用類似催眠的手法令到他們失憶而已。

但是，主席却相信了「KGB」首腦的另一種解釋。

在場的「KGB」首腦自然相信他下屬由美國傳回來的情報。

那就是說：他相信二名太空人巳在「三十九號基地」之內被美國人「洗腦」。

二名「KGB」特務在他們的報告中也有指出：是項「洗腦手術」，絕非一如蘇聯的「思想改造」，而是可能與「機械化催眠」扯上關係。

因此，他們相信二名太空人對過去的事物，印象模糊，甚至完全失憶。

不過太空專家又有意見。

從歷次地球人與星球人發生「第三類接觸」之後，例必「忘得一乾二淨」這一點看來，二名太空人的遭遇，實在不足爲奇！

總而言之，太空專家是根據在地球上巳經發生過的事實，再配合他們的理論而作出結論來。

但是「KGB」頭目，却相信他們下屬的工作效率。

事實上，主席也相信這份報告中的資料。

因此，主席下令有關人等，對二名太空人作進一步調查。

× × ×

卡洛夫上校和莫斯基中尉二人，接受了一連串的盤問。

這相當於「疲勞審訊」的反覆盤問，令到二名太空人十分反感。

他們眞想不到，「太空探險」回來，竟然會在他們自己的國家之內，被人當作罪犯一樣；他們總覺得這是十分不公平的事。

但是，偏偏又沒有人能够帮助他們。唯一可以替他們說話的，是太空專家格林博士。

無奈格林明知這是出自主席的主意，他又怎敢過問？

在這個國度裏，主席具有無上的權威；「法律」只是裝飾品而巳！因此主席的說話，就等於法律。

沒有人喜歡自己被人監禁起來，除非這個人神經不正常。

格林曾一度失去自由，因此現在他也只好裝聾扮啞。

卡洛夫上校接受了一連串「疲勞轟炸」式的問話之後，十分生氣！

他終於忍無可忍，咆哮着說：「你們到底當我是什麼？我要見主席。」

莫斯基中尉腿部傷勢雖巳痊癒，但走起路來仍然是一步一拐的。

他覺得這樣的冒險，根本沒有價值；也覺得他們的地位未受重視。

因此，莫斯基比卡洛夫更生氣！

負責盤問他們的，都是「KGB」機構派來的高級特務頭子。

他們一方面要印證來自美國的情報，另一方面也希望從二名太空人的身上知得更多。

二名派駐美國的「KGB」特務，在他們送回來的情報中指出：二名太空人曾在「三十九號基地」出現。

但是，現在卡洛夫他們的口供，却完全未提及那一回事。

他們只承認在「太空船」中暈倒了一段時間，但爲時多久却不知道。

另一方面，卡洛夫也不承認曾經被「三十九號基地」的美國人追殺；更堅稱未見過任何「KGB」特務。

但情報是由「KGB」特務諾連夫親自呈報回總部的。

諾連夫就是在樹林中會見過卡洛夫上校的二名特務之一。

現在諾連夫雖然仍然身在美國，但「KGB」總部巳奉了主席之命，將他緊急召回！

據說，諾連夫目前巳在離美返蘇途中，不久即可直飛莫斯科。

在諾連夫未能面證一切之前，「KGB」特務對二名太空人看管得一步也不放鬆。

二名太空人亦因此而大爲反感！

× × ×

「疑點實在太多了，我們還不能讓他們自由行動，否則可能出事。」

「但是太空專家們十分同情他們；我們的做法，可能令他們反感。」

「我們都應該以國家安全爲大前題，何必理會他們？」

「這件事我看有些奇怪！」

「我以爲一些也不奇怪，因爲他們曾經接受過洗腦，情報中不是早巳經指出了麼？」

一班「KGB」特務，正在你一言我一語的，討論這件事。

「我倒有個提議。」

「怎樣？」

「用催眠方法。」

「嗯！的確給你一言驚醒。要他們講眞話，看來就只有用催眠。」

「在催眠狀態下他們將和盤托出！」

「好吧！你趕快去召來最好的催眠大師。」

× × ×

卡洛夫上校是經嚴格挑選的太空人。他一向經得起考驗。但是現在，「KGB」特務却在懷疑他巳被美國收買。

莫斯基中尉也和卡洛夫一樣，只是飛行資格不及卡洛夫老。

卡洛夫和莫斯基都接受了一次催眠。

負責替他們催眠的，都是「KGB」機構裏面的特務。

這二名催眠大師都是業餘性質，不似西方國家那樣，可用催眠作爲一種職業。

但是，他們的技術早巳被認定是屬於第一流的。

說也奇怪！

在二名催眠大師的努力下，卡洛夫和莫斯基他們，紛紛「供」出了實情。

據說，任何更意志堅强的人，也不可能在催眠狀態下有所隱瞞，那完全是因爲大腦此時巳失去了自我控制的緣故。

卡洛夫上校和莫斯基中尉分別向二名催眠大師說出了「身歷的故事」。

「KGB」所以要雙管齊下的同時進行，正是希望收到「不約而同」的效果。

現在他們的目的果然達到了。

二名太空人不約而同，所講述的身歷情況，完全符合了「KGB」送回來的情報。

至此，「KGB」頭目總算滿意了。

主席的面色

一名「KGB」首腦被主席召進克里姆林宮去。

主席很不耐煩地問：「我等待着的答案找到了沒有？」

「剛找到了，主席。」那頭目道，「完全和我們呈報的資料符合。」

「也就是說，二名太空人確曾被洗腦，所以才會向我們說謊。」

「是的，主席。」

「嗯——」主席面色一沉，「三十九號基地果有其事！」

「KGB」頭目道：「我們的海外人員，情報一向十分準確，這是令人感到十分驕傲的事啊！」

「我們又一次落後了！」主席很生氣地，握拳擊桌，「爲什麼我們老是棋差一着？」

「KGB」頭目明白主席的脾氣，當他生氣時，最好不要作聲。

過了一陣！

主席突然咆哮着說：「把格林那老傢伙叫來見我！」

一名侍衛長應聲退下！

當時在場的人心裏都在替格林博士担心，大家都知道，他是主持秘密征空大計的。

秘密征空大計的目的，就是爲了與外星球人取得「第三類接觸」。

× × ×

卡洛夫和莫斯基二人都被囚禁起來。

他們都不知道以後的命運，也不知道到底做錯了什麼事？

「KGB」特務問過話之後，還將他們當作罪犯一樣看待。

「印指紋」本來只是爲了「驗明正身」，但對二名太空人來說，却難免有些侮辱；因爲一般就只是罪犯才會如此對待。

「KGB」特務核對過他們的指紋，證明他們並非冒充。

也正因爲這樣，那份美國送回的情報，才證明百份之一百的眞實。

與此同時，「KGB」派往美國的特務諾連夫，已返抵莫斯科。

諾連夫由一名「KGB」頭目陪同下，到克宮去晉見主席。

他是二名「KGB」特務之一。由於須要避過美國對手「CIA」的懷疑，他們不能一齊同時離開美國。

在諾連夫的親口作證下，主席更深信傳說中的「三十九號基地」的確存在。

因此，主席在召見格林博士時，感到十分生氣；不過，他並未爲難博士。

主席只是對格林道：「爲國家前途設想，秘密征空大計，不但要繼續，還要擴大範圍，回頭我會向蘇維埃議會要求在這方面大量增加經費。希望你不要再令我失望。」

格林博士只是一位科學家——太空科學家，不懂政治，也不懂奉迎之術。但是，他不會忘記失去自由時的痛苦。

因此，在主席面前，就只有唯命是從，半句也不敢反駁！

× × ×

格林博士本人也以爲這次凶多吉少，尤其是當他見到主席時，主席正在盛怒之下。

但是，事實上他却安然無事。

他終於能離開了克宮，重返他工作的地方來，跟他的同事重聚。

馬科夫教授看見他回來，心裏大石放下。

格林把主席的意見轉告各人，要求他們在各方面努力。

格林博士又對他的主要助手馬科夫教授說：「聯合一千號雖然發生爆炸，但聯合二千號却下落不明。我想重新發出訊號追踪，這靈感正是聯合三千號這次帶給我的。」

馬科夫教授說：「博士，希望你不可忘記，聯合二千號和三千號的情況不同。二千號進入太空之後，訊號很快就消失，而且已經有數個月之久。但三千號只有短短幾天而已。」

「正是因爲這樣，我才有萬一的希望。」格林道，「三千號失踪數天，現在已證明只是美國人作弄我們；但二千號情況必然不同。我忽然覺得只是距離拉遠後，訊號可能轉弱，說不定二千號才是我們的希望。」

「你的意思可是：重新追踪二千號太空船？博士。」

「是的，正是如此！」

於是那秘密基地之內，所有技術人員又再次忙碌起來！

格林博士親自校對追踪儀器的訊號，希望奇蹟能够產生。

× × ×

在另一方面，克宮裏面又有一次秘密召集的特別會議。

會議的主持人和召集者，就是那位老弱多病的主席。

被邀入宮參加會議的人，包括有「KGB」頭目，三軍司令，心理作戰部長，太空專家及軍方的情報人員等等。

所有被邀入宮的人，都不知道會議的內容。

直至到主席出場，道明一切，他們才知道：主席的目的，是要弄清楚「聯合三千號」事件，美國人的態度。

也難怪主席多疑，爲什麼美國人既然能够在不知不覺中，將「聯合三千號」連人帶船一齊擄返「三十九號基地」去，事後却又要原人原船悉數釋出？

「他們大可以繼續扣押住三千號太空船和二名太空人。」主席說，「因爲我們從來就沒有懷疑過他們。」

三軍司令道：「這可能是我國三軍力量日漸增强的緣故。美國人難免會想到萬一事情讓我們偵知的話，後果難料。」

但是一位心理作戰部長却說：「我覺得這是神經戰！」

他又解釋：「反正他們已扣押了三千號有數天之久，這期間，他們已百份之百的了解太空船和太空人的一切。繼續扣押下去，並無多大好處。相反，現在却不難收到預期效果。」

心理作戰部長所指的效果，就是：如果「KGB」沒有用催眠術「迫供」，他們將百份之百的相信二名太空人的話。

只要他們深信太空人「昏迷」的事實，有關方面大有可能立即宣佈放棄與外太空人取得接觸的「秘密征空大計」。

那麼，這地球之上，除了美國之外，就不會再有其他國家可以跟外星球人連系。於是，美國人終會成爲未來的地球統治者！

主席和在場的人都十分同意這說法。

尤其是那位自大狂的主席，他覺得他的見解極之對。

他較早時已親自吩咐格林博士，要擴

大「秘密征空大計」。

所以他說：「如果美國人想我們放棄這項計劃，他們將會失望了。」

會議沒有正式結果，除了給主席注射了一枚「鎭靜劑」之外！

× × ×

就在會議結束後不到二十四小時，西伯利亞秘密基地突然傳來喜訊！

這喜訊差些兒令到主席那脆弱的心臟抵受不住刺激。

那就是格林博士他們的努力，終於有了初步的收獲。

在加强追踪「聯合二千號」太空船的訊號時，他們的追踪儀器竟然收到了一點兒訊息。訊號的反應雖然十分微弱，但肯定是屬於「聯合二千號」太空船的。

CIA總部之內

美國首都華盛頓。

在郊區的「CIA」——中央情報局的總部辦事處之內。

總統親自到這兒來，聆聽「CIA」首長的最新情報。

貴爲總統，他本來可以安坐在白宮之內，將「CIA」首長召去。

但是，那樣可能太過惹人注目。

總統和政府高層負責人，都不想這件事洩漏了少許風聲出去。

因此，總統只以「視察」爲名，悄悄溜到關防最嚴密的地方來。

「CIA」首長把最新消息向總統報告：蘇聯並未放棄「秘密征空大計」。

正如克宮的心理作戰部部長所預料的一樣，美國的確在進行一連串的心理戰！

遠在美國人發現蘇聯一再秘密發射巨型火箭到外太空開始，他們已懷疑蘇聯人的眞正目的無非與外星球生物進行接觸。

在這方面，美國人早有經驗。

自從世界各地不斷傳出「UFO」的報告之後，人們就已經想像到外星球人肯定比我們聰明得多。於是有人想到：如果獲得外星球人的協助，肯定會佔盡優勢！

由於人人想法一樣，所以近年來，美蘇兩個大國才會展開一場「太空競賽」。

表面上爲科學，爲人類「未來的希望」，多動聽啊！

其實只有他的領導人才明白：希望得到外星球人的援助，這才是最後的目的。

從那些神出鬼沒的飛碟，可以看得出外星球人的智慧。再從「UFO」往往能避過雷達的偵測，亦可以反映出他們科技高出地球人何祇一等？

因此大家不難想到：只要誰能抓住一個星球人做盟友，他就是世界霸主！

於是世界二個大國，撥出大量經費，此起彼落地，進行了一場空前未有的「太空競賽」。

結果，美國人在這方面佔先一着！

在多次的外太空探險中，他們的太空人遇上了一艘太空船。

那是外星球人派來窺伺我們地球的。

經多方接觸後，他們連絡上了。

最令美國人感到興奮的是：他們外形與地球人十分相似。

他們是屬於另一銀河系的。

那個星球是「祖必達星球」。

「祖必達星球人」雖然不懂地球人的方言，但他們的科技先進，能利用隨身携帶的一具小小電腦翻譯儀器，即時譯出地球人各地方言，了解地球人的意思。

後來美國人才知道：原來「祖必達星球人」早已到達地球。

（按：詳情請參閱另一太空小說：「遠征地球」及「地球爭奪戰」等文。）

就從那艘停留在地球外太空的「射綫號」太空船可以領悟到：「祖必達星球人」的確是技高一籌，最低限度至今爲止，我們地球人的雷達就無法觀測它的存在！

美國政府一直夢寐以求的事，終於達到目的了。

早在三十多年以前，他們已公開宣佈由軍方調查「UFO」眞相。

但不久之後，又宣佈調查毫無結果，將調查委員會解散。

不過實際上並非如此，了解美國內幕的人才知道，他們不但未停止過該項調查，亦非一如公佈的「查無實據」。

而且還是「有證有據」。

但是爲什麼政府又宣佈取銷繼續調查「UFO」？

內部的交代是：避免驚擾民衆！

向外的交代是：節省公帑。

只有少數直接負責其事的人才最明白：是項調查已有了初步結果，目前正在擴大，作進一步的調查。

有關人員在分別會晤過「第二」和「第三類接觸」人仕之後，又先後秘密成立了多個專門性小組。

該等小組由專家領導，目的是尋求更多證據，以證實外太空生物來了地球，以及如何能主動與他們取得進一步的連絡。

在此以前，上述第二和第三類接觸人仕，都是「被動」的。

所謂「第二類接觸」，就是目擊「UFO」及其中生物的。「第三類」就是與該等生物直接接觸。

美國人希望有主動性的第三類接觸，自有其陰謀存在。

但是很可惜，經多方努力，千方百計的，到頭來只有令他們失望。

正是「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他們的最新超音速戰機在一次試驗性的飛行中，竟然在外太空目睹「射綫號」的存在。

那是一種突破性的設計，該種還未正式啓用的最新戰機，不但超過音速數倍以上，還可以在大氣層以外的太空中飛行。

在現階段的地球人類科技水平，該種設計無疑令人刮目相看。

「射綫號」上的「祖必達星球人」，可能也就是因此而大感驚奇！

由於「祖必達星球人」早已來了這個地球上，自然也明白到美國是個先進國家。所以雙方在互利的大前題下，一說即合，秘密結成了「星際盟友」。

美國把這件事視作「最高機密」，因爲即使是「祖必達星球人」也不想太過張揚。

由於「祖必達星球人」數度企圖在地球上建立秘密基地均告失敗，因此，在他們與美國人多番接洽後，美國政府終於答

允爲他們提供一個飛碟基地。

那就是「三十九號基地」的來歷了。

互惠條件之一就是：「祖必達星球人」須要在科技方面協助美國。

美國人儘管沒有提及軍事方面，但曾多次秘密到地球探訪過的「祖必達星球人」，已是心中有數。

「三十九號基地」建立之後，「祖必達星球人」有美國人的支持，自然方便得多了。

「祖必達星球人」說得明白，他們的星球食物奇缺。

他們探險外星球，主要是爲了資源和食物的供應。

他們又對美國人說：他們已發現了一些東西，不但營養豐富，而且取之不盡。

那就是海藻。

美國人與「祖必達星球人」之間的關係就是如此這般的建立下來。

× × ×

「聯合三千號太空船事件」，當然不是美國人獨力所能做到的。

二百七十七呎的巨無霸火箭，在高速飛行中，憑美國人的力量，實在無法在外太空中做手脚。

但是，身經百戰，常常在外太空中活動的「祖必達星球人」，對這些玩意兒，根本就不會放在眼內。

當他們接到美國人的正式要求之後，外太空的「射綫號」太空基地，立刻就採取行動。

在「祖必達星球人」的眼中，「聯合三千號太空船」只是一些玩具。

以他們的先進科技，加上外太空長期飛行的經驗，要把此等「玩具」弄到手，簡直就是易如反掌的事。

於是他們使用了巨型飛碟和絕緣性的磁性巨網，把「聯合三千號太空船」連人帶船拖走了。

× × ×

以上只不過是一些前因後果。

假如不知道有「祖必達星球人」的存在，假如不知道美國人有外太空生物協助，「聯合三千號事件」簡直是匪夷所思的事。

現在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了，蘇聯人也的確一度給美國人嚇呆。

蘇聯人當證實「KGB」特務傳送回莫斯科的情報之後，克宮頭頭於震怒之餘，也實實在在是感到萬二分的震驚。

甚至那位體弱多病的主席，也數度爲了此事而弄得心病發作入院。

這也不難想像得到的事。在他們未知全部內幕之前，他們以爲美國人在太空科技方面，已經先進到不可思議的地步。

因此他們除了「急起直追」之外，對「世界霸主」的夢想，也只好押後了。

美國這次的做法，目的亦不外如是：他們希望蘇聯不要太過狂妄自大。

美國政府非常明白：美蘇雙方都有足以毀滅對方的實力。

他們各自擁有的核子彈頭火箭，數量已遠遠超過實際所須的地步，也就是說，只須部份核子火箭發射成功，就足以毀滅對方而有餘。

但事實對方都心知肚明，核子大戰一旦爆發，對任何一方面都不會有好處。

在理論上，誰先發射核子火箭，誰就可以佔便宜。

就好像兩名快槍手決鬥一樣，大家在公證人面前分兩旁對立，只要公證人一聲令下，誰先拔槍發射，誰就是勝利者。

當然，那最先發槍的人，槍法當然也要百份之百的準確才可以，否則，最先倒地的可能是他自己。

不過不要忘記，這是地球上的兩個對立勢力，而不是兩個快槍手。

美蘇兩國目前都有間諜衞星高高在上的環繞地球飛行。

此等間諜衞星一日二十四小時不停監視着分佈各處的核彈頭火箭，只要任何一枚有任何蠢動！它們都會及時通知它們所屬的國家。

因此，除非一枚火箭就能毀滅整個蘇聯或者全美國，否則，對方知道受到襲擊後，必然有時間還手。

何況它們已不限於「兩個大國」，而是「兩大集團」。

也就是說：這已經不是兩個國家的事，而是兩個集團，衆多國家的事。

甚至可以說一句：這是全球的事！

第三次世界大戰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說一句：絕對不似第二次世界大戰！

所以那些想「置身於事外」的所謂「不結盟國」，或者「中立國」，實實在在只是個「老天眞」而已。

他們夢想能像二次世界大戰的「瑞士」，肯定是不可能的。

因爲核子火箭的威力，將是難以估計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威力最大的「原子彈」，每一枚僅可毀滅一個日本市鎭。

第三次世界大戰一旦爆炸，蘇聯發射到美國去的核子火箭，隨時會連累北部的加拿大，或者南美洲各國。

同一理由，美國要轟蘇聯，以及它在東歐的盟國，隨時會毀滅歐亞兩大洲。這絕對是想像中的事。

基於上述理由，美國領導人於是有個自以爲是的想法。

這想法就是：只要讓蘇聯人知道厲害，只要讓蘇聯人明白到他們落後，只要讓蘇聯人了解到「美國集團原來是有外星球人做後台」，如此一來，蘇聯就會知難而退！

但是有什麼辦法令蘇聯人知道以上所講的一切呢？

美國人的確很聰明，他們不但利用了「聯合三千號」太空船和那二個太空人，還將計就計，利用了潛伏在美國國境的「KGB」特務。

「CIA」特務其實一直盯死了「KGB」特務——諾連夫和他的助手，也知道他們前往窺探「三十九號基地」，但他們不但未拘捕他們，還讓他們活着把消息送返莫斯科。

另一方面，美國人又在「祖必達星球人」的協助下，將「聯合三千號太空船」和二名蘇聯太空人，納入繞地球軌跡。

美國這種做法，目的不外是：讓蘇聯知道一些厲害。

當然，能將一艘太空船像玩具一樣擄去，然後又再將它納入軌跡，單是這樣已經絕對不簡單了。

但是，在美國故意將「三十九號基地」的秘密洩漏給俄人知道的同時，二名太空人卡洛夫和莫斯基他們，事實上已經知道了基地內不少秘密了。

此等秘密有些是不可以讓蘇聯政府知道的，怎麼辦呢？

美國人把他們的苦衷對「祖必達星球人」說明白了之後，「祖必達星球人」就利用「射綫號」內的「腦波控制器」，再幫了美國人一把！

此等「腦波控制器」對人類的思想，有窺秘作用。於是卡洛夫和莫斯基二個太空人就被「祖必達星球人」用飛碟送上「射綫號」」太空基地去，接受了一次「腦波測驗」。

當然，以我們目前地球人的科技水平，要了解「腦波控制器」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但大致情形就像拍攝電影或錄映電視一樣的原理，或者再簡單一些，就拿錄音聲帶作譬如好了。

看過廣播電台的錄音聲帶嗎？它並非家庭式的卡式錄音帶，卡式錄音帶不能隨意刪剪你認爲不喜歡的那一段，但電台那種錄音帶就可以。

「祖必達星球人」就是這樣替那二名蘇聯太空人「洗腦」的：——

首先他們把二人太空人先後放置在「腦波控制器」之下，讓美國保安官員在旁協助，看看二名太空人腦中已記憶下來的那一些事物是不能外洩的。

只要美國保安官員認爲那一些出現在螢幕上的景象須要刪去的，「祖必達星球人」只要在儀器按掣，當二名太空人被送回地球之後，腦海中記憶的事物，就會無形中「失掉了」一部份。

所以，卡洛夫他們所給予「KGB」的口供，會不盡不實的原因，亦不外如是而已！

現在總統所聽取的報告，是「CIA」特務由蘇聯帶回的。

美國總統以爲可以收到了預期的效果，最少亦可以把他的對手——蘇聯，嚇呆一個時期。

只要蘇聯心有所懼，就不會到處鬧事，煽風點火。

豈料消息傳來：蘇聯更早期發射上外太空的「聯合二千號」，突然有訊號被西伯利亞的追踪站收到。

美國人已經從卡洛夫和他的同伴口中知道了蘇聯人的企圖。

所以「聯合二千號」太空船的再次被發現，到底是否意味到太空人索可辛已經完成了「任務」？

總統於担心之餘，親自下令「CIA」繼續注意蘇聯境內的發展。

另一方面，總統的太空顧問，亦已奉命通知「三十九號基地」的「祖必達星球人」。

令人興奮的喜訊

對蘇聯人來說，的確是一個令人萬二分興奮的消息。

「聯合二千號」太空船並未在外太空中毀滅，船上唯一的太空人索可辛，仍然健在，他的聲音已傳到了追踪站來了。

西伯利亞一個秘密基地裏面，以格林博士爲首的一班太空專家，極樂忘形地互相高歌，互相擁抱。

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明明是失敗了，沒有希望了，突然之間「化腐朽爲神奇」，主持其事的科學家們，自然亦會「化悲爲喜」，樂不可支！

索可辛同時亦給地面追踪站帶來了喜訊：他已完成「任務」！

索可辛和「聯合二千號太空船」的任務是什麼？

格林博士等人當然最清楚，那是與外太空人——「加里納星球人」取得連絡。

然而「二千號」已經發射了數月之久，那是格林博士等科學家用超光速對準「加里納星球人」所處的太空角度發射的。

「聯合二千號」雖然比「三千號」的體積爲小，但性能與速度應無二致。

爲什麼當「二千號」衝出地球大氣層之外，不久就「音訊中斷」。

地球上的蘇聯追踪站，一方面因爲通話時雜音太多，另一方面專家又不想「秘密外洩」，所以暫時不加追問。

反正索可辛已向他們報了喜。

喜訊亦已傳到克宮去。

雖然克宮頭頭——主席，已因心病復發而到了黑海渡假區養病去了，這消息仍然來得十分及時。

主席是個野心家，單單可以控制幾個東歐小國他是不會滿足的。

他正計劃對某些中等國家用兵時，偏偏「三十九號基地」的秘密，就在這時候傳到了他的耳朵裏來。

這無疑等於告訴他：不可亂來，否則，美國人如果看不過眼，就會干涉了。

他一向不怕美國人，因爲他自認爲最了解美國人的性格。衝動，勢利而現實，這正是美國人的最佳寫照。

越南戰爭是最好的一個例子。

他們衝動起來的時候，「熱情如火」，出錢，出力，爲你打生打死，結果死了數十萬美國子弟兵不特已，還花了天文數字的金錢。

結果怎麼樣了？

到頭來還不是將南越雙手奉送給北越麼。

後來呢？

後來不但要跟北越建立邦交，還給予援助。

到底爲什麼？

世人不會輕易明白，死了的數十萬美國子弟兵也死不瞑目。

惟有克宮的頭頭最明白：這正是美國佬的典型性格。

所以這位主席先生就看準了美國人這種種弱點，這裏煽風，那邊點火，一邊看美國人的反應，一邊震懾一些弱小國家，將他們納入蘇聯的勢力範圍之內。

主席本來有滿腦子計劃，如何公然出兵攻佔那一國，如何在那一個國家攪政變，以及如何包圍某一大國，……等等，他都有了全盤作戰計劃，而且他還可以估計得到，在某種情況下，美國人不致插手干預。

但到後來，「三十九號基地」的情報到了主席的手上，他才感到十分地震驚。美國人既然有了外星球人協助，又怎麼可以太輕視他們？

這也正是主席的心病復發的最大原因了。

但現在情勢可能有變！

「聯合二千號」太空船有了消息，索可辛這位太空人假如完成了預定的任務的話，也就等於說：蘇聯同樣也有外太空勢力的幫助。

主席了解到：不一定要佔盡優勢的，只要做到差不多「勢均力敵」的地步，美國人就未必敢插手，來干預蘇聯人所做的事。

可惜主席的滿心高興還來不及，西伯利亞基地已是噩耗頻傳。

索可辛發自「聯合二千號」太空船的初步報告。

他駕駛的太空船正遭受到不明飛行物體的襲擊。

那是外太空！

「聯合二千號」太空船正在回航地球途中，距離地球大氣層大約只有三分鐘左右的航程而已。

一包包的「種籽」

索可辛所駕駛的「聯合二千號」太空船，由於它的任務只是「親善訪問加里納星球」，所以並無任何武裝。

身為「聯合號」設計人的格林博士，當然非常明白這一點。當他知道「聯合二千號」被不明飛行物體襲擊之後，便透過無綫電通訊系統，提醒索可辛道：「向加里納星球人求助，有這種可能嗎？」

索可辛回答道：「他們只是答應我，稍後到我們的國家來訪問，並未教我如何跟他們連絡。怎麼辦呢？」

格林博士很焦急。

基地內每一個人也都萬二分的焦急。

「聯合二千號」太空船的再度出現，一度令各人非常興奮。

但是現在，他們不但覺得索可辛太愚蠢，亦未免太過大意了。

他應該與加里納星球人一道兒回來。

假如索可辛和加里納星球人在一起的話，現在形勢勢必可改觀。

格林博士畢生致力於太空科學的研究與考古，尤其是對於古代開始已有「加里納星球人」到西伯利亞探險這件事，考究得最澈底。

他覺得「加里納星球人」十分聰明，或者稱之為狡猾。

於是他情急智生地靈機一觸，就向索可辛問道：「加里納星球人有些什麼東西給你帶回來地球麼？」

索可辛在迅速迴避不明飛行物體的衝擊時，一邊極力操縱着太空船，一邊回答道：「有是有的，不過並非武器。」

「是什麼東西？」

「一包包種籽。」

「有多少包？」

「好幾包。」

「那麼，你試將一包扔出去，且看看後果如何吧！」格林博士着急地說。

假如現在格林博士只是執行着例行的任務。假如正在外太空被追擊的不是「聯合號」太空船。又或者假如索可辛不是有「不尋常」的消息帶回地球。

格林可能袖手旁觀！

因為經歷過「聯合三千號事件」之後，格林博士對這個國家的社會制度已開始感到失望而且厭棄。而最令他反感的，當然就是主席的極權，以及對他的囚禁。

但是，他是個太空科學家；他現在所面對的，正是他畢生致力的事業。

「聯合二千號」太空船固然是格林博士的心血結晶；索可辛帶回來的「喜訊」，也是他大半生努力的「成果」。

任何人在這種情況底下，都會暫時忘記了一切，只希望索可辛渡過難關！

因此，格林及時提醒了太空船上的索可辛。

格林博士從未見過那些一包包「種籽」，自然不會知道它的眞正價值及作用。

但是，在西伯利亞的「通古斯卡地區」研究「加里納古代太空船」爆炸的現場上，他發現了若干證據，證明「加里納星球人」詭計多端；現在又從索可辛的口中聽到「他們答允了稍後到我們的國家來訪問」。

於是在這刹那間，格林博士就不禁這樣想：會不會「加里納星球人」已經化身在太空船之內？

他這樣想當然有理由，有根據。

「加里納星球人」既然「稍後就來」，為什麼不將一包包的「種籽」帶來，而交索可辛先行帶來？

同時，在考古現場上，格林博士懷疑到詭計多端的「加里納星球人」，極可能是一種會變形的外太空生物。這點可以從帶有輻射性的化石中找出證據來。

× × ×

索可辛駕駛着他的「聯合二千號」太空船左閃右避之際，順手將一包由「加里納星球人」交給他的「種籽」，由氣壓槽放了出去！只見太空中，那些「種籽」在眞空的環境底下飄浮着。

「種籽」呈深黑色，大如指頭。

追擊着「聯合二千號」太空船的飛碟駕駛員，根本沒留意到那些又細又小又多的東西，所以仍在繼續執行他們的任務。

豈料就在這刹那之間，太空中冒出了一團火光！一隻飛碟不知怎的，突然爆炸，在太空中毀得不明不白。

追擊着「聯合二千號」太空船的，就只有二隻飛碟。現在既然毀了一隻，索可辛的威脅最少就可以減少了一半。

索可辛了解太空船的特點就是：當太空船離開大氣層，在外太空中的速度比超音速更快。假如由强力火箭發射——瞄準的「定向」發射！那麼它的速度最快還可以達到「超光速」的至快速度。

因此，索可辛就是為了飛得更快，暫時不敢飛入地球的大氣層。

但是現在，剩下來的一隻飛碟，不知是否由於他的同伴死得不明不白，還是另外又接到了「命令」。

只見太空中電光閃閃，飛碟正在發射它的光束武器。這時索可辛才恍然大悟。原來對方派出二隻飛碟，最初的目的

只是要把太空船連人帶船擄去。

但是，現在他們一定是看見損失了一隻飛碟，老羞成怒，遷怒於太空船，所以把心一橫，便想將他們置諸於死地。

索可辛情急之下，忙將太空船全速飛向大氣層。但是那隻飛碟並未因此而放過他，緊追在後面。電光一閃！「聯合二千號」太空船感到震盪了一下！隨即下墮。

太空船被擊中

蘇聯空軍的「米格二十三型」戰機，奉命升空戒備。美國派駐阿拉斯加的「F——十六型」戰機也急急升空監視。

就在白令海峽上空，彷彿戰雲密佈，許多國家的元首聞訊，都為之担心不已。

不少人都非常担心，以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

然則，它的「序幕」將是白令海峽上空的「米格二十三型」對「F——十六型」的高空大混戰。

只有美蘇兩國的有關人等才會明白，一切起源於外太空。

蘇聯政府為了保存這艱苦得來的「果實」——「聯合二千號」太空船，情急之下，不惜冒險一試，試用「米格二十三」去迎戰深不可測的「飛碟」。

但是，一切似乎太遲了。

就在大氣層的高空之上，火光一閃，「聯合二千號」太空船被飛碟的光束武器擊中了。

太空船拖着一條濃烟造成的尾巴，直衝入大氣層之內。

「米格二十三型」戰機的機師們也見到了，而且見得十分清楚。

但是他們也為之束手無策。

空軍司令在指揮「米格二十三」的機師們，要他們追擊高空中的飛碟，因為他們有理由相信，那飛碟極有可能是屬於美國空軍的最新戰機之一。

因為卡洛夫上校他們，曾在「三十九號基地」上見過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飛碟。

軍令如山，既然空軍司令有命，他們也只好照做。

可惜「米格二十三」最高也只可以飛到同溫層。

美國空軍的超音速戰機「F——十六」，雖然亦步亦趨，却一直未見採取行動；只是採監視態度而已。

「米格二十三」儘管設計優良，仍然不敢硬闖；機師們都是受過訓練的，自然知道硬闖出大氣層的後果。因此一隊「米格二十三」惟有急急下降。

而他們的目的物——那隻追擊「聯合二千號」太空船的飛碟，這時已飛出大氣層以外，回到了外太空去了。

至於那艘被光束武器擊中的太空船，拖曳着一縷烟霧，墮向地球的阿拉伯海。

只不過那「尾巴」中途就「斷」了。

也就是說，那烟霧很快已經消失了。太空船則變成為一團廢鐵。

縮了形的種籽

高空之上，太空以外。

二隻飛碟合力扯着一張網。

那是「祖必達星球人」自他們的太空基地「射綫號」派出的飛碟。

他們截擊「聯合二千號」太空船的情報最先來自美國。

但是他們截擊蘇聯太空船並非就是純粹為了助美國一臂之力那麼簡單。

他們主要還是為了本身的利益。

「祖必達星球人」一直以來都十分妬忌別的外星球生物入侵地球。現在他們既然知道蘇聯人與「加里納星球人」勾結，當然不會坐視。

他們當初瞧不起「聯合二千號」，所以千方百計想連人帶船，把索可辛俘去。

但是，一隻飛碟竟然會在撞上那些黑色「種籽」之後發生爆炸，這就令他們不得不重新估計對方。

他們知道「加里納星球人」詭計多端。但絕未想到「加里納星球人」會如此巧妙地利用地球人。

直至現在他們利用一幅柔軟的網，把一批「種籽」撈了回去，加以分析，才知道那是「加里納星球人」的武器。

「加里納星球人」最擅長「縮形術」，包括人和物。

此等「種籽」當然不是眞正植物種籽，只是經縮形後的炸彈。

所有經縮形後的人和物，一經與地球上的空氣接觸後，都有可能脹回原形。

但當時只是在外太空。

在眞空狀態下，「種籽」到處飄浮着，飛碟如果不硬碰硬，它是不會爆炸的。

在截聽西伯利亞地面與「聯合二千號」太空船的通話錄音中，「祖必達星球人」也知道在墮入深海中的太空船內，最少還有好幾包「種籽」。

不過他們却相信該等「種籽」並非每一包盡是武器；其中必然有一包是「縮形人」——「加里納星球人」。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由「聯合二千號」太空船把他們帶入地球？

明顯的理由就是：因為狡猾的「加里納星球人」，當「聯合三千號事件」發生了之後，他們已偵知「祖必達星球人」已先他們一步盤據了地球的外太空，如果他們「明來」，就會無可避免地觸發了一場太空大戰。

但是像現在這樣，假如不是被截擊的話，「加里納星球人」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進入地球的範圍。

可惜現在他們可能全數被困於太空船艙之內。

可能永沉於地球的海底，也可能有一天他們會自己想辦法破囊而出。

無論如何，這是一場鬥爭。

不過至今為止，這場鬥爭未分勝負。

據說：蘇聯人得到情報，「聯合二千號太空船」的殘骸並非墮入阿拉伯海，正確位置是阿富汗。

於是蘇聯人為了那殘骸中的「價值」，亦可能是今後他們的靠山，所以他們不顧一切後果，揮軍南下。

表面上蘇軍進入阿富汗只是為了政治的理由。

但是，有誰會知道幕後的眞相原來是為了搜索一艘不能公開的太空船的殘骸呢？

（全文完）



人在天涯傳奇故事

馬騰·文　盧令·圖

虎穴尋兇

尋失蹤少女

華燈初上時分，馬路上人如潮，車如龍。

人潮中，一個衣履光鮮合時的青年，穿插於人羣中，神色匆匆，急步走着，不時碰撞到別人，禮貌地說一聲：對不起，照舊急步往前走。

被他碰撞到的人也不以爲意——既然已說了對不起。

越過一條馬路，轉了個彎，青年進入馬路轉角一間餐室。

外面人來人往，餐室內却很冷清，只坐了寥寥幾個人。

由於乍然從外面進入比較幽暗的餐室內，青年站在餐室門內，瞇起眼，察看着餐室內靠牆的卡座，移動脚步。

這是一間格調比較高的餐室，靠牆兩邊一排卡座，中間擺了七八張方桌，燈光昏黯，幔簾垂地，將外面的光綫全部隔絕，是情侶談心的好所在。可不是嗎，靠牆角卡座，正有兩個年青男女在依偎着，喁喁細語。

「先生，請這邊坐。」一個侍者上前禮貌地對青年說。「一位還是兩位？」

青年此刻已習慣了幽暗的環境，對慇勤的侍者一笑，說：「我是來找人的！」隨即邁開脚步，向牆角卡座坐了那雙男女的一排卡座走去。

那一排卡座就只坐着那雙男女，正當他目光轉向對面牆邊那排卡座，前門口的卡座中，有人向他招手。

遭幾番兇險

他看見了，急步向那邊走去，一面揚起了手。

在卡座中坐下，青年對坐在對面，早已在等他的人招呼道：「卡凡，來了很久啦？」

「比你早到不到五分鐘。」坐在青年對面的人，看來年紀比青年大不了幾多少，穿一套鬆身的時下流行的衣服，髮型很配合，一張很有男子氣概的臉上，閃亮的雙目注視在青年臉上。「泰廸，近來環境不錯吧？」

後來的青年泰廸露齒笑道：「馬馬虎虎，騎馬也追不上你。」語調一轉，壓低聲音問道：「是了，找得我這樣急，有事嗎？」

卡凡眨着眼，點頭道：「如果無事，我找得你這樣急？」

泰廸仍壓低了聲音：「什麼事？」

「是關於……」卡凡以耳語的聲音，正想說下去，突然不說了。

「先生，喝杯什麼？」原來那個慇勤的侍者已來到了他們所坐的卡位前，一手拿筆，一手拿着一本細長的紙部，瞧着泰廸。

「咖啡？奶茶？」

「咖啡！」泰廸朝侍者說，伸手拿起侍者拿來的沙濾水，喝了一口，從袋中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遞給卡凡。自己也刁了支在咀上，「察」一响，燃亮了打火機，先替卡凡點燃，再燃着自己那支。「啪」一聲將火機蓋關上。

吐了口烟，望着侍者離去的背影，兩個人悠然抽起烟來，一面輕聲說笑着。

直到咖啡端送來，兩個人才又一個傾耳聽，一個急促地輕聲細語說起來，兩個人的眼睛，不斷閃望着餐室內各處，恐防有人走近而不自知。

終於，兩個人都倚坐起來，同時舉杯喝了口咖啡。

「泰廸，最好三天內辦到。」卡凡放下咖啡杯，幽暗中，兩眼閃着亮光，望着泰廸。

泰廸不敢肯定地說：「盡量吧！如何找你？」

卡凡毫不遲疑地說：「打我以前給你的電話號碼，就找到我。你要吃點東西？不吃，那就走吧，我還有點事要辦。」說着，揚手招來侍者。

× × ×

午夜時分，勞碌了一天的市民，大部分都已進入了睡鄉，市內大部分地方，燈黯聲寂，行人稀少，唯有紅燈區，燈火明亮，霓虹燈燦爛耀目，熱鬧非常。

一間地牢酒吧內，泰廸與一個年約三十，身材瘦削，眼光閃爍不定，穿一件窄領來路恤的人，坐在角落，面前各擺着喝了大半的啤酒杯，在低聲交談。

泰廸掃了酒吧內的男女一眼，沒有收回眼光。「福哥，近來可有什麼特別的消息？」

舉杯喝了口啤酒，被泰廸稱作福哥的人睨着眼問：「關於哪一方面的消息？」

泰廸目光依然巡視着酒吧內的人，低聲說：「最近有無人帶陌生的少女在這一帶出現過？」

福哥邪笑着，說：「你知啦，現在的少女好玩好食，只要你肯花錢請她們又吃又跳，包你一晚就攪掂，怎麼，想起條鮮菜？」

泰廸收回目光，不耐煩地說：「你還未答我！」

福哥一口喝乾杯中酒，用手抹抹咀唇「怎會沒有，我差不多日日都見。」

泰廸問：「我只問你這一兩日。」

福哥斜着眼，用手指着一個坐在相隔他們三張枱，正與一個油脂打扮的青年摟腰攪頭，亦是穿一身油脂裝的少女，說：「她就是一個。」

泰廸順着他手指，望了那個少女一眼，收回目光。「還有嗎？」

「當然有。」福哥說：「這兩日內，起碼有三四個。」

「那是誰帶着她們來？」泰廸盯着福哥。「可有一個十八九，身材高挑，臉上有顆淚痣，頭髮染成棕色，眼大大的女孩了？」

「見是見過一個，就在前天晚上，至於是否有顆淚痣，我就看不清了。」福哥向一名侍者大聲叫：「來一杯生啤！」

泰廸點了支烟，吸了一口，問：「誰帶着她，你認識嗎？」

福哥手指在桌面敲彈着，望着泰廸笑，沒有回答。

泰廸恍然，從袋中抽出一張百元大鈔，遞給福哥。

福哥悠然一笑，伸手接過。「你識做啦。」

泰廸點點頭。「放心，難道我連這點規矩也不懂。」

袋好那張百元大鈔，福哥湊在泰廸身邊說了幾句話。

泰廸點點頭，從袋中抽出一張伍拾元的鈔票，放在枱面，邊站起身，邊說：「等會你找數吧！我走先。」

福哥笑着說：「多謝！」望着泰廸出了酒吧，一手抓起桌上的鈔票，塞入袋中，捧起那只巨型的啤酒杯，一口氣喝乾。

× × ×

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將剛躺在床上的卡凡從床上趕下來，穿上拖鞋，兩步衝出客廳，一手抓起沙發旁、矮几上的電話筒。「喂，泰廸！」

聽筒中傳來泰廸的聲音：「卡凡，你要的消息我已爲你打聽到。」

卡凡精神一振。「好極！快說！」

泰廸道：「電話裏說不方便，可否出來一談？」

卡凡接口說：「當然可以，你現在在哪裏？」

聽筒中泰廸話聲：「我在電話亭打給你，你可到西區海旁，我在哪裏等你。好嗎？」

「好，我馬上來！」卡凡迫不及待地放下聽筒。

匆匆穿上衣服，匆匆出門。

× × ×

卡凡駕車來到西區海旁，在一條燈柱旁刹停車，按响喇叭，連按三下。

海旁昏黯寂靜，路上行人絕跡，只有一陣輕柔的海浪聲，飄送進卡凡的耳中。

喇叭聲在寂靜的夜空份外嘹亮。從黝暗的靠海欄干石柱旁，轉出一條幽靈般的人影，鞋聲咯咯地朝汽車快步走來。

卡凡坐在駕駛座上，不用看，只憑耳聽，知道來的是泰廸——他與泰廸自小玩大，非常熟悉泰廸的步足聲。

泰廸仍是穿着傍晚在餐室時穿的那套衣服，不等卡凡招呼，拉開車前門，彎腰進入，一屁股坐在卡凡身旁，順手關上車門。

不等卡凡開口，泰廸已搶先說：「開車吧，在路上詳細與你說。」

卡凡啓動汽車。「到哪裏？」

「賓賓夜總會。」泰廸望着車前方。「我打聽到的消息說，可能你要找的人在那裏。」

汽車低吼一聲，往前飛馳。「泰廸，想不到你辦事這樣快捷！」卡凡把着方向盤，留神注視着路面。

「你要我辦的事，幾時有拖過？」泰廸絞起車窗。風太大，吹亂了他的頭髮，他一向都很注重外表，伸手撫着被風吹亂的頭髮。

「希望是我要找到的人！」卡凡吐了口氣。

「卡凡，到底是怎的一回事，不可以告訴我？」泰廸側臉望向正專心駕駛的卡凡。

「別心急，遲早會告訴你。」卡凡一扭駄盤，猛然拐了個彎，發出「吱」的一聲刺耳响聲，車子又平穩地往前飛馳。

「小心點，想收買人命？」泰廸開玩笑地說。

「本來想現在說給你聽，爲了安全起見，只好不說。」卡凡狡黠地斜了泰廸一眼。

× × ×

賓賓夜總會內，座無虛席——不是沒有，而且空了很多枱——人都在舞池裏起勁地跳舞，樂隊正起勁地吹奏出一支既勁又新潮的樂曲，舞池內的人，狀如瘋狂般，指天篤地的有，踢脚旋身的有，擺臀扭腰的有，各式其式，自由發揮，此謂之新潮舞。

夜總會內烏燈黑火，只有七彩的霓虹燈不斷閃幻出光怪陸離的幻彩，令人有置身於迷離世界之感。

樂隊演奏得最勁，舞客跳得最淋漓盡致——亦可以說發揮得最徹底，如顚如狂的時候，卡凡與泰廸進入了夜總會內。

卡凡與泰廸被七彩閃幻的霓虹光耀花了眼，甚麼也看不見，只見到舞池內，如羣鬼亂舞一樣的癲狂人羣，好一會，眼睛才適應了場內的黑暗，免强可以看見枱椅與人。

「先生，那邊有空枱。」一個侍者亮着手電筒，來到兩人面前。

卡凡點點頭，隨着侍者往內走，在右邊，距舞池很遠的一個角落的一張枱子旁坐下來。

「一碟炸薯片，一枝大號拔蘭地。」泰廸對那侍者說。

侍者應着，轉身向水吧走去，只幾步，兩人已看不見那侍者的身影。

皺皺眉頭，卡凡運目向黑暗的四周張望。「這樣黑，只怕很難認得出。」

「放心吧，等一會曲盡燈亮，你可以迅速繞行一周，不就看得一淸二楚了嗎？」泰廸從外套袋中掏出香烟，打火機，放在枱面，抽出兩口烟，遞一支給卡凡，燃着打火機，爲卡凡點了火，自己也將烟點燃了，深長地吸了口，悠悠地吐出一縷烟霧。

侍者很快爲他們捧來拔蘭地，薯片，酒杯，開了瓶塞，爲兩人倒了半杯酒。慇勤地問兩人要不要在酒中放進冰塊，兩人搖手，侍者退下。

淺嚐了一口酒，伸出二指拈起一片薯片，放進口內，咀嚼着，泰廸說：「別望了，喝酒吧，等一會再看個仔細，急也急不來。」

卡凡無可奈何地一笑，舉杯喝了一小口。

樂曲終於停歇，燈光復亮，雙雙對對的男女，紛紛走出舞池，回到各自的枱子去。

兩個人停止了吃喝，盯着走出舞池的男女。

這是一間爲年靑人而設的夜總會，全部客人都是三十歲以下的年靑人，更多的，是十八到二十的靑年人。

「看到你要找的人嗎？」泰廸關心地問。同時帮着察看。

卡凡搖搖頭，眼睛一直忙亂地看着走回枱子的男女。

直到全部人都各自歸坐，卡凡才失望地收回目光。「沒有。」

「逐張枱子看看吧！」泰廸提議。「或者沒有出去跳。」

卡凡站起身，正要舉步，一眼看見靠門口一張枱子旁，站起三男二女，往門口走去，其中一個女的，比另個女的高了至少一個頭，甚至比兩個男的高少少，一頭棕髮，上身穿一件閃亮的鬆身油脂裝，穿一條白色窄脚牛仔褲，由於背向着卡凡，卡凡看不到她的樣貌，但卡凡已迫不及待地招來侍者，放下兩張百元大鈔，拉着匆忙拿起枱面香烟、打火機的泰廸，急步往門口走去。

侍者以奇怪的眼光望着這兩個來了不到十五分鐘、只喝了小半瓶酒放下鈔票就走的怪人，搖搖頭，莫明所以。

泰廸被卡凡拉着走，差點撞在一張枱角上，幸虧他閃避得及時。「卡凡，你找到她？」

「別問，快走吧！」卡凡頭也不回，急急脚走着，只差沒有放步奔跑。

出到夜總會門外，空蕩蕩的馬路上哪有人影，那三男二女影踪不見。

卡凡站在馬路上左張右望，急得直頓脚。

泰廸一聲不响，疾步奔向馬路另一頭的一條橫路，張望之下，恰好看見一部小房車正啓動馬達，急忙向站在夜總會門口的卡凡招手。

卡凡放步奔過去，在泰廸身旁站下，剛好看見小房車向右轉出，絕塵而去。

附近人影皆無，卡凡毫不猶豫，疾風一樣跑向另一邊橫路。

他的車子就停在那邊橫路，與小房車放開的橫路平行，隔着三幢大厦。

急匆匆拉開車門，卡凡與泰廸先後跳進車內，還未等泰廸關好車門，悶吼一聲，車子猛往前一衝，一個急轉變。追着那部小房車馳去的方向，追下去。

幸虧現在巳是深夜二三點鐘，路上車輛稀少。行人更絕無僅有，卡凡將車子開到六十咪，只一會，已看見前面六七十咪遠，一部小房車的車尾燈。

卡凡直到此時，才鬆了一口氣。

這是一條直路，沒有岔路，所以，前面那部小房車肯定是從橫路開出的那部車子。

追到距前面那部車子十多二十公尺時，卡凡將速度減慢，跟在後面。

現在，巳能淸楚地看見前面那部車子的欵式及顏色，沒有錯，正是他要追踪的車子，隱約，可以看見車後窗內有三個人影。

「前面那部車子是否坐了你要找的女孩子？」泰廸巳猜到，却不敢肯定。由於他剛才在夜總會內，被站起身的卡凡阻了視綫，看不淸楚走出門口的五個男女。

卡凡盯視着前面那部車子，微點頭。「我也不敢肯定是不是她，不過，身材，及一頭棕髮很像，十足像她。」

「卡凡，別再老是她的，現在，請你告訴我，她姓甚名誰！我悶够了。」泰廸苦着臉。

「她叫海韻，姓海，名韻，現在，你滿意了吧！」卡凡突然扭駄盤，車子一側，轉入另一條路。

泰廸驟不及防，身子猛撞在車門上，忙伸手抓住頭頂的扶把。穩住身體。「海韻，好詩情畫意的姓與名，嗯，她一定是

個美人兒。卡凡，你眞不够朋友，從來沒有聽你提起過，是否怕我搶了她？」

卡凡雙眼仍望着前面那部房車，苦笑道：「我也是昨天才知道她的姓名，人，則只在相片上見過，現在說給你聽，不算遲吧，够朋友啦。」

前面的房車突然停下來，車尾燈一眨一眨的，却沒有人下車。

這是一條比較荒僻的馬路，馬路兩旁，全部是戰前舊樓，有幾幢巳拆毁，空地用木板圍起來。

前面的車子驟然停下，卡凡一個不及，急刹車，車子似滑行了一會，才戛然停住，距前面那部車子不足十公尺。

車子才停下來，前面那車子車門打開，迅速跳出三個一身油脂打扮的青年，卡凡看見，兩個女的仍在車內。

三個青年站在車旁，對着卡凡那部車子瞪望着，顯然不懷好意。

果然，三個青年朝他們走過來。

泰廸在昏黯的街燈下，認出一個青年。「卡凡，走在中間那高瘦，留了小鬍子的，正是老福頭對我透露的人，正是他，昨天晚上，帶了一個棕髮少女到酒吧喝酒，他是有名的油脂王，名字叫羅拔。」

三個青年來到車子旁，散開站立，兩個在左右車門，剩下那個叫羅拔的高瘦青年，立在車頭前，一手叉着腰，一手輕撫短鬢，自以爲有型的。「喂，你兩個一路吊靴鬼一樣跟着我們，有何企圖？」

這時，站在兩邊車門旁的青年，用拳頭擂敲着車頂，震得坐在車內的卡凡與泰廸耳朶轟鳴，泰廸再也忍不住，猛一推車門，車門將一個正擂得起勁的青年，撞跌出三四尺，一屁股 坐在地，泰廸順勢跳出車外。

那個青年手一撐，挺跳起身，惡狠狠地望着泰廸，罵道：「媽的！」左右開弓，揮拳撲向泰廸。

泰廸冷笑一聲，站着不動，瞧着那青年揮拳撲來。直到雙拳貫頭，才猝然雙臂一抬一架，撥開擊到的雙拳，抬腿踢向青年的小腿骨。

青年整個人像蚱蜢一樣蹦跳起尺高，慘嚎一聲，蹲在地上，抱着被泰廸尖頭皮鞋踢中的腿脚，起不了身，鼻子眼睛痛得擠扭在一起，大聲呻吟起來。

要知道，人的小腿正面腿骨，沒有肉，只有一層皮保護住，受到攻擊，簡直痛澈心痛，有如斷腿般，痛得你不能行走。而泰廸硬尖的鞋尖，剛好踢在那青年的上下五寸上（俗語所說），怎不令到那青年劇痛難當，眼淚直流。

對於打架，泰廸自然不會懼怕，別看他外表斯文，其實却身手不凡，他的職業，是武打兼特技替身，如沒有武功底子，及敏捷靈活的身子，如何做得替身。因爲武打特技替身，是一行危險職業，不是隨便一個人可以做的。

而他，是武打特技替身這一行中，最有名氣的一個，由於他的特殊職業，故此，他認識很多三山五嶽的人物。而他在酒吧內稱那個叫福哥的人，是一個出來「撈」，專門靠賣消息過活的邪門人物。他之所以會和卡凡到賓賓夜總會，就是那張百元大鈔買來的消息。

至於他何以會認出站在車頭的高瘦青年羅拔，因他曾在酒吧內見過他一次，而羅拔沒有見過他，所以不認識他。

站在另一邊車門的青年，早在泰廸推門撞跌他的同伴時，恐防卡凡也照辦煮碗，一跳三四尺，順手執起地上一條棄置在行人路上的木方，戒備着。

至於那個叫羅拔的青年，在泰廸推開那青年雙拳，被泰廸皮鞋尖踢中小腿正面上下五寸處，發出慘嚎時，他終於變了臉色，叉着腰的手順勢滑落，伸入褲袋，手一揚，「托」一响，手上多了把彈弓刀，刀鋒在昏黯的燈光映照下，份外顯得森寒。

弓着腰，一隻手牛角一樣彎張，持刀的手伸在身前，晃動着，移動脚步，迫向泰廸，眼中露出野獸一樣的光芒，悶聲不响。

泰廸一見，知道這個叫羅拔的，是個打架的好手，不敢自持，一脚向橫踏出一步，微挫腰，左手在前，右手在後，在身前擺出一個架式。

高瘦青年羅拔上身一動，彈弓刀虛晃一下——他還用虛招引泰廸出手。

泰廸焉有看不出之理，咀角隱泛冷笑，沒有動——他決定以靜制動。

高瘦青年羅拔見泰廸不上當，咬咬牙，左手一拳抽擊向泰廸腰部，右手一揚，寒光在夜空中一閃，猛扎着泰廸肩頭。

泰廸退步側身，同時閃避過羅拔的一拳一刀。同時左手甩打向羅拔面門，反手閃電般抓拿向羅拔持刀手腕。

羅拔仰身拗腰側頭，右手一縮一沉，彈弓刀閃劃向泰廸小腹。

泰廸猛抬腿，踢向羅拔持刀手臂；打向羅拔面門的左手化掌爲拳，擊向羅拔臉頰；右手一掌劈向羅拔手臂。

羅拔大概估不到泰廸身手如此快捷高明，避得過一脚，却避不了泰廸的一拳一掌，「砰」一响，臉頰被擊中，手臂被劈中，怪叫一聲，「噹啷」一聲，手臂疼痛欲裂，眼冒金星，身子打着轉，旋跌出去，撲跌在地。

泰廸正想衝上去，制住羅拔，一步踏出，一個趑趄，差點絆跌，忙穩住身形，低頭一望，原來那個抱腿蹲地的青年，乘他不防，忍痛斜撲出，抱住泰廸一條腿，張口就咬。

泰廸被他咬得疼痛難當，惱得性起，抬起踏出的一隻脚，用力踏踩在那青年的一條手臂上。

一陣骨裂聲，夾雜着那青年殺豬般的鬼叫聲，那青年痛得鬆手放口，泰廸乘機將被那青年緊抱着的腿用力甩踢，那青年立時打着滾，滾出老遠。

奇怪的是，羅拔與那青年先後發出的慘叫痛嚎，在夜深人靜的街道响起，震撼夜空，街道兩旁的樓宇，竟然一點動靜也沒有，照計，這樣慘怖的叫聲，一定會驚動住在樓宇內的人。

泰廸看也不看那個青年，飛步上前，剛好趕上，一脚踩踏在剛想爬起身的羅拔手背上，痛得羅拔殺豬般鬼叫起來，撐起的身體軟倒在地。

泰廸踩着羅拔一隻手掌，扭頭向車子

那邊望去，剛好看見卡凡一手奪過青年手上足有三四尺長的木方，反手抽擊在那青年後腰上，痛叫一聲，那青年被打倒在地，卡凡一脚踏上那青年背心。

原來，早在泰廸與羅拔對峙的刹那，卡凡已開門出車，與那手持木方的青年游鬥起來，由於那青年手上的木方足有三四尺長短，那青年掄動木方，橫掃直劈，卡凡被迫得只好跳避閃躍，伺機搶奪那青年的木方。

終於讓他覷到一個機會；他故意大張着雙手，作勢撲向青年，誘那青年將木方筆直揷向他胸膛；他乘機側身搶步上前，一手抓着木方前端，一手立掌如刀，劈在那青年的前臂手上，那青年負痛鬆手，他用力一抽，將木方從那青年手上奪過來。

卡凡制服那青年，擰身向泰廸望過去，眼角餘光却瞥見前面車上的兩個少女，正推開車門想逃。

大槪那兩個少女不識駕車，否則，何以會這樣笨，棄車而逃。

「不要走！」卡凡疾喝一聲，拔腿奔跑向車子。

兩個女的被他一喝，原本已嚇破了胆——眼見三個同伴倒地慘叫痛嚎，手一軟，無力推開車門。

卡凡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小房車旁，彎腰探首入車窗，就着車廂內的燈光，打量兩個在車廂內嚇得花容失色，抖作一團的兩個少女。

他只看了另一個少女一眼，目光落在高身材，頭髮染成棕色的那個少女面上，神情一呆——眼見這個少女，不論身材，髮色，都與他要找的少女海韻相差無幾，可以說一樣，但面貌却不相同，臉上也沒有那顆淚痣，他認錯了人。

直到那棕髮少女驚惶抖聲泣叫：「求你放過我，別……」從她的眼色，明顯流露出以爲卡凡會打她主意的眼色——實在，她以爲卡凡與泰廸一直跟着她們的車子，一定不懷好意——是色魔。

卡凡失望地問那少女：「妳叫什麼名字？」

那棕髮少女驚慌地望着卡凡，當她看出卡凡沒有惡意，驚魂稍定，咀唇動了幾動，終於艱難地吐出兩個字：「愛咪。」

卡凡再深望了棕髮少女一眼，發覺她很漂亮，不覺對她莞爾一笑，將腦袋從車窗內縮出，轉身朝泰廸奔去。

「她是你要找的海韻嗎？」泰廸衝着他叫，另一隻脚，早已踏在羅拔背上。

卡凡吐了口氣，失望地搖搖頭，在泰廸身旁站下。「唉，打了一場糊塗架，放他起來吧。」

這時，另兩個青年，不知是逃了，還是躲起來，總之，不見了。

泰廸移開踏在羅拔手背、後背上的脚，望着艱難地撑爬起身的羅拔，狠狠說：「便宜了你！」

燈光之下，羅拔搖搖晃晃地站地身，一邊臉頰青黑，手背上有血，像只鬥敗的公鷄，垂下頭，拖動雙腿，向他的車子走去。

「走吧！」卡凡向自己的車子走去。

泰廸走了一步，倏的停下來，喝道：「且慢！羅拔，停下來！」

羅拔想不到將他打得扒在地上的泰廸會認識他，聞言抖了抖，停下來，慢慢扭轉身，驚懼地望着泰廸——他實在被泰廸打怕了。

卡凡停步轉身，詫異地望着泰廸，不知他攪什麼鬼。「算了，放他走吧。」

泰廸朝卡凡一笑。「何不問問他，或許他會知道。」

卡凡一想，覺得泰廸說的不無道理，或許眞的可以問出點什麼，橫豎又費不了多少時間。「你問他吧！」

「羅拔，聽着，若你老老實實答我的話，放你走，否則……」泰廸晃了晃拳頭，代表了下面的話。

羅拔艱難地咽了口口水，沙啞地問：「你怎會知道我叫羅拔，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泰廸不耐煩地說：「現在是我問你，不是你問我，管我是什麼人！快答！」

羅拔無奈地說：「你問吧，我知道的，一定說出來。」

打又打不過人家，所謂好漢不吃眼前虧，羅拔只好自認晦氣。

「聽着，咱們要找的是一個像你車內那個高身材，染了一頭棕色頭髮般模樣的女孩子，她臉上有一顆淚痣，會否見過？」泰迪比劃着說，「與你車內的那位女朋友身材頭髮差不多，仔細想想，別這樣快回答。」

羅拔眞的低頭沉思了一會，然後抬起頭。「若說見過，只見過愛咪。」

泰迪不知車內的女孩子叫愛咪，喝問：「愛咪是誰？」

羅拔輕浮地一聳肩，朝正從車窗內伸出腦袋，有一頭棕髮，往他們這邊望過來的少女一指：「就是她。」

泰迪被他氣得不由罵了句粗話，握拳衝向羅拔。

羅拔嚇得拔脚朝車子走去。

卡凡連忙叫住泰迪：「算了，咱們走吧。」

泰迪氣虎虎地朝羅拔揮動拳頭。「小子，下次別讓找看見你，否則，揍你一頓！」隨着卡凡走向車子。

開動車子，掉轉頭，卡凡與泰迪絕塵而去。

× × ×

「到底是怎的一回事，現在可以告我了吧？」泰迪倚坐在沙發上，雙脚擱在玻璃矮几上，斜眼望着站在他身旁正望着窗外出神的卡凡。

卡凡慢慢收回目光，轉身坐在沙發上，從枱上烟包內取了一根香烟，含在唇中，划了根火柴，慢條斯理地將香烟燃着，抽吸了一大口，悠悠噴出一縷長長的白烟，望着在空中飄散的烟霧，不出一聲。

泰迪瞪着卡凡，催促說：「到底你說不說，眞悶死人了！」

將烟灰彈落烟灰缸，卡凡聳了聳鼻子。「泰迪，事情是這樣的……」

× × ×

原來，卡凡有一個遠房表姑，他表姑有一個女兒，就是他托泰迪去打聽的海韻，這個海韻與昨夜認錯的那個叫愛咪的少女身材差不多，一頭秀髮也是染成棕色，由於卡凡從沒有見過這個叫海韻的表妹—

—雖則已疏到無可再疏，打起算盤來，仍算是她表妹，故此才有昨晚的認錯人，打了一架！

這個海韻，今年已十九歲，平時很文靜，讀書成績很好，可是，讀完中六後，却考不上大學，她家只是小康之家，自然沒有能力將她送到外國去讀書，於是，她只好找工作做！

由於她樣子長得漂亮迷人，程度也不算低，所以很快在一間大公司寫字樓找到一份打字的工作。

她亦安心做下去，平時，除了上班下班，很少到外面逛，只偶爾與舊日的同學去看看電影，或假日到郊外遠足旅行，除此之外，大部份空閑時間，都用來重溫舊日學過的功課——她仍想考上大學。

她父母只得她一個女兒，見她這樣發奮向上，自然很感欣慰。

可惜，好景不長，海韻突然在三個月前辭了職，也不說爲了什麼辭職，只說不喜歡做下去，卡凡的表姑曾私下裏問了她幾次，她都堅不肯說。

自賦閑在家，海韻整個人變了，一改常態，不但不再溫習功課，且日日出街，一早出去，晚上很遲才歸，打扮穿着也逐漸大胆新潮起來，將長長的秀髮剪掉，染成棕色，電了個時下最流行的髮型。最近一個月，簡直成了個油脂妹，且經常深夜三四點才回家，最近失踪的半個月，十晚有七八晚不回家。

起初，她的父母以爲她辭職後心情不好，見她經常出外，也不以爲意，只道她去散心，後來，發覺不對，問她，她只說和舊日的同學遊玩；她父母越來越感到女兒變得太厲害了，但由於平日寵慣了她，不忍心責駡她，只是規勸她，她都一槪不聽，父母見她變得這樣厲害，既痛心，又束手無策，不知怎辦才好——用硬，不忍心，用軟，她不聽。

直到五日前，海韻一連三天沒有回家，卡凡的表姑夫婦才又驚又悔，急忙到警署報警。

報警又怎樣，每日都有少女失踪，而找回的又有多少？找回，算你運氣。

卡凡的表姑夫婦急得六神無主，撥電話到每一個與海韻有交往的朋友，及舊日的同學處詢問，每一個回答都是令人失望的——他（她）們與海韻沒有見面已有四五個月。

兩夫婦只得此女，視如心肝寶貝，如今失踪，其悲傷驚慌之情，可想而知，卡凡的表姑更是終日悲泣，要生要死。而卡凡的姑丈，是個老實而又怕事的人，驟遇此事，心慌意亂，長吁短嘆，想不出一個可找回海韻的辦法。

說起來，卡凡之所以會插手這件事，純是一個偶然的巧合。

卡凡是個記者，平日這裏去，那裏去，採訪新聞，編寫新聞，忙個不亦樂乎！

昨日（應該說是前日，因爲此刻已近黎明）。卡凡在中午時分，採訪完一個無日無之的打刦新聞，在馬路旁站着，截小巴回報社（那天恰巧他的二手車壞了），正在心急沒有車來，突然，有人在他身側叫了他一聲：「阿凡。」

卡凡正專心張望是否有駛往報社那條綫的小巴，心裏在咒駡着那部經常須要進廠修理毛病的二手車，冷不防有人叫他一聲，一驚擰頭細看，原來是他多年不見的表姑，正站在他身旁，雙眼紅腫，臉容憔悴，神情悲傷，強笑着望着他。

卡凡驟看之下，幾乎認不出眼前人就是多年不見，笑口常開的表姑，遲疑着說：「表姑，是妳？」

他的表姑免強笑着說：「阿凡，連表姑也認不出了？」

卡凡連聲道：「表姑，怎會呢，近來好嗎？」

他不問還好，一問之下，他表姑眼一濕，淚水奪眶而出，竟然當街抽泣起來。

其實卡凡一見他表姑，就知她家一定發生了事，剛才他問：「近來好嗎」，只是一種禮貌的問候，如今一見他表姑哭起來，慌了手脚，上前扶着他表姑，低聲說：「表姑，發生了什麼事？不要哭，來，找個地方坐下來，慢慢說給我聽，只要我能帮你，一定會帮。」

表姑拿出一條手帕，邊擦抹眼淚，邊點頭。

卡凡見表姑不哭，抬頭吐了口氣，看見前面不遠，有間咖啡室，低頭對他表姑說：「表姑，到前面那間咖啡室去談，好嗎？」

表姑默默點頭，表示同意。

在咖啡室一張空枱旁坐下，卡凡要了杯咖啡，表姑却什麼也不要，眨了眨紅腫的雙眼，沙聲說：「阿凡，表姑剛才在街上哭，令你很難堪吧？對不起。」

卡凡忙陪笑說：「表姑，怎會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表姑差點又哭出聲，強忍着。「阿凡，表姑眞想衝出馬路，被車撞死！」

卡凡急聲說：「表姑，千萬不可，有事，慢慢說，你若有甚麼三長兩短，表姑丈與小韻怎辦？」

表姑抽泣了幾聲，咽聲說：「小韻？小韻她在五日前失了踪，到現在，一直不見人，不知她是生是死！」說着，放聲哭起來。

咖啡室內，不論收銀，侍者，客人，全都望向他那張枱，令到卡凡不知所措，唯有向所有人苦笑！

卡凡一聽海韻失踪，吃了一驚，也明白了表姑何以會如此悲痛憂傷。雖然他沒有見海韻已有七八年，依稀還記得她剪短髮，穿校服，背書包的樣子。

唯一的女兒失踪，生死未卜；卡凡看着悲哭的表姑，心頭難過得很，對她深表同情。但一時間，又不知說些什麼話去安慰她——雖然他平時能言善道，搓搓手，他低聲對表姑說：「表姑，我也很爲你難過，不如這樣吧，我送你回家，再慢慢說，好嗎？」他已忘了要送稿回報社。

表姑也知道她一哭，令到卡凡很尷尬，抽泣着點頭。

卡凡連忙扶起淚水滿臉的表姑，連剛送來的咖啡也不喝，放下錢，扶着表姑走出咖啡室。

表姑的家就在附近，住在二十多層高的一幢大厦的十六樓一個單位。

回到家，表姑招呼卡凡坐在客廳兼飯廳的沙發椅上，倒了杯開水給他，然後在

他對面坐下。

「表姑，小韻怎會失踪的？」卡凡關心地望着表姑。

這次，表姑可以控制她的眼淚，不再流出來。「阿凡，不怕告訴你知，小韻已變了，她可能跟人跑了。」忍住一眶淚水，姑母將海韻失踪前的轉變，及一切情況，詳細說給卡凡聽。

卡凡一面聽，一面皺起了眉頭，同時，他亦不由想起七八年前的海韻，是個可愛，純潔，聰明而又漂亮的小女孩，當時，他簡直當他是妹妹——因他沒有兄弟姊妹，時常帶她到處遊玩。

想不到，七八年不見，海韻長大了，但也變了，變得如此快，如此驚人，卡凡爲表姑、也爲失踪的海韻，感到既難過，又痛心。

眼見悲痛欲絕，絕望無援的表姑，卡凡心頭一熱，衝動地說：「表姑，有沒有小韻的近照，拿一張給我，我拿回報社，將照片刋登在報紙上，並附上一段新聞稿，或者有用，同時，我識得朋友多，到處打聽一下，或許可以帮妳打聽到海韻的消息。」

表姑一聽，束手無策中卡凡肯帮忙尋找打聽女兒的下落，略止悲傷，執着卡凡一只手，感激地說：「阿凡，表姑不知怎樣感激你才好，你坐坐，我去她房，找一張她的近照給你。」

在海韻房內找了一會，表姑終於找到一張海韻在三個月前照的一張相，拿出來給卡凡。

卡凡雖然思想開放，頗能跟上潮流，但，當他一眼看見那張照片上海韻，不由皺起了眉頭。

照片中的海韻，亭亭玉立，明麗照人，但是却穿了一套正經女孩子絕不敢穿的低胸半透明的套裝，擺出一個時下女明星最愛擺的「甫士」。這麼一來，反顯得庸俗！

不過，卡凡也爲海韻的明艷而心裏暗暗讚嘆，他心裏暗自想：若她參加選美，肯定會名列三甲。

望着海韻的照片，很自然想到掛在身上的相機，由相機，他猛省起還要趕着送稿回報社，一看手錶，吃了一驚，若不趕緊回報社，今天採訪的新聞就來不及排版了，他連忙站起身，將海韻的照片放入衣袋，對他表姑說：「表姑，小韻的事，我一定爲你盡力找尋探問，一有消息，我會立刻通知妳。身體要緊，別再那樣悲傷。我要趕回報社送稿，我走了，替我問候表姑丈！」

表姑本想留他多坐一會，見他有急事似的，不再挽留，送他出門。

× × ×

「事情就是這樣。」卡凡伸了個懶腰，「我知道的全告訴了你，要不要看看她的照片。」

泰迪打個呵欠。「最好拿來看看。」

卡凡一跳起身，兩步奔入房，很快就出來，手上拿着一張照片！

泰迪坐起身，接過照片，看一眼，不由吹了聲口哨，噢，果然是個美人，若果你不說她是你表妹，眞以爲她是那個明星，女明星我見得多，沒是一個像她更像明星的了，嗯，難怪你如此落力，去找尋她了。」望着卡凡吃吃笑。

卡凡沒好氣地瞪了泰迪一眼。「別想歪了，喂，說正經的，據表姑所說的，她失踪前，很可能交了一班油脂仔，會不會她跟了油脂仔？」

泰迪望着照片，沒有出聲。

「喂，你到底聽到我說嗎？」卡凡一手搶過照片。

泰迪抬頭一笑。「油脂仔？嗯，如果是的話，不難找到她，只要到油脂仔出沒的『的士够格』去找。」

「找亦有這個想法，那麼，今天晚上去『的士够格』瞧瞧。」卡凡打個呵欠。「睡一會吧！」

泰迪朝沙發一躺，閉上眼睛。

卡凡搖搖頭，回到房中，拿出一張毛毡，蓋在泰迪身上。

泰迪經已睡着了。

× × ×

卡凡與泰迪兩人都默不出聲，朝停車的地方走去。

跑了一夜，起碼找了有十間「的士够格」，根本就沒有海韻的踪跡，兩人又累又睏，提不起說話的精神。

燈昏路暗，燈光時而將兩人的身影拉長，又時而縮短，兩人都低着頭，慢步走着。

穿過了前面一條窄巷，就是停車的地方。

兩人走在橫巷的石板路上，寂靜的夜空中，立時响起兩人「格格」的皮鞋聲，特別清晰响亮！

還有十多呎就走出橫巷，巷口兩邊突然閃出四個人，一字橫排，向他們走去！

突然出現的人，令到卡凡與泰廸提起了精神，警戒地望着已走到離他們不到三尺的四個人！

治安不大好，刦案時生，凡是夜歸人，無不提心吊胆，恐防遇刦！

卡凡與泰廸還未看清楚迎面走來的四個人，寒光亂閃，四個人話也不說，四把尺長的西瓜刀，向兩人身上砍劈。

卡凡與泰廸若不是早有提防——提防四人是攔路打刦的刦匪，不被劈中才怪，兩人吃了一驚，不敢硬接，返身拔步向來路飛跑。

四個手持西瓜刀的人一刀劈空，緊追在兩人後面。

眼看一步就衝出窄巷，卡凡與泰廸加把勁，往巷口衝去。誰知這邊巷口也早有人守着，突然閃身攔着巷口，卡凡與泰廸差點衝撞在攔擋着巷口的三個人，幸虧收步得快，離那三個人還不到一尺，猛然煞住脚步！

前有攔路，後有追兵，兩人這次，陷在絕地中！

卡凡與泰廸不等攔路的三人動手，退了兩步——已退無可退，後面的四個人已追上來！

兩人迅速對望一眼，同時閃貼在牆邊，背靠着牆，以免腹背受敵，注意着逼攏上來的七個人！

藉着微弱的燈光，兩人看清了面前的七個人！

七個都是很年輕的青年，最大的一個

不超過二十歲，最少的一個，只有十五歲左右。

七個青年都兇戾地瞪視着兩人，手上的西瓜刀，水喉管，單車鍊，閃着寒光，將兩個人圍了個密不透風！

「你們想怎樣？」卡凡力持鎮靜，「若想發多少財，我將身上的鈔票全部雙手奉上！」

七個人恍如不聞，向兩人逼進半步！

「幾位朋友，別衝動，是否找錯人？」泰廸臉上露出笑容，雙手作勢，「有話可以慢慢說。」

七個人恍如啞吧，仍然不聲不响，其中一個身材高大結實，看樣子像是七人中的頭頭的青年，從鼻子裏哼了一聲，擧高手中的單車鍊！

其餘六個，西瓜刀與水喉管揚動，作勢欲動！

「警察來啦！」泰廸突然用手向左邊巷口一指，高聲大叫起來。

七個正要動手的青年聞聲不自主的扭頭往左邊巷口望去。

警察畢竟是執法者，且身上有槍，所以，不論你是何方神聖，莫不對警察畏懼三分。

七個人往巷口一望，巷口連鬼影也沒有一個。七人知道上當，但已遲了！

卡凡與泰廸就乘七人望向巷口的一刹間，兩人同時蹲身向左右兩邊竄衝！

猝然之下，站在左右兩邊，貼牆處的兩個青年，被兩人分別一拳抽擊在小腹上，痛得彎下腰，兩人乘勢一衝一撞，將左右兩人分別撞倒，衝出重圍！

兩個人分開跑，一左一右，向兩邊巷口飛奔！

他們分開跑，目的是分散七個青年的力量！

兩個受傷青年的悶叫倒地聲，驚動了其餘五人，爲首的高大青年怒吼一聲，帶着兩個人，追向泰廸！

其餘兩個，以及爬起身的兩個，追趕卡凡！

× × ×

別看卡凡平日斯斯文文，幹的又是記者生涯，一定手無縛鷄力，其實，他是個技擊高手，與泰廸同出一門，自小，就與泰廸一齊跟一名國術名家苦練，十多二十年不輟，練得身手不凡，行動敏捷！

卡凡不但國術根底好，可以稱爲高手，還是空手道黑帶三段高手！

卡凡一面奔跑，一面四處張望，希望能找到一樣東西在手，好對付追來的四個兇徒。

能够有一根木棍之類的東西拿在手中，總好過空手對付四個持有犀利武器在手的四個兇徒。

終於讓他看到，一間大牌檔邊，有一張用來撐帆布手腕粗細的竹竿。

飛步躍前，卡凡劈手搶拿住了竹竿，毫不停頓，旋身迴掃向緊追不捨的四個青年。

四個緊追不捨的青年，驟不及防下，被卡凡出其不意的迴掃，逼得手忙脚亂，紛紛退避閃跳。

一聲痛叫，一個持水喉管的青年被竹竿掃中手臂，傾跌在地！

其餘三個，立刻散開，分三面逼向卡凡！

卡凡手執足有七尺長的竹竿，心裏定了很多，注視着逐漸逼上來的三名青年。

三名青年，一個手執鐵鍊，兩個手執西瓜刀，另一個手執水喉管的青年，這時亦已站起來，不顧手臂傷痛，低吼着，執着水喉管，疾衝向卡凡！

其餘三個青年揚刀揮鍊，齊往卡凡身上招呼！

卡凡勝在竹竿够長，撥開水喉管，橫腰一掃，迫得三個手持鐵鍊西瓜刀的青年，忙不迭後退。

卡凡得勢不饒人，乘勢進擊，竹竿圈一抖，竿影亂閃中，一竹插在一個持刀青年執刀的肩臂上！

那青年肩臂劇痛難當，手一軟，「嗆」一聲西瓜刀握不牢，掉在地上！

另一個執刀青年却伏身一竄，竄近卡凡身前，手中西瓜刀不管三七二十一，揮斬卡凡腰腿。

手執水喉管的青年，這時亦已悄沒聲的掩到卡凡側後，揮動水喉管，斜砸向卡凡腰背。

卡凡竹竿雖長，但不利近搏，雙足發力一頓一彈，曲腿躍起，寒光一閃，西瓜刀從他足底揮斬過！

彈身躍起的同時，竹竿迴掃，掃向那個自側後向他偷襲的青年。

竹竿掃在那青年頭上，那青年悶叫一聲，撲地倒下，但他的水喉管，也掃中卡凡足踝。

如骨裂般的劇痛，令到卡凡叫出聲，落回地上，身體一歪，由於足踝劇痛，站立不住，歪倒在地！

手持鐵鍊，及另兩個執西瓜刀的青年，吼叫一聲，鐵鍊與西瓜刀一齊往卡凡頭上、身上抽斬！

卡凡足踝疼痛難忍，在地上急忙一連幾個翻滾，滾避過鐵鍊西瓜刀的抽斬，竹竿在地上一點一撐，挺躍起身。受傷的足踝只能以脚尖輕點在地，以保持身體平衡，掄動竹竿，與三個青年纏鬥起來！

那個手持水喉管的青年，自被卡凡掃中腦袋倒地，再沒有起身，不知是昏了，還是死了。

另一邊的泰廸，却沒有卡凡那樣幸運，找到竹竿棍棒之類的東西在手，但他人急智生，急奔中猝然停步轉身，踢揚起右脚，一件黑忽忽的東西從他脚上飛脫出，向三個追在後面的青年射去！

由於燈光太暗，那三個青年都看不清激射而來的東西，是何物件，齊閃身停步避讓。

你道泰廸從脚上飛脫出的物件是何東西，原來是他脚上穿着的皮鞋！

泰廸乘三個青年窒步避讓他脫足飛踢出的皮鞋瞬間，脫下另一只脚上的皮鞋，照準左面二樓一個窗口，用力擲出，「嘩啦」一聲响，皮鞋破窗而入。投入屋內！

三個青年都不知泰廸在攪什麼鬼，無端端將一只鞋扔破人家的玻璃窗，一時怔愕着，沒有追前。直到被玻璃窗內，出現一個睡眼矇矓的人面，泰廸高聲向那人揚聲大叫：「快報警，有人想殺人放火！」三個青年才算明白了，又驚又怒，對泰廸

恨入骨髓，揚刀舞鍊，追撲向泰廸。

殺人可以不理，但放火，就非同小可了，火一起，會殃及自家，破窗內的人大驚，很快將腦袋縮回，將滿口粗話吞回肚裏。

泰廸却沒有逃，斜身一竄，閃身在一個大排檔的側面。

橫巷之內，起碼有七八檔這樣的大排檔！

三個青年立即分開來，從兩邊抄向泰廸！

泰廸見三個青年包抄過來，立時蹲下身，靜待那三個青年抄掩過來！

靠向巷街的那面，首先出現一個人影——泰廸只看着地上有無人影出現，就知道來人掩近，他悄沒聲的，一脚猛力踹蹬出，踹向那個一步小心跨出的青年膝頭，跟着倒地滾身，一滾五六尺遠。

一陣骨折聲，夾着一聲震動夜空，慘烈無比的長嚎響起，那個掩近泰廸的青年，膝頭被泰廸一脚踹蹬中，膝較碎裂，倒地亂滾，大聲痛叫！

卡凡一踹一滾，可謂滾得及時，因為他剛倒地滾出，一把西瓜刀，挾着寒風，自大排檔裏側向他迎頭劈斬下！他一滾，恰巧滾避開，西瓜刀由於全力劈斬下，一時收控不住，「鏗」一响，火星四洩，砍劈在石板地上！

泰廸在地上剛想挺跳起身，耳聞呼的一响，身軀在地上疾忙滾動，手臂痲痛，接聽見「硼」一响，那名高大青年手中的鐵鍊掃中泰廸手臂，砸在石板地上，火星亂迸中，鐵鍊蹦彈起，倒撞向他面門，嚇得高大青年忙側頭抖腕，將踹彈起的鍊抖垂！

泰廸手臂雖被鐵鍊掃中，所幸僅是擦過，受傷不重，見高大青年忙於應付蹦彈起的鐵鍊，一個鯉魚打挺躍起，脚才沾地，左右拳像炮彈般崩射出，一拳擊在那高大青年鼻樑上，一拳直擊在他胸膛上！

高大青年被泰廸一拳擊在鼻樑上，擊得他滿天星斗，暈頭轉腦，劇痛難當，退了一步，搖搖頭，悶吼一聲，像瘋了般，舞動鐵鍊，橫七豎八地向泰廸抽砸！

泰廸仗着身手敏捷靈活，彈跳力好，左跳右躍，閃避高大青年的狂抽亂舞。

那個一刀砍劈在石板上的青年，這時亦跑上前，揮舞西瓜刀，斬劈泰廸。

泰廸苦於手無寸鐵，只有一味躍跳避閃，情形有點危急。

突然，遠處隱隱响起「嗚嗚」聲，凡是居住在都市的人，一聽，就知道那是警車的警號聲！

警號聲越來越尖厲，衝破沉寂的夜空，迅速逼近！

高大青年一聽警號聲，大驚，停止了攻擊，高聲大叫：「走！」當先返身奔到倒在地上，抱膝呻吟的青年身前，彎腰扶起膝較看來已碎折的青年，往正在與卡凡打鬥的三個青年跑去。

那個持刀青年掩護着高大青年，邊跑邊回身舞刀，劈向泰廸！

卡凡力戰三個青年，雖然不時用竹竿掃中他們，但也挨了一鐵鍊，所幸沒有被西瓜刀斬中，由於他足踝受傷，影响了行動，故此不敢冒進，只求保持不敗不傷！

警號聲一响，他已聽到，精神大震，竹竿舞得密不透風，三個青年一聽警號响起，已無戰意，及聽見高大青年叫走，一個執刀青年竄到倒地昏迷的青年身前，抄起同伴往肩上一搭，往巷口就跑，另兩個依然纏住卡凡。

直到高大青年架扶着腿膝受傷的青年退出巷口，那個拿刀攔阻着泰廸的青年，才呼嘯一聲，飛一般奔跑向巷口！

兩個人追出巷口，五個青年已架扶着一個昏迷，一個受傷不能行動的青年，閃進對面馬路一條橫街中。

若依泰廸主意，追趕那七個青年，擒下一個逼問口供，但卡凡不讚成，因為警車已在窄巷另一頭停下，這時若不走，將會惹上一身痲煩，況且，就算追上那七個青年也未必可以佔到便宜——七人雖然身手不强，但人多，且有利器，不易對付。

這時已有步足聲從那頭巷口傳來，被泰廸用皮鞋擲破窗玻璃的二樓住戶，有人影出現在窗前，好明顯，一定是先前出現在破窗內的人，報了警，以至警車急急趕來！

泰廸這一招果然使得，將行兇的七個青年驚走！

卡凡二話不說，拉着只穿襪子，沒有穿鞋的泰廸，往斜對面馬路奔跑過去，拉開停在路邊的車子前門，一頭鑽進去，發動馬達！

泰廸剛在另一邊關好車門，車子已滑行向前，然後突然加速，向前飛馳，急轉彎，轉入一條橫路！

車子剛轉入橫路，巷口已出現兩個軍裝佩槍警員，在左右張望——馬路上靜蕩蕩的，鬼影也不見一只！

× × ×

卡凡受傷的足踝上，青瘀腫漲，泰廸一邊為他擦抹跌打傷藥，一邊皺起眉頭。

「看來，你有一兩天不能行走，明天上不了班。」

卡凡咬牙忍受着椎心的疼痛，從齒縫中抽吸着凉氣，沒有叫出聲，雙手緊緊抓着沙發。

直到泰廸為他擦抹間，他早痛得滿頭是汗，長長吐了口氣，乏力地倚靠在沙發背上。「泰廸，今晚眞兇險，若不是警車及時趕到，只怕你我很難安然脫身。」

泰廸一邊捲起受傷手臂的衣袖，察看手臂上的傷，一邊拿起藥酒，倒了些在傷處，揉按起來。「還好，只是擦傷了一點點。」

「泰廸，襲擊圍攻我們的人，好像早有預謀，九成與我們找尋打聽海韻下落的事有關連。」

泰廸放下衣袖，說：「那還用說！只不知他們是何方神聖，手段這樣兇狠，話也不說一句，就向我們下手，看他們的狠勁，是想將我們斬死。」

「照今夜那七個人動手的情形，只怕海韻的失踪，內情不簡單，不然，他們不會下殺手，看來，此事很危險。」卡凡用紙巾抹去頭上的汗水。

「管他的，我們已洗濕了頭，欲罷不能，就算我們肯放手不再理，他們也不會放手！」泰廸一臉疲累之色，「先睡它一覺，明天再說吧。」

卡凡點點頭，泰廸起身上前，將他扶入房間。

× × ×

卡凡搖電話回報社，請了二天假——由於足踝受的傷不輕，不良於行，至於泰廸，這幾天都不用拍片，留下來陪卡凡！

由昨夜的遭遇，兩人都感到事態嚴重，海韻的失踪，可能另有內幕，不單純是跟人跑了那樣簡單。不然，昨晚那七個青年，不會對他們下毒手！

但他們怎也想不出昨晚圍攻他們的七個青年是那方面的人，是主兇還是受人主使，這一點很重要。

但坐着不能將事情弄清楚，只有行動，才能解決辦法！

知道卡凡與泰廸尋找海韻的人，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泰廸用錢向他買消息的——福頭（泰廸稱呼為福哥），另一個就是打了一場寃杜架的羅拔！

泰廸是個好動的人，最不喜歡悶在屋內，他決定去找福頭查問一下，是否他洩漏出去！

經過昨夜的遭遇，卡凡本不放心泰廸一個人單獨行動，但拗不過泰廸，同時知道泰廸一向機警靈敏，且在光天白日下，兇徒不會冒險採取行動，遂同意泰廸出去，叮囑他一切小心。

泰廸這次學乖了，在卡凡房間拿出了一條寬皮帶，換上換掉褲子上的窄皮帶，必要時，可以解下皮帶，作為武器。

× × ×

像福頭這種只在夜間才活躍的人，白天肯定睡到日上三竿才起身，要找他，只有到他睡覺的地方才能找到！

泰廸來到一間建築在山坡上的木屋前，先左右看了看，才上前兩步，舉手拍門。「福哥，開門！」

好一會，才聽見屋內有人含糊地問：「誰呀？」

「福哥，是我，泰廸呀！」泰廸提高聲音說：「開門啦。」

屋內傳出一陣拖沓聲，拔門聲，「呀」一响，木門終於打開，福頭出現在門口，眯着惺忪睡眼，望着泰廸。「泰廸，又有什麼事呀？」

泰廸瞇瞇笑着說：「福哥，進去再說吧。」

福頭打個呵欠，退後一步，側身讓泰廸進屋，關上門。

泰廸進入屋內，坐在一張椅上，打量着福頭的居處：房間內放了一張床，兩張椅子，一個高身櫃，一張枱，就這樣簡單，衣服隨處皆是，充分表現出一個單身漢王老五！

「大清早的，找我有什麼事？快說吧！」福頭坐在床沿，靠在牆上，點了枝烟，抽吸着。

泰廸亦取出一根香烟，點燃，抽吸了一口，望着垂下眼皮，噴着烟的福頭說：「福哥，今天我來，是想向你打聽一下，有誰知道我向你打聽關於那個棕髮的少女的事。」

福頭一聽，張開眼，望着泰廸。「你想知道？」

泰廸點頭。

福頭眨着眼，伸出手，拇食二指互相擦着，睜望着泰廸。

泰廸一見他的手勢，自然明白他的意思，皺皺眉頭，說：「這也要錢？」

福頭呲牙一笑。「泰廸，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靠什麼過活的，爽手啦。」

泰廸掏出五拾元，放在福頭手上。「說吧！」

福頭將鈔票壓在屁股下。「沒有！」

泰廸幾乎被他氣得跳起來，一句「沒有」，就賺了他五十元！「福哥——」

「睇開些啦，你情我願，公平交易。」福頭悠悠然噴出一縷烟絲。「不過，看在老友份上，免費送你一個消息，任你問一個，怎樣？」

泰廸眞想衝上前揍他一頓，聞言，盯着福頭，說：「眞的？」

「當然是眞的，你幾時見我福頭講過假話。」

泰廸一想，確定福頭從沒有對人講過一句假話，不然，他也不會撈這一行這樣久，而不會出事。於是，他側着頭，想想說：「我要知道羅拔的地址。」

福頭一下子坐直了身子，巴望着泰廸，抽了口烟，說：「暫時不知，下午三點，你搖個電話來鴻發酒樓找我，我再告訴你。」

泰廸站起身。「好，我下午三點搖電話找你，希望不會再說『暫時不知道』這句話。」說完，走向門口。

福頭也不起身，倒在床上，朝邁出門口的泰廸叫：「帮我關上門，不送。」

× × ×

泰廸依着福頭在電話中告訴他的地址，來到一幢樓高三十層的大厦前，抬頭望望大厦名稱，沒有錯，邁步進入大厦，剛好有部升降機落到地面，泰廸進入，按了二十七的按鈕，升降機門關上，徐徐向上升！

停下，門開，泰廸走出升降機，望見正面牆上印着二十七的紅字，眼睛打量着牆上的號數，移動脚步！

來到一道鐵門前，望一眼鐵門上右上方一塊塑膠牌上的號碼，二十七D，無錯，伸手按牆上的電鈴掣。

門內有拖鞋聲响起，來到門後停下，泰廸看到門上方一個小圓洞的玻璃面一暗，知道有人在裏面透過小孔往外窺看，朝小孔笑笑。

大概是他的笑容很和善，或很有吸引力，鐵門後面的木門打開，從鐵門的花枝空隙處，泰廸望見一個棕髮少女正朝外望着他。「是你！你怎會找上來的？」棕髮少女說着，想伸手掩上門。

泰廸看清了棕髮少女就是那夜與羅拔一起離開夜總會，卡凡誤認是海韻的棕髮少女，伸手穿過鐵門花枝空隙，抵着木門，不讓少女關上。「唏，原來是妳，別怕，我們見過面，可算朋友，羅拔在嗎？我是來找他的。」

棕髮少女被泰廸用手抵着門，關不上，氣憤地說：「放手，你找羅拔幹嗎？」

泰廸友善地笑笑。「別怕，我不是來找他打架的，那晚的事，純屬誤會，我是來找他道歉兼請問他一些事的。」

棕髮少女眨着眼，大概被泰廸富有魅力的笑容，及俊朗的外貌所吸引軟化了，

浪子奇行錄／馬 雲·文 盧 令·圖

痴人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胡德警司的太太蘇莎為一神秘男子的電話所騷擾，畢基正設法替他探查此神秘男子，但對方似乎對於蘇莎屋中情形十分熟悉，後來，蘇莎告訴畢基，以前有個男朋友叫任彼得，後來蘇莎和胡德警司結了婚，那男子還有時來電話，蘇莎懷疑可能是他。畢基一方面在蘇莎住宅附近佈下暗探，一方面叫蘇莎答應和任彼得會面，以便引出任彼得，他對方很機警，終於蘇莎被任彼得綁架去了……任彼得深愛着蘇莎，但蘇莎却無此意，任彼得此時恐防蘇莎對他不利，手中持槍警惕地對着蘇莎，蘇莎無計可施……

痴情空遺恨 甘為風流鬼

勒索者

畢基來不及將這項新發現告訴胡德警司；他只好和劉福開車到公園橫門來。

因為他担心那「勒索者」等得不耐煩；而胡德警司正跟他的上司開會。

畢基曾經和劉福分析過這件事；他們同意那「勒索者」必然是個知道任彼得一些秘密的人，否則他不會致電去找「史先生」。

他到底是誰？他知道一些什麼秘密？

他既然知道任彼得被警方通緝，自然也應該知道「史先生」亦即任彼得，為什麼還在電話中稱他「史先生」？

同時，他應該想像得到：任彼得既然巳被警方通緝，其住所亦可能被警方佔據，為什麼他還致電其家中？

畢基一想到這裏，心裏冰冷了一截！

他覺得可能又遭人愚弄；說不定電話中的「勒索者」，就是任彼得本人！

因此，當車子開到了公園橫門附近的路旁時，畢基忽然對負責駕駛的劉福道：

「不要停車！」

劉福登時呆了一呆：「幹什麼？」

「繼續慢慢地開車，不要問！」畢基像上司吩咐下屬一樣。

他的咀巴在說話，眼睛却注視着公園橫門附近一帶。

劉福跟畢基不但是好朋友，還算得上是一對「好拍檔」！

在過去，他們合作過不少次數，也不知破了多少案件。

因此，他們在若干方面是非常有默契的。

劉福只好將車子開動，不敢就此停下來；在他當時的想法，以為畢基臨時改變主意，可能是發覺有些什麼不對勁。所以劉福也不多問，便匆匆開車。

豈料車子剛開動，畢基那厮又叫了起來：「慢着！……」

劉福無所適從；到底他應該開車還是停下來？

他回頭望望坐在他身邊的畢基：「你到底發現了什麼？」

臉色緩和下來。「羅拔不在，你找他有什麼事？」

「愛咪，小姐，妳叫愛咪，我記起來了，嗯，好嬌甜的名字，眞是人如其名。」泰廸臉上的笑容，可以迷倒世上任何女人。「愛咪，可否讓我進內再說？妳不會忍心看着我站在門外吧？」

愛咪被泰廸的笑容，與及讚美陶醉溶化了，嬌笑着，將鐵門打開。說聲：「請進來。」

泰廸進入，愛咪將鐵門、木門先後關上，然後轉身帶泰廸走入客廳。

客廳內佈置頗為華麗，且有一個小型酒吧，泰廸一面打量着客廳的佈置，一面在愛咪的招呼下坐在沙發上。

「先生，喝點什麼嗎？」愛咪走向酒吧。

「哦，我差點失禮了，我叫泰廸，叫我泰廸吧，請給我一杯白蘭地。」

泰廸目光由客廳的佈置上移落到正站在櫃內倒酒的愛咪身上，微微笑着。愛咪倒了兩杯酒，端起酒杯，欵步走向泰廸。

泰廸不由目光一亮。愛咪穿一條熱褲，穿一件緊身短袖恤。將身上美妙的綫條充份表露無遺，特別是那修長白皙的玉腿，更是迷人，難怪泰廸會失態。

愛咪扭擺着豐滿的臀部來到泰廸面前，伸手遞給泰廸一杯酒。

泰廸竟然沒有伸手去接。

「泰廸，……」愛咪站在泰廸面前，手中杯伸到泰廸眼前晃動杯中酒。

泰廸這才驚覺，伸手接過酒杯，仰起面，尷尬地笑着說：「愛咪，妳的腿眞美，恕我剛才失態了。」

讚美話人人愛聽，愛咪媚眼一瞟，一扭屁股，挨着泰廸身旁坐下，誘惑地交疊雙腿，一條腿在泰廸面前晃呀晃的。「泰廸，嗯，你怎麼老望着人家的腿。」

泰廸喝了口酒，微笑着，望着愛咪說：「愛咪，你是我見過的有數幾個美女之一。」

愛咪「咭」聲笑出聲。「泰廸，我眞後悔剛才開門讓你進來，我懷疑你是否色狼，到底你是來找羅拔，還是來對我灌迷湯？」

泰廸放下酒杯，舉手發誓：「我對妳只有讚美，愛咪，我發誓，絕無虛假！」接又說：「愛咪，羅拔什麼時候回來？」

愛咪呷了口酒，輕浮地擺動着身子。睨了泰廸一眼。「說不定，或許今夜，又或許明天，總之現在不會回來。」最後一句話，語含挑逗。

泰廸為了從她口裏套出眞話，其實心裏也有點喜歡她，聞言輕笑一聲，伸手搭在愛咪肩上。「羅拔什麼時候出去的？」

愛咪早已被泰廸的儀表及讚美所迷醉，特別是泰廸那富有魅力的微笑，像有磁性般吸住她，何況，她亦是個很隨便的現代少女。

乘機偎倚在泰廸身上，愛咪說：「昨天一早出去，也不知又和那個混上了，懶得理他，他不回來最好！」

泰廸低頭輕吻愛咪秀髮。「羅拔是個怎樣的人？」

愛咪偎倚得更緊，微微仰起臉。「他？是個花心大少，仗着家裏有點錢，招朋納友，花天酒地，不過，幾討人歡喜。」

說着，嘟起塗了口紅的咀唇。「你找他不是問他這些事吧？不要說他了。」

泰廸眞想俯下頭吻她，因為，她的咀唇誘惑極了。但他忍着，「愛咪，妳認識羅拔多久？」

「三個月吧？我也不大清楚，記不起是那一天認識他了，不過，我記得是在一間『的士够格』認識他的，羅拔的舞跳得很好，够勁够狂。」眼睛一張，瞟了泰廸一眼，復又微微閉上。

那是很誘惑的，泰廸終於忍不住，低頭吻在愛咪紅唇上。四片咀唇才一接觸，立時緊緊膠合在一起，愛咪一個身子完全軟倒在泰廸懷中，一只手緊緊箍着泰廸脖子，另一只手解開泰廸胸前的衣扣，伸手輕撫泰廸結實寬厚的胸膛。

泰廸一邊吻着愛咪，一邊偷眼打量客廳一角的一道門，他實在懷疑這是否是個陷阱。

一只手，却在愛咪光滑結實的大腿上愛撫。整間屋內，寂然無聲，只有兩個人急促的喘氣聲，泰廸這時再也抵受不住，他衝動了，一股原始的衝動在他體內潛升，膨脹，終於要爆炸了。

愛咪咿唔呻吟着，在泰廸懷中扭動着身體。泰廸邊吻邊將愛咪放在沙發上，一只手仍然愛撫着愛咪的大腿，一只手很自然的，撫摸在愛咪飽滿挺彈的前胸。

愛咪在沙發上蛇一樣扭動着，身子顫抖着，咀裏發出令人心弦震動的呻吟聲，手與脚，纏上泰廸身體。泰廸輕柔地撫摸搓揉着愛咪飽滿的乳房，咀唇雨點般吻落在愛咪眼上、臉上、耳珠上、脖子上。

兩個人纏貼着，從沙發上滾落地上。

當泰廸將愛咪抱回沙發上時，愛咪巳變成了夏娃，而泰廸亦變成亞當。

泰廸一雙眼在愛咪綫條優美，裸露的胴體上貪婪地游移着，終於，往前一撲，壓在愛咪身上。愛咪咀裏立刻發出「噢」的一聲低叫，兩片咀唇半張着，手脚併用，緊緊纏抱着泰廸的身體。

兩個人此刻巳溶為一體。

× × ×

泰廸擁着愛咪，擠躺在沙發上，一面輕吻愛咪的眼瞼，鼻尖，咀角，一面輕撫着愛咪光滑的背脊，豐盛的臀部。愛咪則躺在泰廸懷中，緊貼着泰廸，閉起雙眼，臉上流露出既滿足，又歡愉的表情。

「愛咪，妳眞是個可愛的女孩子。」泰廸低語。「為什麼我不早些遇上你？」

愛咪身體動了動，擠貼得泰廸更緊，眼睛張了張，邊吻着泰廸胸膛，邊輕聲細語：「泰廸，我愛你，現在也不遲，你眞強壯。」

泰廸輕咬着愛咪耳珠，刺激得愛咪身體起了一陣顫動。「愛咪，還不遲嗎？那羅拔怎辦？」

愛咪夢囈般說：「管他呢。我和他不過是朋友，他管不了我，我愛走就走，泰廸，我要與你在一齊。」

泰廸由愛咪耳根一直吻落愛咪頸脖，由頸脖而肩頭，前胸，一雙手亦展開了活動。愛咪亦動了，反應異常熱烈。

於是，兩個人再次浸在歡樂中。

（下期續完）

然而畢基却沒有回答他！

畢基雙眼一直注視着車外——公園近住橫門那一帶。

他沒有告訴劉福什麼，只是叫他：「快停車！」

劉福這時候已將車子由路邊開出了馬路上去了。

如果這時候他又將車子駛回馬路旁邊停下來，萬一遇上交通警員的話，大有可能被「抄牌、罰欵」。

但是，無論如何，劉福還是照畢基的意思去做了！

他明白畢基的爲人，也知道他不是一個亂發號令的人。

他這樣「出爾反爾」，必然有道理。

於是他將車子往路邊停了下來！

× × ×

畢基原來的意思：他打算和劉福親自來公園橫門，尤其是「勒索者」提及的電話亭附近，看看電話中的勒索者是誰。

但是，當車子將要停下來之前，畢基的視綫雖然往外望，却未發現任何可疑人物；只不過就在那一刹那之間，他却想到了一個問題——萬一這是一個「陷阱」——任彼得引他在此出現，然後在隱蔽處用槍射殺他，他豈非死得不明不白？

畢基一想到這裏，就忙着叫劉福開車。——這正是他第一次向劉福發號令的心境。

可是，當劉福剛依他吩咐開了車之後，畢基却在這一刹那間，發現了一張似曾相識的面孔——一個鬼鬼祟祟的男子，出現在公園橫門的門前附近。

在這一刹那間，畢基的記憶系統，有如電腦一樣活動起來！

他很快就想起了！

那男子是他不久之前，在胡警司家門附近的電話亭抓過的人。

他記得這個人當時對警方交代說：他叫余柏！

畢基曾一度懷疑他就是用電話恐嚇蘇莎的人。

但事後警方却把他放過了。

爲什麼現在他又出現在這裏？

畢基覺得此中有大文章，所以又叫劉福停車。

這就是畢基反反覆覆的來龍去脈了。

× × ×

劉福停了車之後，只聽到畢基說：「你接應我吧！他可能就是電話中的勒索者了！」

話猶未完，畢基這邊已推開了車門，匆匆地跳下車去！

畢基以十分悠閒的步法，若無其事地，朝公園橫門那邊走過去！

他不敢過份匆促，是怕引起對方的注意！

對方很機警！

他！果然就是給畢基抓過的余柏！

余柏當時的態度很鬼祟，左張右望的，好像隨時會有人在他身邊出現，將他一把抓去似的；神色顯得慌張。

正是由於他的左張右望，所以，畢基即使更小心，也難免被他發現了！

附近行人十分稀少，所以畢基即使更閃縮，也無法躲開對方的視綫。

余柏的記憶力可也不差，他顯然還記得畢基就是曾經跟他在午夜交手的人。

他的反應非常敏捷，回身就走！

他逃得很快！

沿住公園旁邊的行人道，洒開脚步，拚命地逃走！

畢基無可奈何，只有立即追趕！

由於余柏發覺得早，所以，當畢基與他的距離尚遠，他已經開始逃走了，現在畢基一下子要追上他可不容易。

儘管如此，畢基仍然拚盡全力去追捕這個問題人物。

那天晚上，余柏爲什麼會出現在胡家附近路邊的電話亭中？

爲什麼現在他見了畢基就要拚命地逃走？

若以當晚他對畢基的態度，他不應該害怕成這副樣子的。

再將今天電話勒索任彼得的事連想起來，畢基心裏就有點恍然大悟！

所以，畢基無論如何也不能放過這個人。

他以「一百公尺短途賽跑」的速度，在行人道上展開衝刺！

余柏當時已逃到了一處街口！

他正想橫越馬路！

畢基眼看鞭長莫及，因爲只要讓對方越過了對面馬路之後，他便隨時會失去踪跡！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察」地一聲！一輛車子擋住了余柏的去路，令到他無法衝過馬路對面去！

余柏以爲是偶然的巧合而已！

怎料到那車子的車門迅速打開，撲出了一條人影來！

余柏也够機警，雖然剛才他的反應未免是慢了一點點！到底他也知道對方可能對他會有所不利！

他急忙繞到汽車的另一邊——車尾那邊，目的是避過車中撲出來的人。

但是，車中飛撲出來的人亦非弱者；他的行動比余柏想像中更快！

他並非一般途人，而是畢基的朋友——劉福。

劉福原是警探，受過訓練；現在又是一名十分出色的私家偵探，當然不是泛泛之輩。何況當畢基離開他車子之前一刹那間，還叫他隨時接應他呢！

因此，劉福在車內發現了畢基與人「賽跑」時，就急忙將車子開過去，及時在路口攔住了余柏的去路！

余柏這時已繞過了劉福那輛車的尾部，但是，劉福却一個翻滾，人也從車尾箱之上，飛躍而過！

劉福這邊剛着地，那邊已伸手將余柏一把抓住！

余柏萬二分機警！

只見他身影一矮，反手揪住了劉福的衣服，順勢一摔！

劉福冷不提防——他簡直不敢相信對方有此身手。

眼看他就要撞上一輛正在馬路上駛過的街車之上！

劉福有如斷綫風箏！但是，他一點也不慌張，人在凌空衝出之際，雙眼却留意到下面正有汽車經過！

這情形當然萬二分危險！

假如他跌在汽車的前面，他勢必被汽車輾斃！

但是，他却及時發現了那是一輛街車的車頂之上！

儘管那是車頂，如果他做得不好，仍然會丟了性命！

街車在高速中前進，劉福却是人在空中翻滾。

他當然不可能令街車停下來！

劉福的頭腦也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清醒，所以他也明白到，如果硬碰下去，也同樣是非死卽重傷的。

因此，他雙足一點，屈膝反彈，人却凌空飛了出去！

汽車雖然在高速中行駛，但對他來說，却毫無影响！

他只是利用雙足足尖向車頂借力反彈；那完全是千鈞一髮之間的事，如果他稍有猶疑，或者做得不好，就會送命！

但是，他不但做到了，而且還做得很好，姿勢非常之美妙，簡直媲美電影中的特技鏡頭；然而這却不是特技，而是現實中的事。

由於這一阻滯，畢基此時已匆匆趕到了！

他衝過馬路，直追余柏。

余柏若非親眼目睹，也難相信劉福竟有這一副好身手。

他在驚呆中被畢基及時趕到；當他發覺畢基的時候，已來不及逃走！

因此，余柏唯有硬住頭皮，與畢基交手！

這也不是第一次，過去在午夜時分，胡宅那處路口的電話亭之前，他們已經交過手了，所以，余柏對畢基已產生了畏懼之心。

另一方面，畢基對余柏却是心中有數，所以甫經交手，勝負立分。

再加上劉福此時亦已趕到了，余柏更顯得心慌意亂！

他一時忙亂了手脚，畢基拳到脚到，將他打得聲聲求饒！

劉福一把將他抓住！想起剛才差些兒給汽車撞死，他心裏有氣！一手揪住余柏的衣領，一手握拳就待痛擊！

畢基及時喝止：「算了，他已不再反抗，何必令他受傷！」

余柏避過皮肉之苦，用感激的目光瞪住畢基。

畢基和劉福將余柏帶回到他們的汽車裏面去；余柏以爲他們是警探。

他嬉皮笑臉地說：「我們來個交易好嗎？」

畢基瞪了他一眼：「什麼交易？」

余柏道：「你們不要把他帶到警局去，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什麼秘密？」畢基望望身邊的劉福，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你先說來聽聽，是否有價值再談。」

「你們需要一個人的消息嗎？」余柏故作神秘地問。

「什麼人？」畢基也故意問道。

「史先生。」余柏煞有介事地說：「我知道他許多事情。」

「什麼史先生？」畢基繼續裝蒜。

「就是在地下賭場內殺死一名警探的神槍手啊！」余柏又說，「當時我剛好在場，但我很聰明，不動聲色，悄悄跟踪他，所以知道他住在何處。我知道警方正通緝這個人。」

「你知道他的下落？」劉福感到驚奇地，與畢基交換了一個眼色。

余柏道：「我不但知道他住在何處，還查到了他住所的電話，向他勒索過一些錢。不瞞你們說，上次在電話亭中遇上這位先生——」

他指指畢基，又說：「當時我正是以電話向他勒索一些錢，想不到却給你撞見，差些兒將我扯上警局！」

「你說你知道他下落，那你就帶我們去見他好了。」畢基道。

「那就是說，我們的交易成功了？」余柏喜不自勝地說，「你們不再將我交到警局裏去！是不？」

「只要找到那渾蛋，我可以答允你這個條件。」畢基道。

劉福於是一邊開車，一邊叫余柏指引他們去找任彼得的門路。

余柏表現得很認眞。

畢基和劉福當然也相信他。

記者招待會

劉福依照余柏的指引，將車子開到一條街道。但是，當車子停了下來之後，畢基往車外四周的環境瞥了一眼，就想揍余柏一頓！

原來這兒是胡警司住所之所在；也就是畢基當晚初遇余柏的地方。

畢基問余柏：「你說的人，就住在那一幢住宅大厦之內，是不？」

「是的。就是那兒其中一個單位。」

余柏很認眞地說。

畢基和劉福都有些啼笑皆非。

畢基問：「是不是八樓A座？」

「是啊！你怎麼也知道了？」余柏反而把雙眼睜得大大的。

畢基一手抓住他的衣襟：「你敢在我面前要花樣？」

余柏不禁大吃一驚，瞪住畢基：「我怎麼敢呢！他眞的就是住在這裏，而且我還親自偷進過他的家裏，抄下了他的電話號碼：……」

畢基忽然放開了他！

畢基想到這可能又是一場誤會！

余柏沒有說謊，相信他也沒有胆量在這時候欺騙畢基他們。

他們之間的誤解在於：余柏似乎還未知警方已找到了任彼得之巢穴，只可惜「人去樓空」而已！

但在畢基他們這方面，却以爲任彼得有什麼新消息。

余柏是個勒索者！他很有胆色，也很聰明，否則怎麼敢勒索任彼得？

任彼得不但有槍，而且殺人不眨眼！他必然是投鼠忌器，所以才不敢將余柏殺掉。

余柏大概得過一次手，以爲任彼得好欺，於是「好吃又回頭」！

但是，他爲什麼既然已知道警方在通緝任彼得，却不知警方已搗破了任彼得的巢穴？

經余柏解釋過之後，畢基他們才知道事情的確有點令人啼笑皆非！

原來余柏識字不多，他是個不務正業的人，經常到地下賭場去消遣，自然也總是輸多贏少。

當晚任彼得故意在地下賭場露一手，將一名便衣警探引出之後，一槍殺死他，自然是爲了給胡德警司增添一些麻煩。

想不到還有一個「火中取栗」，敢在老虎頭上捫虱的余柏，悄悄地跟踪他，還設法偸進他的寓所，取得了他的電話號碼，向他勒索。

這還不算，一次得過甜頭之後，竟然還再來一次。甚至警方搗破了任彼得的巢穴之後，他還不知道。

也正是因爲後來的一次勒索電話給畢基接到，不會揭破了此事。

但是爲什麼余柏又會明知警方通緝任彼得，却又偏偏找上門來？

原來他沒有看報紙，只是在街上的電器商店見到電視台映出了任彼得的照片，却沒有聽到新聞報告員宣讀警方通緝此人的內容；他於是以爲警方終於知道了在地下賭場殺警的兇手就是任彼得，甚至以爲警方還未找到任彼得的住址。所以他靈機一觸，又想再來勒索任彼得一次。

畢基知道了余柏的來龍去脈之後，也感到有些啼笑皆非。

畢基道：「你能保有這條性命，該感謝上帝！你大概不知道任彼得的心情，殺一個與殺兩個，似無分別！」

余柏道：「放心！他不敢殺我！」

「爲什麼？」

「因爲我告訴他，我是一個黑社會組織的人，他殺了我，我的兄弟一定不會放過他！」

「你眞有種！」畢基苦笑一下！

「過獎了！」

「你可知道，他已經不在這裏？」畢基又問：「他會不會另有巢穴？」

「我不知道。」余柏想想又說：「不過，我想我會有辦法帮你們找到他！」

「你有辦法？」畢基差些兒也相信了，「你有什麼辦法？」

「只要你們放我一馬，也唯有這樣，我的行動才可以獲得自由。」

「嗯-！」畢基故意沉思，然後才小心地說：「坦白說吧！我們即使交你給警方，相信也沒有什麼用處。」

「對了對了！我根本沒有犯罪啊！」余柏高興地說。

畢基道：「不！勒索就是犯罪，不過，我不怕坦白告訴你，我們都不是警方的人。」

「嗯——」余柏分別打量着畢基和劉福二人，「然則，你們是什麼人？」

「我們的身份暫時不可以告訴你。」畢基寫了一個電話號碼，「你有事可以撥這個電話找我談談。」

「你的意思是：我可以走了？」余柏有些喜出望外！

畢基道：「是的，我們不想麻煩，事實上警方亦未必有足夠證據控告你！」

「謝謝你們！」余柏接過了那張寫了電話號碼的字條，「如果我有『史先生』的消息，我一定通知你們！」

說完，他逕自推開車門，一溜烟的走了！

畢基瞪住他的背影在遠處消失！

劉福一直默在一旁，一聲不响！靜靜地聆聽着畢基和余柏的談話。

但到了現在，他終於也忍不住了：「你眞的相信他會再找我們？」

「會的。」畢基很有把握地說：「剛才我寫給他的，是你寫字樓的電話，請你關照住你的秘書，留意這個人的電話。」

劉福感到好笑：「你這人眞是妙想天開！他怎麼可能再找我們？」

「現在說什麼都沒有用，讓事實來證明好了！」畢基將車門再次推開，「我有些事情要辦，回頭在你的辦公室見吧！」

劉福只好獨自把車子開走！

他認爲自己最了解浪子畢基的爲人；但有時却又最不了解他！

就像今天這樣！

× × ×

任彼得並不相信蘇莎巳屈服在他的淫威之下！

他仍然沒有讓她獲得充份的自由。

他那枝手槍，從未離開過他的手。

她開始感到絕望！

今天，任彼得似乎特別留心電視台的節目。

蘇莎不知道到底又發生了什麼事，因爲她連報紙也沒有機會看。

她只知道任彼得一再看他的腕表，然後扭開了電視機！

電視台正在播映廣告。

然後，再一個節目就是「新聞報告」了！

對了，任彼得所關心的，正是他的切身問題——

蘇莎當時心裏也只是這麼樣想。

但是，事實比她想像中複雜得多了。

原來電視台有一項「特別報告」，那是警方招待記者的實地轉播。

主持記者招待會的，並非別人，正是任彼得的情敵——胡德警司。

胡德警司首先報告：地下賭場殺警案，以及街頭襲警奪槍案，初步巳被證實是同一個人做的。

警方相信有一名無業流氓可能是現場「目擊者」。

因爲根據最新的綫索：那名「目擊者」曾用電話勒索兇手！

可惜兇手巳及時離去，因此「目擊者」的目的未達。

現在警方呼籲那名「目擊者」立即與警方連絡。

因爲，警方相信那是最有力的目擊證人之一。

警方又呼籲，如果有人知道此證人的消息，請與警方連絡……

記者招待會就是這麼簡單。

胡德竟未提及他妻子被人綁架的案件，有什麼新發展！

任彼得看完了這「特別新聞報告」節目之後，立刻把電視機關掉了。

蘇莎很留心任彼得的表情；她發覺他非常憤怒！

任彼得狠狠地說：「那渾蛋！千萬別讓我找到他！」

蘇莎乘機問：「你曾經殺人？」

「是的。」

「爲什麼？」

「爲了你。」

「別開玩笑了，爲了我而去殺人，這話眞不知從何說起！」

「我要給你丈夫胡德增加一些麻煩；我要他看看顏色！」

「但是，死去的人，並不是他！」

「我本來要他麻煩透了才死，讓他受盡壓力——包括上司給他的壓力，與論給他的壓力，最後才讓他死得不明不白。但是，很可惜，他命不該絕！」

蘇莎嘆氣道：「你本來也想殺他，是不？」

「是的，我要他永遠離開你！」

「其實你想得到我，何必用到這種手段？這樣發展下去，我們反而無法面對現實。」

「這話你應該早在電話中說，但事實你在電話中却令我失望！我在絕望中，惟有如此這般的，把心一横！」

「現在你打算怎麼樣？」蘇莎故意對他表示了關懷。

「我會去找那傢伙算賬！」

「何必呢？」蘇莎道：「我以爲你還是設法早些離開這裏。」

「你也肯跟我一齊走？」任彼得意外地怔住了！

蘇莎點點頭！

任彼得以爲她的態度轉變了，自然高興得很：「我一定有辦法把你帶離這個都市！」

午夜的冒險

警方的呼籲，余柏本人固然看到了，他的朋友們也知道了。連日以來，余柏左閃右避，以免讓警探們找到他；其實更急於要找到他的，還有另外一個人！

他就是曾被余柏勒索的任彼得。

這天晚上，任彼得又在暗地裏追查余柏的下落。

任彼得胆大心細，他明知自己也是警探們要找的對象，所以他必須小心翼翼，否則，他未達到目的便可能先變階下囚。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他除了要找余柏之外，還要找門路偸渡。

他要和蘇莎偸渡離開這裏。

爲了掩人耳目，任彼得這時戴上了灰白色的假髮髮罩，唇上也貼了一撮小鬍子。看上去巳是另外一個人。

他曾在此地生活過，所以對這兒一點也不陌生。他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一些什麼人，也知道那些人是懂得門路的。

晚上他來到了紅燈區。

一間常見三敎九流的人出現的酒吧，燈光非常昏暗。一名吧女巳是「一枝花年華」，却打扮得有如彩雀。

血紅的口唇，加上廉價的香水，雖覺俗不可耐，背後可能隱藏着無限的辛酸！如果她們還有別的方式可以謀生，如果她們無此必要，又何必在此捱更抵夜？

「你叫什麼名字？」任彼得呷着酒，眼睛却朝另一方面看過去。

他心裏有事，眼裏也在找人。

「莉莉。」她也呷着酒，其實那只是一杯茶，然而人客代付的却是酒賬。

「想賺多少外快嗎？」

「你連看也未曾看過我一眼，竟然也會引起慾火？」

「別想歪了！我只想知道一個人的下落，他常常在這裏出現，這兩天以來，似乎人也不見了，眞奇怪！」

「余柏？」

「你怎麼知道我要找的是他？」這一回任彼得終於要望她一眼了！

「嘻嘻，我當然知道，我是未卜先知！」她「十三點」的嘻笑着說。「你是警探，我可猜對了吧？先生。」

任彼得乘機低聲說道：「請你合作一些，別太張揚。」

「放心，我也不想一萬元暗花流入別人的口袋裏去呢！」

「一萬元暗花？」任彼得又是一怔！

「是的，警方出一萬元，雖然少一些，却有不少人覬覦。」

任彼得暗暗吃驚！

表面上他仍强作鎭定：「你有本事賺到這筆錢麼？」

「試試吧！」

莉莉說完，站了起來！

「你去那裏？」

「等我片刻，我爲你打聽一下；回頭再請我喝一杯可以嗎？」

任彼得明知這是銷金窩，他担心的不是錢，而是莉莉的態度。

莉莉說警方出一萬元「暗花」大概也不會是假的。

「暗花」就是不公開的花紅，賞給提供綫索的人。

因此任彼得難免會想：警方爲什麼要找余柏找得這麼急？

莉莉經過一張桌子時，俯首彎腰，跟一個男子耳語。

那男子回過頭來，朝任彼得這張枱又瞥了一眼。

任彼得不敢直視，雖然明知在這種光綫底下，彼此很難看得清楚對方的面目，但心理上總覺尷尬。

莉莉又捧住另一杯「酒」回來了。

任彼得摸摸小腿——那兒有一枝手槍，他担心莉莉巳經出賣了他！

他仍然故意問：「有什麼消息？」

「你以爲我是神仙麼？即使那一萬元到手，我最多也只得五千元而巳。」莉莉又說，「剛才那個是我朋友，他有許多門路。」

任彼得覺得莉莉很狡猾。

他一邊與她交談，一邊仍將視綫放在那人的身上。

他見到那男子巳離座，所以心裏覺得更加可疑。

那男子極有可能是警探。

然則，莉莉也許巳識破了自己的身份，只是裝傻而巳！

任彼得越想越驚！

偏偏這時候莉莉又伸手摸過來；摸向他的腰間！

「怎麼？你不帶槍？」莉莉把身體倚靠着他。

「我爲什麼要帶槍？」

「警探都有槍，否則隨時會喪命。」

莉莉說。

「有時總會例外的。」任彼得又發覺剛才那男子進了電話間，久久未見出來。

他可能在請救兵；說不定不久之後，警方便將這兒包圍。

任彼得於是借故看時間。

「對不起，我約了朋友。」他對莉莉說，「回頭再來捧你塲。」

「你不等了。」

「等什麼？」

「等消息啊！」莉莉道，「我朋友錢路很多，相信不久就會帶來好消息。不過，那一萬元怎辦？」

「放心吧！只要消息準確，幾時聽過警方欠人家的花紅錢？」

任彼得担心來不及闖出重圍，匆匆結賬離去。

豈料他剛離開酒吧，就發覺剛才那可疑男子也跟了出來！

表面上他們互不相干，但任彼得却知道他正在跟踪自己。

他故意轉進了一條橫街去！

那男子也悄悄跟了過來！

他在彎角處躲了一陣。

那男子出奇地左張右望！

「不要動！」任彼得出其不意地，用手指指住他背部。

「朋友，別開玩笑了！」那男子終於也舉起了雙手。

「誰跟你開玩笑？」任彼得手中未有槍，却隨時準備拔槍。

由於那是一枝奪得的警槍，若非迫不得已，他是不會讓它亮相的。

任彼得又在那人背後狠狠地問道：「爲什麼你跟踪我？」

「跟踪你？」那男子苦笑道，「莉莉告訴我，你老兄要一個人的消息，可不是麼？」

「你有誰的消息？」

「余柏，有興趣麼？」

「你眞的有余柏的消息？」

「是的，不過，我要先收訂金。」

「要多少？」

「一千。」

「太多了。」

「我等錢用，八百如何？」

「好，一言爲定。但是，我如何知道你不是志在騙錢？」

「別開玩笑了，警探的錢，誰敢騙？何況這八百元只是你代付的，將來可以在一萬元暗花中扣除。也等於說，此乃公家錢。」

「好吧！」任彼得叫他轉過身來，「先帶我去找余柏。」

「不！我不能帶你找上門，只可以帶你到街口，然後告訴你何處可以找到他；那時你必須付我八百元。」

「如果找不到呢？」

「你可以找莉莉，我退錢給你。」

「你叫什麼名字？」

「道友安。找道友安，許多人都知道我是誰。這八百元，莉莉也有份分數。」

「好吧！我們現在就去！」任彼得又問：「那是什麼地方？」

「離此頗遠。」

「截一輛街車如何？」

「在對面海，坐街車可能要花三四十元車費之多。」

「不要緊，車費由我付。」

「那好極了！到那邊大街去找一輛街車，我們一齊過海！」

天台上的決鬥

蘇莎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因爲她像囚犯一樣，連門口也未出過。

唯一知道的，就是這兒是一個細小的住宅單位，只有一廳一房而已。

看樣子，是一幢新落成的大厦。也許是多層住宅大厦。

外面很靜！

屋子裏一切陳設，非常之簡單。

客廳外面只有一套沙發、一張桌子、一架電視機和一個雪櫃。

房間裏只有一張床。

這兒連電話也沒有。

任彼得雖然口口聲聲說愛蘇莎，可是他對蘇莎絕不信任。所以，他離此外出之前，也將蘇莎的手脚用繩子綑綁住，然後鎖上了房間的門。

蘇莎明知這是唯一的機會，可惜她無法弄鬆手足的繩子。

她曾經試過許多方法，結果還是徒勞無功。

她也試過張大喉嚨叫救命，可惜叫破了喉嚨也沒有人理睬她！

因爲這兒是梗房，窗門也關上了，只有頂上的抽氣扇。

聲音根本無法傳出去！也難怪任彼得這麼「大方」，沒有塞住她咀巴。

她多番掙扎之後，懨懨欲睡。

她並非疲倦，只是身不由主。

她記起了，當任彼得外出之前，曾讓她喝了一杯開水。

開水中有異味，可能摻進了鎭靜劑安眠藥之類！

終於，她停止了一切動作，乖乖的睡了過去！

× × ×

任彼得和道友安二人到了一處路口。

這是貧民區。

路燈十分昏暗。

街車停下來之後，由任彼得付了錢。

他們併肩走到一角。那是一處完全沒有燈光射到的梯間。

道友安攤大了手掌。

任彼得只付了五百元給他。

他埋怨道：「我們講好了八百的。」

「你先收了這些，我知道你急於要錢購買毒品而已。只要找到他，這五百元是我私人的，與那一萬大元無關。」

「嗯——」道友安有些猶疑。

任彼得道：「你閉上眼睛想想，如果我這時候帶你回去，栽你一個罪名，明天早上才放你，你猜你會怎樣？」

道友安眨着雙眼：「何必呢？」

「告訴我，在何處可以找到余柏？」

「就是那一列舊樓的天台，你由十九號與二十一號之間的樓梯，直上到天台，這些時日以來，他一直躲在那裏。」

「好吧！」任彼得瞪住他說：「你小心聽着！如果你敢騙我，你和莉莉都逃不了！」

「放心！保證兌現的，去吧！」

任彼得四下裏張望了一遍！他顯得有些担心，但當他摸摸小腿上的手槍之後，又信心十足地，邁步向前走！

× × ×

那處梯間很黑暗。

任彼得首先拔槍在手。

然後他才一步一步的，從黑暗中逐層摸上天台去！

天台上面，也沒有燈光。有的只是天上洒下來的點點星光。

那些天台木屋，也算得上是這兒舊樓上面的一個特色！

任彼得又將手槍插回腰間，因爲光綫已令他有了安全感；他確信自己拔槍的速度十分快！

木屋竟有數間之多。

任彼得有無所適從之感。

這裏似乎沒有夜生活，木屋裏都見不到燈光。

也許屋子裏的人都睡了。

任彼得後悔沒有問清楚究竟是那一間木屋。

他想找個人來問一下，但所有人已睡了；天台上見不到一個人影。

唯一的人影在一處水箱後面，鬼鬼祟祟的，任彼得根本見不到。

他早已留意到任彼得，但他一聲不响；只躲在那裏等機會。

他是誰？

他正是任彼得要找的人——余柏。

道友安沒有說謊，余柏的確一直躲在這裏；道友安當然知道，因爲他們是朋友，余柏甚至要靠道友安出去走動。

這樣的「朋友」又怎麼稱得上朋友？道友安是個吸毒者，吸毒的人在生理上已無法尅制理智，出賣朋友往往變成「無可奈何」的事。

余柏一直担心被出賣，所以他的警覺性也提高了。

「不要動！」

當余柏肯定來者是任彼得時，立刻就採取行動！

他用一枝掃把竹，突如其來的，在任彼得的背後出現！

任彼得只覺得有硬物抵住背部，不知道那是否就是一枝槍的槍管；但那聲音對他來說並不陌生。

「你是余柏？」任彼得雖然舉高了雙手，却用眼尾後望。

「不准望過來！」余柏担心被對方識穿那只是掃把竹一枝。

他知道任彼得有槍，所以他企圖迫近他奪取他身上的手槍。

就當他探手過去的一剎那間，任彼得早已心中有數！

他突然發難，因爲他早已懷疑像余柏這種人不可能有槍在手；剛才用眼尾後望時，已獲得證實了。

他沉肘後撞，但給余柏避過了！

余柏知道對方有槍，絲毫也不敢怠慢，拚力狂衝，目的無非是令對方先倒了下去！

他知道只要讓對方有機會拔槍，他自己就先完了！

余柏那一撞，也頓然令到任被得重心全失，身不由主的倒跌下去！

即使人在地上滾，余柏也明知他隨時會拔槍射殺自己。

因此，他迅速飛撲而上，拚死將他壓在地上。二人糾纏在一起。

余柏與任彼得扭作一團時，已感覺得到：他的對手腰間隆然有物。

他想伸手奪槍。

但任彼得却死捉住他的手。

余柏也不讓任彼得的手探向腰間。

他們都心裏明白，誰先奪得那枝手槍，誰就佔盡優勢。

他們兩個人，四隻手，任何一隻手都有可能奪得那唯一的手槍。

但是這時候四隻手却糾纏在一起，互不相讓。

余柏唯一最佔優勢的是地利！

只要拖延一點點時間，對余柏來說都是十分有利的。

他極力讓時間拖延。

任彼得當然也明白環境對自己非常不利，所以他反而希望速戰速決。

但是，任彼得越焦急，越被對方纏得緊，無法伸手拔槍。

他後悔不該把手槍插回腰間，當時他實在不想過份張揚！

他以爲只要找個人問問余柏之所在，見到了余柏之後再拔槍也未遲。

相反，如果自始全終有槍的手，反而可能不妙，要不是嚇倒了天台上的人，就會被人當作大賊，說不定嚇到鷄飛狗走，以至有人緊急報警，那豈非弄巧反拙？

想不到現在更麻煩了。

任彼得拚盡全力也無法把余柏推開，也無法騰出一隻手去拔槍。

任彼得已見到了一些天台木屋有人出來。

余柏揚聲叫道：「打刦打刦！快過來帮帮手！」

但是，那些在夢中驚醒的人，只是袖手旁觀而已！」

他們沒有人加入。

但任彼得却給余柏叫得心急起來，拚力掙扎之後，終於有個機會伸手拔槍！

這是生死關頭，余柏又怎會讓他順利奪得那要命的手槍。

任彼得千辛萬苦才取得了腰間的手槍，手腕又迅速給對方握住了。

余柏極力不讓槍管朝向自己，否則他就完了！

他用力將任彼得的手撞擊天台上的水管！

驀地「砰」的一聲！

冷眼旁觀的人嚇得紛紛後退，他們以爲兩虎相爭，必有一傷！

但是，事實上子彈已射上了天空！

任彼得的手腕痛得叫將起來，指節不由自主的一緊，手槍就失火！

大家都心裏明白，這乃是關鍵性的一槍！

因爲槍聲必然驚動了隣近的人，可能有人已經致電報警，也可能直接驚動在附近經過的巡警。

任彼得萬二分焦急。

他的手腕被水管撞了一下之後，痛得要命，他低估了對手。

余柏得勢不饒人！

他拚盡全力再把對方的手腕撞向橫過天台的一條水管之上。

「喲」的一聲。

任彼得那枝手槍登時飛跌出去！

天台之上，人影都不見了，除了二個正在地上打滾的人之外。

那些袖手旁觀的人，都給槍聲嚇得紛紛躲了起來。

余柏翻身奪槍，但是，任彼得趁住他剛離開他的刹那間，飛腿力踢，又將余柏踢倒下去！

余柏來不及爬起，眼兒手槍又再次落入任彼得之手。

任彼得衝過去！

手槍距離他只咫尺之間。

余柏眼看無法阻止，靈機一觸，反身就逃向水箱後面。

他熟悉這裏的環境，這是對他最爲有利的地方。

余柏的影子一閃，槍聲隨即响起！子彈在水箱旁邊滑過！

任彼得已成功地奪得了手槍，立即繞過水箱後面去。

但是，余柏竟然不知所踪。

任彼得大吃一驚。

他明知自己的處境十分不利。

第一，時間上的拖延，對他最危險，因爲警方隨時會包圍這裏。

第二，他不熟悉這裏的環境，相反，余柏就瞭若指掌。

他仰首上望，生怕余柏已爬上水箱之上，凌空飛撲而下。

但水箱上面未見有人影出現。

他一手攀住水管，一手緊握住手槍，爬上了水箱之上。

水箱的蓋子虛掩着，但裏面似乎沒有人。

「隆」然一聲。

任彼得有如驚弓之鳥，差些兒他又要開槍！

那聲音來自下面——不是天台，而是樓下下面。

任彼得跳下水箱，倚住欄邊下望，一條人影正在下面急竄。

「好傢伙！」

任彼得認得那是余柏。

余柏原來已由渠道爬了下去。

剛才那「隆」然一聲，大概是他跳下去的時候，跌在鐵皮水簷上發出的聲浪。

任彼得又朝下面開了一槍。

「砰」然一聲，槍聲在黑夜中又不知吵醒了多少人。

任彼得明知可能引來警方人員的圍捕，但却希望余柏中彈倒下來。

但是，余柏並未倒下。他只是加速了脚步，消失在街口那邊。

雖然時在黑夜，儘管距離得那麼遠，任彼得仍舊可以看得見，余柏可能已經受了傷，因爲他發覺余柏一步一拐的！

他知道余柏逃不了多遠，於是他急急離開了那處天台。

血路

已經是幾條街以外。

街上仍然很靜。

任彼得奇怪爲什麼沒有警車出現，更加見不到警察。

難道那些槍聲是假的？抑或人們以爲是「燒炮仗」？

人們即使沒有被吵醒，街上難道一個巡邏警察也沒有。

他在黑暗的街道上，追尋一條「血路」——那是余柏受傷後，逃走時遺下來的血漬。

任彼得不知道是他的手槍的威力，抑或是余柏跳下來時自己受傷的。

總之，他覺得他和余柏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了。

突然之間，那邊街口傳來陣陣急促的步聲，任彼得聽得出，那不會是余柏的，而且，絕對不止一個人。

果然出現了二個人影。

那穿上了警員制服的人影，足以令到任彼得胆戰心驚。

他急忙找地方先躲一陣。

步聲移近。

「是不是逃向這邊？」

「是的，我不會看錯。」

「你肯定其中一人有槍？」

「對啊！一個受了傷，一個手持短槍的人啣尾直追。」

「會不會是警探——我們自己人？」

「我不知道……」

對話的聲音和步聲，越去越遠。

× × ×

余柏的確受了傷。

那不是槍傷，是他沿住水渠爬下來時，擦傷的。

再那麼一跳，人跌在鐵皮蓋成的水簷上，足踝却扭傷了。

他一步一拐的，逃了好幾條街，就是見不到一個警察。

當然，他眞不希望落入警方的手上。

警方可能把他送入牢中。

但是，想到被任彼得追上了之後，一定死在他的手槍之下。

因此，他寧願坐牢，也不想這麼快就死去！

有什麼辦法可以不死，也不必坐牢的呢？

也許有的！

於是他想起了一個人。

那就是畢基。

他記得畢基曾寫了一個電話號碼給他，他又記得畢基堅稱不是警方的人。

他那張寫了電話號碼的字條，仍然在他的口袋裏。

他明知不能逃得太遠。

他也明知任彼得遲早總會追上了，只要追上了，他就完了。

於是余柏急於要找一個電話亭。

雖則已是深夜，他仍然抱住萬一的希望，希望畢基會是他的救星。

× × ×

他終於發現了一個路邊電話亭。

余柏那麼容易發現那座電話亭，是由於電話亭之內有燈光照亮。

他對燈光十分敏感，他怕被人發現。

既然他可以輕易發現那電話亭，相信別人也可以！

於是，當他閃進了電話亭之後，首先

用硬物將燈泡擊毀了。

電話亭之內，變得十分昏暗，但仍然可以藉住路燈的光綫，讓他看見號碼盤上的數目字。

那組電話號碼本來是劉福私家偵探社的。

偵探社之內，有人通宵值勤。

「你是誰，找畢基先生？」接綫無在那邊問道。

「我有十分重要的事，快給我接綫。」余柏的視綫不斷留意街上的情形。

街上只須有一個人影出現，或者一輛街車掠過，他也會感到心驚胆震！

余柏聽到對方那接綫生道：「這是劉福私家偵探社，你要找畢基先生，除了留話之外，你可以致電他家中，我現在就告訴你他家中的電話好嗎？」

余柏担心他來不及撥第二次電話，任彼得已找到這兒來。

雖然這兒沒有了燈光之後，顯得安全了許多，但是仍難免會被對方發現他之所在。

因此，余柏一邊將他之所在，先說了一個明白，然後才記下畢基家中的電話號碼。

他這樣做應該是相當聰明的做法。

萬一任彼得已追到來，余柏仍希望劉福和畢基他們能及時趕來救他。所以他先向接綫生說明了身份、處境以及現在之所在地等等。

他還向接綫生聲明，他正被人追殺，他可能來不及撥另一次電話，因爲那殺手隨時會追到這兒來。

他希望接綫生代他通知畢基和劉福這兩個人。

接綫生當知道了他就是余柏之後，果然亦大爲緊張。

× × ×

余柏並非杞人憂天！

他連聽筒還未擱好，已透過電話亭的玻璃，瞥見了任彼得的影子在街上那邊轉了過來。

他來不及直接通知畢基。

他急忙奔出了電話亭。

路邊有一列貨車停放着！

他的腿傷又在隱隱作痛，所以他不能再走動了。

他爬上一輛貨車之上……

絕路

任彼得機巧地避過了警員的追踪！

那警員只有一個人，另一個是途人，但途人的指引錯誤了，令到那軍裝警員也摸錯了門路。

任彼得本來可以有許多機會時間逃走，但當危機過去之後，他覺得不能功虧一簣——他必須殺掉余柏。那並非單單因爲余柏是目擊證人，而是由於余柏可能還知道他另一巢穴之所在。

他在想：余柏既然知道他第一個巢穴的電話號碼和地址，當然也有可能知道第二巢穴之所在。

如果他不殺余柏，可能對自己造成危機，而眼前却是最好的機會。

余柏不但受了傷，而且就在附近。

他很有把握找到余柏，因爲有一條血路可作根據。

在路燈之下，血漬清清楚楚的留在路邊，直透進電話亭內。

然而放眼望過去，電話亭裏面却是一片黑暗，什麼也見不到。

路邊電話亭對任彼得來說並不陌生，怎麼會沒有燈光？

任彼得心中有數。

他朝住電話亭走過去。

他一直留心地面上的「血路」——那是最佳的綫索。

他覺得余柏這時候一定被他嚇到失魂落魄，竟然沒有時間爲傷口止血。

假如他止了血，相信任彼得要找到他藏匿的地方，眞不容易。

但是，余柏可能根本就沒有發覺。

他迫得十分近！

電話亭內雖無燈光，但在這距離下，也可以透過玻璃看得見裏面沒有人。

任彼得覺得奇怪！

他又再追查地上的「血路」！

小心分析之後，他恍然大悟！

血路有一條由電話亭透向貨車那邊！

任彼得笑了。

× × ×

路邊有許多貨車。

一輛一輛的都靜悄悄的停在一旁，如果要他逐輛去找相信也够麻煩，但現在他根本不用費神去逐輛找。

那「血路」已清楚地「指示」他。

他又一次拔出了手槍，站在一輛貨車的尾部！

那正是「血路」的隱沒處。

「余柏，你逃不了，下來吧！」任彼得握槍作勢，發出了命令：「只要你乖乖的站出來，我們有話可說，否則，給我上車找到你，你會死於我的槍下！」

但是，車上沒有回音。

「好吧，你要找死，我也沒有辦法。」任彼得說着就想攀上貨車去！

突然間，他感到不妙。

他聽到汽車的馬達聲。

他看見貨車的尾部氣管在噴烟！

他面前的大貨車正在後退。

急促地倒退！直朝住他撞過來，嚇得他急忙往馬路上翻滾過去。

任彼得又驚又氣。

他人未爬起來，已看見余柏坐在貨車的司機位之上。

余柏正將車子完成了倒後程序——將貨車由停車位開了出來，他正待扭軚將貨車急急開走。

「砰」然一聲槍响！

任彼得的槍法果然厲害。

他顯然仰臥地上，仍然彈無虛發。子彈擊中了余柏的頭部。

余柏失去了知覺。

大貨車也失了控制，急急前衝。

「轟隆」一聲！

路邊一條電燈柱被撞彎了。

大貨車被迫停下來。

任彼得以跑步的速度衝至大貨車一旁，由司機位的另一邊攀了上來。

手槍槍管仍然指住余柏。

余柏倒在一旁！

滿頭鮮血，他死了！

任彼得推開他身旁的車門，將余柏的屍體，推出車外！

他沒有余柏的「本事」，所以他無法開動其他貨車。他惟有開走這一輛。

這一輛顯然撞毀了車頭，但機件却沒有壞，仍可開動。

情痴

任彼得非常機巧，他將大貨車停在兩條街外，然後徒步穿過一條捷徑——那是一條橫巷，匆匆回到了他的秘密巢穴。

時間已是凌晨三時。當他開門入來時，發覺蘇莎已蜷縮作一團，睡了過去。

他倒了一杯酒，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倚斜在沙發上。

他沒有驚動蘇莎。

他側耳細聽，因爲他担心警方這時已展開了搜捕行動。但是，外面仍然很靜。雖然門外似乎有些聲响，可能是隣居另有夜歸人。

他舒了一口氣。

雖然他又殺了一個人，但對他來說，殺一個和殺兩個，似無分別！

余柏是對他構成危險的人物，所以他覺得非殺余柏不可！

現在他應該可以放下心頭大石了。

× × ×

他一邊喝酒，一邊瞪住床上的蘇莎。

他覺得她既可憐，又可愛。

於是他站了起來，爲她鬆綁。

蘇莎給他弄醒了。

她有如從噩夢中驚醒。

她瞪住他，目光中充滿了恐懼。

他要吻她。她別過臉去迴避！

他很生氣。

「到現在，你還敢這樣對待我！」任彼得狠狠地說：「我爲你不遠千里而來，想不到你對我的痴心一片，全不領情！」

她打量着他，畏縮在床上一角，吶吶地問：「你去了那裏？」

「嗯——」他想了想，笑了笑，「我本來不想告訴你，但是，還是讓你死了這條心吧！」

他終於明白了。原來他身上、手上都沾了血。難怪她吃驚的！

於是他乘機說道：「我殺死了胡德那傢伙！」

「什麼？你——」

他原本以爲如此一來不但可以顯示自己的威風，也可以令蘇莎死了對胡德的一條心。但蘇莎悲從中來，一股無名的怒火，竟然化悲憤爲力量，含淚狂衝過去。

她伸出雙手握住了他的頸項、他的咽喉。

她來得突然。他幾乎全無防範，因爲她不久之前還是十分畏縮的。

然而現在，她簡直像一頭瘋狗！

他在忙亂中伸手去搜索擱置一旁的手槍！但他找不到。

他不能再用一隻手去反抗，因爲蘇莎正以雙手握住了他的咽喉！

他有窒息的感受。

因此，他用雙手拚力將蘇莎推開。

蘇莎只是一個女人——一個十分弱質的女流而已。但是，她那十隻尖如利刀的指甲，足以令她的對手致命。

如果再過一分鐘，任彼得即使不死，相信也會重傷。一個人在垂死掙扎中，那一股無情力往往大得驚人。

「隆」然一聲。任彼得把蘇莎整個人，推倒床上，整張床幾乎塌下。

他幾乎窒息了。

他一邊喘着氣！一邊生氣地伸手將放在床頭几上的手槍取了過來。

蘇莎被推倒床上，狠狠的一摔，人也差此兒昏了過去，那裏還有氣力反抗？

「砰」然一聲。

槍聲一响，蘇莎倒了下去！

與此同時，任彼得手中的手槍，也飛墮一旁！他的手腕在流血。

屋子裏突然多了一些人。

那是房間裏混亂成一片時，外面有人破門而入，只是任彼得和蘇莎都沒有發覺而已，因爲他們一方面無法分心，另一方面床板的「隆」然巨响也掩沒了一切！

破門而入的人是畢基他們。還有劉福等人。但開槍的却是胡德警司。

救兵

救兵的出現絕非偶然。因爲余柏的一個求救電話，由劉福一名私家探員接過了之後，分別通知劉福和畢基二人。

畢基早已料到余柏走投無路，知道他遲早有此一着。於是記下了余柏所在的地點之後，立刻通知胡德。

他們三方面會合——畢基、胡德和劉福。

然後，匆匆趕到余栢最後出現的地點去。

可惜，他們來遲了一步！

當時余柏已被槍殺，畢基他們甚至還可以聽到槍聲！

後来他們又離遠目睹撞車的情形。

胡德要衝過去。但畢基知道一切已來不及阻止，不如退而思其次。

於是他們改爲一聲不响，悄悄跟踪着任彼得到這兒來！

× × ×

任彼得要不是跟蘇莎在房內中發生劇烈的打鬥，就不會發出驚人的聲浪！

畢基和胡德他們，如果不是因爲突然聽到屋內傳出那驚人的聲浪，他們就不會趁勢破門而入。

尤其是胡德，他已認出那瘋狂的呼聲就是他的妻子蘇莎的聲音，所以他更驚、更急，於是下令帶來的探員和助手們，破門而入。豈料進來之後，任彼得正舉槍欲擊。他射擊的對象正是蘇莎。胡德當然沒有抉擇的餘地。

× × ×

蘇莎只是被嚇昏了，因爲她根本沒有中槍，中槍的只是任彼得。

任彼得手部中了胡德一槍。

他們都被雙雙送進了醫院去。所不同的，只是任彼得被送到羈留所病房！

× × ×

案情雖然大白，但胡德警司却飽受精神上的困擾。

蘇莎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才好，因爲她面對這麼痴心的一個男人，事前她丈夫根本又一無所知！她惟有希望畢基替她向胡德警司解釋吧！

（續完）

神州奇俠故事之六

溫涼玉·文
盧 令·圖

神州無敵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蕭秋水一行四人，別過費漁樵，向華山南峯而去。他們越過「鷂子翻身」，便已接近目的地。再由南峯西下，到達「老君廟」。蕭秋水憑費士理給他的鑰匙，爲梁斗、孟相逢、孔別離、林公子、鄧玉平、鐵星月、邱南顧、唐肥、歐陽珊一等人一一開啓了他們爲「天下英雄會」所負上的枷鎖。衆人恢復自由，與蕭秋水重逢，俱感興奮萬分。鐵星月、邱南顧、劉友、瘋女、陳見鬼、秦風八等六人，更是瘋瘋癲癲的，一路上吵吵鬧鬧，不覺間已下了華山。於是衆人決定先到湖北，蓋因他們曾聽到傳說，「神州結義」擂台大會，即將在當陽舉行……

鋒鏑餘生後　痛陳歷險事

秦始皇

長板坡、麥城、當陽，都是爲人所熟知的古戰場。在長板坡立有一塊巨碑，上書「長板雄風」，紀念的就是趙子龍當年匹馬單槍救主人之後，以及張翼德喝退曹軍的史實。

這些青史上有名的虎將，都曾在這湖北古城中大顯身手，古之一戰，迄今仍流傳百代，膾炙人口。

只是蕭秋水此次到襄陽，所面臨的，又是何種挑戰呢？——他在風裏衣袂翻飛，與大俠梁斗等步下華山時，只見西天的殘霞，像火燒一般的雲捲，好似燦放在他曾經格鬭過的地方。吁，明天是好一個晴天。蕭秋水的微喟，在風裏微小的聽不見，風吹過去，風還要再吹十里百里。

× × ×

還未入湖北，江湖已沸騰得如一鍋煮開了的粥，在噴發、冒烟、不可抑制。

「蕭秋水竟然敢殺了皇甫公子身邊的人！」

「蕭秋水這樣做，太過份了！」

「是呀，若是在擂台上正式比鬥猶可，怎可爲了爭奪『神州結義』盟主，如此狠得下手呢！」

「我就是說這年青人靠不住呀！」

「胡說！我看蕭秋水不是這種人！」

「蕭秋水素來都很講義氣的……」

「義氣!?嗜嗜嗜，義氣值多少錢一斤？這個年頭，沒有靠山，就只有殺——講義氣，人頭落地之後，才到陰間裏慢慢去講罷。」

江湖上的傳言就是這樣，對蕭秋水有絕對的不利。

梁斗等把這些傳言都聽在耳裏，陷入蹙眉的深思，鐵星月等却聽得吹鬚碌眼，頓足跺脚，好不氣煞！

中原武林人士，都把力挽狂瀾的決心期望於「神州結義」的崛起上，但願能在這次決賽中，選出適當的領袖人物，使白道上消弱的勢力，又重新一振，能與朱大

天王、權力帮能斡旋、甚至相埒！

中土江湖中，宛若一弓數矢，都繃而未發，却又一觸即發。新近也崛起了不少武林人物，都來競爭這人人欲得之甘心的盟主寶座。

武林人物，苦練一生，無非爲了名揚天下。丈夫遭遇，以功名取富貴，全憑眞實本事，又有何不對？

但這取功名的手段上、目的上，就有很大的分別了。

——其中當然也有「權力帮」的羽翼，朱大天王的走狗，只要角逐得盟主寶座，無疑如同三分天下中已取其二，再集中全力殲滅第三勢力，則名副其實地「君臨天下」了。

可是究竟誰是奸是忠？又有誰能斷定？誰看得出來？——這對蕭秋水來說，是必戰的一戰，但究竟爲他理想而戰，還是爲着他人期待寄望而戰？

這點連蕭秋水自己都有些迷糊了。

× ×

這點梁斗等的機智縱橫，是可以忖測得出來的，所以他們也很憂心蕭秋水的怔忡。

在臨潼西南一帶有個「旌儒鄉」，梁斗等人到旌儒廟上香拜祭，回頭問諸人：「可知道這兒的歷史故事？」

秦風八、陳見鬼、劉友等搖首說不知。鐵星月搔搔腦袋，自以爲是地嘀咕道：「旌儒廟嘛……這個旌，就是生下來的生的意思來，旁邊加個方，就是方才生下來。即是剛剛生下來的意思……至於儒……儒嘛……」

梁斗臉容一歛，輕叱道：「哼！不可胡說。」

鐵星月、邱南顧等雖天不怕、地不怕，但對梁斗一代大俠，心中是敬畏的，倒不敢胡言亂語。梁斗微笑注目向蕭秋水，蕭秋水謙冲地說：「弟只隱約記得『史記』上有云：『秦始皇三十五年，諸生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尚請大哥賜正。」

梁斗笑道：「不錯。此正秦皇坑儒處。『漢書注』有謂：新豐縣溫湯之處，號閔儒鄉，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老相傳以爲秦坑儒處。』即在此地。」梁斗稍頓又道：「秦皇雄霸天下，滅盡六國，確也做了不少統一攘夷的大事，但是暴政虐民，以爲焚書坑儒，斬盡殺絕，即可杜絕人口，固其萬世之業，此舉謬矣。馬文淵有道：『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也擇君矣！』秦始皇便是自以爲天之驕子，愚民惑衆，眞是天下人得而誅之者，故有博浪沙之一錐……」

蕭秋水知梁斗即有所寓意，恭聆諭教，梁斗肅容道：「今之天下，二弟或無意獨攬，但却應有丈夫之志，廓清中原！現下少林、武當，實力大受斵傷，武林十餘大門派，亦遭消滅，武林中不是沒有人，就是並未有能人將其結合在一起，以致彼此爭鬪，奚落歧視……今下權力帮、朱大天王橫行江湖，而且爪牙遍佈，萬一連最後江湖正道的堡壘——神州結義——亦在他們掌握與控制之中，你不挺身而出，力挽狂瀾，還在猶豫，則不但拘泥矯情，也淪爲武林罪人，見死不救的超拔之士，那又何忍？」

梁斗朗聲道：「眞正亂世男兒，是有澄清江湖、攬轡中原後，再圖隱忍的！」

蕭秋水猛一抬頭，見梁斗的香烟氤氳中，猶身長八尺，神逸無匹，脫口道：「是！」

梁斗却見蕭秋水乍抬頭，目光神光陡長，精光暴射，心中一慄，馬上生起一個意念：

——這孩子，將來造就不得了！

心中愛惜，梁斗不由生起了一種大志的感動，彷彿爲了扶助蕭秋水起來，他可以不惜犧牲一切……

他年少時也有很多憧憬，很多幻想，很多爲抱負和崇拜犧牲一切的感受。然而今日已是中年。他爲了自己居然還有這種眞切深摯的心意而泫然。眼角微濕——他設法掩飾，故意撥開廟裏圍繞的香烟，强笑了一笑，道：「秋水，你資質很好，稟賦也高，聰穎過人——不要誤了這天意難逢！」

孟相逢也微微地笑漾於唇邊。他歷刦江湖數十年，看見大名鼎鼎的峥嶸人物——大俠梁斗——居然爲年紀輕輕的蕭秋水効命劬勞，並且感動得欲泣，他自己也不禁爲這種感動而感動起來：——畢竟是故人之子哎。

「秋水，梁大俠語重心長，要你力挽狂瀾……況且，爲報父仇，光大門戶，都落在你一人身上。你有這種王氣，若能收拾銳氣，收歛傲氣，當可在武林放一異彩。忝爲師叔的我，謹爲効死力是也。」

孔別離也笑了，笑得極有信心。十幾年來，東刀西劍，無一是在一起敵愾同仇，併肩作戰的。孟老哥却這樣說了，他這個做二弟的當然那裏有議意？何況……他很喜歡這個年青人：蕭秋水——成功得不讓人嫉妒。有些人些微有些造就，着即叫人看不順眼，孔別離是性情中人，所以才千里迢迢來替浣花劍派來助拳。他對蕭秋水沒有這種感覺。

「你應當力戰。況今之天下大亂，金兵入侵，民不聊生，在這種情形下，先穩定武林，再率忠貞之士，恢復中原，才是丈夫之志，男兒本色。做個英雄好漢，就要做得像岳爺一樣，乘着時機，帶領一班結義兄弟和軍隊，屢次把金兵殲滅，大振漢威，光復中原！」

蕭秋水聽得雙眉一揚，好像旭日深埋在黛鬱青山的胴體間，忽然一躍，就跳上雲層來，發出燦人的霞彩。

× ×

金兵侵宋，慘無人道。建炎四年，岳飛移軍屯宜興，以二千兵將破金，獲其輜重而還。宜興民衆，繪製岳飛之畫相，晨夕瞻仰，皆云：「父母生我易也，公之保我難也！」同年於常州連勝金兵四陣，追殺至鎭江之東，並再與金兵遭遇於清水亭，殺得橫屍十五里，斬金兵千戶一百七十五級，與韓世忠大敗金兵於黃天蕩，與其妻梁紅玉擊鼓助威，威振一時！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鐵！

同年五月，岳飛於牛頭山鏖兵再戰，恢復建康，斬獲禿髮及垂耳環者三千人，僵屍十餘里，收降卒二千人，萬戶、千戶二十餘人，戰馬三百匹，鎧仗旗鼓千萬計

，民衆歡聲雷動，夾道相迎！而感方叛變，暗殺不遂，並於同年十月，解圍承州，救援通、泰二州，並斬傲將傅慶，並焚袍燒帶！同年十二月，岳移兵屯江陰，金兵望岳軍興嘆，不怕渡江！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

紹興元年春岳飛大敗李成於西山樓子莊。二年三月，岳飛三十歲，遷神武副軍都統制，屯兵洪州，兵隸李回節制，同年受詔命以本職權知潭州、兼權州、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同年四月，以八千人大破曹成十餘萬之衆，收復勇將楊再興。同年平馬友黨支於筠州，並平劉忠餘黨於廣濟，又平亡將李宗亮於筠州。三年，擒賊首羅誠，並奏請朝廷不屠虔州百姓。同年七月，賜御「精忠岳飛」，岳堅拒高官厚祿，並擊毀李成十萬之衆，恢復襄陽。日後襄陽爲北窺重地，全仗岳功。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

紹興四年，岳飛以五萬軍隊，擊破僞兵李成之三十萬大軍，並力辭朝廷所封之節度使。五年，平巨盜楊么，並以賊攻賊，擊破永安，平洞庭之役，岳雲居功甚勛，岳飛因其爲己子，又不報其功。並帶疾措置軍馬還屯鄂州。並命楊再興斬僞宣贊，收復長水縣，中原爲之震動。岳飛懷目疾，仍孤軍深入，抵河南蔡州，朝廷恐僞齊重兵來攻，詔命岳還。朝廷聽秦檜議和，岳飛只好自罷兵權，後於七年因詔命還襄陽，再上章請追討僞齊，可惜朝廷昧於和議，始終不允其請。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

× × ×

想到了澄清中原，收復河山的岳武穆，力圖中興，上表：「金人重兵聚於東京，屢經敗衂，銳氣大喪，內外震駭。聞之謀者，金人欲盡棄其輜重，疾走渡河。現今豪傑風尙，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强弱已見。……」精忠無二的岳飛，蕭秋水是心嚮往之，而且每爲之可歌可泣的戰役，寸土收復，而仰天長嘯，血脈賁張。

蕭秋水是這樣想，但在香烟嫋嫋的另一邊，如浮雲蔽日般映得劉友的臉陰沉不定。她近日來經流言紛紛，以及華山險死還生的刦難，想法可不一樣。

——我有沒有需要，跟蕭大哥這樣一齊闖下去？

劉友心中一直反覆着這個問題。

眼看「戰友」們一個接踵一個的身亡，或者變節，甚至退隱，劉友心中，很不是滋味。

「兩廣十虎」中，羅海牛叛變，勞九橫死，殺仔爲自己人所弒，阿水戰死于華山，吳財也幾乎成了廢人……這在劉友的心中，產生了很大的陰影。

——這樣沒有依靠，究竟是在「闖」江湖，還是在「闖禍」？

——這樣做，有沒有前途？

——我，有沒有必要，跟隨着「闖」下去。

她心裏這樣自忖着。什麼「義」呀、「忠」呀、「大志氣」呀，都好像砂帛磨在木塊上，她心靈稜角鏤露的銘刻，早已磨得很平，磨鈍得很平很滑了。

而且迢生萌了貳心。

她從前沒有想過的，而今她想了，她爲什麼要千里迢迢，來找回蕭秋水，充當「神州結義」之盟主？

——她因爲想到了這點根源，而心裏怦怦地掂跳着……

「莫非……」她雖浪跡江湖，爲人瘋瘋癲癲，但她畢竟是個女子呀。就算是「江湖女子」，也需要慰藉。蕭秋水那初露鋒芒的銳氣，正是她歷盡風霜所渴求的欽遲……

但這又有什麼用!?她因爲瞭解了自己這一點，更恨不得唾棄自己。蕭秋水心裏，就只有唐方。就算唐方不在，蕭秋水心裏還是那蒼山，自有妄行的白雲相伴。她算是什麼？——支持蕭秋水永遠去做她那一份永無人知的配合!?

她不知道一個人這樣想的時候，私心已掩蓋過一切壯志了。這之間沒有對錯，而人生也不必要只去做對的事。但是劉友的非份之想，使她在「兩廣十虎」的高情厚義中脫軌而去，好像隕星一般地掉下去、墜下去，再要掙扎上來時，已深不見底了……。

她更不知道但廟裏盛繁的烟火中，一人臉色陰晴不定，但却眼睛發亮的，帶着瞭然而又冷毒的眼神望着她，好像望着一隻野生的貓，終於到他家戶前來偸吃——而他致命的毒藥就置在食物裏。

× ×

所謂「理之所在，義不容辭」，或者「爲朋友赴湯蹈火，在死不辭」諸如此類的話，猶如風過秋葉，是很容易凋落的。掉落時只是驚心地殷紅一片，像血洒過一般壯烈，讓人想起存在過的一刹那罷了。

但是眞正危難來的時候，是不是就凜遵這理義的原則？說的時候輕易，但眞正殺戮、酷刑臨身時，是不是還有一諾舉泰山的胆志？而且勢爲人忽略的是，在酒酣耳熱、血脈賁張時，拍案大呼，生死相共，血洒神州，只不過是以喉嚨裏振動空音所發出的聲音罷了，若不畏鬼神，則矢誓亦又如何？世人雖知刀劍加身時操守不易，却不知在平時無可作爲時，更有令人他去、或生退志，然後又自圓其說，他亦是尋着眞理，只要他不去自省昔日爲何要堅持和抉擇原來的初衷，而且更於自欺欺人爲省悟的返步時，他便如脫絲繮的馬車，馬縱自放轡奔去，車則停於人生的大草原上，再竭駑鈍往另一無盡無涯的方向馳去。

——誰先到呢？

這答案又有誰知道？

——會不會在其他落日長圓的草原上，懷念時怒馬常歇的日子？

那就是一個饒有興味的問題了。

× ×

一個人原本是很堅持某事某物的，突然在別人都放棄的時候，他也會放棄——這時候，很多路向和很多誘惑，像童話裏的通往魔堡的所在一樣，倏然驟現在他眼前。

梁斗、孔別離、孟相逢等人就是瞭解蕭秋水給了極熱切的入世關懷外，還有極强烈的出世志願。

——可是這個時代，與其多一位出世的隱者，倒不如增一位世間奇男。

他們就本着這種心意相勸。這對蕭秋水來說，影响是頗大而深遠的。

刀劍凶卦

翌日經始皇陵一帶，衆人雖行色匆匆，仍不勝唏噓。

始皇陵在臨潼之東，即葬秦始皇之處。始皇登位的時候，即穿治驪山，統併天下後，徵集民伕約八十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棺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而滿，並命工匠作機弩矢，有所穿過者輒然射殺，並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這是秦始皇自己精心設計的「自掘墳墓」，於驪戎之山，斬山鑿石，迴國三十餘里。

孟相逢至此，不禁浩嘆道：「……可惜這暴君苦心建造的『死所』，却被那楚霸王入關，直闖入陵，以三十萬人運墓中之物，逾三十日不能窮盡。……可笑啊可笑。」

孔別離也嘆道：「後來也不知怎地，機括失靈，關東盜賊銷槨取銅後，又遭牧人入內尋失平時縱火焚之，火延九十日不能滅……始皇有靈，也屬實可悲也。」

梁斗道：「還不止呢，黃巢又曾在此作過一次浩刧……只怕日後，這始皇帝苦心經建的墓陵，代代刧火，還有得不安寧呢。」這語眞不幸言中，日後至明末李闖再度洗刦一空，後至滿清入關，日人侵佔，却曾大事破壞，現僅存孤塚。

歷史的遺跡，確令人浩歎。但今日天下大局，金賊入侵，朝廷靡廢，更令人悲迴。而江湖局勢，道消魔長，更令人扼腕深歎。

就在這時，夕陽殘照，孤塚荒陵，有一個奇異的、忍怒的聲音，叫了一聲。

「蕭，秋，水！」

× × ×

一個人若把對方的名字，如此分開來，一個字一個字地，自牙縫裏嘶聲之叫喚，如果不是極親暱得跟對方開玩笑，就是仇恨已極恨不得挫骨揚灰的忿喚。

蕭秋水應了一聲，其他人遂而站住。

不知怎地，這些身經百戰的武林高手，膚髮間同時炸起一陣顫慄，好像一柄殺過一萬一千一百個人的寒劍尖正指着你的咽喉時皮膚所冒起來的鷄皮疙瘩一般自然，就在這時，一道人影閃出。

快不能形容這一劍。

這一劍快而厲。

但厲也不能形容這一劍。

快仍不够輕靈，厲不够肅殺。

殘霞漫天，飛燕投林。

——這劍如同輕燕！

這劍本已無瑕玷，但在這一刹間，受狙擊的蕭秋水，突然看出它的瑕疵來。

他的少林「參合指」就輕輕一鑿「拍」地敲在如雪的劍背上。

那劍就靜了，殘霞亂舞，飛燕掠林，也只被剪接成一幅不動如畫圖。一切平靜了下來。

那人落下，雖仍身輕如燕，但已因憤怒與驚惶，使到他手臂抽搐，收不回去。

他怒叱：「你……怎麼看出我劍的破綻？」

同時間，經歷江湖的梁斗、孔別離、孟相逢同時呼叫失聲：「於山人！」

× × ×

於山人——名劍客，目空一切，不願與「武林七大名劍」共儕的天山派老掌門人——也就是「柳葉劍」婁小葉的師父。

這一恍惚間，大家都對這老劍客狙擊的事瞭然於胸。

——敢情是為了愛徒婁小葉的死……

天山劍派於山人素有俠名，今日竟對一個後生小輩於暗襲，可能是因為明知以一個人之力，無法與梁斗、孟相逢、孔別離、林公子、鄧玉平、唐肥諸高手維護下搏殺蕭秋水，只得出此下策，願一擊即着，及時身退，詎料……

——可是蕭秋水怎識得破我這一劍？

這是於山人此刻老懷但依然豪壯的心中最忿然的一件事！

× × ×

蕭秋水依然以雙指捏住劍身，猶如以雙筷夾住一塊扁豆一樣輕便。

「這，就是寶劍『如雪』？」

於山人用鼻子冷冷地「哼」了一聲。

蕭秋水笑了。笑意十分眞誠。

「好劍！」

於山人又用鼻子哼了一下，這是重重的一下。

——我的劍當然是好劍，這還用得着你說？可是他無論怎麼發力，手中劍是不能從蕭秋水指間抽回來。為了不使他自己在衆人面前繼續出醜。而蕭秋水又似無惡意，於山人就暫時僵持在那裏。

蕭秋水又饒有興味的問：「剛才前輩所施的劍法，可是『飛燕斬』？」

於山人沒好氣地瞪了他年青的臉孔一眼：——算你小子好眼光！

「嗯。」

蕭秋水又笑了。笑容更愉快。

「好劍法！」

於山人再也弩不住了，大聲吼道：「要眞是好劍法，那又為何一出手就給你抓到了破綻？——你是怎麼看出我劍招中的破綻的？」

這句話其實是在塲中，人人都想問。現在殘陽已滅。但在適才殘霞亂飛中的那一樣，如果是斬向自己……自己是不是也抵擋得住呢？

這眞是疑問，蕭秋水却眞摯地道：「你的劍沒有破綻。」

——雖然是對敵，但連於山人從蕭秋水誠意的眼中，也看出對方並不是諷嘲，更不是憐憫的安慰，他忍不住問：「那你為何一出手就制住了劍招？」

蕭秋水輕輕的放開了手指，敬誠地道：「『飛燕斬』沒有破綻，那是天下絕好的劍招，破綻在人，不是在劍招……」

於山人一聽，勃然大怒道：「你……你……」

蕭秋水却只淡淡的接說下去：「於老前輩本就不該暗算我的，『飛燕斬』本就是捨身斬敵的剛勁殺着，於老前輩身光明正大，才能使得出如此剛烈殺法。」蕭秋水笑了一笑又道：「……前輩為人，與暗襲很不相襯，所以出劍時氣反而餒了，沒有飛燕之清遠，則如鴉雀，所以給我雙指夾住……」

於山人聽得心如躭酣暢，但又如暮鼓晨鐘，冷汗涔涔滲下，忍不住問道：「若……若我剛才之一擊，並無氣勢上之弱點呢？」

蕭秋水即道：「則無破綻。」

於山人沉吟又忽開豁：「如要無破綻，則要從正面搏殺，是否？」

蕭秋水即答：「是。」

於山人想了一會，忽然向天長笑三聲，大聲道：「我若正面攻你，則又如何勝你？若從旁偷襲，則先勢頓弱。……原來天下無十全十美的劍法，縱有，也非我所能創……罷了，罷了……」

說「罷了」時，即返身行去，連劍也不要，隨手塞到蕭秋水手中，揚長而去，也不理衆人叫喚。這一生痴於劍的老人，竟在這一擊的敗着中，悟了劍意，反而棄劍不用，退隱田園，寄情山水了。

× × ×

以蕭秋水的年齡德望，居然也在一招之間，三言兩語之後，點化了一位成名的老劍客，使其頓悟而去，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所以一直走到了「鴻門堡」，大家還有着這心情上的愉快。

「鴻門」是秦末名地，劉邦與項羽起兵時曾相約，先入關者為王，而劉邦為先入關者，屯軍壩上，項羽即在鴻門以范增計，邀約劉邦赴會，世稱「鴻門宴」，並擬於席間誅殺劉邦。幸張良妙計，並得項伯掩護，宴中並引樊噲從間道還，劉邦方始逃得一死。之所以有漢天下，這是重要的一個轉機，否則，歷史則要從此地改寫矣！

一行十三人，接近鴻門。

這時月影香暗沉闃，氛圍很是悶寂，梁斗忽道：「孔、孟兩位仁兄，對占卜很有研究，可否為今夜卜一卦……？」衆人都十分好奇，稱好不已。

孟相逢笑道：「我倆自幼闖蕩江湖，心意相通，武林風波險惡，所以學會卜筮，自占一番，只是閒時無聊，騙人玩意而已……」

說着便待推辭，但拗不過衆人殷切堅持，孔別離笑道：「好罷，既今晚各位興頭如此之大，咱兄弟亦不忍掃諸位雅興……我們就來卜一個『刀劍之卦』罷。」

梁斗撫掌笑道：「孔、孟著名的『刀劍之卦』，世所著名，今於鴻門，乃得一見，實是平生一願也……」

鄧玉平也動容道：「『刀劍卦』是失傳已久的占筮之術，必須要兩個心意相通，精諳相術的高人異士，才能進行……今番一見，確為快事。」

孔別離笑着補充道：「不止是相術，而是相刀劍之術。」

孟相逢也笑道：「相人易，相物難也，至於相物，以知人所凶吉，則更為難上難……」

林公子接道：「那請兩位為這難上難卜一卦吧……」

而鐵星月和邱南顧，早已等得迫不及待，緊張萬分地喃喃自語：「別吵，別吵，就要占卜了。」

「有誰吵了？是你自己先開尊口！」

「我又不是酒樽，為什麼叫我『樽口』啊？」

「別嘈！別嘈！」

如此逕自聒噪着，直被蕭秋水瞪了一眼，兩人素來對「大哥」又敬又畏，便不敢多作聒噪了。

只見月色下，孟相逢、孔別離歛容整色，調理衣襟，肅然盤足坐下，閉目冥思，又一會，不約而同，解下刀劍，置於膝前。

這時刀劍雖未出鞘，但凌厲的殺氣已超越鞘套，浸入了天地月色之中。

孟相逢、孔別離臉上眉肌抽搐着，也似為這超乎尋常的煞氣而不安着，孟相逢、孔別離乍翻眼，目光暴長，兩人閃電般，一抄兵器，拔出刀劍。

這刹那間刀劍交擊，光搖芒射。刀劍交擊之星花，刀劍相映之彩燦，刀劍反照月暈之光芒，甚至刀劍拔出之嘯吟，刀劍破空之勁風，刀劍互撞之淸音，在這瞬間，孟相逢全神去看，孔別離凝神去聆。

衆人緊張得手心都冒出了冷汗，張大了瞳孔，凝視此變，連大氣也不敢稍喘一下。待燦亮的花火熄滅，龍吟般的兵刃之聲隱杳後……大地又回復了寧謐，刀劍各已還鞘，孔別離、孟相逢靜靜地，靜靜靜地沐在月華之中。

孟相逢又閉上了眼睛，但聲音却仍逗留在適才刹那間的時空裏，遙遠而疲憊。

「刹那間的星花……如同劍客決鬥於生定之一瞥……星火自極紅轉靑，再歸黃色淡化……今天將見血光！」

孔別離傾聽着，然後很仔細、很仔細地補充道：「不止如此，這刀劍出鞘前聲帶嘶啞……今夜必有殺伐。」

孟相逢沉湎於彷彿另一深邃的幽冥之中，聲音悠悠傳來：「刀劍出鞘之時，映照月華，但光紋透射時，恰有一綫烏雲掩過，是寶刀不甘蒙垢卦。」

孔別離半開他那無神、心意俱不在的眼睛，緩緩接道：「刀劍交擊時，成殺伐聲，今夜將有人頭落地，忌火，畏毒，係凶卦。」

「刀劍互相映照時，俱發出血光，但精光伶俐，血災過後，依然坦蕩……」

「刀劍破空時所劃出之尖嘯，有危機四伏，四面楚歌的意向……而此處正是鴻門，恐怕，恐怕敵人已經來了。」

「不錯，我們已經來了。」

這聲音响起自附近的四方竹林中。

就在這時，烏雲蓋月，漆黑不見五指。也在同時，無數如密雨般的風聲，打在剛才衆人占卜所在之處。

× × ×

古人有所謂「劍相」、「刀相」，來鑑別決戰的勝負，判斷兵刃的好壞，揣測前程之凶吉。

而「恨不相逢，別離良劍」孟相逢和「天涯分手，相見寶刀」孔別離，今日在此地占筮之卦，血光大現，而殺伐也立時兌現。

——只是狙殺的人又是誰？那暴雨時的一蓬毒針，諸俠又是否避得過去？

鴻門

烏雲蓋月，一下子，全地猝然黯了下來。

暗器在黑暗中，「嗤嗤」有聲，至少響了足足半頓刻，才驟然齊止。

暗器都打在地上，還是人的身上？

誰也不知道。

這時大地昏沉沉的，連一絲聲響也沒有。

靜寂繼續。

人都不知道到那兒去了——死了？還是逃了？

闃寂，反而變成了令人最是不安的聲音。

這死寂維持着，一直到那烏雲過去，月華又重新洒放於大地上。

那時才看到大地，花樹叢中，那特殊的景物。

× × ×

宴會。

花前月下，有很多人在宴筵前喝酒。只不過是默默的喝酒，吃肉。一點聲息也沒有。

因爲一點聲響都沒有，所以，在月夜下如此乍看，份外覺得一種非人世界的可怖。

這些人都臉色森冷，在正几上，有三個臉向南面的人，左右俱有相對向的一席，各據兩人。

中央三人，正中間位置者，冠帽黃袍，寶相莊嚴，猶如天子一樣的氣派，旁邊二人，一年少冠玉，神采卓然，儼然太子；左首一人，是個女人，有說不出的雍華迫人，宛若皇后。

至於左右側几前的人，一如公卿，一如大臣，另一邊則一如將軍，一如武官，七人都有一共同點，雖然氣派顯達，盛筵錦衣，但在如此荒涼的月色下，有一種奇異的陰翳，使人不寒而慄。

這些人，臉色蒼白得可怕，似被吸血鬼將其血液吮光一般，只不過行屍走肉而已。

中央那人，揚起寬袖，舉起玉龍杯，向十丈之遙的一排杉木林遙遙一敬，用一種比平常人說話慢了十倍，而且緩慢拖曳的聲調道：「黃……泉……路……遠……我……敬……諸……位……」

這沙嘎沉澀的聲音，在月色下聽來，令人全身發軟。

他們是誰？怎麼在這種地方，這種情形下擺設下了盛筵？

× × ×

暗器猝襲的同時，蕭秋水等一十二人，已閃身上了那排高大而枝葉茂密的杉樹裏去。

月亮再度露臉時，他們也立時看到了離奇的場面，令人驚心動魄的盛宴。

「鴻門宴！」鄧玉平失聲道。

「他們是誰？」鐵星月睜大了眼睛。

「他們就是鴻門宴的主人。」梁斗沉聲道。

「什麼？」鐵星月幾乎跳了起來，「你是說劉邦、項羽、范增、樊噲、張艮、項莊、項伯的『鴻門宴』！」

梁斗緩緩的點頭，神色裏竟有着未見之凝重。

「不可能！」這次到邱南顧不服氣：「楚霸王等俱是死人，死人怎能開『鴻門宴』？」

梁斗的聲音依然非常沉重：「死人倒好，問題他們不是死人。」

孟相逢也接道：「不但不是，而且還是極厲害活着的人。」

孔別離解釋道：「他們是南宮世家的人，這『鴻門宴』便是『南宮世家』的鴻門宴。」

孟相逢道：「他們企圖摹仿『鴻門宴』的遺風，武林中只要被這一個『鴻門宴』相邀請，就等於閻王下了牌令，非死不可……」

孔別離道：「而今晚南宮世家這『鴻門宴』所出動的是最精銳：南宮七傑！」

孟相逢道：「南宮世家的首腦人物，有『七傑一秀』，一秀是南宮無傷；『七傑』是摹擬古之『鴻門宴』中的人物：南宮楚、南宮漢、南宮增、南宮艮、南宮莊、南宮伯、南宮噲等七大高手。」

孔別離道：「別看這七人裝模作樣，其實是一流高手中的高手，南宮世家雖已沒落，但有七人在的一天，南宮世家依然不可輕視……而且他們還有一個天才，那就是南宮無傷，此人很可能是洗脫南宮世家近百年來之積弱的唯一的好手，年紀雖輕，但武功十分高强……」

邱南顧望望下面逕自在一種極詭異的妖氛下喝酒食饌的人物，不禁產生了一種暈眩、嘔吐的感覺。

「我們不參加他們的鬼宴會，走掉不就行了嗎？」

「走不掉的；」梁斗沉聲道，這素來淡逸的人間高手，今番也深思不已：「南宮世家的人非同小可，他們雖不敢貿然攻入杉樹林來……但他們所現身的位置，也塞死了我們的退路，現在我們只有應約，而沒有退路。」

孔別離插口道：「楚漢相爭時，鴻門宴上，劉邦乃用張艮之計，借酒遁走，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人以劍盾暗自溜走，南宮的鴻門宴怎肯重蹈覆轍……他們敢站在明處，乃因他們有恃無恐……」

蕭秋水忽道：「他們挾持我們做什麼？我們又沒犯着南宮世家的人！」

孟相逢冷笑一下道：「人在江湖，你雖沒開罪人，可能也無法並存一齊……南宮世家早在上官望族之前，已投靠權力帮，據悉今番如你不角逐，應以皇甫高橋聲望最隆，但南宮無傷的實力最強，……蕭老弟你的呼聲又最高，他們不先行將你截殺於此，難道還等你施施然湖北去擰他下來？」

蕭秋水苦笑道：「爲了區區蕭秋水的非份之念，居然出動到整個家族來截殺，未免太看得起在下了……只是……只是……只是連累了幾位叔叔、兄弟……」

林公子忽然截道：「大哥這樣說，把我當作了什麼人？」

「對！」陳見鬼也佯怒道：「這樣做弟兄，也沒意思嘛。」

「我們支持你角逐這盟主之位，他們使這種卑污手段，即是和我們作對；」秦風八啐道：「這根本是我們大家的事！那裏算得上是連累？」

「是。」蕭秋水眼睛發着光，心裏發着熱，臉容肅然道：「我說錯了話。諸位不要見怪。」

幾人在樹叢中說話聲音奇小，但在遙遙樹下宴席中的人，却似一一都聽見似的，嘴角泛起了一種難以形容的殘酷笑容，那「皇后」打扮般的女人用男人一般的詭異語音道：「你們談完了沒有？」

「談完了！」鐵星月爲了壯胆，特別應得大聲。

「談完了——就該出來受死了。」

「老子高興出來就出來，高興不出來就不出來。」鐵星月的脾氣，是世所共知的，正如他高興什麼時候放屁一般，捏拿不得準繩的。

「那你現在高不高興？」那人居然還是很好脾氣，却男不似男，女不似女，令人骨軟的聲音問。

「高興。」鐵星月索性在樹上躺了下來。

「高興你怎麼還不下來？」那「皇后」還問得下去。

「我高興但是就不下來。」鐵星月跟人磕牙，總有一套「理論」。

「很好。」那女人咧出一排黃牙，陰森森、陰惻惻地笑道：「我給樣死的東西你看，再給件活的東西你觀賞，看你下不下來？」

說着，一物「呼」的扔過來。

× × ×

鐵星月見來物洶洶，忙翻身坐起。

他正要伸手來接，鄧玉平急叱：「不可！」

——來物可能是淬毒暗器或炸藥，如用手接，豈不——！

鄧玉平意念迭生，劍光已起。

南海劍派的快劍本就獨一無二的。

「哧」地一聲，劍已刺出那物。

那物居然串於劍上——迎着月色一照，鄧玉平探頭一看，不禁全身發毛：人頭！

× × ×

這人頭披頭散髮，死狀極慘。

諸俠一看，毛骨悚然，蕭秋水失聲而呼：「曲抿描！」

× × ×

這人頭生生被人剁下來，而且居然是曲抿描的頭顱。

蕭秋水目眥欲裂，正在這時，那「皇后」一反手，倒提出一人，就像拎抓着一隻小鷄那般輕易。

月色一照下，那人容貌憔悴，滿身瘀傷，蕭秋水一看，便欲衝出，梁斗一手扳住，仍忍不住輕呼了一聲：「曲暮霜！」

× × ×

曲抿描和曲暮霜一個善使金劍，一個擅用紫劍，俱是一代劍宗曲劍池之愛女，曾隨同蕭秋水、齊公子、古深禪師、梁斗等赴浣花劍廬救援。

而今她們居然一個被殺，一個被擒。

——這是怎麼回事？

那「皇后」見蕭秋水並沒有衝過來，冷酷地笑道：「我就是南宮漢，你最好記住這名字。」他陰冷地笑笑又說：「待會兒吃了這一宴，到閻王殿上去，也好報我的帳。」他隨手一推，曲暮霜即給她「呼」地掟了過來，她一面桀桀笑道：「你們一定奇怪她們怎會落到我們手上是不是？也罷……你們就敍敍舊，自己說去！」

× × ×

曲暮霜瞳孔張大，那本來羞赧的臉上，早已驚駭得不成人形，衆人好不容易才定過她的神來，她嘩啦一聲哭了出來。

「這是怎麼一回事？」蕭秋水問。

「我們……」曲暮霜抽搐着，艱辛地道：「……與蕭大哥分別後，就回到家裏，後來聽說洞庭湖一帶之武林大會，想蕭大哥會去，便想湊湊熱鬧，爹也答應，詎知……」又一陣聲噎，幾乎暈了過去，蕭秋水知其受驚嚇過度，忙運內力於掌，暖流源源輸入曲暮霜體內。

曲暮霜打了一個寒噤，又甦醒過來，斷斷續續地道：「……爹也去，他是跟慕容英雄過去……我和描妹，則是跟大洪山荊秋風前往……」

× × ×

蕭秋水等心中都瞭然。慕容英雄是「慕容世家」中的第五號人物，昔日康出漁等暗殺慕容英，便曾提到這名字。慕容世家名列「四大世家」、「三大奇門」中聯蟬，並是首席，實力當然非同小可。至於大洪山的荊秋風，是著名粗豪、慓悍的青年高手，他的獨一無二的兵器是一百二十七斤重、佈滿尖稜的六角巨棒……

劍門截殺

曲暮霜、曲抿描、荊秋風三人一路上漫行到虞山一帶。虞山地處水鄉，周圍多湖泊，微雨時澹烟疏雨，衣袂生寒，拂水晴岩。

東側有劍門奇石，相傳爲吳王闔閭試劍處，故名劍門，斷崖削壁，筆立數仞，崖隙仰視，氣象森然。由此俯覽，平野千里，湖平如鏡，無邊風月。

曲抿描與曲暮霜本都是胸無大志的，只知道要趕去洞庭湖看熱鬧，便拍着手說好要跟來，也沒別的意思，其實也有要相助蕭秋水逐得「盟主」的心意。

荊秋風可不是這種想法。他在兩湖一帶，甚是有名，大洪山氣壯勢鈞，他的棒法，乃仿山勢天湧之意，自信有人能擊敗他，但氣勢上可與天齊，無人可以相比擬，對蕭秋水，既未見過，更未交臂，聞二女如此敬佩，心中大是不服。

其實他赴麥城，爲的是一顯身手，順便藉意追求這一對姊妹花，以功名來博取歡心——至少他初步的構想確是這樣。

這日來到劍門，雨細日黯，淋在身上，本來舒服，但一路淋着來，少說也全身濕透了，荊秋風很不是味道，帶曲家姊妹，找到了一處石岩，充作躲雨的地方。那兒也有幾人似在避雨。荊秋風嘀咕道：「怎麼天不作美，老是下雨，眞是討厭！」

曲抿描故意地道：「啊，這雨不是很詩意的嗎……」

曲暮霜也不悅道：「你怎可以咒天的呢！」

荊秋風本就不是有風度的人，給這對姊妹花這般一氣，回頂一句道：「妳們不敢罵天，我可有胆！」

曲暮霜噘噘嘴道：「人家蕭大哥才不會這樣！」

「嘿！『蕭大哥』！」荊秋風一路上已聽了不少曲家姊妹尊敬蕭秋水的話，這回子給雨水一淋，火，是冒上來了：「他

是什麼東西？妳們一天到晚提他，也不提提我！他頭上長了一朵花啦？還是三頭六臂，十二隻手指兩隻牙齒？天下沒第二個呀！」

曲暮霜哂道：「你怎能跟他相比？」

荊秋風怒不可遏：「爲什麼不能！」

曲暮霜不去理睬他，逕自道：「蕭大哥若聽得有人比他强，會眼睛發出神采，而且恨不得立即去拜會對方，才不會像你這樣，動輒發火，……這就是胸襟之不同了。」

荊秋風聽得瞪圓了大眼，期期艾艾地道：「說不定……說不定蕭秋水只是裝模作樣，也許他聽到別人比他高明的時候，他心中正想着去比鬥，但又爲了逞大度，不得已……只好裝欣賞……這樣也不一定呢。」

曲暮霜也瞪大了圓眼：「哈！哈！居然有這種想法……」笑着心中也不免有點懷疑起來了，眞難說蕭大哥是不是眞的如此大度呢？……

荊秋風雖然鹵直，漂威，但却不是奸險小人，聽曲家姊妹如此說來，對蕭秋水心中也暗暗有些仰慕，心忖：待在當陽見着了他，如眞是條好漢，我荊秋風就服了他，如果不是，嘿嘿，我的六角巨棒就要敲碎他騙人的把戲……

倏然「嘯」地一聲，一道閃電，曲暮霜猛地尖叫一聲。

他們一直沒有注意在岩洞邊一齊躲雨的人。

現在一個閃電，照亮了岩穴，也照亮了岩穴裏的人。

不知何時，那些人竟靜寂地喝酒：三人在正席，左右各兩人在偏席，無聲地喝酒，吃肉。

這些人臉色蒼白死灰，如地獄裏浮上來的幽靈。

曲暮霜素來胆小，發出一聲尖叫。曲抿描也臉色發白。荊秋風天不怕，地不怕，發出旱雷般地一聲大喝道：「呔！是誰躲在那兒裝神扮鬼？」

曲抿描在江湖上行走反倒比較留心，陡想起武林中最可怖的「鴻門宴」，不禁顫聲問：「是……是不是……是南……南宮世家……？」

只見中央的那「皇帝」打扮的人，咧着森寒的白齒，用病纏於榻三十年般的懶懨懨聲音道：「……小……娃……子……要赴……神州……結義……大會……是……不……是……」

荊秋風沒好氣的怒叱道：「關你什麼事？」

那「皇帝」毫不動怒：「……你……們……支……持……蕭秋水……是……不……是……」

荊秋風本來决意，但對眼前幾個人着實嫌惡，所以故意道：「我當然支持蕭秋水，難道還會支持你們南宮世家那個怪物不成！」

那「皇帝」陰笑又一聲，又「卡」地停住，似被濃痰塞住咽喉，然後又「卡」地一笑：「很……好……你……可以……死了……」

「什麼？」荊秋風幾乎不相信他自己的耳朵。那陰陽怪氣的人居然判了自己的生死？

荊秋風正想挪嘲過去，但在右席的一名武將猛然站起！

荊秋風雖然高大，全身肌肉猶如欅樹根瘤，目如赤火，聲若焦雷，但那人一站起來，也不知怎的，殺氣就不知比他大了多少倍！

那人一反手，抄起青龍大刀，在他抄起的時候，刀風已是「虎」地一聲。當他掄起的時候，刀風又是「虎」地一聲。等到刀風劈落的時候，又再「虎」地一聲。

荊秋風不覺已退了三步。他的六角巨棒，因感受到奇鉅的壓力，竟然舉不起來了。

他只有身退，圖避過對方一擊後，再圖反擊。

但是對方刀光一掄，一聲慘呼，血光迸現。

曲抿描人頭落地。

那武將一收刀，欠身，道：「我是南宮噲。」

說完便立即退了回去，穩坐回席上。

× × ×

可是曲抿描已身首異處。

尖叫的是曲暮霜，她哀呼着過去摟住她姊妹無頭的屍身，曲抿描甚至來不及發出任何尖呼！

荊秋風金猿般的火目，更如血般燒紅了。

他對曲家姊妹本就很好——好到不能抉擇究竟喜歡的是誰，愛的又是誰——對方叫「南宮噲」的一出手就殺了他不知是最喜歡還是最愛的人，叫他如何不憤怒若狂。

他大喝。元氣充沛了他全身，他爲人耿直，素來都很檢點，精氣蓄藏，沒有發洩的那種菁銳勁勢。

他六角巨棒舉起，發出震天價响。

他矢志要把南宮噲搗成肉泥。

就在這時，文臣席上，一文官打扮的人忽然站起來，低低說了一聲：「我是南宮艮。」

然後他就衝了過來。

× × ×

荊秋風自恃膂力過人，殺氣衝天，壓根兒沒把這女相的男子放在眼裏。

他瞥見對方衝過來的身法，極快、而不穩，他冷笑，這種身法，他還可應付得來。

就在這時，遽爾變了。

那「南宮艮」的身法，猝然加疾了五倍！

這身法本來就快，再陡然加迅五倍，簡直已快到無可思議！

這身法他應付不來！

荊秋風轉頭，擰身，一棒就橫掃了過去。

南宮艮疾衝的身形，就似沒有骨似的，在疾衝中忽然一縮：巨棒就在他腦背夾帶着呼嘯劃了過去，而他却衝入了荊秋風巨棒範圍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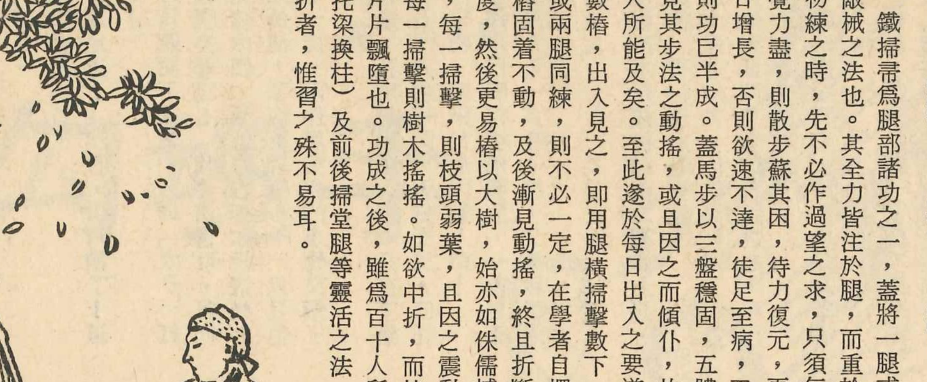
荊秋風急收巨棒，但南宮艮已拔刀。

牛耳尖刀。

就在這時，荊秋風猝然倒退。

南宮艮一刀扎了個空！

荊秋風已急退到南宮噲身前，一廻身



練功秘訣之廿一

鐵掃帚

靈空子

鐵掃帚爲腿部諸功之一，蓋將一腿或兩腿練之使堅實，用以掃擊敵人，或架格敵械之法也。其全力皆注於腿，而重於小腿部分，與臂功中之鐵扁担法相類似。初練之時，先不必作過望之求，只須每日規定時刻，按時習練騎馬步若干時，如覺力盡，則散步蘇其困，待力復元，更依法練之。在初步時間不必過久，及後按日增長，否則欲速不達，徒足至病，至能排騎馬步至一二時之久，而不覺困乏，則功已半成。蓋馬步以三盤穩固，五體堅定爲主，習此者若力有些微不到處，立見其步法之動搖，或且因之而傾仆，故馬步至能持久時，則兩腿之力，决非尋常人所能及矣。至此遂於每日出入之要道處，豎立木樁一具，或距離稍遠處。多立數樁，出入見之，即用腿橫掃擊數下，內旁外旁，亦須平均行之，至單練一腿，或兩腿同練，則不必一定，在學者自擇之。如其每見此木樁，即掃擊數腿，初時樁固着不動，及後漸見動搖，終且折斷，則更易粗大木樁如法練之，亦至折斷爲度，然後更易樁以大樹，始亦如侏儒撼山，不見其效，習至一二年後，漸有進境，每一掃擊，則枝頭弱葉，且因之震動，更進而樹身亦受其震撼，至火候深時，每一掃擊則樹木搖搖。如欲中折，而枝葉受此震撼，且瑟瑟而落，如雨打梨花，片片飄墮也。功成之後，雖爲百十人所困，一用此腿，而濟以金剛掃地，（亦稱托梁換柱）及前後掃堂腿等靈活之法，則秋風掃葉，當之者無不披靡，而筋斷骨折者，惟習之殊不易耳。

，一棒當頭擊下！

這下驟變，誰也意想不到，荊秋風畢竟是青年一代少有的好手，所以有豪氣角逐「神州結義」盟主寶座，絕不是曲家姊妹的武功可以比擬。

他在這種情形下，居然還不求自保而要報仇，確實令「鴻門宴」中諸人皆爲一驚。

他一棒擊下，南宮噲意料不到，但在他身邊的南宮莊却一招手，一柄雁翎刀「叮」地一聲，架過荊秋風一棒。

要知荊秋風的六角巨棒奇重無比，加上天生神力，並藉力一掄，所帶起之迴力已是十倍。

南宮莊輕輕一刀，竟然封架得住，實在令荊秋風意想不到。

南宮艮一擊不中，也不追趕，亦向後疾追！

他背後就是悲慟中的曲暮霜。

他退得居然比進時還迅速！

荊秋風心中一凜，也不管座上南宮莊，南宮噲二人，大吼一聲，向南宮艮飛撲過去！

就在他長空而起的同時，電光般的一閃。

一枝「海夜叉」，已楔入了他的腹腔去。

在文官席上的「南宮伯」出了手。

同時間，南宮艮已打掉了曲暮霜手裏紫劍。

荊秋風發出一聲長天狂吼，一手抓住鋼叉，瞪着杯大的眼珠，瞪視南宮伯！

南宮伯也不禁退了一步。

就在這時，南宮莊的雁翎刀已一刀劈在荊秋風的背上。

荊秋風狂嚎返身。

南宮噲「霍」地一刀，一顆頭顱又飛得半天高。

血雨洒落，好一會才「骨碌」的掉倒落地上來。

眞是一刀兩段。

曲暮霜眼見此悲慘情景，再也無法戰鬥。她只覺天旋地轉，而自己又正欲擺脫這恐怖世界，便終於暈倒了過去，不省人事。

× × ×

「……以後我便輾轉送到這兒來。

「他們問我：『蕭秋水會不會參加神州結義大會？』

「我說：『蕭大哥本就是神州結義的創辦人。』

「他們又問：『妳不知道又爲何赴「神州結義」助他的拳？』

「我答：『是爹估計廣東十虎等會千里迢迢也把蕭大哥找到的。』

「他們聽了靜了一會，再問：『妳爹也去了，是不是？』

「我只好照實說了：『爹跟慕容英雄打水路去洞庭湖。』

「他們聽了，頗有怒氣，說：『凡是支持蕭秋水的，就是跟無傷作對。無傷的武林盟主是做定了。你爹不識抬舉，妳等着瞧吧。』

「說着第二天起七人中便不見了五人，另外兩個，押着我，讓我受種種折磨，在這裏躭擱着，說你們一定會在這條路上

在現……我等到今天，才等到你來，實出好怕……」

梁斗變色道：「妳把令尊的行程，也告訴他們了？」

曲暮霜含悲點首。

梁斗跺足道：「唉呀，這可糟了！這可糟了——」

這時只聽樹下宴筵中，那「太子」打扮的人嘿嘿笑着說：「我是南宮增，我們留那娃兒給你們，便是要告訴你們這些……至於曲劍池，慕容英雄嘛……」只見他忽然揚手一掟，兩件黑突突的事物又飛了過來！

孟相逢、孔別離相顧一眼，月夜下猶如電光火石，刀劍一閃，刀劍交叉，已托住那兩件事物，原來又是兩顆人頭！

曲暮霜本已嚇得魂飛魄散，一瞥之下，更是魂飛九天，哀呼一聲，又暈厥了過去。

× × ×

曲劍池原本是擬從湖南之湘水上溯，至洞庭湖後，再沿漢水赴麥城。

曲劍池係老劍客，自從他失掉了六隻手指後，他對世間英名的角逐之心，早已淡得比湘江水還要更清澈了。

他本與辛虎丘齊名，而辛虎丘却落得這般下場……

這次他赴「神州結義」，倒不只是爲支持故人（蕭西樓——與曲劍池並列當世『七大名劍』之一）之子奪得寶座，而是爲了慕容世家的事。

慕容世家是武林第一世家，因列「四大世家」之首，同時也是「三大奇門」之冠（那時上官族與費家尚未華山一役，互拚殆亡）。

五百年來，慕容世家人才輩出，領袖武林，睥睨羣倫，聲名不墜。

但是權力帮崛起以來，屢屢暗殺，狙擊慕容世家的子弟，這幾個月來，慕容世家已死傷逾百。

而權力帮或許並不急着要對付慕容世家——

至少天下未定，首號敵人朱大天王未除，權力帮確是沒有與慕容世家公開爲敵的必要。

但是在權力帮而言，却是慕容世家先發動攻擊。

在烏江一役中，「鐵騎神魔」閻鬼鬼之所以無法搏殺浣花劍派的蕭秋水等，便是因慕容世家的人從中作梗。

可惜權力帮不知道，慕容世家雖早不齒權力帮所爲，但確爲約制下屬，未對權力帮發動過任何攻勢：——其實在貴州烏江一戰中，慕容世家的人根本就沒有與役。只是邱南顧在胡說八道罷了，說「鐵騎六判官」誤以爲是慕容世家的人，提早掀起了這一場一大世家一大帮派的血腥風雨之鬥爭。

在戰爭發動之初，朱大天王便設法與慕容世家總管，亦即是慕容世家第四號人物——慕容恭——接觸，希望能聯合兩家之力，再加上費家的外圍實力，一擧殲滅權力帮。

慕容恭是當時慕容世家安排與江湖世俗接觸的總負責人。

他當然知道大勢使然，者朱大天王合作是明智之擧，因爲權力帮早已收買了南宮、上官兩家！

慕容世家顯然已被孤立。

但是當他禀報慕容世情時，慕容世情一口回絕。

慕容恭只是負責人，慕容世情才是慕容世家的負責人。

所以決策方面，慕容世情說不可以，便是不可以。

慕容世情傲絕天下，年少時已名動八表。

當世之間，除燕狂徒之外，無人聲名能在其上，可說威震武林，而且文采風流，也有不少奇行艷史。

他雖然老了，但他的一子一女，慕容若容與慕容小意，都是絕得眞傳，是武林中出名的美人，也是翰林中很有名氣的才子。

因此他才不肯因權力帮的敵對，而甘心情願與他一直認爲下流卑鄙的朱大王一夥合作。

「不願同流合污」，使朱大天王退而結網，等待鷸蚌相爭之利，趁着權力帮與慕容世家拚殺之餘，常遣伏兵，暗殺了不少朱大天王心目中的「辣手人物」。

這次慕容家年青一代外系重要高手慕容英（詳見神州奇俠第三集「江山如畫」中）慘死於川中，而曲劍池畢竟是川中一帶的武林宗主，慕容英死狀奇慘，臉容充滿了驚疑和不信，想必是爲熟人所謀害（其實乃爲康出漁所弑），慕容英雄便想打探出究竟，以便防止暗殺迭出；所以他找上了曲劍池。

慕容家與曲劍池有深厚的淵源：曲劍池早年曾在朱大天王手下重創，左手五指全折，就在那一役中，但之所以不死，乃因慕容世情出手相救。

而慕容世情與朱大天王亦在那一場拚搏中結大深讎。

所以慕容家有所請願，曲劍池是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

在慕容英斃亡的現場中，慕容英雄發現了蕭秋水身上的東西。就是他的一枚楊際光所刻的圖章，變作碎米一般，散落地上（蕭秋水於該役曾着了鐵判官一鍊，打得腿腰衣裂，圖章便是在那時掉失）。

慕容英雄也是經過仔細查證、拚湊，才勉强看出這章子刻的是蕭秋水的名字。

——浣花劍派的蕭秋水怎會跟這樁事情有關？

於是他即去拜謁曲劍池，詰問此事，因他素知曲劍池與蕭西樓相熟，而浣花劍派剛與權力帮大戰過，現下生死，但門戶已毀。

而且他也肯定在場的死屍，多被極强大的內勁震死，顯然並非慕容英所爲。慕容英沒有那末大的本事。

慕容英是他堂弟。他出自正宗嫡系，所以名字能有兩個字。在他之上的慕容恭，却是旁系中最出類拔萃的一人，不過在慕容家也整整過了五代，捱了四十多年才獲取的榮譽。

能在慕容世家排名五位之內，畢竟不是輕易可得的聲名。

聲名都得靠勞力去換取。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勾魂手

海空夾攻 直搗黃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紫薇爲了探查月圓教的內幕，故意答應愛絲一起參加一個瘋狂的舞會，在那別墅中，紫薇被引進一個大堂中，而月圓教的主持人也對她施展催眠術，但因紫薇是有備而來，因此她只是佯裝受催眠而已，其實心中是十分清醒的，而通過這次探查，紫薇認爲鮑先生就是月圓教的主持……別墅中正進行一個舞會，愛蓮也是參加者之一，她被帶進一房間中，受月亮的示，要她好好侍候基爾摩先生，而那自稱月亮的男人完成這工作之後，正想出門，司馬洛即時出現，並用槍咀對準他……

「用不着那麼急，」司馬洛說，「你跟我們一起走！」轉對愛蓮：「你！穿上衣服！」

愛蓮還是顯得迷迷惘惘地，從床上下來，找了衣服穿上。基爾摩先生慌張起來：「你要把我帶到什麼地方？」

「別担心吧，」司馬洛說，「我不是要綁架你們，我衹是想安全地離開這屋子、不想再生事。」

他們一起從後門出去，走向基爾摩先生的車子。愛蓮挽着基爾摩先生的手臂走在前面，司馬洛則貼着沙察斯走在後一點，槍在袋裏，隔着衣服抵着沙察斯的腰。

司馬洛格格笑着說：「基爾摩先生有的是錢，假如他肯給我十萬元，我一定願意出讓，還會爲他安排得好好的，爲什麼要攪這月亮那一套呢？」

「你拿了支票也沒有用處的。」沙察斯說。

「爲什麼沒用？」司馬洛說，「我可不是行刦。」

「假如我們事後報警呢？」基爾摩先生問。

「哈！我現在不報警把你們抓起來已經是很給你們面子了，」司馬洛說，「你們居然還要把我抓起來！」

「呃——」基爾摩先生說，「你究竟要多少錢？」他似乎認爲數目不大的話，還是付出去，免了麻煩好些。

「每人五萬元怎麼樣？」司馬洛問，「不能再少了。」

「給他吧。」基爾摩先生說。

「我……沒有支票，」沙察斯徬徨地說，「我們的支票是要兩個人簽名的。老板不在這裏，單是我一個人簽兌不到錢，要有老板的簽名。」

「我給他十萬元好了，」基爾摩先生說，「明天你還我五萬！」

沙察斯苦笑着聳聳肩。他實在沒有十麼反對的能力。

基爾摩先生從衣服裏找出支票簿，簽了一張，交給司馬洛，說：「好了，拿了，走吧！」

「你別管我們的事吧，」沙察斯說，「你要錢，你已經拿到了錢！」

「好吧，」司馬洛還是格格地笑着，「顧客永遠是對的。你總也算是一位顧客吧！」

他們上了基爾摩先生的車子，由基爾摩先生開車出去，開到司馬洛的車子旁邊。司馬洛說：「我以後不想再有痲煩，假如我在銀行兌那張支票有痲煩的話，你們的痲煩會更多了！」

提到支票，基爾摩先生又是另有不同的反應了。他驕傲地說：「我基爾摩簽的支票，是從來不會出什麼問題的！」

「那就最好了，」司馬洛說，「當然，鬧起來時，你的面子也有問題。你一定認爲你的面子不祇值十萬元。」

「五萬！」基爾摩先生說。

司馬洛微笑：「那是你與沙察斯先生之間的問題了。我相信這一點你們之間是必然可以得到一個合理的解決的。沙察斯先生應該不會賴帳。」

他與愛蓮下了車，回到他的車子上，開走了。

基爾摩先生沒有再開車來追。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當然是不方便追的，而且基爾摩先生顯然亦不認爲他的車子是作這個用途的。所以那車子也祇是開回了屋中而已。

愛蓮在車子上咭咭地笑起來：「你眞有本事，陳步雲，我還以爲你是一定進不來救我的，那時候，我眞不知道怎麼辦好了。」

「我是一定會進來救你的，」司馬洛說，「我說過我會進來，我就是會進來。但是，你現在清醒嗎？」

「沒有什麼不對，」愛蓮說，「我不覺得有什麼。」

「他們沒有給你喝什麼嗎？」司馬洛問。

「不，」愛蓮說，「我認爲他們是給我喝了一些東西的。不過，你給我的藥丸看來很有效。」

「告訴我究竟發生了什麼吧。」司馬洛說。

愛蓮告訴了司馬洛她在這個舞會裏的遭遇的經過。她如何與這位基爾摩先生結交，司馬洛當然是知道的。事實上她是有意與他結交的，因爲她知道基爾摩先生與這種事情有點關係。基爾摩先生所參加的這種集會，白朗也是曾經參加過的。司馬洛自己是不能用這種方法去接近基爾摩先生的，然而愛蓮則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基爾摩先生喜歡愛蓮，他們來往過兩次之後，基爾摩先生就把她帶來參加這個集會，結果就發展到這個地步。

「你這藥丸究竟是從什麼地方弄來的？」愛蓮說，「眞的很有效。似乎是萬能的藥。」

「不是容易得到的，」司馬洛說，「要花很多錢才能得到。」

「你的本領眞大，」愛蓮說，「叫我弄來這種東西，我可就沒有辦法了。」

「總之，」司馬洛微笑着，「一顆藥丸換來十萬元，這也不錯呀。」

「但我們並不是爲了十萬元而來的。」愛蓮說。

「不錯，」司馬洛說，「我們要等着瞧下去了。不論怎樣，他們是會再來找我們的，也許是來找痲煩，也許不是，等等就知道。」

「可惜沙察斯沒有寫支票給我，」愛蓮說，「我猜他是不願意他的支票流出來。假如我們得到他的支票，就可以調查他的銀行戶口。」

第二天易上午，司馬洛就拿着基爾摩先生的支票到銀行去兌欵。果然沒有痲煩。他拿到了十萬元，馬上把九萬元存進他自己的銀行戶口——當然是以陳步雲的名字開戶口。

留下一萬元之現金，他與愛蓮一起到夜總會裏去慶祝。

他們跳舞，愛蓮把臉貼在他的臉上，低聲說：「你知道嗎？你忘記了一件事情。昨天晚上，你說你要打我一頓的，你却忘記了這樣做。」

「我怎麼捨得呢，」司馬洛說，「你是那麼美麗，而且，就是我打了你，也沒有人知道的，像我這樣一個男人，打人是會不打臉的。」

「你這個人，」愛蓮說，「我根本就不相信你會打女人，你裝出來的樣子兇吧了，實在你並不那麼兇！」

「總之，」司馬洛說，「我說打你一定要打的。我又不是答應他們。我可以因爲你太美麗而捨不得下手。」

「你有沒有覺得有人在監視着我們呢？」愛蓮問。

「你有覺得嗎？」司馬洛問。

「很難講，」愛蓮說，「有這樣多人看着我們。」

「因爲我能够跟一位這樣美麗的小姐一起，」司馬洛說，「許多人看不過眼，許多人希望我死掉。不過用不着感覺了，我知道一定有人監視着我們，他們是不會那麼輕易就放過我們的。」

他們回到家裏的時候，就發現那裏給搜索過了。

而且跡象相當明顯。雖然東西是給動過了之後又放回原處的，但並不是十分小心地放置，因此也看得出來。究竟是不是那些負責搜索的人功力不够，放得不好，那可是不大清楚了。他們住的是一座住宅大厦的一個單位，並不是很豪華的地方，是連同傢俬出租，而簽了短期租約的。這表示他們不會在此逗留很久。

司馬洛與愛蓮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並不怕搜索，假如來搜索的人是查出他們的底細，那麼這些人是可以查到的，不過則是他們想讓那些人知道的底細而已。司馬洛說：「我看，昨天晚上你那些朋友不肯罷休。」

愛蓮聳聳肩：「都是你不好，人家是有勢力的人物，你却要向他們開硬弓。」

愛蓮這樣說，是以防萬一對方會留下了一些什麼偷聽的設備，會聽到他們講話，而她不想對方聽到一些並不應該出自她的嘴巴的話。

「怕什麼？」司馬洛說，「他們敢碰我，我就把他們殺掉！又不是我不對，是他們要你上當。」

「你可以提醒我，叫我別去，那就沒事了。」愛蓮說。

司馬洛狡猾地吃吃笑起來：「假如我不叫你去，我們就得不到十萬元了。」

「現在怎辦好呢？」愛蓮張惶地說，「我們應該逃走嗎？」

「逃走是懦弱的行爲，」司馬洛說，「有什麼大不了？他們要對付我們，他們就已經動手了。他們不動手，就是因爲怕了我。現在，你洗一個澡，我們好好地睡一覺，就當沒有發生這件事吧。」

「我還是有點害怕。」愛蓮說。

「女人！」司馬洛不屑地說，「自己去亂攪的時候就不想清楚，現在有什麼出事的跡象，你就說害怕了。告訴你，你最應該害怕的人就是我！」

愛蓮走到浴室中去了，司馬洛則坐在廳中開了電視。雖然他並不是很有興趣看電視，不過目前他實在沒有什麼事情好做。而過了一會，門鈴就響起來了。

司馬洛走過去開門。來者就是沙察斯。他雖然是一個懂得催眠的人，但顯然他的催眠術在自己的身上是不大有效的。他不能够使自己的神經平靜下來。總是顯得那麼緊張，心驚肉跳的右眼不停地霎着。

「什麼事？」司馬洛問：「找我痲煩嗎？」

「我可以進來跟你談談嗎？」沙察斯霎着眼睛問。

「談些什麼？」司馬洛問。

「祇是——呃——談生意。」沙察斯說。

「進來吧，」司馬洛說，「不過假如你是要我把昨夜的錢分你一份，那你還是不要進來的好。我會把你丟出去。」

「不，不是這樣的。」沙察斯說。

司馬洛讓他進來了，沙察斯四面望望，顯得鬼鬼祟祟的：「你的太太呢？」

「正在洗澡，」司馬洛說：「她要洗很久的。」

「我們——我可以跟你單獨談談嗎？」沙察斯問。

「她要洗很久，」司馬洛說，「不過她出來時我叫她回到房間裏好了——假如這是值得的話。」

沙察斯在廳中坐了下來，司馬洛說道：「你今天已經到我這裏來參觀過了，是嗎？」

「似乎沒有什麼事情騙得過你。」沙察斯說。

「我所專長的事情，」司馬洛說，「你要騙我就比較難了。你究竟想怎樣？」

「我是在想，」沙察斯說，「你有沒有興趣爲我們工作呢？」

「呀，」司馬洛說，「這倒是一個比較有興趣的題目，值得請你喝一杯！」他果然去斟了兩杯酒來，交給沙察斯一杯，「不過，做一些什麼工作。」

「你所擅長的工作？」沙察斯說。

「我所擅長的工作，」司馬洛說，「你們不是有很多人做了嗎？」

「我們有四個，」沙察斯說，「昨天晚上那四個。他們的薪水是不低的，但是他們四個都抵不了你一個，那我們就不如用你一個了，是不是？你一個可以抵他們四個。」

「你今天派進來我家裏欣賞的人不也是很本事的嗎？」司馬洛說道。

「也是他們吧了，」沙察斯說，「進人家的屋子，這不算得是什麼本事，不過是一種，唔——小偷的本領吧了。」

「我不喜歡做門口狗，」司馬洛說，「你要我做他們的工作，我恐怕辦不到了。我是一個喜歡自由的人。我喜歡享受，你要我像他們那樣守在花園中，聽你們指揮，那我就不感興趣了。」

「我不是要你做這種工作，」沙察斯說，「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唔——解決困難的人。」

「例如解決什麼困難呢？」司馬洛問道。

「例如——」沙察斯說道，「你既然可以進入我們的屋子裏找到我，那麼你差不多也可以進入任何人的屋子找到任何人了。」

「你現在打算要我找誰呢？」司馬洛問。

「這祇是舉一個例吧了，」沙察斯說道，「我的意思是，我們可能隨時要找人，你可以替我們做這種困難的工作。」

「找到人之後就把人殺掉？」司馬洛問。

「我不能够否認這個可能性，」沙察斯說，「不過，我們通常是不做這種事情的。一個人死了，隨着而來的痲煩會很多。殺人並不是一個好辦法。」

「這跟我想法一樣，」司馬洛說，「假如你要殺人，那就得要有一個合理的價錢，以及一個很值得的理由。」

「當有這個需要的時候，」沙察斯說，「我們再詳細討論好了。」

「這樣才是合理的提議。」司馬洛說道。

「那麼應該沒有什麼問題了吧？」沙察斯說。

「怎麼沒有問題？」司馬洛說，「在決定之前，我們還有一些重要的問題和疑問需要解決的。譬如，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怎麼這樣信任我呢？」

「我們是願意出錢的，」沙察斯說，「而你顯然是一個職業好手，既然我們肯出錢，你應該肯做，你要背叛我們並無好處。」

「對了，」司馬洛說，「背叛你們就等於把錢丟掉。但另一個問題就是，我怎麼能信任你呢？」

「這也是一個相同的問題吧了，」沙察斯說，「你可以信任我，因爲我們出得起錢。也許你不是很急於找工作，但是你總之是需要工作的。你需要工作，我們願意請你。可以說，你有我們所需要的東西，而我們亦有你所需要的東西。我看不出爲什麼我們不能互相信任。」他從袋裏掏出一張支票交給司馬洛：「這當然是建立信心的最佳辦法。太多的現錢是不方便攜帶的。」

司馬洛看了看那張支票，微笑道：「原來你的出手很闊。但這個價錢是一天的工作呢，還是一星期，一年，或者一個月呢？」

「一季。」沙察斯說。「我們不希望按月計酬，當然也不想一次過支付一年的薪金。一季是比較合理的。」

「對了，」司馬洛說，「這就是我認

爲合理而且近人情的做法。但是我的辦公時間如何呢？」

「沒有辦公時間，」沙察斯說，「我們需要你的時候通知你，其他的時間是你自己的。很可能這一季之內你都不需要做事。也很可能我們會要你到別處去做一件事。那樣的時候，旅費及開銷等等當然也是另計的。」

「眞多謝你這樣看得起我。」司馬洛說。

「別多謝我，」沙察斯說，「人才難得。像你這樣一個人才，我們久已想找！就是一直找不到。」

「你們幹的又是什麼呢？」司馬洛問道。

「做你這份工作，」沙察斯說，「似乎不應該對僱主的事情問得太多。不過，你昨夜看見了，也知道大概是怎麼一回事了。我們做這種事情，且常常會有麻煩上門的。」

司馬洛格格地笑起來：「例如我的找上門？」

「是的，」沙察斯說，「不過那是可以說是一種幸運。」

司馬洛把支票放進衣袋，這顯然就是表示接受了。他說：「我不明白。像那位基爾摩先生，他出得起錢，他也不像是要省那些錢，爲什麼要找你呢？他要我的太太，他可以跟我講。假如由十萬元起加上去，我很容易意動。」

沙察斯聳聳肩，沒有做聲。

司馬洛又說：「我說不明白。」

「你一定要問這許多問題嗎？」沙察斯說。

「是的，」司馬洛說，「因爲你現在要我替你做的這是一種重要的工作，我對你們的事情是必須知道得比較多的，否則我的工作也無從進行了。」

「這實在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沙察斯說，「像基爾摩這麼一個人，他有的是錢，他差不多可以買任何女人。但是祇是買到身體而已，很難買到一個女人的心。你大概也看得出，他並不是一個很富有男性魅力的男人。經過我的處理之後就不同了，一個女人會全心全意，盡情去取悅他，就是一生從來沒有做過，亦從來不肯做的事情，也願意去做了。這就不是金錢能夠買到的東西。」

「唔，有道理，」司馬洛微笑，「那他一定給你很多錢了。這是一門很賺錢的生意，比做醫生好得多了。你知道，有些醫生是用催眠術治病的。」

「我不喜歡你常常提起這個名辭。」沙察斯說。

「呀，對了，」司馬洛又狡猾地微笑着，「你是月亮。不過，不論你稱爲什麼，我希望你不要用來對付我。」

「我現在用的是錢，」沙察斯說，「這個辦法並不是在任何人身上都行得通的。意志太堅强的人，就是不行了。我就不相信在你這個人的身上可以行得通。」

「不錯，」司馬洛說，「幸而你沒有在我的身上來試，不然我很可能會把你殺掉的。」

沙察斯揮揮手：「我們既然是自己人；我就不會對你來耍這一頓了。」

「既然我們是自己人，」司馬洛說，「我倒有一點點事情想請教你的。你不一定需要回答我，我祇是好奇吧了。」

「你問問看好了。」沙察斯說。

「我是聽過一點關於你這個月亮的故事的，」司馬洛說，「不過我沒有想到有那許多錢牽涉在內。」

「你聽到的是什麼呢？」沙察斯小心地問，並不急於承認或否認什麼。

「我還以爲這是窮人的玩意，」司馬洛說，「我所聽到的就是一些並不怎樣有錢的人聚集一堂，你們有一個人演講，他們把袋裏的每一個錢都奉獻出來，然後有一個美女上前去當衆把身體獻上。也許他們出了錢看好戲是值回票價的，不過這樣的收入不會怎樣好。是不是那些與你們無關的呢？但月亮是一樣的。」

「是誰告訴你的？」沙察斯問。

「一位不很熟的朋友。」司馬洛說。

他知道這樣說是不會露出什麼馬脚的。既然有那許多人參加這種集會，當然也有許多人討論，就會傳得很遠了。

沙察斯想了一會，之後才說：「那些事情我是不管的。那些是由另一些人去管。也不要以爲收入不多，人多了，一人一點，集起來就不少了。而且，我們也要爭取羣衆，羣衆就是力量。假如要製造一些麻煩的話，我們手上有不少可能犧牲的羣衆供我們驅使。除此之外，人多了，錢索也多起來，有人找麻煩也不知從何着手。總而言之，那些是用不着你去管的。祇有是大事才要你出馬。」

「唔，」司馬洛點點頭，「你們有一位很有頭腦的老板。」

兩個人淺淺地呷着酒，沉默了一陣。沙察斯又問道：「還有什麼問題嗎？」

「暫時沒有了，」司馬洛說，「不過我保留發問的權利。需要的時候，我還是會問一些我應該提出來的問題的。」

這樣說着的時候，愛蓮也出來了。她身上祇褸着一條毛巾，長長的金髮剛剛解開而垂下來，果然有着無比的吸引力。她說道：「噢，李察先生，我不知道你在這裏——」

「沙察斯先生，」司馬洛更正道：「你先去睡覺吧。我跟沙察斯正在談一些生意。」

愛蓮服從地轉身走進去了。司馬洛又說：「我早說她要洗很久了。她很注重清潔，一天到晚都是洗洗洗。」

「她眞美麗，」沙察斯說，「眞的！現在再談談她的問題吧。既然你們是在一起，我在想，我可爲她安排一些工作。」

「我用不着你的幫忙。」司馬洛說。

作爲一個懂得施行催眠術的人，沙察斯對一般人的心理當然是有相當程度了解，因此他也馬上明白司馬洛不高興的是什麼，雖然他並沒有看出司馬洛這並不是眞的不高興，他說：「我的意思是，我也需要她帮我們的忙，一如我需要你帮我們的忙。」

「她並沒有什麼本事，」司馬洛說：「她是很笨的。」

「陳先生，」沙察斯說：「她並不那麼笨，也許她是有這一種天生的才能的，你看看她能够多麼服貼地把基爾摩先生誘

進了陷阱。」

「什麼陷阱，」司馬洛又再度表示不高興。

沙察斯嘆了口氣：「既然我們是要合作的，陳先生，那我們就應該坦白一些了，她是跟你住在一起的，假如她跟另一個男人要好，起碼你要打她一頓。而且，基爾摩先生跟你比較，除了有錢之外還有什麼可能勝過你的地方呢？因此，她爲什麼要跟基爾摩先生來往呢？就是爲了錢，而且當然亦是經過你的同意，也許事情的演變並不如你所想像的，不過結果你還是得到了錢。」

司馬洛用手搓着下頷，表示相當程度的尷尬，「我並沒有打算讓她跟基爾摩上床去，而我將來亦並沒有打算讓她跟別的男人上床去！」

「我也不需要她做到這一步，」沙察斯說：「她祇是——我也很難清楚地一一講明我心目中要她做的事情的範圍，不過，有些漁人在夜間釣魚是亮一盞燈的，這會把魚吸引過來，但魚祇是吃魚餌，而不會碰到那盞燈，她就是那盞燈。」

「用她去引誘別的男人入彀？」司馬洛問。

「對了，」沙察斯說：「以她的美麗以及她那麼懂得應用她的美麗，男人是不一定要到手的，還沒有到手，吸引力更强，他們會讓她帶到任何地方去，祇要他們肯定就行了。」

司馬洛又是搓着下頷：「我可以考慮的，不過無論如何，你不能用你那種唔——月亮的手段去弄她！」

「可以，」沙察斯說：「不過，她絕對受你控制嗎？」

「你以爲呢？」司馬洛充滿自信地微笑着。

沙察斯點點頭：「我看你是有你的一套的，很好，原則上是這樣，還有什麼別的問題嗎？」

「當然了，」司馬洛說：「難道你忘記了最重要的一個問題還是錢嗎？你認爲她值多少錢？」

「你不需要跟她商量嗎？」沙察斯問道。

「不需要，」司馬洛說道：「我是她的經理人，我是她的敎練，我也是她的會計師，事實上我是她的主人，她是屬於我的。」

「那好吧，」沙察斯說：「我沒有帶一張支票出來，但是我可以告訴你一個數目。」

在沙察斯走了之後，司馬洛與愛蓮一起在床上貼得近近的，這是爲了他們可以在彼此的耳邊耳語，怎麼樣的偷聽儀器，也極難聽到這種聲音的，司馬洛說：「我們不但撈到了十萬元，而且還得到了兩份肥缺了。」

「你怎麼了？」愛蓮說：「難道你忘記了我們本來的目的是什麼？」

「當然沒有忘記。」司馬洛說。

「然而我們變成了是爲他們工作的了。」愛蓮說。

「祇有這樣，我們才有機會把白朗找出來，」司馬洛說，「現在你與我替他們担任的是很重要的工作，我們是很有機會對他們漸漸知道得更多的。」

「這似乎是牽涉得太深一點了。」愛蓮說。

「你害怕嗎？」司馬洛問。

「我是從來不會害怕的，」愛蓮說：「我祇是不喜歡失敗吧了。」

「我們做這件工作是必須要這樣進行的。」司馬洛說：「這不是失敗的一步，而是踏向成功的一步。」

「你知不知道，」愛蓮說：「我們現在這樣做，簡直是等於要企圖把他們這個組織摧毀了。」

「正是這個打算，」司馬洛說：「假如不是這樣做，你以爲我們能够好好地把白朗找回來，又問白朗拿錢嗎？」

「我們祇有兩個人，」愛蓮說：「他們的組織却很龐大。」

「有些事情就是這樣做才是最好的，」司馬洛說：「假如我們找一大隊人來，好像聯邦密探隊似的，你以爲就有用處嗎？人多了，他們提防起來，那就更難辦了，因爲我們並不知道他們究竟有多少人，很可能他們的人比我們要多得多，我們不論找多少人來帮助，都多不過他們，而且我們並不方便找什麼人來帮手，人多了就要多分幾份了。」

「而且可靠的人也不容易找到，」愛蓮說：「我可以信任你，但我却不敢說我們可以信任別人。」

「而且祇有我們兩個人，」司馬洛說：「我們也還可以佔了一個優勢，那就是我和你都不會洩漏秘密，他們就不會提防我們了，事實上他們已經信任我們了，我們現在是正在爲他們工作。」

愛蓮嘆一口氣：「你這個人眞了不起，我一向以爲，我是一個胆量最大的人，現在我才知道，有你這樣一個人，胆量比我更大幾倍，你簡直是不怕死的。」

「死有什麼可怕，」司馬洛微笑：「我怕病多過怕死，病可以病許多次，死則是祇能够死一次吧了，沒有人能够死兩次的，不過，我得提醒你，當我們替他們工作之後，我們可能不是常常在一起的了；你得記着每天服一顆那種藥丸。」

「我又沒有病，」愛蓮說道：「我得找到一個很好的藉口，才能够天天服食藥丸的。」

司馬洛又微笑了：「我把那藥丸改裝成避孕丸的樣子好了，你是跟我住在一起的，我與你的處境，當然是不方便有孩子，所以，你是很有理由天天服藥的，而且必須服食，因爲那種藥一停就無效了，事實上也眞有那成份和效能的。」

「你這個人，」愛蓮的手在他的身上一擰：「有一種很奇怪的幽默感。」

「人不能老是板着面孔生活的。」司馬洛說。

× × ×

沙察斯說，假如司馬洛能够進入那間屋子裏找到他，那麼司馬洛是可以進入任何地方找到任何人了，這話也錯不到哪裏去，司馬洛當然不是可以進入任何地方，但是是大多數地方都可以進入的，因爲他除了有他的身手之外，還有許多別人想也想不到的辦法。

譬如，像這個康維，他有二個武裝的

保鑣在花園中守衛着，他就認爲他應該是可以安枕無憂了，然而當司馬洛到達的時候，情形却就有些改變了。

那二個保鑣正在樹下低聲交談着，他們低聲交談，主要是爲了聲音不要吵着屋裏的人，但另一個理由就是爲了他們能夠保持注意周圍的聲音，而不會影响了自己的工作。

當他們交談着的時候，他們就忽然注意到附近有些細碎的聲音，其中一人向他的同伴作了一個暗示的眼色。

跟着，這個人就伸手到他的腰間去摸他的槍。

就在這個時候，黑暗中有些更黑色的東西一閃，這個人的同伴似乎看見有一件什麽在眼前飛過，又聽到他的同伴的額上好像給這件黑東西擊中了一下，然後那件黑色的東西又飛走了，不大清楚，很難肯定，說不定祇是一隻巨大的夜間出沒的甲虫或者飛蛾飛過吧了——但是，這個人却是明顯地兩眼一翻，腿子也發軟而倒下來了。他的同伴也因爲事情發生得太突然而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件錯誤的事情，那就是他下意識地伸出手去把他的同伴扶住，不讓他這同伴倒在地上去。

這樣，他就變成雙手沒有空閒，不能夠做保護自己的事情了，雖然他就是想保護自己也是保護不來的，那黑色的東西是從他的後面飛來，他已根本連看都沒有機會看到，他祇是覺得後腦上像給一隻軟中帶硬的拳擊了一下似的，眼前一黑，便也失去了知覺，與他的去同伴一起倒在地上，司馬洛在黑暗中踏出來，像上次在沙察斯那裏一樣，取出早巳預備好了的膠布，將這兩個人縛住，並且咀巴也封住了，這二個人就像變成了兩隻粽子似的，兩隻不會講話也不會動的粽子。

跟着，司馬洛就向那園中的屋子走過去，現在他是沒有障碍了，他的最大障碍不過是那二個保鑣而巳。

那間屋子進去並沒有困難，司馬洛進去，進入了這裏的主人的書房，這個主人就是康維。

康維正在處理着一些文件，抬起頭，看見司馬洛出現，不過却不知道司馬洛是誰，因爲司馬洛的頭上是幪着一隻黑色布袋的，上面祇有兩個眼洞，以及咀巴上一個透氣的洞。這個樣子恐怖得很，康維整個人跳起來，額上臉上都凝滿了汗珠，這倒不是因爲司馬洛手中拿着槍的緣故。司馬洛的樣子是那麽恐怖，他根本沒有機會去注意司馬洛手中的槍了。

不過司馬洛還是讓他看得清楚那把槍，司馬洛把槍一伸前去，就抵住了康維的前額。

「等等……等一等！」康維吶吶着：「你要幹什麽？」

司馬洛格格地笑着：「你祈禱吧，我是來殺死你的！」

「不……」康維哽塞地說着。

但是司馬洛巳經扳了兩次槍機，康維兩眼翻白，軟軟地跌在他那張椅子上，他深呼吸了一陣，眼睛才恢復了正常，然後他才發覺自己是未曾死去的。

司馬洛坐在桌子的邊緣上，還是用槍對着他，格格地笑着：「第一第二個膛是空的，第三槍才是眞彈，第三槍，你就要死了。」

「不，不要，」康維軟弱地說：「我們有話慢慢講吧！你有什麽事？」

「沒有什麽，」司馬洛說：「我不過是想讓你知道，我是隨時可以殺死你的，下一次來，我還是可以殺死你的。」

「你——爲什麽要殺死我，」康維吶吶着說：「我跟你並沒有什麽仇怨呀。」

「我有一位朋友託我來對你傳一句話。」司馬洛說。

「誰？」康維問。

「我看你應該知道是誰的，」司馬洛說：「你正在管他們的閒事，他們很不滿意。」

「我——以後不管好了，」康維說道：「眞的，這裏沒有別人，這件事沒有別人知道，我也不算沒有面子，我可以答應你！」

「唔，很好，」司馬洛說：「他們還想我問你一個問題，爲什麽你要管他們的閒事。」

「我——這裏是我的地盤，」康維說：「凡是賺錢的生意，在規矩上——呃——我是說，我總是希望有一份的。」

「這也是我的朋友的猜想，」司馬洛說：「但是我現在告訴你，這錢並不易賺，你還是不要分了，去賺別的錢吧。」

「很好。」康維說。

「有什麽保證嗎？」司馬洛問。

「這是很難保證的！」康維說：「不過，可以賺錢的門路多着，我犯不着拿性命來冒險！我——我不知道你們是那麽兇的。」

「你明白就好了。」司馬洛又是吃吃笑。

「有時——」康維說：「我們這種人，答應了一句，就是成爲事實了。」

「那就最好了，」司馬洛說：「你是一個聰明的人，你也知道，我找你是隨時可以找到的，你要找我，却不知道到何處去找。」

「我知道，」康維說：「我也並沒有打算去找你！」

「不過你還得睡一覺。」司馬洛說。

康維又恐慌起來了，連忙說：「不，不要——」

但他也是沒有什麽時間去評理了，司馬洛的另一隻手一動，那件黑色的東西又來了，康維的額角上着了一下，兩眼變成呆滯，在椅子上軟了下來，那件東西又回到了司馬洛的手中，現在既然是在燈光之下，就可以看見那是一件什麽東西了，雖然看見的是祇有司馬洛一個人吧了，那就是一隻黑色的小型膠球，有一條彈性的綫把它連在司馬洛的手上，這隻橡膠球在康維的額上一擊之時，便彈回了司馬洛的手中，給他用手掌握住了，在外面把那二個保鑣擊倒了的，也正是這隻黑色的膠球，本來一隻橡膠球是不容易把人擊暈的，但司馬洛這件慣用的私人秘密武器的構造則不是那麽簡單的，那橡膠球祇是外表的薄薄一層，裏面却是適可重量的鋼，這樣一擊 人的外皮不會受到什麽傷害，而那震動的力量則是相當厲害的，被擊中的三個人，就都是這樣暈過去了的。

司馬洛在喉嚨中發出一聲吃吃笑，轉身走了。

現在他替沙察斯完成了一件任務，這個康維是一個本地的惡霸，他知道了沙察斯有這樣一種集會，雖然他還不清楚是什麽人主持以及在做一些什麽事情，不過他合指一算，便算出這應該是一種非常賺錢的生意，於是他就開始做起調查的工作來，以便插進一手，現在，經過司馬洛這一下干涉後，康維應該是會決定放手的了。

這種工作，司馬洛倒是樂於做的，因爲康維這個人，也不見得會比沙察斯好多少的，假如要司馬洛在對付一個無辜的人，他才難堪呢。

司馬洛好像鬼影似的離開了那個地方。由於可以追他的人都巳經睡着了，他安然回到他放存汽車的地方，把汽車開動。

一面，他則奇怪愛蓮正在做一些什麽事情，因爲愛蓮現在也是正在奉沙察斯之命進行一些任務，她所進行的任務，司馬洛當然是不便在塲的。

他同時亦奇怪，在遠遠的地方的紫薇，現在工作又有一些什麽新的發展。

×　×　×

紫薇此時則是心裏充滿了猶疑，她是正在等着事情有一些新發展，却又並沒有什麽新發展，然而祇是沒有明顯的新發展吧了，却是有隱隱的發展，那就是，愛絲的態度很不尋常，常常以一種非常奇怪的眼光看着紫薇。這個愛絲與愛蓮雖然是一字之差，但愛蓮這是一個英文名字，而愛絲則不是，愛蓮是一個金髮的西方美人，而愛絲則是一位東方美人，愛絲又並沒有再企圖與紫薇接近了，甚至比以前疏遠了一點似的，假如不是必要，她也不會跟紫薇談話，那即是說，她祇是跟紫薇談公事上的事情吧了，然而另一方面，她的神態却是特別有異的，她又沒有與什麽人聯絡——紫薇他們的人沒有查出這一點。

紫薇這件事情，終於等到有一天白天，就有一些新的發展了，那時她正準備下班回家，一隻電話搭進她的寫字間來，她的電話是相當多的，她不大經意地拿起聽筒，說：「喂？」

那邊一把相當熟悉的男人聲音向她唸了一連串的數目字，就是那個「月亮」向她重覆灌輸過的那個號碼，紫薇沒有回答，她不知道怎樣的反應才是對的，幸而對方不會看到她的臉上的表情，那個人跟着就說：「你是月亮的女兒，是嗎？」

「是的。」紫薇小心地回答。

「我給你的那瓶聖水，你找個機會給苗小姐喝半瓶，」那個人命令道：「知道嗎？」

「我知道。」紫薇祇好答應。

那個人沒有再講話就收了綫。

紫薇祇好把電話放下來，她知道即使是莫先生這樣一個有力的組織，配備了電子儀器，雖然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查出這個電話的來處，可能此刻巳經查出了，但那是沒有用處的，電子儀器也無法使莫先生的人馬上到達那個打電話的地方，而假如那人不是用自己擁有的電話，那就知道了電話的來源都沒有用處了，而且他們亦並非不知道，他們巳經知道了這個電話就是鮑先生打來的，不過時機沒有成熟，不能動手吧了。

紫薇猶疑地皺着眉頭，把她的手袋拿起來，打開，取出放在裏面的那瓶所謂「聖水」，還是原來的樣子，並沒有改變過，這瓶東西她是一直好好地保護着的，一直放在自己的手袋裏，不離開身邊，照她所知，不可能有人動過，加以掉換，因而裏面裝着的還是清水而巳，莫先生的人亦是早巳化驗過，證實這瓶子裏面裝的就是清水。但既然是這樣，爲什麽那人要她給苗小姐喝呢？喝下去了之後會有什麽作用？有可能這水裏面有一些成份是莫先生他們沒有檢驗出來的嗎？」

無論如何，他們知道紫薇今天是要到苗小姐家裏，因爲有許多事情她今天要跟苗小姐商量的。

紫薇離開公司，登上了一部的士。

的士司機說：「有一隻瓶子在烟灰盅內，你給我們一滴拿去化驗吧。」

這的士和司機也是莫先生派來的，那個電話莫先生的人也聽到的，用不着紫薇報告，莫先生巳經按照這個電話的內容而採取行動了。安排得很迅速而巧妙。

紫薇說：「不是巳經驗過了囑？」一面她就拉開前座的靠背後面那隻烟灰盅，從裏面取出一隻預先放好的瓶子，在那瓶子裏滴進一點「聖水」。

司機說：「我們並沒有檢驗過瓶子本身，有一個可能性就是瓶內有一片薄膜藏着一些特殊的藥物，這片薄膜給水泡了這一段時間之後才溶化，因此起先瓶中的祇是清水，現在則是眞眞正正地變成了他們所講的聖水了。」

紫薇沒有做聲，這個可能性是有的，也是一個挖空心思的才能夠想出來的一個可能性。

「但另一方面，」司機說：「也可能這祇是清水吧了，他們這些人辦事應該是非常小心的，也許未曾試驗清楚他們也不會亂來，也許這祇是一次試驗吧了，既然是試驗，他們當然是用清水好一點了。」

「我倒希望他們用的是清水。」紫薇說。

×　×　×

在苗小姐的家裏，紫薇與苗小姐一起解決那些工作上的困難，苗小姐是喝水喝得很多的，尤其是在工作的時候，她常常需要茶，她凝神看着一份文件，而心不在焉地把杯子舉到咀邊，她發覺巳經沒有茶了，紫薇伸出手說：「我替你去添一些來吧。」

「謝謝你！」苗小姐說。

既然紫薇與她巳經是那麽熟絡了，這樣一件小事，也就沒有什麽所謂了，而且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在苗小姐的茶裏放一些「聖水」！

紫薇拿着茶杯走到廳中，那放茶水的小几旁邊，那裏是在窗前，燈掣也是在旁邊，紫薇把燈熄了又再開亮，她是把較亮的一盞熄了，而把較暗的一盞開亮 表面上來看她是嫌先前那盞燈亮光太刺眼，但實在他則是打了一個暗號，她凝神望着花園之外，那遠遠的山上，那裏有一輛汽車的車頭燈亮起來，閃了短短的三下。

紫薇舒了一口氣。這個燈號就是告訴她化驗的結果。那瓶子裏的還是清水，她

把瓶子從窗簾的後面拿出來（前一次來倒茶時她已收在這裏，因爲她身上衣服穿得很少，不方便帶着這隻瓶子走來走去）。在杯子裏倒了半瓶，然後倒進茶水，拿進去給苗小姐。

苗小姐應該在喝了之後是不會有什麼影响的，然而大約過了半小時之後，苗小姐的神態開始有異了，當然這亦可能是因爲她已經把工作全部解決了。

苗小姐靠在床上看着紫薇，紫薇瞥一眼那杯茶，已經喝完了。

她不能够小心地觀察着苗小姐，要看清楚苗小姐究竟在喝了這種神秘的清水之後，會有一些什麼反應。

苗小姐終於說：「你的工作，最近有一些什麼發展呢？」

「還沒有理想的發展，」紫薇說道，「不過慢慢來吧。目前是相當有希望的。」她並沒有對苗小姐講過她到鮑先生的島上去的那件事情，當然她不會說出那些「聖水」的內情。雖然苗小姐不一定會害怕，但她還是不希望嚇着苗小姐。而且，這件事情她是需要守着秘密的，即使對於苗小姐，也是不方便透露。她祇是隱約地講過。

苗小姐說：「愛絲沒有跟你詳細談過嗎？」

「愛絲跟我談一些什麼？」紫薇說，「愛絲是不會跟我談什麼的，他們要進行一些什麼事情，一定都不會直接講明，夾然是用婉轉曲折的方式的。」

「我也祇是這樣想，」苗小姐說，「因此我覺得奇怪，爲什麼愛絲會跟我講一些這樣的話。」

「愛絲跟你講了一些什麼？」紫薇問道。

「她嘛！」苗小姐說，「她簡直是對我懺悔和自白似的。她還對我提過什麼催眠術。」

紫薇吃驚地瞪大眼睛看着她：「她究竟跟你講過一些什麼呢？」

「愛絲對我說，」苗小姐說，「她是受了某一些人的催眠，企圖害我，現在她知道她是不對了，她很後悔。幸而她沒有對我造成什麼傷害。她雖然是受了人家的催眠而失去了主宰，不過她也不能够原諒自己。所以假如我要懲罰她的話她也不會怪我。不過——」

「她是什麼時候跟你講這些的？」紫薇問。

「昨天下午，」苗小姐說，「她到我的寫字間裏來，她的神情實在奇怪，令我担心起來了，不過她祇是講了一些話而已，她並沒有做什麼特別的事情。」

紫薇也記得愛絲的神情很奇怪，而這也是她在担心的地方。她又問苗小姐：「她還跟你說了些什麼？」

「她叫我提防你。」苗小姐說。

苗小姐跟着又詳細地告訴紫薇愛絲向她「自白」的經過。愛絲告訴苗小姐，她跟一些人去參加一個月圓教的集會，狂歡過之後就失去了常態，受到了控制，有一個電話打來，吩咐她做一些事情，她就要照辦了。她去的這個月圓教的集會就是在鮑先生這座島上。那個打電話來的人給她的任務就是要誘惑苗小姐，但是沒有成功。跟着紫薇來了，取去她的地位，她沒有那麼多機會接近苗小姐，那些人就吩咐她誘惑紫薇，也是不成功，她就帶紫薇到島上去，現在紫薇已經受了催眠，苗小姐必須提防紫薇了。那些人已經不再用愛絲了，因爲愛絲最後接到那人一個電話，那人吩咐她忘記以前那些事情，做她以前的自己。因此，那些人必然是已經寄望在紫薇的身上，以後不會用愛絲了。

「我不明白！」紫薇緊緊皺着眉頭。

「我也不明白，」苗小姐說，「假如她是受了催眠而做以前那些事情，那麼她是受了控制了。那些人放棄她，打個電話給她，叫她忘掉以前的事情，她也應該會遵命而把以前的事情忘記了，爲什麼她還會提起來呢？」

「假如她是說謊，」紫薇說，「這也是不大合理的。她爲了什麼目的呢？以前她還有需要排擠我以取回她的地位，現在則不必這樣做了。她的上頭已經在用我。而且她也用不着說這種危險的謊。」

「那你究竟有沒有受到催眠呢？」苗小姐問。

紫薇微笑道：「沒有，這種事情我們是有辦法防範的。我們早已知道他們是正在進行什麼計劃，所以我們當然也是早就已經提防着了。」

苗小姐搖搖頭：「這件事情眞是莫明其妙！」

「我也弄不清楚，」紫薇說，「事情似乎沒有那麼簡單。一定有些我們不明白的內幕存在。」

苗小姐打量着她：「一個人有沒有受催眠是不容易看得出來的。」

「是呀，」紫薇說，「現在這個問題是在於你是否信任我，以及是否信任我們這個組織吧了。」

「現任，」苗小姐說，「我就是不信任你們也不行了，不過我還是信任司馬洛。」她頓了一頓，又說：「他現在究竟是正在幹什麼？」

「他正在做一些很重要的工作。」紫薇說，「我也不知道他現在的發展是如何，而且我也不方便告訴你。」

「我知道你們有些秘密是不方便透露的，」苗小姐伸一個懶腰，「我也不是要刺探，我不過想知道他是不是正在做一些危險的工作。」

「他做的總是危險的工作，」紫薇說，「但我從來不担心他。他是一個會照顧自己的人，而且他有教人羨慕的運氣，他總是能够解決問題而安全地回來的。」

「那很好，」苗小姐說，「我們還是睡覺吧！」

紫薇閉上了眼睛，她覺得，雖然苗小姐一直沒有機會與司馬洛作進一步的接觸，她對司馬洛的好感却是愈來愈好了。這也許是必然的。那種能幹的女人，似乎就是特別欣賞司馬洛這種男人。

×　×　×

第二天晚上，愛絲就死去了。

她在下班了之後一直在外面走來走去，似乎心煩意亂，有什麼心事不能解決。她自己到餐廳裏去吃了一頓晚飯，沒有吃完就不吃了，到百貨公司去逛了一陣，買了一張票子看一場電影。這場電影也沒有

看完，她就中途出來，又在街上逛。當她橫過一條僻靜的小街的時候，一部汽車忽然轉過街口，飛馳而來。她匆匆跑上對面的行人路邊，以爲到了行人路上就安全了，然而那部車子的車頭一斜，也跳上了行人路，向她直撞過去。愛絲沒有可以逃走的空位。那部車子撞在她的身上，「轟」的一聲，愛絲整個人飛上半空，那部車子還是沒有停下，愛絲落下來時是落在那部車的車尾上，彈了一彈，跌在地上。

那輛車再離開行人路，飛馳而去。

但這車子並不能逃脫，馬上就有兩部車子跟着轉進這條街上了，前頭的一部在愛絲的身邊飛馳而過，隨後的一部則在愛絲的身邊停下，兩個男人從車上跳下來。

這二個男人匆匆走到愛絲的身邊，把她扶着。愛絲已經不會動了。眼睛半張着，眼球已經變得呆滯。其中一人咬着牙說：「快用無綫電召救傷車來……不過，我看她沒有什麼希望了！」

他說得沒有錯，愛絲在救傷車到達之前就已經死去了。

而前頭那部車子則在追趕那部行兇的汽車。這兩部車上的人都是莫先生的手下。他們是一直在密切監視着愛絲的行動的，然而他們都不能够及時救愛絲一命。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但那部行兇的車子則是逃不掉的。莫先生的手下對這種事情也是專家，而且他們人手多。那部行兇的車子雖然有一個駕駛技術高超的駕車人，却就是無法逃脫。

擺脫了一部車，又另有一部車跟在後面，而且還有別的車子在後面攔他。這個人的作風亡命而兇悍，才使他能够支持得久一些。

在一條狹窄的街上，後面有一部車子緊追，而前頭則忽然出現了一部車，就在路的中央橫攔着。這個人看來是非要把車煞停不可的，但是他却把牙齒一咬，向那攔路的車子的車尾直撞過去。這是相當聰明的做法。一部車的車尾由於並非引擎所在，總是較輕的。「轟」的一聲，他的車子撞在攔路的車子的車尾上。他的車頭凹得不成樣子了，但那部攔路的車子也給撞得打了一個轉，讓他過去了。反而後隨的車子要一窒。這部行兇的車子也要盲目地行駛了一段路，因爲車頭蓋彈起來了。不過因爲車頭蓋的彈簧也因此而撞壞了，所以並沒有保持昂起，很快又垂下來了。他又可以看見前路，於是繼續前進。前頭已經是郊外，他沿着那條僻靜得多的路飛馳，後面，那部追他的車子正在繼續追着來了。

前頭的路是橫越一條鐵路的。一列火車正在沿着鐵路駛來，而自動控制的木欄已垂下來，暫時制止汽車通過，以免發生危險。

這個人知道他沒有時間停下來等火車過去了。他也知道假如他及早過去了的話，追在後面的車子就會給火車攔住。

於是他沒有停車，而是繼續以高速直衝過去。那列火車也是正在沿着鐵路飛駛而來！他知道他是僅可够時間冲過鐵路的。他的車頭撞在那條漆了紅白間條的木欄上，那木欄碎開了，他的車頭也變得更殘破。他的車子衝到了鐵路上，前輪過去了，後輪却過不去。那是因爲他的車子經過兩次碰撞，再在鐵軌上跳過，震了一震，車子的引擎就出了毛病，不肯行走了。而火車正以雷霆萬鈞之勢直衝而來。幸而這兩個人是還有一點時間的。他立即打開車門跳下來，飛跑離開鐵路上，跑到鐵路的另一邊。

後面那部車子在破了的閘前煞住了，不敢也沒有時間衝過去，他們祇能够看着火車撞在那部汽車上。汽車飛了起來，像是用錫紙製成似的而變成扭曲不堪。沉重的火車毫無所覺地過去了。汽車跌落在鐵路的另一邊。火車是一條長蛇，繼續沿着鐵路行駛，不可能改變方向，而因爲它是那麼長的，所以它是要一定時間才能完全過去的，那部追趕的車子的人焦急地等着，却毫無辦法。

終於，就可以看到那部殘破的汽車，也可以看到那個開車的兇手。看來這個兇手的運氣實在壞極了，本來他步行着是也有機會逃脫的，但是那飛起的破車跌下來的時候却剛好壓在他的身上。他不可能有力推開沉重的東西。事實上他亦沒有企圖推開，他顯然是已經死去了。

×　×　×

事情發生得很快，形勢因爲愛絲的死亡而急轉直下。在接近破曉時份，苗小姐還在夢中，而她設在園中的保鑣也正在抵抗着天亮之前那必然的睏倦感的時候，牆頭上就出現了四個黑影。這二個保鑣顯然吃了一驚，連忙舉起槍，喝道：「唏，幹什麼？」

他們的錯誤就是先講話而不開槍，而事實上他們亦是不容易射中的。目標太小了。那四個黑影則毫不遲疑地發射。他們却不是開槍。他們發射的是無聲的東西。這二個保鑣覺得腿上隱隱作痛，跟着就模模糊糊地倒下來了。

屋裏正在睡覺，準備換班的另外二個保鑣也聞聲而出。

他們什麼都看不到就給射中了。也是腿上一陣隱隱的刺痛，也就迷迷糊糊地倒下來了。

那四個黑衣人迅速進入屋中。

那四個保鑣醒過來的時候，太陽已經出來了。他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祇是十分慶幸自己沒有死去。跟着他們就緊張地衝進去看看苗小姐。苗小姐已經不在了。而看一切跡象，苗小姐都是給捉去了的。她應該帶出去的各種日用品，文件等等，都是留在屋中。

經過進一步的調查，苗小姐果然是已經失踪了。他們仍不知道自己怎會在重要時刻失去知覺，祇猜到是某種麻醉藥造成的。

×　×　×

在司馬洛那方面，情形亦是有着急劇的轉變。

在那座屋子裏，晚間，沙察斯正在巡來巡去。他這裏當然不可能每天晚上都有那種狂歡集會。現在他是正在計劃着如何改善這裏的裝飾和設備。而因爲沒有那許多重要人物需要保護，所以他那四個守衞也鬆懈下來了。他們祇是在園中走來走去，散步着。

由於他們鬆懈下來，就給予他人以乘

虛而入的機會了。花園的牆頭上又出現了二個黑影。他們迅速躍入園中。情形差不多是與苗小姐家中所發生的一樣的。這二個黑衣人手中的槍吐出幾乎聽不到的「嘶嘶」的聲音，由氣壓逼出去的鋼針射中四個守衛的腿子，十分準確。這四個守衛根本沒有機會可以把槍取出來，他們祇有其中兩人能够吃驚地叫出一聲，便倒下來，失去了知覺。

沙察斯在屋內聽見叫聲，疑惑地衝出來。看見四個人倒在地上。跟着那二個闖入的人就從門外的兩邊閃出，兩把槍的槍嘴抵在他的額上，沙察斯連忙叫道：「不要開槍！」

「進去吧！」其中一人說，「我們要跟你談談！」

沙察斯給不由分說地推進了屋中，給推在椅子上，他看着那二個人。他不認識的，但是這二個人的危險性是毫無疑問的，已經有事實證明了。沙察斯吶吶着說：「有什麼事情，我們是可以……呃……好好地討論的！」

「這正是我們要做的事情，」其中一個來人說，「好好地談一談。」

「讓我——給你們斟杯酒。」沙察斯說，「我相信一切都可以和平解決的，你們要喝點什麼？」

「你給我們喝什麼就喝什麼好了。」另一人說。

這兩個人似乎對沙察斯又似乎太放鬆了。不過沙察斯拿來了三杯酒時，槍嘴又擱到他的額上。其中一人說：「我們還是不喝了，我們這兩杯酒，你都替我們喝下去！」

「不！」沙察斯哀鳴起來。

另一個人哈哈笑起來：「你當我們是小孩子？給我們喝這東西？告訴你！你是月亮，我們是太陽，月亮見了太陽，非要站歪不可了！讓我看，你給我們斟酒的是那隻瓶子，看來那瓶中是有一些不尋常的飲品的。我們叫你整瓶都喝下去如何？」

「你們……想怎樣，說出來好了！」沙察斯滿臉是汗。

「很簡單，」那人說，「我們知道你正在做一些很賺錢的生意，我們現在要接手了。」

「康維？是康維叫你們來的？」沙察斯問。

「康維？哈哈哈！康維不過是一隻小卒，」那人說道，「他幹得了什麼？我們從他那裏聽到這件事倒是眞的，我們是雷鳥。」

「對不起，」沙察斯說，「我好像——沒聽過。」

「那是你沒有見識，」那人說，「但你現在聽到了。你看着的是能殺人的槍，我們又可以使你把那整瓶酒喝下去。所以你是非要合作不可！」

「我就是想把一切交給你也不行，」沙察斯說，「我不是老板。我不能够作這個決定！」

「我們知道誰是老板，」那人說，「你告訴我誰是老板吧。看看你心目中的老板是不是最高的老板？」

「我祇知道是一位鮑先生，」沙察斯說，「但我沒有見過他，我祇是從電話中聽到過聲音。我也不知道何處可以找到他，我祇是能够從電話中與他聯絡。」

「這些我們會辦，現在你祇要回答一些問題。」

「你想知道什麼？」沙察斯問。

「有一個叫白朗的人，」那人說，「他似乎是在你的手上失踪的。他現在究竟到什麼地方去？」

「爲什麼你們要找他呢？」沙察斯問道。

「別問我們問題，」那人咆哮道，「你回答我們的問題！」

「白朗——據我所知巳經到了K市。」沙察斯說。

「那是一個很遠的地方。」那人說。

「那裏有一個安全的地方。」沙察斯說，「一座島。他們不能逃走。」

「他們？」那人說，「你是說那許多有錢的人都給你們關在一個地方？」

「集中起來容易一點，不必費那麼許多人力，」沙察斯苦笑，「而且他們也有伴！」

「一座島？什麼島？」那人問。

「我……我不知道，」沙察斯說，「我是沒有資格知道那許多事情的。」

「一座島，」另一人沉吟着，「那邊海島多的是，不過也許猜一猜是可以猜得出來的。謝謝你，沙察斯，現在我們請你喝這瓶酒！」

沙察斯看着這人走過去拿那瓶酒，又慌忙地叫起來：「不要，你——你還是開槍殺我吧。」

「喝下去了你也許會多講一些，」那人說，「或者告訴我們你剛才所講的是不是眞話！」

「不是這樣的，」沙察斯叫道，「那些藥不能多喝，喝下去我會變成一個白痴了！」

「試驗一下沒有關係的，」那人吃吃笑着，「反正你是可以犧牲的！」

「不！」沙察斯要跳起來，連抵在額上的槍咀也不管了。那槍咀離開了他的額上，拿槍的手肘在他的肚子上一撞，沙察斯倒在地上，乾嘔起來。

那人手中的酒瓶忽然碎掉了。司馬洛的聲音說：「把槍放下來！舉起手！」

那兩個人僵住了。

司馬洛的聲音是來自一個他們背後的角度，但他們不肯放棄，也許他們認爲他們有兩個人而對方祇有一人。他們忽然轉身把槍擺過來。司馬洛的槍「撲撲撲」地一連串响，這二個人打着轉跌倒了。司馬洛跳進沙察斯的視綫中，以非常快速的動作首先收去了他們丟下的槍，丟到遠遠，然後把這兩個人翻轉過來看看說：「死了！」隨即又將他們的身上衣袋全部翻出來了，除了鈔票之外什麼都沒有。

「媽的！」司馬洛說，「沒有身份的，他們很懂得做事。」

「你——你怎會來的？」沙察斯吶吶着問，還是驚魂未定。

「經過了康維的事之後我一直不大放心，所以留心着，」司馬洛說，「果然我守到他們來了。」

「我在外面那幾個人呢？」沙察斯問道。

「睡着了，」司馬洛說着拗開其中一人的槍，「這不是發射槍彈，而是發射痲醉藥針的，很特殊的武器。」

沙察斯還是呆着。司馬洛這一連串效率甚高的動作使他十分欣賞。但他還是作不出一個決定。司馬洛又說：「你招來了一些很不好惹的敵人。」

「什麼是雷鳥？」沙察斯迷惘地問。

「沒有聽過，」司馬洛說，「得查一查。你現在打算怎辦呢？」

「唔——這事可以私人解決嗎？」沙察斯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我不是神仙。也許你的老板不會高興你鬧了這樣的事情，但是我看你是瞞不住了。當然這還是要由你自己來決定的。不過，這兩具屍體，放在這裏似乎不大好吧？」

「我想想怎麼向上頭報告吧，但這兩具屍體，你可以放到一個沒有人會發現的地方嗎？」沙察斯問。

「這個有辦法，」司馬洛說，「但你得帮帮手把他們抬上車！」

沙察斯帮着司馬洛把那二個人抬上車。他觸過那二個人，可以肯定他們是巳經死了。不過，當司馬洛獨自用車子把他們載到一個僻靜的地方時，取出針藥來替他們每人打了一針，他們却復活過來了。身上的血漬是假的，中槍也是假的。

莫先生的組織有很多古怪的詭計和古怪的設備，和很多人手。

司馬洛對他們微笑：「好了，你們快走！別再在這個地方露面了！」

那二個人拍拍他的肩，匆匆地走了。

× × ×

苗小姐醒過來時頭痛得很。那是因爲痲醉的力量剛剛過去了。她張開眼睛，看見紫薇就在她的身邊。紫薇說：「服兩片這止痛藥吧，你的頭就不會痛了！」

苗小姐用紫薇交給她的水把藥服下去，四面望望。這裏是一間陌生的房間。她問道：「我在什麼地方？」

「我們都是給捉到這裏來了。」紫薇說。

苗小姐的眼睛張得大大的，嘴巴也張得大大的。恐懼從心頭升起。但紫薇又說：「不過你用不着害怕。這裏是我們的總部。」

「這是什麼意思？」苗小姐問。

「計劃有了很大的改變，」紫薇說，「就是因爲愛絲死亡而引起的。你不知道愛絲已經死了吧？」她把一張報紙拿出來讓苗小姐看到愛絲死亡的新聞，然後又把新聞界不知道的內幕告訴了苗小姐。

「我還是不明白——」苗小姐難過地說，「愛絲——她怎麼會這樣呢？」

「這是一種奇妙的巧合，」紫薇說道，「就是爲了我對你提起過的那種藥丸。我跟她一起在島上的時候，她以爲我那是頭痛丸，她拿了幾顆，吃下去，她是有長期頭痛的毛病的。這藥丸的功效超乎我們所料想的。她吃了幾天，催眠的控制也給解除了。她明白自己幹了一些什麼事情，並且也後悔起來。也因此鮑先生打電話給她，要用催眠方法使她忘記一切也不成功。這就是爲什麼她會對你講了那些古怪的話。本來我們猜不到的，不過她死前向我再要幾顆藥丸，告訴我她拿去吃過很有效，我才明白了。我不知道她對鮑先生說過一些什麼，但顯然他認爲她是一個危險人物，就派人把她殺掉了。」

「老天！」苗小姐難過地掩着臉，「那她死得眞冤枉！」

「她是很不幸，」紫薇說：「不過，她的死却也是有相當建樹的，因爲她給撞死了，我們派去監視她的人不能不企圖去捉那兇手，那兇手也死掉了，他們當然會害怕起來，這樣，這件事情就很難辦下去了，他們會懷疑每一個人，當然亦會懷疑我，於是計劃就有了改變，你和我都是給一個雷鳥集團捉起來的，監視愛絲的人也是雷鳥。」

「雷鳥集團——」苗小姐迷惑地看着紫薇：「也即是你們了。」

「是的，」紫薇說：「不過他們當然不知道，他們想查出這個雷鳥集團的來龍去脈是一件相當頭痛的事情，就因爲他們查不到什麼，他們就更加慌亂，現在，我們祇是讓他們知道，雷鳥集團要搶奪他們的地盤，要把他們手上控制着的富翁們奪過來，包括你的父親在內。」

「這樣——」苗小姐吃驚地說：「會危害到我父親的生命的。」

「假如是我們出面，假如是警方出面，假如是你聘請的私家偵探去搶，」紫薇說：「也許他們會殺之滅口，但是一些並不是代表法律的人來搶，那他們的反應又會有所不同了，這正如竊賊受到警察追捕時可能會把賊贓棄掉以求脫身，但是碰到黑吃黑的場合時，他們就一定會把贓物保存着，先拚個明白了。」

「但世界那麼大，」苗小姐說：「怎知我的父親給收藏在什麼地方呢？」

「就在鮑先生那座島上。」紫薇說。

「你怎麼知道？」苗小姐問：「你到島上去的時候並沒有機會查出來。」

「這是司馬洛查出來的，」紫薇說：「而且也言之成理。當然應該集中囚禁，假如分開不同的地方，那要找多少個適合的地方以及要耗費多少人力呢？鮑先生那座島就是一個最適合的地方了，私人產業，外人不得擅進，這是一個世上少有的適合地方。」

「我們現在怎辦呢？」苗小姐問。

「假如是指你和我，那我們留在這裏，什麼都不必做。」

「我是指你們的組織。」苗小姐說。

「我們的組織嘛，」紫薇說：「我們當然是以雷鳥的名義大舉進攻了。」

× × ×

在那座島上，那座「酒店」因爲沒有客人，所以是十分清靜，靜得簡直令人感到混身不舒服了，鮑先生與金夫人就在那巨大的廳中坐着喝茶，還有另外二個人，一個是穿着全黑衣服的人，左胸近心臟的地方，有一個白色圓塊，看上去像一塊膏藥，但在這裏則顯然是代表一隻月亮，這個人皮膚深暗而身子瘦長，眼睛是在深陷的眼眶之內，雖然眼眶深陷是精神不佳的表示，但他這雙眼睛是烱烱有光，使人懷疑假如熄了燈在黑暗之中，他這雙眼睛也會像小燈似的發光了，這雙眼睛現在正在看着第四人，這第四人就是白朗，也就是

愛蓮要向他討債的那個國際騙子了，白朗則不如那三個人那麼安詳，而是坐不安蓆的。

「我再問你一次，」那個全身黑衣服的人說道：「這個雷鳥集團究竟是什麼東西？」

「沒有聽過，」白朗說：「眞的，我已經給——我已經在這裏休養了那麼久，完全沒有外界的消息，你問我有什麼用的呢？」

「勾魂手，把他催眠，使他講眞話呀！」鮑先生吃吃笑着提議，神情有點像個孩子，他仍是口吃的。

金夫人以褓姆似的態度按按他的手臂，提醒地說：「白朗研究過這種事情，他是一個不受催眠的人。」

「除了催眠之外，」勾魂手說：「也有其他方法可以使你招供的。」他的眼睛還是凌厲地瞪着白朗。

「你就向我用刑好了，」白朗說：「我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那個人明明是問起你的，」勾魂手說：「似乎他們對你特別感興趣。」

「我告訴你，」白朗說：「很多人對我感興趣的，但那都不是善意的，我欠了不少人的錢，想殺我的人也並不少。」

「我們試試用另一種辦法逼他講吧，」鮑先生又吃吃笑着，他是眞的有點問題了，表現得像個小孩子。

勾魂手凝視着白朗：「你應該明白現在是發生了什麼事情，白朗，你在這裏還算過得不錯，但是，假如你落在別人的手中呢，你很可能會給一次過榨乾，當你一給榨乾了之後，也就是你的死期到了。」

「我知道，」白朗說：「但是我的確帮不了你什麼。」

勾魂手揮揮手：「你走吧！」

白朗站起來，出去了，顯得頹喪而迷惘，因爲這個消息對於這些囚禁他的人來說是一個壞消息，但對於他却也並不見得是一個好消息，鮑先生還是不滿意，他說：「應該逼他一下呀，跟他玩玩遊戲。」

「用不着了，」勾魂手說：「我看得出一個人有沒有說謊，我知道他並沒有說謊！」

「我悶死了，」鮑先生說：「我希望有一些娛樂。」

「現在是一個煩惱的時間，」勾魂手說：「不是娛樂的時間，你怎樣悶，都是要忍一忍了。」他與金夫人對鮑先生都是隱隱帶着一種輕蔑的態度，不論鮑先生是怎麼富有，這兩個人顯然是並不完全受他控制的。

「替我來催眠一次怎樣？」鮑先生說，「我的口吃毛病又來了。」他一直都是口吃着。

「遲一點吧，」勾魂手說：「等你睡覺之前。」

「唉，」鮑先生嘆息着：「總是不能全醫好，還說要盡傳你的本領呢，看來要很長時問才能辦到了。」

勾魂手的咀唇一歪，要講什麼的時候，身邊的電話就响起來了，金夫人伸手拿起聽筒，聽了一陣之後說道：「好，我知道了。」她放下聽筒，却是對勾魂手講話，她說：「情形不大好，可疑的人在附近結集，有人租了快艇，配備了蛙人設備，聽說有不少軍火運來了，也有人提到雷鳥這個名稱。」

「這……這是什麼意思？」鮑先生口吃着尖聲問。

「我們的耳目認爲就是他們要向這座島進攻的表示。」金夫人說：「而且很快就會動手。」

「這樣……這樣形勢是並不好了。」鮑先生恐懼地說。

「我們也明白這個情形，」金夫人說：「但我們的耳目是密切注意着的，當他們一動手時我們就會知道。」

「但——但爲什麼要進攻這裏？」鮑先生問。

「因爲我們的銀行戶口的簽字人全部都在這裏呀。」金夫人說。

「我……我得去睡覺，」鮑先生說：「你們解決這件事情吧。」他也起身走了，他的情緒顯然是並不穩定。

「這個傻瓜，」金夫人說：「他的感情已經完全依靠我們了，假如不是忽然發生了這件事情，我們就可以控制一切，」頓一頓，「假如我們現在就撇下一切逃走，那我們可以讓他去擋災，我們已經很富有了。」

「女人！」勾魂手不屑地說：「就是沒有大志，我們又不是沒有武力，怕他們什麼，我們就不能够把他們消滅嗎？我們一直都是成功的。」

「對方不是等閒人物，」金夫人說：「來勢洶洶，我就怕敵不過他們，那就一切都失去了。」

「不要緊，」勾魂手說：「我們佔了地利之外還有時間，他們動身時我們會知道的，那時決定也不遲，」頓一頓：「不過，這個傻瓜却講了一句並不傻的話，爲什麼進攻這裏。」

「因爲，簽支票的老板們全都在這裏，」金夫人說道：「這正是他們所要的東西。」

「但是他們怎麼知道是在這裏？」勾魂手問。

「沙察斯不是供出來了嗎？」金夫人問。

「不錯，」勾魂手說：「他對那兩個人供出來，但那兩個人已給他那個殺手陳步雲殺死了，又怎麼可能向他們的上頭報告呢？」

金夫人的眉頭抬起來：「那麼，陳步雲知道了，假如……老天，陳步雲是在我們這裏。」

「我奇怪這個陳步雲究竟是什麼人，」勾魂手慢慢地說：「也許把他調到這裏來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好手難求，」金夫人說：「他是一個好手呀，所以——但現在——我們叫他來問問吧。」

「問有什麼用處？」勾魂手說：「他有什麼古怪，他不會承認，他沒有古怪，他當然亦不會承認。」

「我的意思是，」金夫人說：「我對這個有本事的男人感興趣，我叫他陪我喝一杯酒，然後你問他。」

「不必了，」勾魂手說：「我自已去問他就行了，」他從袋裏掏出一隻小小的水晶球似的東西，裏面有着奇幻的色彩，他把那隻球略一轉動，金夫人就目爲之眩一地把頭扭開，連忙說：

「別用這東西對着我。」

勾魂手格格地笑起來，站起身走出去了。

但是他却無法找到陳步雲，不錯，陳步雲就是司馬洛的化身，他當然是一個危險人物，事實上，他的危險程度已超過了勾魂手所料想的，勾魂手他們的談話，司馬洛全部都聽見了，司馬洛在許多有利的地方都裝了了電子偷聽器，而那大廳之中亦有，有些地方是司馬洛不便到達的，但他們却太有信心了，以爲島上一切地方都是安全的。

勾魂手到司馬洛應該在的房間去找他的時候並沒有找到，而他也問不出司馬洛在何處，那些人祇是知道司馬洛出去散步了，而他們又並沒有奉命監視這個人。

「找他，」勾魂手命令，「叫他向我報到，我有重要的任務給他。」

那些人馬上分頭去找，却是不容易找到的，外人侵入這島，雖然很難不被發覺，然而在島上可以躲的地方很多，躲起來却很難找，此時司馬洛是正與白朗一起，躲在樹林之中，白朗低聲說：「我不需要你救我。」

「現在你想拒絕不行了。」司馬洛吃吃笑。

白朗離開勾魂手，就是要回到那座粉紅色建築物的宿舍之中，他並不是自由來去，而是有兩個人在門口把他押回去的，但在中途這二個人，不知如何，忽然倒下，不動了，而司馬洛出來，把這二個人藏好，又把白朗拉進樹林。

「我沒有多少錢了，」白朗說：「你榨也榨不出來了。」

「難道你不想向他們反榨嗎？」司馬洛微笑。

「我——不明白。」白朗狐疑地看着他。

「我們的人很快就要向這裏大擧進攻，」司馬洛說：「他們要完了。」

「這裏有雷達防守，有不少槍手佔着有利的位置，」白朗說：「進攻並不容易的。」

「我們有我們的辦法，」司馬洛說：「但我得先弄清楚一點，財權究竟在誰的手上，這樣才能決定讓誰活下來。」

白朗遲疑着，司馬洛又游說道：「你在他們手中總是要死的，跟我合作，你起碼可以分回自己的一份，其他的利潤，我答應你你也大可不必相信我。」

「金夫人，」白朗說：「他們是互相牽制的，鮑先生已給他們控制了，金夫人跟這個勾魂手合作，但她似乎不認爲應該完全信任他，所以錢全是在她名下的銀行戶口裏。」頓一頓，困難地咽了一口口涎，「勾魂手這個人必須消滅，他就是葛天度，也許沒有聽過——」

「我聽過了，」司馬洛說：「不過認不得他的樣子。謝謝你這寶貴的情報。」莫先生的檔案上有這樣一個人！一條漏網已久的大魚，在這裏碰到，好極了。

「他有這隻水晶球，」白朗說：「在你的眼前一轉，任何人都要進入催眠狀態，你得小心。」

「那麼厲害？」司馬洛說：「何以他們還要用藥呢？」

「他這東西裏面有些輻射性物質，」白朗說：「袖內有一隻電池，人的神經會給他弄得受到很大的傷害，不能復原過來，所以他祇能够在逼供的時候應用。」

「他告訴你這許多？」司馬洛問。

「我對這些事情有研究，」白朗說：「我也認得他是誰，但自然我是極力不表示認得他的。」頓一頓，「不過我却沒聽過你這個什麼雷鳥。」

「遲一些再對你講清楚，」司馬洛說：「現在我們等！」

「等什麼？」白朗問。

司馬洛也沒有講。但過了不到半個鐘頭，天空中就來了飛機，降傘一朶一朶從空中降下來。

「你看，」司馬洛說：「他們在外面監視着，以爲可以知道我們何時進攻，可惜他們監視的並非主力，祇是烟幕。」

勾魂手果然給這聲東擊西的策略弄得手忙脚亂，他祇好逗留在防守控制中心，下令向那些降傘射擊，然而降下來的並不是人，槍彈射中，就在半空中爆成萬丈光華，使地上的人目爲之眩，跟着雷達網顯示出有蛙人從各方面接近島上。

「蛙人！」勾魂手叫道。

「算了。」司馬洛在他的後面說：「不要幹什麼了。」

勾魂手葛天度緊執那隻玻璃球轉過身去，司馬洛手中的槍「撲」的一聲响，勾魂手的額上出現了一個洞，仆倒下來，這之後蛇無頭而不行，一切防守都崩潰了。

× × ×

「所有的富人果然都是給扣留在那島上，包括令尊在內，」司馬洛對苗小姐說：「金夫人把錢都還出來，也列出了各地大小頭目的名單，鮑先生本來就精神狀態不穩定，沒有了勾魂手的支持，他進入了療養院，這件事情解決得很快，唔……我們跳舞？」

「很好。」苗小姐與他起舞，他們是在一個有跳舞的晚飯地方。

「我相信我現在有機會努力搏取你的好印象了。」司馬洛在她的耳邊說。

「我總覺得這樣對紫薇似乎不大公平，」苗小姐說。

「她是給莫先生故意調去進行另一項任務的，」司馬洛說：「莫先生不喜歡他的手下沉迷享樂，而她選擇了服從，她從來總是服從上司的。」

「還有你那個金髮美人愛蓮呢？」苗小姐問。

「她生氣得不肯再跟我講話，」司馬洛說。

「爲什麼呢？」苗小姐說，「你不是替白朗追回了那些錢，而白朗又還給她的老闆了嗎？」

「她生氣我利用她而不早告訴她，而且還要分她一份酬勞。」司馬洛說。

「你還要拿她的錢？」苗小姐問。

「不要也不行，」司馬洛說：「她存入了我的銀行戶口。但是，我們還是不要談她了。」他的臉與苗小姐又貼近了一點。

（全文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黃鷹・著

魔刀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沈勝衣又回到怡紅院內，希望探清方直入院眞相，當他和尙威一起去到秋紅的房門時，沈勝衣一手推開房門，突然三支勁箭由內急射而出，幸好沈勝衣手急眼快閃避過來箭，入房見到方直和秋紅早已死在床上，身上中了數箭，沈勝衣懷疑這方直並不是他的朋友，而是另有其人，但却看不出他是化裝的，沈勝衣只好暫時離開怡紅院，直向方直住處進去，走至半路，沈勝衣却突然見到方直，這個在不久實已死去的人突然活生生在他眼前出現，使他以爲自己見了鬼，他呆怔地望着方直……

眞假兩君子　遭遇各不同

兩個人呆看了一會，還是方直先開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沈勝衣脫口道：「你不知道？」

方直搖搖頭，苦笑道：「我只知道一件事。」

「什麼事？」沈勝衣追問。

「你簡直完全變了另一個人。」方直歎了一口氣。「我從未見過你這樣子。」

沈勝衣冷冷的道：「還不是拜你這位君子所賜？」

方直「哦」一聲，又是一面的詫異之色，從他這種反應的迅速看來，實在又不像裝模作樣。

沈勝衣突然移動脚步，繞着方直打了一個轉，方直的身子跟着沈勝衣移動，詫異之色也就更濃了。

他方待追問，沈勝衣突然又停下。「聽說你並沒有兄弟。」

方直不假思索的道：「這是事實。」

沈勝衣問：「以你看除了孖生親兄弟之外，有沒有相貌完全一樣的兩個人？」

「不知道。」方直沉吟着。「也許有，只是到現在爲止，我還沒見過兩個這樣的人。」

沈勝衣淡然應道：「你跟快就會見到的了。」

方直方待問，又給沈勝衣搶住前頭。「你是否認識一個叫做阮環的人？」

「阮環？」方直想了想。「完全沒有印象。」

沈勝衣倏的一笑。「這是否說謊，很快就會有一個明白。」

方直只是呆望着沈勝衣。

「你有生以來從未進過妓院？」沈勝衣接又這樣問。

方直歎息道：「什麼時候開始你對我變得這樣子不信任？」

沈勝衣緩緩道：「方才。」

方直接問：「怎樣才可以令你恢復對我信心？」

沈勝衣笑道：「很簡單，只要你隨我到一個地方。」

「那裏？」

「怡紅院！」沈勝衣笑得簡直就像是一個賊。

「什麼？」方直嚇了一跳。

「走！」沈勝衣接揮手請方直上路。

「眞要去怡紅院？」方直懷疑追問。

「你看我像是在說笑？」沈勝衣瞪着眼，的確一些也不像在說笑。

方直怔在當場。

沈勝衣緩緩地道：「反正你從來不曾進過妓院，難得也有這個好機會，怎能不去見識一番。」

方直吃吃地問：「一定要我進去？」

沈勝衣道：「一定要！」一頓又道：「你若是再不舉步，我就將你扛進去。」

方直歎了一口氣。「先師曾經對我說

過，一個人只要問心無愧，無論到什麼地方，也不必害怕。」

沈勝衣淡淡的道：「陽光也一樣會照進污穢的地方，何嘗見陽光被染污？」

方直只有歎氣。

沈勝衣接又揮手。「方兄，請——」

方直沒有移動，只是望着沈勝衣。「聽說你向來洒脫得很，現在看來，果然不錯，只是……」

「怎樣？」沈勝衣板起臉。

「實在令人吃不消。」方直又歎氣。

「幸好我們見面的時間並不多。」

沈勝衣仍然板着臉。「這還不是怡紅院最熱鬧的時候，所以你最好還是立即進去。」

「怡紅院熱鬧與否，與我又有什麼關係。」

「越熱鬧，也就是說人客越多，認識你的人當然也難免多一些。」

方直苦笑道：「看見也沒有辦法，我既不能掩得住別人的眼睛，也不能掩住別人的嘴巴。」

沈勝衣淡淡地道：「而且你問心無愧，根本就無須在乎別人的說話。」

方直又苦笑一下。

沈勝衣接道：「不過你那些朋友一定很希望你能夠告訴他們一些你的感想。」

方直連笑也再笑不出來，苦着臉。「這倒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他終於移動脚步，向怡紅院那邊走去，那樣子就像是一個被押往刑場等候斬首的犯人。



沈勝衣亦步亦趨，臉上亦沒有笑容，目光凝結在方直背上。

從身形看來，這個方直與方才那個方直亦並無不同的地方，最低限度，沈勝衣便已瞧不出來。

——天下間怎會有這麼相似的人？沈勝衣歎息在心中。

× × ×

那兩個丫環在門外，她們目送沈勝衣遠去，已準備進去的了，却就在那個時候看見沈勝衣被方直擋住去路。

她們雖然聽不到沈勝衣方直二人在說什麼，但二人的動作看在眼內，亦覺得很奇怪，不由留上了心。

然後他們就看見兩人向怡紅院這邊走回來，當然更不會走進去了！

這倒是省掉了沈勝衣不少麻煩！

那兩個丫環並不認識方直，但也沒有問原因，她們只知道沈勝衣是三姐也不想開罪的人，就是再接待沈勝衣進去，也不會受責罵。

所以她們如言將二人引入怡紅院，引向秋紅的房間。

也就在那道迴廊上，他們遇到了那位尙三姐。

三姐看樣子，也是要到秋紅的房間一看究竟，她的身材實在未免胖了一些，一段路走下來，就像是方爬過十座大山，不住喘氣。

聽到脚步聲，回頭一望，三姐怔住在當場，那種驚訝的表情，似乎並不是因爲看見了沈勝衣回來。

沈勝衣看在眼內，心頭一動，尙未開口，三姐已然向方直招呼：「方公子，是你啊？」

方直呆了呆。「這位是……」

沈勝衣替他介紹。「怡紅院的老闆娘，你可以叫她三姐。」

方直想了一會。「恕我記性不好，忘記了在那兒見過。」

三姐笑笑道：「張千戶張大爺大壽的那天，別人指點給我認識，却是沒有機會談上半句話。」



她上下又打量了方直一遍。「好像方公子這種君子，本就不是我們這種人高攀得起。」

方直連聲：「言重——」

三姐目光轉落在沈勝衣的面上。「沈公子，這玩笑雖然很有趣，似乎找錯了對象。」

沈勝衣摸了摸鼻子。「這是否玩笑，現在還是言之過早。」

「哦？」三姐疑惑的望着沈勝衣。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一時實在難

以說清楚，秋紅的房間就在前面，我們還是先進去一看。」沈勝衣隨即舉步走前，一面推了方直一把，方直只有走上前去。



「我正要進去看看。」三姐亦舉步。

沈勝衣走到三姐身旁，突又問：「尙威還沒有向你稟告？」

三姐搖頭。「你不是叫了他在秋紅房間看着，等你回來。」

沈勝衣一皺眉。「我沒有這樣叫他——」

脚步突然快起來。

這時候他們離開秋紅的房間已沒有多遠，尙威應該聽到他們的說話聲，但竟然一些反應也沒有，這是很奇怪。

——莫非又出事？

一種不祥的感覺突然湧上沈勝衣的心頭，脚步一快再快，搶在三姐之前，來到秋紅房間門前。

門仍然大開，尙威也仍然在房間之內，只是已經變成了一個死人，所以一些反應也沒有。

致命的傷口在咽喉，尙威就像宰鷄一樣被宰掉，他坐在桌旁一張椅子之上，頭擱在椅背，鮮血仍然不停在滴下，濺紅了老大的一幅地面。

他的眼睜得很大，眼瞳仍然殘留着詫異的神色，嘴角笑尙未逝。

看他樣子，他竟然是在歡愉中被人宰掉，在死亡的那刹那，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沈勝衣的兩隻脚彷彿又被釘子釘上，釘穩在地上，三姐喘着氣快步走到沈勝衣的身旁，一看房間的情形，不由得一聲驚呼。

方直本來可以落在三姐之前，但結果還是跟在三姐之後，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仍然懂得禮讓，這實在是一件很難得的事情。

可是到看清楚了這位君子亦不禁怔在當場。

沈勝衣脚步即時又放開，掠至床前，床上的兩具屍體與他離開的時候好像並沒有什麼不同，方直那張臉仍是那樣仰着。

但目光落在這個已死了的方直的面上那刹那，沈勝衣的眼睛又張大，又露出那種驚訝已極的表情。



這個死人面上的皮膚竟然像水母一樣緩緩的不停在波動起伏。

他面上的表情也因而起了變化，不是喜，不是怒，什麼也不是，却令人看來毛骨悚然，在那層皮膚之下，簡直就像有一窩蚯蚓，一窩蟲蟻，不停在遊移。

沈勝衣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一張臉，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寒噤。

一個可怕的念頭旋即在他的心底浮上來，他的身形立即倒退。

三姐與那個活生生的方直，這時候正從外面走進來，看見沈勝衣暴退，齊皆一怔。

「沈兄……」方直兩個字才出口，已然被沈勝衣的左手一把抓住，沈勝衣的右手同時抓住了三姐，脚步一頓，又掠了回去。

三姐雖然不在乎男人拖拖拉拉，但亦給沈勝衣這突然的舉動嚇了一跳，脫口一聲驚呼。

驚呼未絕，沈勝衣已然將兩人拉到床前，一聲：「你們看！」

三姐方直目光一落，齊皆一呆。

方直脫口道：「這是誰？怎麼與我的相貌完全一樣？」

那張臉雖然不停在浮動，但仍然不難分辨得出，那與方直的相貌並無不同。

三姐亦奇怪的道：「怎麼眞的有兩個君子方直？」

沈勝衣冷冷的道：「他說他叫做阮環，那是在怡紅院之內，至於在怡紅院之外叫做什麼，可就難說了。」

方直吃驚的問道：「你是說他會冒充我？」

沈勝衣點頭。「你應該留意到他的裝束與你根本就沒有分別，我在怡紅院之外看見他的時候，他連走路的姿勢，也是學足你一樣。」

方直大吃一驚。「除了進來妓院之外，他還做過什麼事情？」

「那要問他了。」沈勝衣目光一轉。

「無論他做過什麼，我相信別人也只會算在你身上。」

方直一手按着前額，呻吟也似地叫出來。「天——」

沈勝衣接道：「你們現在相信了？」

三姐囁嚅着忽然問：「他的臉到底怎樣了？」

沈勝衣沒有回答，三姐也隨即看到了爲什麼。

方直這死人的臉這時候又出現了另一種變化，浮動的皮膚之上突然出現了幾個洞。

那幾個洞的出現就像是在皮膚下蠕動的那窩蚯蚓，那窩在咬破皮膚，準備爬出來。

沈勝衣出奇的冷靜，方直已開始顫抖起來，三姐更好像隨時都會昏倒。

那幾個洞周圍的皮膚迅速消蝕，洞迅速擴大，並沒有什麼爬出來，皮膚之下露出了血肉白骨。

血彷彿在沸騰，白骨之上隱約有了烟冒起來。

沈勝衣始終開口。「我們若是遲來一步，看見的就不是一張與方直完全一樣的臉。」

活生生的那個方直連連點頭，三姐顫抖着接道：「有人要毀滅這證據。」

沈勝衣頷首。「這也該在我們之前就完成，還沒有完成，未必是因爲時間來不及，也許就只是要讓我們看一看。」

「有什麼作用？」

「若說這是一種警告亦不無可能。」





「警告？」三姐一怔。

「也許是警告我們不要張揚，亦可能是警告我們不要再追究。」

「一張臉變成這樣，就是說出去，沒有證據，有誰會相信？」三姐苦笑。「說到追究這問題，更就是笑話。」

「不是笑話。」沈勝衣沉聲道：「事情絕不會是巧合，顯然有人在製造第二個方直。」

沈勝衣目光落在身旁的方直面上。「你知道這個死了的方直在生前曾經以你這個方直的身份做過什麼事？」

方直顯然現在才考慮到這個問題，他吃驚的望着沈勝衣，訥訥地道：「他……他……」

沈勝衣淡淡的道：「嫖妓只是一件小事……」

「他還做過什麼？」方直驚問。

「不知道。」沈勝衣一笑。「希望不是一些很壞很壞的事情。」

方直一聲歎息。「希望不是。」

三姐安慰道：「也許到時候，我們能夠替你分辯……」話說到一半，突然又停下，她到底還沒有忘記她方才說過什麼。

方直只有歎息。

三姐想了想，目光轉向沈勝衣。「沈公子名動天下，別人就是不相信我這個婦人，也應該相信這位名俠。」

沈勝衣沉吟着道：「衆口鑠金，只憑我片面之詞，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

方直倏的道：「不管怎樣，事情始終一定有一個水落石出。」

沈勝衣點點頭。「那你要希望在水落石出之前找你算賬的人就是有，也不會太多，你說不服的，我暫時也能夠替你請走了。」

說話間，那張在消蝕的臉已千孔百洞血肉模糊，非獨不像一張人的臉，甚至什麼也不像。三姐無意又看一眼，始終忍不住嘔吐出來，身子搖搖幌幌的好像隨時都會倒下去。

沈勝衣沒有理會，目光落在屍體胸膛的傷口之上，那之內竟然也有烟冒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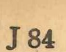
「奇怪——」沈勝衣的鼻翅一皺，雙手霍地暴展，左右又抄住了三姐與方直的臂膀，疾往門外倒退了出去。

那幾個丫環正在門外張頭探腦，冷不防給撞得翻的翻，倒的倒。

「沈兄——」方直方待問爲什麼，眼前火光一閃，旋即聽到一聲霹靂巨响！

那個方直的死屍也就在那剎那爆炸開來，血肉橫飛，周圍激射了開去。

方直與那位三姐這時候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驚呼未已，幾片血肉已洒下，正



洒在三姐上面。

三姐不由自主的伸手往面上一抹，再一看，身子一仰，終於昏迷過去。

沈勝衣及時扶住，花了好幾十斤氣力才不讓三姐倒下來。

方直沒有上前帮忙，他雖然沒有昏倒，兩條腿已抖得好像彈琵琶一樣，旁邊那幾個丫環亦一個個面無人色，瞠目結舌。

沈勝衣好容易將三姐在地上放下，探頭看了一眼。

床上已只剩秋紅一具屍體，已不是在方才那位置，沾滿了模糊血肉，也不知是她的還是方直的，而那個方直，已變成了千百片，散落在周圍，亦有黏在牆壁上。

沈勝衣一陣說不出的不舒服，連他也奇怪自己居然沒有吐出來。

方直已開始吐了，吐出來的都是苦水，一隻手扶着牆壁，總算沒有倒下去。

沈勝衣一搖頭，一長身，探手將那兩扇門關起來，然後才鬆過一口氣，緩緩轉身，目光落在方直面上。「想不到你這位君子的胆子並不比一般人大。」

方直苦着臉。「聽你這樣說，我現在倒是有些希望，自己眞的是一個君子。」

「奇怪，有資格做君子的人總是不承認自己是一個君子，這大概就是君子之所以爲君子的了。」

方直搖頭苦笑，轉問：「你們江湖人通常都是以這種方法毀屍滅跡？」

沈勝衣笑道：「別的江湖人我可不知，我這個江湖人還是第一次遇上這種毀屍滅跡的方法。」

「那是說，連聽也沒有聽過？」

沈勝衣頷首。「君子是美譽，被稱爲君子的人，可以說是一種很特殊的人，也許就是因爲這個原因，你這位君子的遭遇也是比別人特別得多，所以，連帶我這個江湖朋友也大開眼界。」

方直歎息道：「想不到這時候沈兄還有心情說笑。」

沈勝衣正色說道：「這是事實。」

方直怔了怔，沈勝衣接道：「你若不是平日的舉止與一般人有異，絕不會有君



子的美譽，你若不是一個人盡皆知的君子，這件事相信還不會發生在你的身上。」

方直一再歎息。「我平日只是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沈勝衣亦自歎息。「所以我也爲你深感不幸，而目前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你就是痛改前非，决心做一個常人也來不及的了。」

方直不禁有些啼笑皆非，轉而問道：「沈兄，以你的意思，我們現在應該怎樣做？」

「不知道。」沈勝衣應得很爽快，這也是事實。

方直再問：「以你看，他們到底爲什麼要找一個與我這麼相似的人冒充我？」

沈勝衣搖頭。「在目前，我知道的恐怕只有兩件事。」

「是那兩件？」

「冒充你，相信就因爲你在江湖上實在太有信用。」

「哦？」方直很奇怪。

「也許他們要假借你的身份，做一些要某些人相信的事情。」

「壞的？」方直不由這樣問。

沈勝衣笑笑。「你看他們用這種方法毀屍滅跡，像不像一些好人？」

「不像。」方直苦笑。「這麼說，在他們事了之後，我是隨時都有可能糊裏糊塗死掉的了。」

「極有可能。」沈勝衣笑接。「天知道他們將會闖些什麼禍，拿你的身份去開罪多少人？」

方直看着沈勝衣，歎了一口氣。「我倒是奇怪你現在居然還笑得這麼開心。」

「無論如何，這總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些被你那個替身騙信的人發覺被騙，相信他們的表情一定很有趣。」

方直怔住在那裏。

沈勝衣又道：「就像我方才看見你偷進怡紅院，已經大吃了一驚……」方直重復沈勝衣這句話，雙手抱着頭，在牆邊坐下。

沈勝衣目光隨着落下。「不過有一點

你可以暫時放心的就是，你這個替身現在已不存在。」

方直抬起頭，連聲說道：「不錯，不錯——」

沈勝衣又笑了起來。

方直忙又問：「你還在得意什麼？」

沈勝衣搖頭。「我們雖然很少見面，但我有一個習慣，你似乎已經知道。」

方直又一怔，道：「每次遇上解決不了事情，好像都特別喜歡笑……」

沈勝衣微喟。「這好像已經成了習慣了。」

方直嘟喃。「我就是不明白。」

「另一個替身也許永不會出現，也許很快就會出現。」沈勝衣終於說出了他心中的憂慮。

方直懷疑的望着沈勝衣。「你以爲天下間很多人的相貌與我相似？」

沈勝衣歎息着道：「這是我也許知道的第二件事。」

「眞……眞的這麼多人與我長得差不多？」方直惶恐的站起身來。

「也許——」

「你其實沒有見過……」

沈勝衣沉吟着笑了笑，道：「要找兩個完全相似的人實在不是一件易事，雙生兒雖然不少，但完全相似的雙生子相信不多。」

方直截口道：「我是獨生子，一個兄弟也沒有，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沈勝衣點了點頭。「我沒有懷疑這不是……」

「那你的意思……」方直心頭陡然一動，叫出來。「易容術！」

沈勝衣沉吟着道：「我曾經見過一個叫做『變化』的和尚，一生精研易容術，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

「這地步的易容術是怎樣的？」

「已能夠將一個人的容貌完全改變，據他說，這還不是易容術的巓峯。」

「怎樣才是？」

「不知道。」沈勝衣微喟。「他雖然與我無仇恨，可惜他投靠的人與我當時却是在敵對中，所以我雖然很想向他請教一下，始終都沒有機會。」

「這個和尚現在在什麼地方？」

「地獄——」沈勝衣顯得有些婉惜。

「他易容的技巧有沒有傳給什麼人我不知道，江湖上有沒有在易容方面成就在他之上的人，我也一樣不知道。」

一頓他又道：「除了『變化』之外，還有一個白玉樓。」

「書劍雙絕，粉侯白玉樓？」

「不錯——」沈勝衣笑了笑。「他勉強也可以算是一個易容高手，因爲他得到了一册匪夷所思的無雙譜。」

「譜名無雙，當然獨步天下。」方直好奇地探問。「那是記載易容術的？」

「無雙譜的眞正作用，目前還沒有人清楚，但利用來易容，也很成功。」

「現在是否還在白玉樓手上？」

「還在——」沈勝衣目光落在閉上的門戶上。「你那個替身若是易容製造出來的，應該是屬於『變化』那一派。」

方直懷疑的望着沈勝衣道：「何以見得？」

「白玉樓那一派的易容是表面的，用一種一般人不知道的東西覆在一個人的面上，很快能夠造出一張與那個人相同的面具來，換句話說，他雖然可以變出很多個一模一樣的人，但並沒有改變這些人的本來面目，在取下面具之後，這些人就能夠恢復本來的身份。」

方直連連點頭。

沈勝衣接道：「變化那一種却是相反，據說他甚至可以將一個人整塊面皮移植到另一個人的面上，其中當然需要某些生肌之類的藥物配合，而容貌改變之後，要回復本來只怕就甚成問題。」

「我的面皮還在。」方直伸手撫着臉頰。

「但你也看到的了，你那個替身並不是戴着面具。」

沈勝衣瞇起眼睛。「所以我實在有些懷疑，這一次又遇上了一個易容高手——一個比『變化』更厲害的易容高手！」





「難道天下間不可能有兩個相貌完全相同的人？」

「也許有。」

「你既然不能肯定，爲什麼只是想到易容方面？」方直實在很奇怪。

沈勝衣笑笑。「因爲我今天看到的，相貌完全相同的人並不是你們。」

「還有誰？」方直追問。

「冷血歐陽，」沈勝衣一面說一面留意方直的表情變化！

「歐陽立？」方直顯得有些詫異。「這個人怎會走來嘉興？」

「你認識他？」

「見過一面，在黃鶴樓，四年前的事了，這個人相貌很恐怖，所以給我的印象也特別深刻！」

「好像他那樣子的人，就是雙生子，只怕也很難相像，可是今天我看見他的同時……」

「是不是……還看見一個與他一模一樣的人？」

沈勝衣點頭，方直看着他，一會，忽然歎了一口氣。「若不是發生了那件事，我相信未必會相信你的話。」

「也許我還看見了另一個艾飛雨。」

「艾飛雨——」方直震驚。「他是我們的好朋友……」

「所以他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們應該很清楚，可是我今天見到的這位好朋友，相貌雖然一樣，行事作風却完全是另一個人。」

「又怎樣不同？」

「簡直是一個冷血殺手，在南湖之上連殺多人。」

方直喃喃道：「第二個我不清楚，艾飛雨絕非那種隨便殺人的人，絕不是。」

「就像你絕不會偷偷摸摸的進來這種地方。」

「怎麼一下子出了這麼多相似的人？」方直用力的搖了一下頭。「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非獨他想不透，沈勝衣到現在爲止，仍然如墮五里雲霧之中。

只是他已經推測到一個非常可怕的陰謀正在暗中進行，却因爲那個假方直的嫖妓客，終於露出了一角。

這無論怎樣都應該是私事，不會是陰謀的一部份。

從尙威的說話來分析，秋紅只是一個既可憐，又不幸的妓女，對那個假方直無論是肉慾抑或是眞情，亦不過在加速結束自己的生命，而那個假方直所以選擇秋紅，除了秋紅還有幾分姿色之外，秋紅住在這種不爲人注意的地方，未曾不是一個原因。



他當然也應該知道秋紅的病，却毫不在乎，若說是一片痴心，那實在難以令人置信。

也許他是連自己的生命也一樣不在乎，亦不無可能，那是一種錯覺，他認爲自己不過在摧殘方直的生命。

從他的化名阮環，亦可以看得出在潛意識中，經已將這件事算在方直頭上。

這個陰謀沈勝衣雖然還未知道目的何在，到這個地步，亦已經看出非獨關係重大，而且出人意表，也安排得非常周密。

若說錯，也許就只是錯在用了一個不適宜做君子的人冒充君子。

做君子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沈勝衣有時也懷疑，好像方直這種君子，江湖上到底有多少個。

所以這個錯，未嘗不可以說是天意。

那些人顯然在盡力塡補這個漏洞，能夠殺的人似乎都不準備留下。

沈勝衣却有多次經驗，當一個計劃被發覺出現漏洞需要補救的時候，通常也就是失敗的開始，那些未補救這個漏洞的人，每一個都可能形成另一個漏洞。

因爲他們必須行動迅速，在這種迅速的行動之下，通常都缺乏一個周密的計劃來配合。

若是要滅口，連弩再加上那一劍已足夠，毀去那張臉，亦應該在同一次行動完成。

第二次行動若不是要補救第一次行動的不足，根本就是多餘，而用到火藥更就

未免有些小題大做，這除非那個假方直身體上某一部份有一個非常特別，很容易爲人辨別出來的特徵。

這個可能性當然不高，連面貌也能夠改變，還有什麼改變不了。

所以最合理的解釋，乃是在補救第一個行動之外，再警告沈勝衣追查下去，而主要相信還是在警告。

這種警告他們當然也應該知道，對沈勝衣起不了多大作用，所以在警告之後，應該就是採取進一步行動，除去沈勝衣這個障碍。

從他們這種行事作風看來，他們不開始行動則已，一開始，沈勝衣只怕便無寧日。

沈勝衣並不在乎，現在就是有一柄劍架在他的脖子上，也改變不了他的主意的了。

好奇心只是其次，方直與艾飛雨都是他的好朋友，這件事，就是拚了命他也要弄一個清楚明白。

× × ×

又過了半個時辰，沈勝衣方直才離開怡紅院。

在他們離開之前，三姐當然已經醒轉，雖猶有餘悸，但很快就能夠冷靜下來，她沒有強迫沈勝衣方直留在怡紅院，也沒有多說什麼。

沈勝衣一樣沒有，一個人在那個房間又逗留了一會，才與方直離開。

出了怡紅院大門，方直實在忍不住了，奇怪的問道：「沈兄，怎麼你就這樣離開？」

沈勝衣反問：「你方才沒有聽清楚三姐怎樣說？」

「她叫我們放心。」

「那我們還担心什麼？」

「出了這麼一件事……」

沈勝衣笑截道：「她若是一個沒有辦法的女人，根本做不了這間怡紅院的老闆娘，事情在她手上，甚至比在我們手上來得簡單。」

方直沉吟着「嗯」了一聲。



沈勝衣道：「別再想這些了。」

方直搖頭，一聲歎息。「沈兄，我們現在應該怎樣？」

沈勝衣想想。「我先與你回去，然後走一趟張家。」

「張家？」方直追問道：「是那一戶張家？」

「張千戶。」沈勝衣摸了摸鼻子。「這件事我正要跟你說，還有一些關於艾飛雨的事情，也要向你打聽一下。」

「他的事情相信沒有人比我更清楚的了。」

「很好。」沈勝衣突然停下脚步，又笑笑。「很好——」

方直不由亦停下，他已經發覺沈勝衣的神態有些特別，順着沈勝衣的目光望去，當場一怔。

那邊不遠的一條巷子之前，木立着一個人，很特別的一個人。

那個人白髮白衣白履，雙手還抱着一支白鞘白柄的劍，站在那裏就像是一個幽靈。

「冷血歐陽？」方直隨即叫了出來。

「不錯！」沈勝衣又笑了出來，舉步走向前去。

那絕無疑問，就是歐陽立，他站在那裏，好像就是等沈勝衣，一雙眼瞪着沈勝衣起來，一眨也不一眨。

沈勝衣走到了他身前兩丈，他也仍然一些反應也沒有，抿成一字的嘴唇透着冷笑，那全是白色，彷彿高嶺積雪的眼睛，燈光下看來也就更森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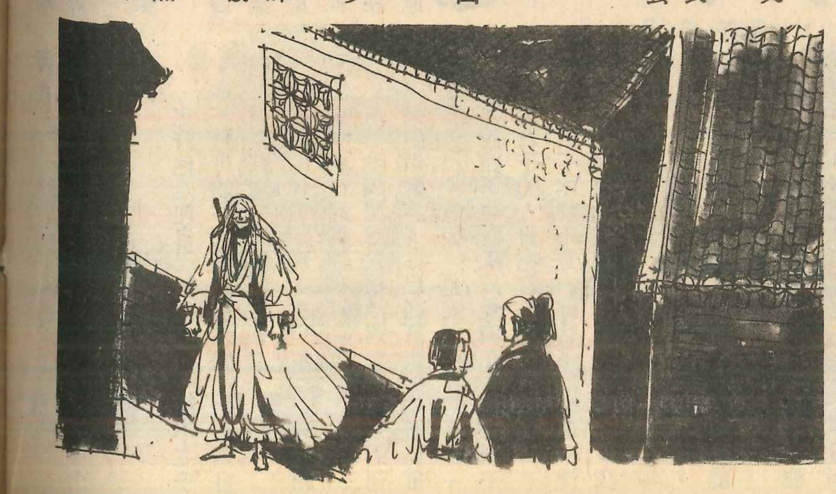
方直急步跟在沈勝衣身後，這時候，忽然道：「他眞是歐陽立。」

「歐陽臥已經死了，這個當然應該就是歐陽立。」沈勝衣的語聲並沒有特別提高，但他絕對相信歐陽立一定會聽得很清楚。

歐陽立却一些反應也沒有。

沈勝衣上下打量了歐陽立一遍，突然一聲：「你好。」

這絕無疑問是跟歐陽立說的，可是歐陽立仍然置若罔聞，只是冷冷的盯着沈勝衣。







「怡紅院的事，是不是你們做的？現在你到來，是不是要連我們也殺掉？」沈勝衣再問：「與你同來的還有什麼人？」

歐陽立始終沒有反應，眼瞳彷彿更冷酷，就像在盯着一個傻瓜。

沈勝衣放目往歐陽臥身後的巷子裏望去。

巷子裏一片黑暗，沈勝衣目光所及，看不到有人。

方直插口道：「難道這個人是一個聾子？」

沈勝衣道：「第一次我看見他的時候不是。」

方直道：「當時他是不是也聽得懂你的話？」

沈勝衣點頭。「就正如他的話我也聽得懂一樣。」

方直道：「這就有些奇怪了。」

「嗯。」沈勝衣再上前一步，忽然道：「好像這樣的一雙眼睛，是不是死人眞還不容易瞧出來。」

方直道：「你懷疑他已經是一個死人了？」

「有些。」

方直上上下下的打量了歐陽立幾遍。「據說每一個第一眼看見他的人，都會給他嚇一跳，都會以爲遇上了一個殭屍。」

「你是否例外？」

方直搖頭。「他這樣對我們不理不睬，倒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也不太麻煩。」

「你有什麼好辦法要他說話？」

「死人根本就不會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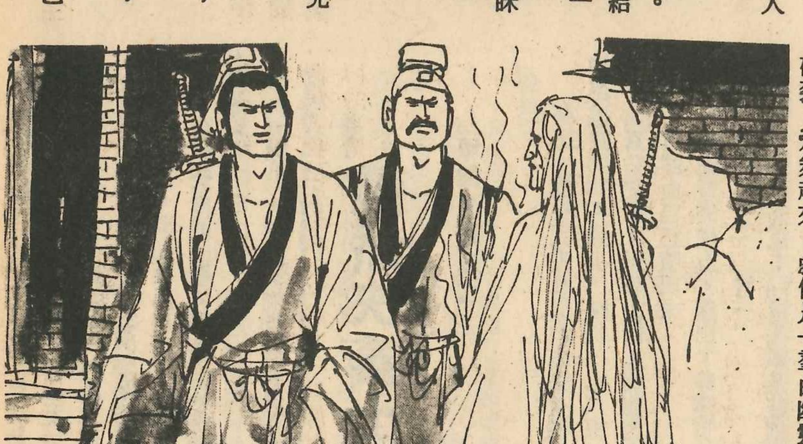
「不錯。」方直道：「但你還是得先弄清楚他是否一個死人。」

沈勝衣笑笑，疾掠上前去。

歐陽立看着他掠來，還是沒有反應，這個人的定力據說一向都很不錯。

沈勝衣人到掌到，一掌疾劈了出去，他本應用劍，可是他沒有。

是不是他其實已經看出這個歐陽立已不是一個活人？



方直看在眼內，一顆心不由懸起來，歐陽立若不是……個死人，沈勝衣這樣撲前，的確是危險一些。

「沈兄小心！」方直脫口一聲，隨亦撲前，他的輕功還比不上沈勝衣，又遲了這許多，才撲出，沈勝衣已到了歐陽立身前三尺。

掌風激起了歐陽立披散的白髮，歐陽立迎着掌風「噗」的撞在後面牆壁上，貼着牆壁滑倒在地上，那一襲白衣隨即片片碎裂，飛舞起來，就像是一羣由幽靈中飛出來的蝴蝶。

沈勝衣收掌暴退三尺，面色好像變了變，既不作聲，也沒有再移動。

方直在沈勝衣身旁收住了勢子，目光落處，歎了一口氣。「想不到沈兄掌力已到了這般境界，不過第一招即下此重手，似乎沒有必要。」

沈勝衣淡淡的道：「你要罵我心狠手辣，乾脆罵好了，何必轉彎抹角？」

方直歎氣道：「小弟只是覺得這並非沈兄一般的行事作風。」

「你這位沈兄的掌力也還未達到這般境界。」

方直一呆，沈勝衣隨即俯下身去，拈起了一片衣碎，隨手一搓，那片衣碎，立時變成粉屑。

「倘若我沒有看錯，這應該是某種藥物的作用。」

「這，又是什麼一回事？」

「藥物？」方直沉吟着。「就像是方才我那個替身被下的那一種。」

「連皮肉都可以化去，衣服變成這樣，何足爲奇？」沈勝衣搖搖頭。

一陣夜風吹過，歐陽立胸前的衣衫又一片片飛揚起來。

衣衫下的肌肉死魚肉也似，比歐陽立的面色還要蒼白，竟然冒着一絲絲白烟。

沈勝衣歎息一聲。「連這個歐陽立也難逃一死，南湖上殺人的那個艾飛雨只怕也保不住性命的了。」

「這是要一些綫索也不留給我們。」

（未完）

俠義中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七龍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天絕教徒衆，由楚多情率領，直撲長安，向丁獵的府第進攻，雙方展開激戰。惡鬥中，川雲大師被楚多情攻得進守失據，險象環生。丁獵因被六名刀手苦纏着，一時無法抽身援助川雲大師。坤萍道長却在這時逼退宗一靈，揮劍欲為川雲大師解圍。豈料在這剎那間，楚多情已探爪扣住川雲大師咽喉，這是致命的一擊。坤萍道長情急之下，擲劍飛刺楚多情的胸膛。楚多情為了自救，逼得放開川雲大師，閃避飛刺而來的一劍。這些後果，均在坤萍道長意料之中。但他却萬萬料不到，川雲大師的禪杖竟然會在這一剎那間劈向自己的胸膛……

儼然俠義士　暗裏是奸邪

（一）坤萍道長陣亡

蓬！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響起，坤萍道長的肋骨最少已斷折了七八根。

他驚怒交集，正想說話，但咀巴才張開，一口鮮血已狂噴出來。

川雲大師的臉上，露出了猙獰可怖的笑容。

龐巨龍怒喝道：「這禿顱是奸細！」話猶未了，與川雲大師在一起兩個和尚向龐巨龍發動了攻擊。

丁獵的情緒更是激動。

「大師，我看錯了你！」

川雲大師嘿嘿一笑：「你現在才知道貧僧是奸細，未免是太遲了。」

坤萍道長挺盡最後一口氣，向川雲大師撲去。

但他傷勢極重，一撲前，人已仆倒下去。

終南四絕之首的坤萍道長，就這樣死在川雲大師的杖下。

楚多情悠然一笑，對川雲大師道：「你幹的不錯，難怪虎爵說你足智多謀。」

川雲大師忙說道：「哪裏！哪裏！這全是楚檀樾的功勞，貧僧着實不敢妄自居功。」

丁獵看的連眼珠子都似將噴出火燄。

他一直都很尊重川雲大師，却從未想到，這和尚竟然早已暗中與天絕教有所勾結。

坤萍道長是終南四絕之首，也是羣雄心目中的領導人物。

雖然他並非洛陽人，但羣雄却認為他比秦天樓還更重要。

他被奸人所害，對羣雄來說，是一個極其沉痛的打擊。

但儘管如此，坤萍道長之死，並沒有使他們喪失了鬥志，相反地，這更激發起他們悲憤的心情，更全力與天絕教決一死戰。

川雲大師更成為羣雄誅殺的對象。

他本來是極受羣雄尊敬的，但霎眼間，他那醜惡的面目，已完全暴露。

他不再是德高望重，受人尊崇的高僧，而是一個人人得而誅之的惡賊。

龐巨龍最痛恨的就是這種人。

他大發神威，把槍組和刀組的武士殺的片甲不留，繼而向川雲大師怒撲過去。

川雲大師與楚多情互望一眼，忽然雙雙向後倒退開去。

龐巨龍怒喝道：「鼠輩休走！」

川雲大師後退之勢更急，楚多情却忽然停了一來，右手一揚，金索子如毒蛇般向龐巨龍的頸子上纏去。

他的金索子除非不出手，一出手必然立奏奇功。

這一次也不例外，龐巨龍的頸子被金索子纏着。

只要他腕勁稍加，龐巨龍的頸子就得被鎖死。

但龐巨龍竟然不讓他有這種機會。

楚多情的金索子雖然已纏住了他的頸子，但龐巨龍居然也以極快的手法，把金索子抓住。

楚多情以內力使勁一拉，却是完全扯不動。

龐巨龍一聲怒嘯，左掌突然向楚多情的臉龐上拍去。

這一掌快如閃電，楚多情看來已無法閃避。

但在同時，一隻銀光閃爍的手掌，突然從旁殺出，替楚多情接下了龐巨龍這一掌。

龐巨龍立刻鬆開了右手，放開楚多情的金索子。

他看見了一個臉上戴着面具，兩手戴着銀手套的神秘人。

龐巨龍是北三龍之一，剛才攻向楚多情的一掌，江湖上實在沒有幾人能夠接得下。

但這神秘人却已接下了這一掌。

龐巨龍只覺得對方掌力沉雄，內力居然絕不在自己之下。

他瞧着這個戴着面具的人，沉聲道：「你就是天絕教的虎爵？」

「不錯，龐兄好眼力！」虎爵淡然說道。

「別來這一套，稱兄道弟，龐某高攀不上！」

「北三龍果然有點門道，只可惜現在已只剩下二龍而已。」

龐巨龍臉色一變：「怒龍上人死於奸徒之手，這筆帳正好一併算在你頭上。」

虎爵淡漠地一笑：「只怕這筆帳算無可算，倒不如大方一點，不算也罷。」

「甚麼不算也罷，不能罷！不能罷！」龐巨龍又再揮掌，向虎爵狂攻。

虎爵一聲長笑，以掌相迎。

兩人的掌法，都堪稱神乎其技。

雙方的勢子，都快得令人無法看得清楚，每一招攻守，都是那麼凌厲，有如電光石火般快捷。

龐巨龍不但用掌，也施展出獨門「擒雲十八爪」的絕藝。

「哧！哧！哧！」

尖風疾响，每一爪都銳猛無比，無論一發一收，都是高明之至，進攻敵人方位

，分寸拏的極是準確。

若是換上別的對手，龐巨龍早已穩操勝券。

但虎爵絕非尋常之輩可比。

他的身法詭異絕倫，掌法變幻虛實莫測。

他能力拒龐巨龍的「擒雲十八爪」，更能伺機反擊，彼此扯成了均勢。

這一戰極其可觀，也極爲激烈。

在同時，丁獵苦戰宗一靈，易亮青苦纏着川雲大師，戰況也是兇險駭人已極。

（二）

丁府已變成了屠場。

這裏宰殺的不是牛羊，而是人。

自願跟隨着丁獵的每一個人，都知道這極可能是毀滅性的一戰。

但沒有人逃避。就算明知要被剁成肉醬，也沒有人跑。

他們只希望在自己還沒有嚥氣之前，給別人宰上幾刀。

雖然川雲大師是奸細，他的兩個師弟也是奸細，但餘下來的，却全是血性男兒，甘願爲朋友洒熱血，擲頭顱的好漢。

——洛陽城是丁獵無法忘懷的都市。

——他無法忘懷的，並不是他在洛陽的千萬財富，而是洛陽的朋友。

——倘若他只有十個朋友的話，那麼最少有九個身在洛陽。

所以，他必須回來！

他回到洛陽後，他的朋友沒有令他失望，倒是他自己認爲這是太連累了朋友。

但事情顯已演變到如此地步，他也是無話可說。

× × ×

劇戰持續了足足整個時辰。

丁獵眼看着自己的朋友，一個一個的倒了下去，內心有着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他自己也是傷痕纍纍。

但他沒有死。

但易亮青却已死在川雲大師的杖下。

宗一靈武功極高，而且招式狠毒，丁獵險些死在他的手下。

但丁獵終於還是殺了宗一靈。

最令人觸目的，仍然是龐巨龍與虎爵的一戰。

對於雙方的形勢，這一戰的勝負是相當重要的。

但他們苦戰之下，直到很久很久，還是平分秋色之局，誰也沒有佔到眞正的優勢。

楚多情突然走到了丁獵面前，道：「你畢竟是我妹妹的丈夫，我不想殺你。」

丁獵神色漠然：「殺手元帥要殺人，幾時需向別人解釋？」

楚多情道：「你總算很了解我。」

丁獵冷冷一笑：「有甚麼話兒不妨直說出來，何必繞圈子？」

楚多情嘆了口氣，道：「天絕敎已把府上重重圍困，你還是快點離開這裏，去找依人……」

「別再提起她。」丁獵的語氣冷如冰雪。

「她對不起你？」

「不是這樣，剛好相反。」

楚多情嘆道：「這就是你的不對了，既然與依人成親，又何苦還去想念林雪嬌呢？」

「林雪嬌」這三個字，就像是三把尖銳的刀子，刺在丁獵的心房上。

丁獵面龐肌肉一陣抽搐，道：「這與你無關。」

楚多情皺眉道：「你現在已容顏大變，變得比妖怪還難看，就算林姑娘遇上了你，恐怕……」

說到這裏，丁獵的目光已完全散渙，整個人的精神也陷入崩潰的狀態。

楚多情却在這時候，突然用一把短小的匕首，猛然刺向丁獵的胸膛。

兩人的距離是那麼接近，丁獵似乎已無法閃開。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丁獵的人忽然像一陣風般消失。

楚多情急退，毫不猶疑地撒出一撮細如牛毛的毒針。

但丁獵的劍竟已在這時候，壓在楚多情的眉心上。

楚多情僵住。

就在這一瞬間，他忽然發覺冷汗已濕透了衣服。

他咬了咬牙，道：「你爲甚麼不殺了我？」

丁獵凝視着他：「這是木衣門的武功，我若用這種劍法殺了你，你必將終身遺憾。」

楚多情道：「你現在若不殺我，將來也必將噬臍莫及。」

丁獵道：「你與天絕敎互相勾結，豈非有心與依人爲敵？」

楚多情道：「這是天意。」

丁獵道：「何謂天意？」

楚多情道：「天意就是天意，你不會明白的。」

丁獵冷冷一笑：「你口裏說的天意，是不是指天絕教主的意旨？」

楚多情怒道：「你要殺我儘管動手好了！」

丁獵沒有殺他，而且還把劍插回入鞘中。

「我不殺你，你畢竟是依人的哥哥。」丁獵道。

楚多情彷彿暗中鬆了口氣，嘴裏却仍然冷笑道：「在你心中，只有林雪嬌一人，哪裏還把依人放在眼內？」

丁獵還沒有答話，楚多情身後已有人冷冷的說：「這也和你沒有甚麼關係。」

這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這聲音雖然很美麗，但却冰冷如雪。

這女人的面龐也是一樣。

她是楚依人，是丁獵的妻子。

（三）

楚依人雖然出現，實在令丁獵無法不感到驚訝。

但他臉上却很平淡，彷彿根本沒有看見楚依人已來到了這裏。

和五年前相比，她是顯得更成熟，也更漂亮動人了。

但丁獵呢？

他却已不再是風度翩翩，容貌出衆的佳公子。

但楚依人雖然和他站在一起，而且態度顯得相當親暱。

楚多情瞧着這一對年青夫婦，平時臉

上高傲的神態早已一掃而空。

他大聲問：「你們木衣門總共來了多少人？」

「我們木衣門？」楚依人冷笑不迭，「你別忘了，你本來也是本門中人。」

楚多情臉色驟然一變，道：「在木衣門中，一向重女輕男，我的地位甚至連妳的丈夫也不如。」

楚依人冷笑着，一字一字的說：「那是因爲你令人太失望！」

楚多情的身子在發抖。

楚依人又道：「就算你要脫離本門，也絕不該和天絕教的人在一起。」

楚多情嘶聲道：「妳管不着！」

楚依人冷笑：「我當然管不着，因爲你現在已不再是木衣門的人。」

楚多情忽然道：「現在，算是我敗在你們的手下，總有一天……」

說到這裏，突聽一人沉聲道：「你不會有那一天了，你根本不再會有明天。」

楚多情眼色一變。

在他的身後，不知何時，又已出現了一個老人。

這老人冷冷的對他說道：「你不妨記着，殺你的人，是老夫，而不是木衣門的人。」

楚多情沒有回頭去望這老人，只是問：「你是誰？」

老人慢慢的回答說：「老夫就是龍在田。」

楚多情一凜，突然向前急掠逾丈。

龍在田大喝：「老夫已決意殺你，看你還能走往哪裏？」

一聲霹靂般的巨喝，龍在田一掌向楚多情背心上拍出。

楚多情反手撒出一蓬暗器。

但對龍在田來說，這些暗器可說是毫無用處。

龍在田掌勢依然不變。

「叭！」

楚多情終於逃不過這一掌，身子有如斷綫風箏般飄了開去。

他本是名震武林的殺手元帥。

但當龍在田神威一發，他也是難攖其鋒。

楚依人目睹兄長如此慘淡下場，不禁目露黯然之色。

丁獵不敢和她太接近，悄悄的避開。

但她却又挨上前，柔聲對他說：「我畢竟還是你的妻子，難道你眞的不理睬我了？」

丁獵凄然一笑。「妳看，我現在這副樣子，還配做妳的丈夫嗎？」

楚依人嘆息一聲，緩緩道：「你這樣說，那是錯之又錯，容顏毀變，這又算得了甚麼？」

丁獵仍然搖頭。「你走罷，我不會是妳的好丈夫。」

楚依人道：「丈夫就是丈夫，好丈夫固然是丈夫，壞丈夫也是丈夫，我已決定一輩子都跟隨着你，至在不渝。」

丁獵的心腸軟了。

他本來就不是個鐵石心腸的人。

就在這時候，忽聽得龐巨龍縱聲狂笑起來。

雖然他笑得很狂，但聲音却是顯得很虛弱。

他和虎爵的一戰，終於有了結果。

龐巨龍沒有贏，虎爵也沒有敗。

這是平分秋色的一戰，兩人都已戰至筋疲力竭，坐了下來。

誰都無力再向對方進攻。

龐巨龍狂笑一陣，才道：「龐某今天總算是大開眼界，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這兩句話兒，一點也沒有錯。」

虎爵冷冷道：「我並不比你强。」

龐巨龍苦笑道：「却也不比我稍遜半分。」

虎爵道：「中原七條龍，果然都有一身驚人絕藝，看來要把你們消滅，並不容易。」

龍在田聞言，大聲喝道：「老夫龍在田，是南三龍的老大，誰來殺老夫？誰來殺老夫？」

天絕教雖然高手雲集，但却沒有一人敢上前對付龍在田。

虎爵直到這時，才又緩緩的從地上站起，說：「今日之戰，本教是甘拜下風，來日方長，咱們日後再來較量較量。」

龍在田冷冷的瞧着他：「老夫既已來到這裏，你想走可不容易。」

虎爵咳嗽一聲，冷然道：「你是想檢便宜？趁這時候來對付我？」

龍在田道：「奸邪之輩，人人得而誅之，趁機殺你，對天下蒼生萬民來說，是一件好事！」

虎爵道：「你倒是好事多爲。」

龍在田冷笑一聲，道：「好說！好說！老夫現在就要殺了你，也好讓楚多情在黃泉道上，不會感到寂寞。」

說着，揮掌攻向虎爵。

虎爵沒有動。

但十二個刀、槍組的武士却同時攔住了龍在田。

虎爵冷冷一笑：「中原七條龍，總有一天，你們會後悔和本教作對。」

龍在田已陷入了十二武士的包圍中。

以他的武功，要闖出這刀槍陣並不難，但却也不能一下子就闖得出去。

在這段時間中，虎爵已可以很從容的離開了丁府。

「總有一天，你們會後悔的！深切的後悔……」虎爵的聲音，仍然在空中迴蕩着。

但就在這時候，虎爵忽然又發出了一聲慘笑。

他在丁府門外，慘笑着說：「你就是……黑衣衞七龍？……」

衞七龍的聲音接着響起，說：「在下正是衞七龍，請恕我無法不殺你！」

「好劍法！難怪你能成爲中原七條龍之一……」虎爵的聲音更是虛弱。

「噗！」虎爵終於倒下。

龍在田大笑。

他走出門外，看見了衞七龍，已在用一塊雪白的絹巾在抹血。

他殺了虎爵。

但他却沒想過，虎爵究竟是誰。

倘若他知道虎爵的眞正身份，那麼他這一劍，恐怕永遠也刺不下去。

就在這時候，風苑莊也來了。

龍在田、衞七龍和風苑莊，本來就是

同時來到了洛陽城的。

× × ×

神秘的虎爵，終於死在洛陽。

每個人都想看一看，虎爵的廬山眞面目。

丁獵上前，揭開了虎爵臉上的面具。

面具下的臉孔，肌肉呈現痙攣之狀，那是一個國字臉的中年人。

風苑莊忽然驚叫了起來。

她喊出了一個令人驚懼的字。

她喊叫的是「爹！」

（四）

虎爵的身份，一直都是那麼神秘。

直到他的面目被揭露的時候，又是那麼令人驚詫。

誰都想不到，虎爵竟然就是青鵬堡主，也是中原名俠風首鵬！

人頭當賀禮

（一）

青鵬堡是江湖上的名門正派。

風羣星加入天絕教，已令到衞七龍既感意外，又感到遺憾。

他做夢也想不到，連風首鵬也是天絕教的一份子。

令他難以置信的事，已經發生。他不但揭露了風首鵬的秘密，也親手殺了他。

而他，却是風苑莊的父親。

這件事太意外，也太可怕！

衞七龍茫然的瞧着風苑莊，臉上的表情就像個白痴！

風苑莊沒有哭。

她也呆住了，呆了很久很久。

她怎能相信這是事實？

倘若黑龍姥姥知道了這件事，她會怎樣？

風苑莊實在不敢再想下去。

她忽然抱起了風首鵬的屍體，對龍在田說：「我要帶着他離開這裏，你們誰都別跟着！」

龍在田吸了口氣：「苑莊……」

風苑莊沒有回答龍在田，只是抱起風首鵬的屍體，瞬即消失了踪影。

沒有人跟着。

連衞七龍都不敢跟上去。

龍在田長嘆一聲，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膊：「別發愁，這不是你的錯，你一直都做得很對，就算是二師父知道，她也絕不會怪責你。」

衞七龍還是呆呆的站着，彷彿完全沒有聽見龍在田的說話。

（二）

十日後，江湖上又發生了一件事。

鬼神谷居然被突襲，谷中高手，在手足無措下，吃了一場敗仗。

據說，鬼影尊者和血神尊者都已在這一次突襲中，重傷身亡。

鬼叟曹意，哭命婆沈月來，也全喪命於鬼神谷中。

消息一經傳出，整個武林爲之轟動！

人們都在忖測，鬼神谷遭遇這一次浩刦，究竟是誰所幹的？

初時，有人懷疑是武當派幹的。

武當與鬼神谷向來有夙怨，這一次血洗鬼神谷，武當派自然被人懷疑！

但這種猜測是不正確的。

武當派或許有這種力量，但鬼神谷被突襲之日，武當高手，絕大部份仍然在武當山上，根本就不可能分身去襲擊鬼神谷的。

而且以武當派一向的作風，也絕無先例可援，會突如其來的給予仇家來一記突襲。

於是，又有人懷疑是中原七條龍暗中所爲。

但中原七條龍也否認了這件事是他們幹的。

又有人懷疑到木衣門。

木衣門是最有可能攻擊鬼神谷的！

但是楚依人也否認了這是木衣門的傑作。

於是，江湖中人更推想到，是天絕教消滅了鬼神谷。

雖然鬼神谷早已和天絕教有所勾結，但鬼神二尊者或許不甘受人利用，起而反抗，結果天絕教一舉掃蕩云云！

然而，這又僅是「想當然」的猜想而已。

事情眞相究竟怎樣？一時間誰也無法猜透。

直到三日之後，終於露出了端倪。

神馬谷的白高飛，已失踪多時，直到現在，忽然又再重現武林。

白高飛是一代名俠，論到輩份，絕不比中原七條龍任何一人爲低。

換而言之，即使是游龍眞人，與白高飛也不外是平輩而已。

白高飛神秘失踪，是江湖中一件驚人的大事。

但漸漸地，他又被武林中人所忽略！

然而，在這多事之秋，他又再重現江湖，而且公開承認，自己就是一手策劃進攻鬼神谷的人。

鬼神谷在江湖上的聲譽，本來就不怎樣好。

神馬谷的最高令符神馬令落在鬼神二尊者的手裏，江湖上稍有正義感的人都不會爲他們而高興。

鬼神谷被突襲，被殺的落花流水，不少人都在暗暗額首稱慶。

尤其是白高飛力撼鬼神谷，這就更令人爲之興奮不已。

當然，最興奮的，該是神馬谷中人。

這許多年以來，神馬谷一直都陷入極紛亂的狀態。

沒有了神馬令，誰都不能領導神馬谷，於是，整個神馬谷幾乎是四分五裂。

直到現在，神馬谷中最受人敬重的神馬天君重現江湖，而且還把鬼神谷殺得人仰馬翻，又奪回神馬令，試想，又還有甚麼事更可以令神馬谷中人更感興奮？

（三）

又是初一。

雲樓別院熱鬧極了。

× × ×

雲樓別院在天淮坪，天淮坪是謝雲樓的故鄉。

謝雲樓是中原武林人人敬重的淮陽劍客，他是名人，也是名俠。

他受人敬重，俠名滿天下。

在絕大多數人的眼中，他既是武林泰斗，也是人中龍鳳，更是個行事光明磊落

的君子。

誰都不能對謝雲樓有甚麼挑剔，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那末的公正，那末的完美。

這一天，是謝雲樓的五十歲壽辰！

雲樓別院早已擠滿了從四方八面而來的賓客。

不少賓客來自遠方，從南海、東島、北極、甚至遠自西方天竺，都有來賓到了雲樓別院之內。

× × ×

既是賓客如雲，也是高手如雲。

到賀來賓，並非全是武林人，但武林人却佔了絕大多數。

能夠接到謝雲樓這張喜帖的人，都一定會引以爲榮。

有資格在這壽宴中出席的，都是在武林中有相當體面的人。

酒筵很熱鬧，不少人喝得酩酊大醉。

謝雲樓也有了幾分酒意，但他的步履還是很平穩，一雙眼睛還是很清醒。

酒筵將散，忽有遲來賀禮。

那是由一個老家奴送來的。

他說自己是蜀北田家莊主的老家奴，莊主因事遠遊，未克親來道賀，故遣他送來一份賀禮云云。

這份賀禮，是用一個很華麗的錦盒載着的。

這盒子份量不輕，這份禮看來似乎很值錢。

但這老家奴送上賀禮之後，就要去茅厠。

謝夫人有點奇怪，悄悄的解開這份賀禮。那知不解開來看尤可，一看之下，連剛才吞進肚子裏的佳餚美酒，全都吐了出來。

盒內的「賀禮」，赫然竟是一個女人的首級！

（四）

茅房裏再也找不着那個老家奴。

謝雲樓的弟子、護院武師，還有不少賓客，都在找尋這個身份神秘的老人。

這個老人當然不是甚麼田家莊的老家奴。

甚至蜀北根本沒有一座田家莊。

謝雲樓坐在一張太師椅上，臉上仍然若無其事的，還傳令弟子、武士別再追捕那個老家奴。

他笑着說：「這份賀禮很珍貴，因爲這女人是個淫毒婦人，五年前曾害死謝某一個好兄弟，送這份禮的朋友，謝某已知道他是誰，對於他這份好意，我是衷心感激的。」

這就是他的解釋。

有人完全相信，也有人存着三分懷疑的態度。

當然，也有人完全不相信謝雲樓這種解釋的。

但無論怎樣，這件事情已暫告結束。

× × ×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滿堂賓客多半已告辭。

但每個人的心裏都存着一個疑問。

盒子裏的人頭，究竟本來是一個怎樣的女人？她和謝雲樓之間，又有着些怎樣的關係？

× × ×

筵席雖已散，雲樓別院內，還是很熱鬧。

有人仍在喝酒、猜拳，也有人在牌九桌上賭得不亦樂乎。

也有人趁着這個機會，和久別的老朋友切磋武功，甚至有人要在雲樓別院外，來一場公平、和期待已久的決鬥。

但在謝雲樓臥室背後的一座密室中，氣氛却是沉肅已極。

密室中燈光黯淡，但在這裏每一個人的目光，都是那麼冷酷而明亮。

密室中除了謝雲樓之外，還有九個人坐着。

十人圍坐着，中央是一張巨大的石圓桌。

石桌上放着一個錦盒，盒內還放着那個女人的項上首級。

各人沉默無語。

謝雲樓的目光，忽然落在一個年青公子的身上。

這人赫然竟是風羣星！

風羣星臉上的表情，也很是沉重。

謝雲樓嘆了口氣，道：「令尊死在衞七龍手下，本座實在很抱歉。」

風羣星道：「副教主何出此言，這是生死有命，誰也無法改變命運之神的安排的。」

謝雲樓原來就是天絕教的副教主！

這一點，恐怕很多人都無法想像得到的。

謝雲樓沉聲道：「現在的局勢已很明顯，中原七條龍是與本教誓不兩立的。」

衆人點頭。

謝雲樓又目注着風羣星：「黑龍姥姥是風堂主的祖母，但爲了本教和你自己着想，你必須要有勇氣，面對姥姥，你要緊記着，別忘記了，你的母親，本是本教的聖女。」

風羣星又點頭。

謝雲樓嘆息一聲，道：「當年若不是聖女堅持己見，要嫁給青鵬堡主，風家就不會弄得四分五裂，母子多年來一直貌合神離。」

風羣星臉上木無表情。

原來風首鵬和黑龍姥姥的關係一直都並不怎樣好，就是爲了這段婚姻。

但江湖中人，絕少知道這件秘事，甚至沒有人知道，風首鵬的妻子，原來竟是天絕教的聖女。

聖女的父親，也就是天絕教的教主。

但直到目前爲止，知道天絕教主是誰的人，也就更少了。

謝雲樓又緩緩的接道：「聖女雖然已經死了，但風堂主却是她的兒子，換而言之，也是本教教主的外孫，虎爵有失，已是本教重大的損失，今後風堂主的行動，更要萬分小心。」

風羣星躬身沉聲道：「多謝副教主關懷。」

謝雲樓目光一轉，落在那個女人的首級上。

他嘆息一聲，道：「想各位都一定很想知道這個女人的來歷？」

衆人點頭。

（未完）

五嶽英豪傳

長篇俠義奇情小說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清明時節，五嶽三山、八荒四海，所有各門各派，黑白兩道人物，全都紛紛趕到白龍堆，參加「白龍堆大會」。正邪雙方協議，各推出十人，以十陣定輸贏，一人一陣，以勝數多者爲贏，負者應服從勝者任何命令，包括剝奪性命的生殺之權在內。正派方面，首由葉元濤上陣，而邪派方面則推上官鳳出馬應戰。兩人甫一交手，兩三個回合，上官鳳已棄甲曳兵認輸，掉頭不顧而去。第二陣，邪派推出「矮閻羅」晏衍挑戰，正派則由聶小青出場對抗。彼此接戰之下，晏衍施展其成名絕技陰風掌，猛攻聶小青，幾使聶小青無法招架……

炫技驚羣醜　渡化惡頑愚

晏衍極爲識貨，不敢攖其鋒，只得大吃一驚地，半空中收勢轉身，橫飄四尺！

脚尖剛剛點地，正想再度拚命進襲，設法挽回顏面之時，忽然聽得公孫爲我哈哈大笑叫道：「青兒住手！你這一陣上，業已落敗，趕快回來，不許再與對方多作糾纏，致貽笑柄！」

聶小青玉頰微紅，果然向晏衍一抱雙拳，轉身歸陣！

晏衍疑怒交迸，厲聲叫道：「聶小青，雙方勝負未了，你不能走！」

聶小青秀眉雙蹙，應聲說道：「我當衆自稱要讓你三招，結果却在第二招上，便被逼還手，要不甘心認敗，我爹爹要怪我替他丟人現眼了呢。」

公孫爲我哈哈笑道：「青兒說得對了，武林人物過手論功，勝負原是常事，敗不足爲恥，恥的是勝得不冠冕堂皇，敗得不光明磊落！」

晏衍又挨了兩句窩心罵，只好忍着滿腹悶氣，臉含愧色地，轉身回陣！

「風雷神乞」公羊懋向令狐楚楚低聲怪笑說道：「令狐姑娘，這場降魔衞道的『白龍堆大會』，不能全都偏勞你們，我老花子自告奮勇……」

令狐楚楚聽出公羊懋的語意，遂自接口笑道：「公羊老人家不必急着出陣，我們最好量敵而動，才能面面俱到地，使這場羣雄大會，圓滿結束。」

說到此處，羣邪中又有一人，緩步出陣。

令狐楚楚目光微注，見是「天心莊」三位絕世魔頭中的「七指神魔」汪震宇，遂向嚴慕光微笑說道：「汪震宇是三名最難纏的魔頭之一，最好由你出手應敵，比較穩當。」

嚴慕光含笑點頭，緩步走出。

公羊懋見狀，不免心中不悅，眉頭雙蹙，暗想令狐楚楚若是因對手太强，親自出陣，或請公孫爲我，及葉元濤出面應敵，自己均無話可說，但如今她却爲何命嚴慕光去與「七指神魔」汪震宇對抗？難道

士別三日，眞須刮目相看，連嚴慕光也會在武學方面有甚突飛猛進地，强於自己？

令狐楚楚是何等聰明角色，一見這位「風雷神乞」的臉上神情，便知道他有所不悅，遂向公羊懋低聲笑道：「公羊老人家，我告訴你一件武林奇聞！」

公羊懋雖覺不悅，但表面上却不便發作，遂淡然笑道：「令狐姑娘請講，老花子洗耳恭聽！」

令狐楚楚嘆息一聲說道：「『冷竹先生』查老前輩是一位苦心孤詣的絕代奇人，他爲了使嚴慕光速有大成，能在這『白龍堆大會』之上，技震羣雄，光揚『北嶽』門戶，竟不惜自我犧牲，弄得形神皆瘁，甚至於天年不永。」

公羊懋「哦」了一聲說道：「令狐姑娘之意，是說嚴慕光功力已大有進步，今非昔比！」

令狐楚楚點頭笑道：「查老前輩那等費盡心神，自然造就了一個迥非吳下阿蒙，值得他爲之驕傲的好徒兒。」

說完，遂把所知「冷竹先生」查一溟在「白沙幽谷」之中，苦心培植嚴慕光的情形，向公羊懋說了一遍！

公羊懋聽完，心中那點不悅之感，早已自然而然的烟消雲散。目注令狐楚楚，揚眉怪笑道：「令狐姑娘，嚴慕光老弟經他師傅這樣苦心培植，功力究竟進境到甚麼地步？」

令狐楚楚笑道：「簡直精進到了難信地步，尤其是他『玉笛』『金弓』及『神劍』三技，大概除了羣魔之中，武功稱尊的『玉扇眞人』蕭去塵之外，包括『旋風客』齊蒙，『七指神魔』汪震宇在內，都不是他的對手。」

公羊懋聽她說得過份離奇，臉上未免流出一些不信神色。

令狐楚楚目光一轉，手指場中，向公羊懋又復嬌笑說道：「如今嚴慕光業已即將與『七指神魔』汪震宇比鬥兵刃，公羊老人家只消看看他所煉的『一元神劍』的成功如何，便知我絕非形容過多，言過其實了！」

原來嚴慕光才一出場，「七指神魔」汪震宇便有點心頭怙惙！

因爲一來他已看出這位「玉笛金弓神劍手」嚴慕光，就是曾經僞裝爲洪配元的侍者，去過「天心莊」的查慕濤！二來自己業曾見識過這位查慕濤的出奇功力！如今當着天下羣雄，互相交手，自己年齡輩份，均高出對方甚多，勝了不武，不勝爲笑，豈非吃虧已極！

但任憑他心中如何怙惙，表面上却不能加以拒絕，只好冷笑說道：「這位老弟，汪震宇到底應該稱你『嚴慕光』？還是查慕濤』！」

嚴慕光在半邊醜臉之上，看不出任何變化，但右半邊俊臉之上，却微帶愧色地，抱拳笑道：「晚輩是『北嶽』一派，『冷竹先生』查一溟之門下弟子嚴慕光，江湖人稱『玉笛金弓神劍手』！至於『查慕濤』之字，只是一時遊戲之化名而已！」

他這把師門及名號，全部報出之意，便是體會恩師「冷竹先生」查一溟，望徒成龍的一片苦心，要在這舉世羣雄畢集的「白龍堆大會」之上，闖出轟轟烈烈的威名，光揚「北嶽」門戶！

汪震宇「哦」了一聲，冷然問道：「嚴老弟打算對汪震宇如何賜教！」

若換先前，嚴慕光雄心百丈，豪氣淩雲，定然答以「任何武技，均可奉陪」，由汪震宇任意選擇，不肯自居於主動的地位！

但自從在「阿爾金山」中，初見葉元濤，雙雄較技，嚴慕光挨了葉元濤一掌，葉元濤挨了嚴慕光一劍之後，已使嚴慕光獲得相當警惕了，深知自己近來摒絕萬慮，一意苦修之全副精力，均傾注於「玉笛」「金弓」「神劍」三技之上，關於其他武學，雖有進境，並不甚大，如遇罕世强敵，仍應以三般絕技應戰，方不虞有所隕越！

如今，對於這位「七指神魔」汪震宇，却因曾有「天心莊」之行，知道對方最拿手的神功，還是「兩儀指」了！

既然知己知彼，嚴慕光自不肯以弱敵强，授人以隙，遂劍眉微挑地，含笑答道：「倘若汪莊主不吝指點，嚴慕光便想在兵刃方面，略爲獻醜，求取高明教益！」

汪震宇聽他提議比門兵刃，不禁心中一寬，揚眉大笑說道：「好極！好極！汪震宇一準奉陪，但不知嚴老弟用的是什麼兵刃！」

嚴慕光探手入懷，取出令狐楚楚所贈那柄來自異域的鋒利無名短劍，持在手中，傲然笑道：「嚴慕光所用的兵刃，就是這柄短劍！」

汪震宇嘴角微披，未曾發話，但在後觀戰的「玉扇眞人」蕭去塵，却向「百臂殃神」艾天澤，低聲冷笑說道：「這嚴慕光大概是晦氣臨頭，才不走天堂路，偏闖鬼門關地，自己硬找死路！」

艾天澤會意笑道：「聽蕭眞人這樣說法，想是汪莊主有什麼威力絕强的得意兵刃！」

蕭去塵手指場中，含笑說道：「艾兄請看，我汪三弟手中那隻『三絕仙人掌』，招術極妙，威力無邊，豈是嚴慕光一柄區區短劍，所能抵禦！」

艾天澤聞言看去，果見「七指神魔」汪震宇的手中，業已持着一件從來未曾見過的奇絕兵刃！

這件兵刃，彷彿是隻純鋼所鑄的巨人大掌，五指並伸，掌後有一尺許短柄！

短柄末端，繫有一根兩尺左右鋼鍊，鍊尾是一鋼圈，鋼圈便套在汪震宇的右腕之上！

艾天澤原是大行家，一看便知汪震宇這隻「三絕仙人掌」，不但長於點穴，及鎖拿對方兵刃，並可在必要時，撒開短柄，利用所繫鋼鍊，把這隻原本僅有兩尺長短的獨門兵刃變爲四尺長短！

嚴慕光一見汪震宇取出這隻奇形怪掌，心中自也戒意極深，手橫短劍，揚眉含笑說道：「汪莊主請小心，嚴慕光手中短劍，是域外神兵，切銀斷玉，鋒利無比，不在『昆吾』『魚腸』之下！」

汪震宇佩服嚴慕光坦言不隱，舉措光明！也微嫌他語意之中，過分高傲，遂「哼」了一聲道：「嚴老弟儘管放心，汪震宇這隻『三絕仙人掌』，也非凡鐵所鑄，並在彼此交手之前，要先向你說明『三絕

』妙用！」

嚴慕光哈哈一笑，方欲搖手，汪震宇業已繼續說道：「第一絕是彼此動手之間，可以利用柄上鋼鍊，在尺寸不够之際，脫手傷人！故而對方閃招避式之下，切忌施展縮胸吸腹之法！」

說到此處，右臂微伸，鋼鍊脆响，那隻「三絕仙人掌」，脫手飛出，果然連着手臂，能襲人於五尺之外！

嚴慕光知道汪震宇是因自己說明利劍厲害，遂不甘示弱地，也把兵刄的厲害之處，當衆說明！

汪震宇又復說道：「第二絕是這『仙人掌』五指之上的第一指節，均能隨意轉彎，變作鈎形，對方應注意手中兵刄，莫被鎖住！」

語音一頓，手中微用暗勁，果然使那「仙人掌」的五指尖端，一齊彎轉，成了鋼鈎模樣！

這種妙用，確實出於嚴慕光的想像以外，不禁心中暗道：「江湖間事，眞是學到老學不了，奧妙無窮，千變萬化，自己今日總算又開了一次眼界！」

汪震宇頗爲得意地，繼續揚眉笑道：「第三絕是這『仙人掌』的中指以上，鐫有比針尖還細的無數小穴，中藏劇毒液汁，倘遇强敵，只消暗掣機括，毒汁便化作牛毛細雨，狂噴而出，對方略一沾身，便將皮肉盡爛，慘遭刦數！」

嚴慕光聽了這番話兒，不禁微皺雙眉，暗想對方兵刄中藏有毒液，可以隨意噴出之事，委實令人防不勝防，太以厲害！

汪震宇把這「三絕」妙用，一齊說完，又自雙眉高挑，縱聲笑道：「但這第三絕噴射毒液妙用，只是我未成名前，仗以尅制强敵！自從神功練就，早巳不屑施爲，嚴老弟對於此點，無須加以顧慮！」

嚴慕光聽他當面聲明，不用毒液，點頭笑道：「汪莊主光明磊落，果然不愧爲世外高人，嚴慕光敬請賜教！」

汪震宇聞言，向嚴慕光看了兩眼，傲笑說道：「對人處事之間最難拿捏的便是『分寸』二字，嚴老弟，你倘若再要我先行進招，未免便有失分寸了！」

嚴慕光臉上微現愧色，以一式「五嶽朝宗」姿勢，先向汪震宇恭身獻劍，然後朗聲叫道：「汪莊主請留神，慕光斗胆進招，要得罪了！」

汪震宇對他本不敢輕視，遂手持「三絕仙人掌」，足下不丁不八，巍立如山，凝神以待！

嚴慕光緩抬右臂，把手中短劍，齊胸舉平，輕飄飄地進步探臂，向汪震宇胸腹之間點去！

這一招名爲「笑指中原」，看似緩慢得紆徐，無甚威力，其實蘊藏了無窮猛力奧妙的繁複變化！

汪震宇何等見識？自然看得出嚴慕光這一招「笑指中原」之內，變化太多，威力凌厲！

他既知厲害，便應在對方招式尚未變化之前，先期趨避，或是以攻爲守的，發動逆襲！

但任震宇不肯如此作法，他因自己名望太高，又復倚老賣老地，硬要對方先進手，怎好意思在嚴慕光這招「笑指中原」的妙用未生之前，便自倉惶示怯！

他有了這種想法，遂用手中「三絕仙人掌」，施展出一式「霧漫廬山」，格拒嚴慕光的短劍來勢！

任震宇老奸巨猾，雖以「霧漫廬山」之式，格拒來劍，但招式並未用老，依然暗提眞氣地，留了退步！

就在他「三絕仙人掌」才揮之際，嚴慕光忽一抖手，把手中短劍，抖成一朶七八尺方圓的精芒急漩劍花，把汪震宇全身罩沒！

這朶七八尺方圓的絕大劍花，彷彿是由千百朶小小劍花，匯集而成，故而其中精芒電漩，奪人眼目，使對方根本無法看出劍光所指，攻的是什麼部位。

汪震宇見嚴慕光招變之後，所挾威力，比自己預料所及，還要凌厲得多！遂大吃一驚地，立收「霧漫廬山」之勢，眞氣提處，由「急流湧退」，轉化「龍跳天門」，退出了兩丈三四！

嚴慕光既不追襲，也不發話，只把招式一收，傲然抱劍卓立！

這神態默然傲立，眞比開口罵人，還要挖苦得多，汪震宇由慚而怒，由怒而恨，雙眉剔處，「三絕仙人掌」絕招立發，一式「狂飈掃葉」，連人從二丈外飛來，銳嘯懾魄地，向嚴慕光斜肩砸下！

嚴慕光微退半步，手中短劍疾揮，招發「天塹攔胡」旋成一片光牆，阻住了汪震宇的猛烈攻勢！

汪震宇因對方所用的短劍，芒彩太强，嚴慕光事前又加警告，絕不敢以自己的「三絕仙人掌」，硬砸那一片光牆，只好頓腕收招，飄身落地！

他身形才落，嚴慕光短劍疾伸，又復當胸點到！

這次仍與上次毫無差異，所用招術，仍是那招「笑指中原」！

但所抖出劍花，却足有一丈一二方圓，比上次那團七八尺方圓的威力範圍，幾乎大出一半！

汪震宇好不驚心之下，施展自己最有心得的臨危避難身法，足下暗踩七星方位，身形三度左旋，不但脫出了嚴慕光劍花包圍，反以一招「羅刹搜魂」，向對方猛烈攻去！

「風雷神乞」公羊懋一旁看得好不皺眉，暗想這「七指神魔」汪震宇，果然厲害，若是自己，恐怕眞逃不出嚴慕光這招再度施爲的「笑指中原」之下！

換句話說，若非令狐楚楚知彼知己，不令自己出手，而改派嚴慕光出陣，則自己將難免會在汪震宇的手下，弄得灰頭土臉！

就在公羊懋睹狀驚心，暗中心愧之際，嚴慕光劍花一旋，身形微側，對着汪震宇那隻「三絕仙人掌」的來勢，又幻起了漫天光牆！

他好像所會招術甚少，適才兩度攻敵用的都是「笑指中原」，如今兩度防身，則用的都是「天塹攔胡」！

但汪震宇偏偏顧忌自己的「三絕仙人掌」受損，無法攻破嚴慕光「天塹攔胡」招式所化的漫天光牆，只得自行收勢！

展眼間，嚴慕光連攻了汪震宇五招「笑指中原」，而「天塹攔胡」一式，截阻

了汪震宇的五度凌厲攻擊！

其間他那招「笑指中原」每出手一次，總要比上次的威力範圍，增强一半！到了第五次以上，所抖出的那團劍花，已加大到四丈方圓左右！

嚴慕光之所以如此作法，無非要使「七指神魔」獲悉自己力尚有餘，及早知難而退！

但汪震宇始終不悟，彷彿是矜持身份，當着羣雄，有些羞刀難以入鞘地，不爲瓦全，寧爲玉碎！

嚴慕光萬般無奈，只得發動殺手，施展出第六度的「笑指中原」，這次與前五次絕不相同，前五次是平地發招，這第六次是先行高縱七丈，然後掉頭下擊！

嚴慕光身劍合一，化成一片漩光劍幕，向下飛罩而來，使十丈方圓之內的每粒黃沙，都在他劍花劍氣的籠罩之下！

汪震宇知道對方既出殺手，自難再復輕易閃遁，除了竭力一拚，別無他策！

情勢如此，遂把「三絕仙人掌」凝勁疾揮，全力施爲地，化爲一片玄飈，迎向垂天劍幕！

劍幕垂天，玄飈匝地，在一會合之下，只聽得「錚錚錚」地三聲輕响！

輕响聲中，人影互分，汪震宇仍站原地，但却滿面愧容，嚴慕光則飄身數尺之外，迴劍入鞘，向他抱拳爲禮！

原來，就在雙方兵刄一觸之下，汪震宇「三絕仙人掌」的掌身及短柄之上，業已被嚴慕光的鋒利短劍，砍出了深約半寸的三道劍痕！

顯然這還是嚴慕光不願使汪震宇過份難堪，拿穩勁頭分寸，特地手下留情，否則這隻「三絕仙人掌」，早就應劍斷成四截！

汪震宇那能不再認敗？長嘆一聲，苦笑說道：「嚴老弟，多謝你手下留情，但汪震宇却需要當着擧世羣雄鄭重聲明，在我餘生之年，決不再談『武技』二字！」

語音一落，屈指三彈！

「噹噹噹！」三聲脆响起處，竟把那隻「三絕仙人掌」，彈得循着嚴慕光所砍出的三道劍痕，斷成四截！

「白龍堆」上的正邪羣雄，無不默然，但臉上却流露出不同的神色！

正派羣雄一片默然，是對嚴慕光由衷讚佩，但爲了替「七指神魔」汪震宇，略略保留體面，不便出聲喝采！

邪派羣雄的一片默然，則是對嚴慕光所表現之太不尋常的神功絕藝，大爲吃驚，以致作聲不得！

武林人物，動手切磋，勝負原本是常事！

但嚴慕光之勝，却有兩點特殊奇蹟，足令擧世羣雄，爲之瞠目震懾！

第一點奇蹟是嚴慕光自從出手以迄得勝，未曾換過招式，進攻時用了六次「笑指中原」，防守用了五次「天塹攔胡」，在如此情勢之下，竟能戰勝羣邪中三大高手之一的「七指神魔」，怎得不使那些自命爲絕世高手的惡煞凶神爲之默然驚慚！

公孫爲我見汪震宇彈斷「三絕仙人掌」後，忽然緩步走出，在黃沙中，拾起那四截斷掌，把折斷處，湊了一湊，便自遞還汪震宇，並向他哈哈怪笑說道：「汪老兄，你這彈斷兵刄之擧，看來雖然光明磊落，其實却仍有見事不透的小家子氣！因爲你此陣之敗，主要還是敗在兵刄受尅之上，倘若嚴慕光手中用的是柄尋常短劍，則雙方勝負縱分，也當在三百招外，豈非輕鬆平常，勝無所驕，敗無所愧了麼？」

汪震宇聽了公孫爲我這等說法，倒也心中慚惡稍減，但目光一注對方還給自己的「三絕仙人掌」後，却不禁驚得退了半步！

原來這隻本已斷成四截的「三絕仙人掌」，如今業已復原成了渾然一體，那裏看得出絲毫斷痕！

道家三昧眞火，或內家純陽眞炁，雖具鎔金化石之能，但必須凝功施爲，持久溶鍊，那有隨手便能使廢鐵復原的神奇靈效！

汪震宇心中震驚難信，遂接過「三絕仙人掌」來，仔細加以察看！

公孫爲我縱聲狂笑說道：「汪老兄，你不必看了，萬般都是幻，一念便爲眞，七寶樓台，可成瓦礫，廢枝枯葉，可變黃金！你無妨轉動機括試一試看，也許連這『三絕仙人掌』上之一切妙用，也都完好如舊！」

汪震宇那裏肯信？索性聽從所言，轉動機括，却果見「三絕仙人掌」五根手指的第一節指尖，一齊彎轉，成了鈎形！

「白龍堆」上，又是一片由驚奇讚佩所形成的默然，但默然之中，却有人發話道：「公孫兄，你練得好高明的『坎離眞炁』，貧道不才，想請你略加指教！」

正邪羣雄，一起循聲注目，只見這發話的人，便是被「世外八凶」及「西嶽派」倚爲靠山的羣邪中第一高手，「玉扇眞人」蕭去塵！

如今正邪雙方，雖由令狐楚楚及陰素梅發號司令，但雙方擧足輕重的絕頂高手，却仍是蕭去塵及公孫爲我！

他們兩人這一叫陣，「白龍堆」上的情勢，遂顯得緊張無比！

公孫爲我目注「玉扇眞人」蕭去塵，笑嘻嘻地剛待答話，陰素梅却已先向令狐楚楚含笑叫道：「令狐姑娘，公孫老人與蕭眞人，是當世武林中的魯殿靈光，泰山北斗！他們的互較神功，應該留作「白龍堆大會」的壓軸好戲，不能提前上演！令狐姑娘倘若有興，先由我們兩人，一爲獻醜如何？」

令狐楚楚點頭笑道：「陰姑娘此議甚佳……」

話猶未了，一聲劃空厲嘯，來自西方，顯然是又有什麼武林人物趕到！

羣雄循聲矚目，只見正西方黃沙滾滾，烟塵四起地，馳來了一頭千里明駝！

刹那間，這頭千里明駝，來到羣雄之前止步，從駝背上，縱落一位滿面風塵的禿頭老叟！

來人正是因畢生心血所建的「盤龍峽」，毁在葉元濤手下，憤而遠走異域，搜羅猛烈炸藥，煉製「紫光死珠」的「禿頂蒼龍」龍九淵！

「白龍堆大會」從開始迄今，業已見了三陣！

第一陣是葉元濤以驚人絕藝，罕世神功，把「鐵心王母」上官鳳，氣得棄杖而

去，獲得勝利！

第二陣則是「矮閻羅」晏衍，萬分僥倖地，以「怨鬼纏身」身法，逼得聶小青於明奉讓三招之中，出手相拒，算是不戰而勝，扯成平局！

第三陣則是羣邪衆所矚望，倚若長城的「七指神魔」汪震宇，敗於「北嶽派」二代弟子，「玉笛金弓神劍手」嚴慕光之手！

比較雖係以二對一，勝負距離不多，但羣邪心中，却均已惴惴然，蒙上了一層黯淡的色彩！

但如今「禿頂蒼龍」龍九淵騎着千里明駝，風塵僕僕地，趕到「白龍堆」，却使羣邪信心大增，精神大振！

因為龍九淵戕已趕來，多半必將「紫光死珠」煉成，何況他身邊還有一條厲害無比的「天龍萬刦鞭」！

若以「紫光死珠」，對付公孫為我，以「天龍萬刦鞭」對付嚴慕光、令狐楚楚、或葉元濤，則「玉扇眞人」蕭去塵，「旋風客」齊蒙，「幽靈鬼女」陰素梅等，尚有何人可敵！豈不穩操勝算，能把異己羣雄，一網打盡！

故而，原來眉頭微結的「百臂殃神」艾天澤，一見「禿頂蒼龍」龍九淵之後，便自欣然色喜地，向他低聲問道：「龍二哥，你總算及時趕來，那粒『紫光死珠』，已經煉好了麼？」

龍九淵雙眉一挑，哈哈怪笑說道：「艾三弟，自從我們在『六盤山』分別以後，你龍二哥可說是遠走殊方，搜羅異物的費盡苦心！我不僅已把『紫光死珠』煉成，並使『天龍萬刦鞭』也添了不少威力，且等陰素梅八妹與『蛇蠍美人』令狐楚楚，把這一陣鬥完，便可尋那葉元濤小賊，試試手了！」

艾天澤聞言大喜，面含微笑地，搖手叫道：「龍二哥，你不必尋那葉元濤小賊試手！」

龍九淵一聲冷笑，目光神閃問道：「「為何不必？艾三弟難道不相信我的話兒，以為我用『紫光死珠』及『天龍萬刦鞭』，還制不了葉元濤麼？」

艾天澤道：「龍二哥，知己知彼，自然有必勝把握！小弟是說少時你若打算施展『天龍萬刦鞭』，不妨尋葉元濤那小賊試手！但若打算施展『紫光死珠』，却必須另找適當對象！」

龍九淵莫明其妙地，愕然問道：「艾三弟此話怎講？難道葉元濤不怕我的『紫光死珠』？」

艾天澤笑而不答，龍九淵低聲問道：「龍二哥，你的『紫光死珠』一共煉有幾粒？」

龍九淵苦笑說道：「這等罕世異寶，煉成一粒，已把我累得心疲力盡，頭昏眼花，那裏還會有第二粒呢？」

艾天澤怪笑說道：「既然只有一粒，龍二哥自然應該用來對付絕頂高手？」

龍九淵失驚問道：「艾弟怎的如此說法？莫非對方陣中，竟出現了比葉元濤更厲害的高明人物？」

艾天澤嘆息一聲，搖頭答道：「若照小弟看來，葉元濤的那身功夫，雖然可怕，如今却只能在對方陣中，列居第四位罷了！」

龍九淵大吃一驚，不禁皺眉問道：「對方陣中，比葉元濤更高明的三人是誰？我怎麼只想得出一位『蛇蠍美人』令狐楚楚呢？」

艾天澤搖頭苦笑說道：「除了令狐楚楚之外，一位是『玉笛金弓神劍手』嚴慕光……」

龍九淵不待艾天澤話完，便自竟似不信地，接口搖頭說道：「艾三弟，你大概過甚其辭！嚴慕光只是一個資稟尚好，火候不够的中上之材，那裏會比得上葉元濤厲害？」

艾天澤苦笑說道：「龍二哥一步來遲，就在你到達『白龍堆』之前，嚴慕光就以一柄短劍，於六個回合之中，便勝了『七指神魔』汪震宇的那隻『三絕仙人掌』呢！」

龍九淵聽了這種說法，不禁大吃一驚，一面目注羣俠陣中，一面眉頭深皺地，向艾天澤低聲問道：「艾三弟，此來太以出我意料，除了令狐楚楚及嚴慕光之外，還有一位厲害人物是誰？」

艾天澤嘴角一歪，低低答道：「公孫為我！」

這四個字兒，更使龍九淵聽得驚上加驚地，連盯了公孫為我幾眼，訝然問道：「公孫為我？是不是那位『哀牢山古森林』中的老怪物？他……他不是被謝小紅放火燒死了麼？就算是身懷特殊絕學，能够不懼烈火，死裏逃生，又怎會反和謝小紅等站在一起？」

艾天澤搖頭嘆道：「其中原因，我也不清楚，但確實是功力通神的公孫老怪，連他那久癱雙腿，也突然痊癒了呢！」

龍九淵靜靜聽完，獰笑說道：「艾三弟不必担憂，對方既有公孫老怪撐腰，便讓他先嚐嚐我的『紫光死珠』滋味！至於嚴慕光，葉元濤，令狐楚楚等人，有我『天龍萬刦鞭』在，諒也……」

艾天澤不等龍九淵話完，便自接口笑道：「龍二哥只要能用『天龍萬刦鞭』，制倒嚴慕光便可！因為陰八妹能敵令狐楚楚，『玉扇眞人』蕭大莊主，也是能勝過葉元濤，倘若公孫為我及嚴慕光一除，我們定可獲得全盤勝利！」

龍九淵聞言，遂成竹在胸，面含微笑地，先由「藍鷹」譚幹，為之引見了蕭去塵，齊蒙，汪震宇等然後便在一旁靜觀陰素梅與令狐楚楚的龍虎爭鬥！

陰素梅因深知一干盟姊盟兄，均是生性凶橫驕暴的自命不凡之人，倘若空言勸解，必不肯聽，無非多費唇舌，遂與公孫為我，嚴慕光，令狐楚楚等人約定，先行各盡所能，使羣邪看得心驚，敗得折服，輸得一場胡塗之後，再由陰素梅發話曉以大義，或可把血染黃沙的一片戾氣，化作祥和，令他們從雄霸天下之名利迷夢中醒來，從此知非隱退，善度餘年，消弭武林重刦！

公孫為我，嚴慕光，令狐楚楚等人，對陰素梅這種辦法，完全贊同，故而她如今向令狐楚楚叫陣之舉，也是預先定策，藉以顯示他們近來參悟「血神經」的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功力，以期技震羣邪，戢止他們自認為了不起的雄心妄念！

陰素梅叫陣之後，令狐楚楚緩步走出，柳眉雙挑地，向她含笑問道：「陰姑娘，我們怎樣比較？」

陰素梅眼珠一轉，微笑答道：「我們來個『玄功之上鬥玄功』！」

令狐楚楚笑道：「這個名兒，倒頗新鮮有趣，但不知鬥到何時為止？」

陰素梅揚眉答道：「倘若依我之見，我們不妨比到興盡為止。」

令狐楚楚撫掌笑道：「好！我們興來則鬥，興盡則止，陰姑娘打算怎樣開始？請自施為，令狐楚楚盡為學步就是！」

陰素梅妙目光閃，一掃四外，微剔秀眉說道：「在這『白龍堆』上，縱目東西南北，無非全是黃沙，我想先以一手『聚沙成塔』的微薄功夫，拋磚引玉的獻獻醜吧！」

她在說話之間，早已暗聚功力，只等語音一了，清嘯起處，遂揮袖旋身，飄飄而舞！

陰素梅身形轉到三匝，眼前已起了一陣勁急旋風！

她身形輕如一葉地，隨風飄了起來，不住凌空迴轉，竟被這片勁急旋風，送到了三丈以上！

人往上飛，沙往上湧，等到陰素梅在空中飄身變勢，化為「青女臨凡」，斜落丈許以後，在她原來立身之處，竟湧起了一座六七尺高的尖尖沙塔！

這種暗用無形罡氣，提沙上升的絕頂功夫，慢說使羣俠看得欽佩無已，連向來目空一切的「玉扇眞人」蕭去塵，也看得微吃一驚，對站在自己身旁的旋風客齊蒙，低聲說道：「齊二弟，我眞想不到『幽靈鬼女』陰素梅居然能有這高功力，確實比她那些盟兄盟姊强得多了！」

齊蒙點頭說道：「陰素梅的功力，確實不俗，我們再看看那位名滿乾坤的『蛇蠍美人』令狐楚楚，又復如何？」

這時，陰素梅已飄身落地，向令狐楚楚笑道：「令狐姑娘，我已獻醜，且請一展高明，俾開眼界！」

令狐楚楚點頭一笑，嬝嬝婷婷地，走到那座六七尺高的尖尖沙塔右側，微伸玉掌，向沙地上輕輕虛抓一把！

隨着她這一抓之勢，也從沙上湧起了一座六七寸高的尖尖沙塔！

羣俠羣邪，均看得有些莫明其妙！

因為陰素梅用無形罡氣所聚沙塔，足有六七尺高，如今令狐楚楚僅抓起一座具體而微的六七寸高沙塔，難道便足相比！

他們正在疑思，令狐楚楚却背負雙手，面含笑容，目注那座小小沙塔，繞着塔周，緩緩舉步而走！

說也奇怪，令狐楚楚每繞行沙塔一周，這座沙塔便似具有生命力般地往上增高往外加大不少！

令狐楚楚的步履愈走愈慢，圈兒却愈繞愈大！

那座尖尖沙塔，則也塔身更高，塔盤更大！

終於，令狐楚楚所聚的這座沙塔，與陰素梅所聚的那座，長成一般高大，令狐楚楚也就含笑止步！

陰素梅則含笑說道：「令狐姑娘，我們既是各展玄功，堆起了兩座沙塔，如今便應該在『玄功之上鬥玄功』了！」

令狐楚楚「哦」了一聲說道：「陰姑娘莫非是想在這兩座沙塔之上，再復添些花樣？」

陰素梅點頭笑道：「當然如此，否則怎能叫作『玄功之上鬥玄功』呢？」

說完，回頭向本陣之中，含笑叫道：「赫連六姊，我上官大姊所留的那根『寒鐵王母杖』呢？」

「鳩盤宮主」赫連英聞言，遂把王母杖凌空拋過！

陰素梅接杖在手，略一凝神，猛然揮掌疾落，竟把一根寒鐵所鑄堅逾精鋼的「王母杖」生生攔腰擊斷！

「王母杖」一斷為二後，陰素梅自執杖頭，把杖尾遞向令狐楚楚，並含笑說道：「令狐姑娘，我們先把半根『王母杖』，作成一個圈兒再說！」

羣雄聽得又復全是一驚，因上官鳳這隻「王母杖」，是用海底「寒鐵」所鑄，適才陰素梅揮掌截杖，已是罕世神功，如今竟要約同令狐楚楚，把兩截「王母斷杖」作成兩個圈兒，豈非更駭人聽聞之事！

除了公孫為我，嚴慕光，葉元濤，及青紅二女這五人之外，包括了正派羣俠，及邪派羣兇，心中都有一種同樣想法！

這種想法，就是：「她們能够辨得到麼？」

「辦得到麼」？無數道帶有這種疑問的烱烱神光，一齊投注在令狐楚楚與陰素梅四隻玉掌之上！

令狐楚楚與陰素梅，同時凝聚神功，化成一股奇强神力，透過掌心，貫注到「王母杖」上，把這一段堅如百鍊精鋼的「海底寒鐵」，化為繞指之柔！

常言道得好：「只要功夫深，鋼樑磨繡針」，鋼樑都能磨成針，「海底寒鐵」就不能變成繞指柔麼？

果然，這兩段奇堅無比的「海底寒鐵」，漸漸抵不住內家神功，而柔了起來！在令狐楚楚與陰素梅之手中，彎曲，彎曲，再續彎曲！

彎到不可再彎，屈到兩端相接，便成了一個所謂圈兒！

令狐楚楚與陰素梅同時含笑伸手，玉掌上各托着一隻毫無稜角的圓圓圈兒！

這兩隻圈兒，質料相同，都是「海底寒鐵」！大小相同，是周圍二尺有餘！但形狀却在半相同之中，有些稍稍相異！

陰素梅掌中所托，是隻平圈！

令狐楚楚手中所托，是隻絞花圈！

原來，令狐楚楚在凝功曲杖之時，把這段「海底寒鐵」像是擰毛巾似的，擰了兩把！

陰素梅目光微注，「呀」地一聲，愧然笑道：「令狐姑娘，你這一手功夫，已經比我高明了呢！」

令狐楚楚搖頭笑道：「我不是炫技逞能，只是要公平比鬥，不願意白沾你的便宜而已！」

陰素梅訝然問道：「令狐姑娘，你這句話兒，如何解釋！」

令狐楚楚含笑答道：「適才你揮掌截杖，多費了一點氣力，如今我圈上添花，也多費了一點氣力，不是恰好拉平，誰也沒有沾誰的便宜了麼？」

陰素梅「哦」了一聲，含笑說道：「我想不到令狐姑娘竟有這種想法，來來來，我們利用這兩隻圈兒，在那兩座沙塔之上，玩些花樣。」

令狐楚楚笑道：「陰姑娘打算在沙塔上，添些什麼點綴？」

陰素梅搖了搖頭，嬌笑說道：「點綴少時再添，我想先把這兩座沙塔的形狀，改變得新奇玲瓏一些，像這樣上尖下豐，未免太庸俗，太笨拙了！」

令狐楚楚秀眉雙揚，點頭笑道：「陰姑娘，你這個法兒，頗爲有趣，請自施展，令狐楚楚敬爲學步，勉附驥尾就是！」

陰素梅霍然雙臂抖處，一式「孤鶴沖天」，拔起了數丈高下，身形微一屈伸，到了所聚沙塔上空，把手中那枚圈兒，凝足神功地，向下擲去！

圈兒恰好套住了沙塔尖端，但並非浮擱其上，是其勢絕强地，一壓到底！

圈外餘沙全頹，圈兒所套經之黃沙，則凝而不散，使那座上尖下豐之沙塔，變成了一根圓形沙柱！

黃沙毫無粘力，縱然以水調和，也無法使其如此堆集，陰素梅竟能把內家功夫，暗藏在一隻圈兒之上，施展到了這種境界，怎不使舉世羣雄，由衷讚佩！

「玉扇眞人」蕭去塵，也自連連點頭地，向「旋風客」齊蒙低聲笑道：「陰姑娘的這手玄功，確實不凡，難怪她能於『世外八凶』之中，名排驥尾，藝佔猷頭！恐怕那令狐楚楚未必能辦得到了！」

「旋風客」齊蒙皺眉說道：「大哥有所不知，據我所知，令狐楚楚的『蛇蠍美人』之名，高於陰素梅的『幽靈鬼女』，或許眞有什麼入聖超凡的神奇本領，雙方勝負，雖不可測，但這陣上，多半却還難不住她的呢！」

蕭去塵聞言，雙眉一挑，方待表示不信，令狐楚楚已在陰素梅身形落地之後，也把圈兒出手！

果然，令狐楚楚這一出手，更使舉世羣雄，驚上加驚，佩上加佩，並由極度驚佩之內，興起了一種慚愧自卑之感，幾乎悚然生汗，淡盡雄心，不敢再存伎恃所學，於江湖爭勝之念……

原來令狐楚楚之出手結果，雖是與陰素梅完全相同，把一座沙塔，變成一根沙柱，但她的出手方法，却與陰素梅截然二致！

她並未縱身凌空，把圈兒凝勁下擲，只站在原處，從從容容，悠悠閒閒地，將手中圈兒拋起，落向沙塔尖端！

這樣落下的圈兒，在力量上，自然遠不如由空下擲的來得凌厲！

出手難易有別，結果完全相同，自然使任何人都覺得陰素梅比鬥至此，已在令狐楚楚手下，略微受挫！

陰素梅怎肯隱諱？「呀」了一聲，向令狐楚楚笑道：「令狐姑娘，你已贏了我了，我們這場『玄功之上鬥玄功』的比賽，是否到此結束？」

令狐楚楚搖手笑道：「陰姑娘不必謙虛，我決不承認這樣就贏，只是佔了後手之宜，看上去好像是新鮮了一些而已！因爲立地拋圈與凌空擲圈二者，並無多大分別，僅僅前者需要多費一些內家眞力，換了你也一樣可以辦到，怎能够算是我贏了呢？」

陰素梅揚眉笑道：「令狐姑娘，照你這樣說法，我們的『玄功之上鬥玄功』，還需要再比下去！」

令狐楚楚點頭笑道：「自然應該如此，因爲陰姑娘剛才說是先把這兩座笨拙沙塔之形狀，改得玲瓏一些，然後再加以點綴！如今，形狀雖已改變得略爲好看，但點綴沒加呢！」

陰素梅嬌笑說道：「不是令狐姑娘提起，我倒幾乎忘了，我們如今便把它加以點綴好麼？」

令狐楚楚笑道：「這次是不是由我先行獻醜？」

陰素梅搖了搖頭，微笑說道：「不必，不必，仍由我拋磚引玉地，來結束這場比鬥便了。」

語音一了，衣袖微揚，竟在這大漠黃沙之上，翩躚迴旋地，飄飄起舞！

她雖然手舞足蹈，飄閃迴旋，但始終沒有接近到那根沙柱五尺之內！

等到陰素梅的曼舞一收，令狐楚楚不禁撫掌讚道：「陰姑娘，你眞妙心思，眞高功力，是把這兩根沙柱，當作門框，要我替你對下聯麼？」

羣雄聞言，這才發覺原來陰素梅於飄飄起舞之間，以內家絕頂神功，凌空運指，已在右邊沙柱上，鐫出了十一個淡淡字跡，寫的是：「逐名爭利，問諸君誰能放手？」

艾天澤看完了這十一個字，不禁心中一震，暗想：「陰八妹所書的上聯語意，怎地雄心極淡，莫非她已自己覺得不是『蛇蠍美人』令狐楚楚的對手？」

想到此處，艾天澤欲對陰素梅，加以安慰，遂暗運「蟻語傳聲」功力，向她耳邊說道：「陰八妹，你萬莫灰心，龍二哥業已煉成了威力强烈得可使山頹嶽碎的『紫光死珠』，並把『天龍萬刦鞭』之所有妙用，更復加强，足以殺死公孫爲我，葉元濤等人，我們業已勝券在握！穩操勝算了呢！」

陰素梅聽了艾天澤的這幾句話兒，不禁大吃一驚，雙眉微蹙，心中暗自盤算，怎樣才能挽回今日這場血染黃沙的武林浩刦呢！

這時，令狐楚楚也已有了動作！

她不是像陰素梅那樣翩翩起舞，而是施展了一套她恩師無名神尼所傳的佛門絕學「大悲散手」！

令狐楚楚有意炫技驚人，故而把這套本已精微無比的『大悲散手』，全力施爲，愈發妙化萬方，使所有抱着百丈雄心，參與「白龍堆」大會的海嶽群英，均看得一個個心底生寒，自然而然地，暗興明哲保身的退隱之念！

「大悲散手」練完，左邊沙上，也現出了十一個淡淡字跡，寫的是：「葆元益壽，是武功無上眞詮！」

陰素梅細看幾眼以後，忽向令狐楚楚恭身檢衽地，含笑說道：「好一個『葆元益壽，是武功無上眞詮』！令狐姑娘絕藝仁心，委實比陰素梅高出多多，我認敗了，並敗得心服口服！」

令狐楚楚聞言，含笑道：「陰姑娘，

你怎的如此謙虛！你出了句『逐名爭利，問諸君誰能放手？』我對了句『葆元益壽，是武功無上眞詮！』只不過勉强學步的交卷而已，却那裏有什麼勝你之處？」

陰素梅笑道：「常言道：『當場不讓父，舉手不留情！』令狐姑娘，爲何勝而不居，反而處處替我掩飾，保全體面？請想我適才面對沙塔，飄飄起舞，你如今是背對沙塔，施展『大悲散手』！但塔上所留聯語，却一樣淸晰，難易高下之間，業已顯然有別！還用得着再推讓麼？」

說完，又向令狐楚楚恭身一禮，便自退歸本陣！

令狐楚楚也自轉身走回，羣俠之中，立即揚了一片由衷讚美！

這時，嚴慕光忽然向葉元濤，揚眉笑道：「葉兄，你看這兩座奇形沙塔，像件什麼東西！」

葉元濤笑道：「本來是像兩根沙柱，但被令狐楚楚姑娘及陰素梅姑娘，分題了上下聯後，却像是一座少了根橫樑的門框了！」

嚴慕光一陣朗聲大笑道：「葉兄，這座門框子既然缺少一根橫樑，便由我們合力替它加了上去如何？」

葉元濤點頭笑道：「嚴兄此議絕佳，我們就錦上添花地，再爲這場『白龍堆大會』留些紀念也好！」

羣俠羣邪聞言，都覺得這兩根沙柱，能够聚而不散，已極難能！如今再想在柱頂加上橫樑，却簡直艱難更甚地，無法下手！

故而，他們這種要錦上添花之擧，雖然不在十陣比門以內，却也吸引舉世羣雄，無不凝神矚目！

嚴慕光與葉元濤雙雙步出，兩人距離一丈一二，對面肅立！

他們雖然對面肅立，但目光却未凝注對方，均凝注在足下沙地之上。

驀然間，嚴慕光與葉元濤，均舉步向前，緩緩走去！

兩人走到即將對面之際，微一側身，便錯過身形，互相換了一個位置！

換句話說就是嚴慕光到葉元濤先前所立之處，而葉元濤則走到嚴慕光先前所立之處！

「禿頂蒼龍」龍九淵看得心中一凜，向艾天澤低聲問道：「艾三弟！難道他們都練過凝氣注物的『踏地成鋼』神功！」

艾天澤苦笑答道：「葉元濤之厲害，龍二哥業已親眼看過，你如今便可看看嚴慕光是否也成了可怕人物！」

他們說話之間，嚴慕光與葉元濤業已第二度相對緩步，走回到自己原來之位置之上！

一去一來以後，這兩位少年豪俠，驀然對視一眼，豪氣凌雲地狂笑起處，四掌齊揚，四掌齊落地，向足下黃沙擊去！

掌風厲嘯，沙雨狂飛，方圓數丈以內，都被百丈黃塵，飛揚幕罩！

黃塵散後，羣俠相顧駭然，原來這片沙地之上，已被嚴慕光葉元濤所發之强烈掌風，擊出了一條長約一丈四五，寬約三尺，深約四尺有餘的巨大沙槽！

沙槽之中，並橫臥着一根尺許粗細，丈許長短沙柱！

嚴慕光與葉元濤雙雙俯身伸手，各捧沙柱，便自凌空飛起！

能够「踏地成鋼，凝沙爲柱」本已極難，但如今這各捧一端，把沙柱橫抬凌空之擧，却更難得令人咋舌！

嚴慕光與葉元濤把所凝沙柱，凌空抬起！安放在令狐楚楚與陰素梅所凝的兩根沙柱之上，果然成了一個門框模樣！

他們含笑而退，令狐楚楚却又目掃羣雄，揚眉笑道：「如今這門框兒，有了立柱，有了橫樑，柱上並有了對聯，但樑上却還少了一幅橫披，那位自動施爲，把橫披加上，才算得十全十美！」

「玉扇眞人」蕭去塵，不願讓對方過份耀武揚威，遂淡笑一聲，緩步走出，向令狐楚楚冷然說道：「令狐姑娘，你與陰姑娘已立了兩根沙柱，並分題了上下聯，嚴慕光與葉元濤兩位老弟，又合力架了一根橫樑，均足見其功力！關於這樑上題披之事，就由我蕭去塵獻醜如何？」

令狐楚楚見蕭去塵要在沙柱橫樑之上題披，不由微笑道：「蕭眞人功參造化，爲當代武林中出類拔萃高手，如肯樑上題披，自然更足爲這座『沙門』生色！」

蕭去塵雙眉微揚，把手中玉骨摺扇，「刷」然展開！

他站在距離「沙門」七八尺處，擧起手中玉骨摺扇，向那門上橫樑，徐徐搧了四下！

四扇搧畢，樑上便現出了「刦數難回」」四個字，字體頗大，筆劃極細的淸晳字跡！

令狐楚楚與陰素梅凝功題字，都是距離五尺，蕭去塵却加遠到七、八尺處！

令狐楚楚與陰素梅，是用手施爲，蕭去塵則是徐徐拂扇！

何況他所題「刦數難回」四字，筆劃極細，分明已可把玉骨摺扇搧風，凝練到若有若無的細若游絲地步！

就這「拂扇題披」一擧，便顯得生薑還是老的辣，嚴慕光、葉元濤、令狐楚楚等，雖均係曠代英俠，功力驚人，但比起「玉扇眞人」蕭去塵來，畢竟仍差了一些火候！

羣邪臉上，也因而均浮現出了一種驕滿笑意！

令狐楚楚臉上驚奇，心中怙惙！

驚奇的是「玉扇眞人」蕭去塵果與絕世神功，自已空把「血神經」參悟出相當精妙，看將起來，仍非這老魔頭之對手！

怙惙的是對方「刦數難回」四字，含意分明不願化干戈爲玉帛，恐自已等白費苦心，到頭來仍不免血染黃沙，使這「白龍堆」變成羅刹鬼域！

令狐楚楚正自柳眉雙蹙，那位有鬼神不測之妙，通天徹地之能的公孫爲我，業已笑嘻嘻地，越衆走出！

羣邪羣俠，一見公孫爲我出陣，不禁均肅靜得鴉雀無聲地，看這位絕代奇人，又要在蕭去塵「拂扇題披」以後，再要些什麼花樣！

公孫爲我也走到距離那沙門七八尺遠之處，伸手指着蕭去塵所題橫披，把「刦數難回」四字，唸了兩遍！

羣雄起初以爲他定有施爲，但數十道目光注處，却未見那座「沙門」的一根橫

樑，兩根立柱之上，起了任何變化！

他們正在不知公孫爲我弄的是什麼名堂之際，令狐楚楚却飄身縱到「沙門」以後，向橫樑上看了一眼，朗聲含笑叫道：「公孫老人家，你這種功夫，簡直神乎其神，不知是怎麼練的？」

羣俠羣邪聞言，紛紛騰身縱過，看清究竟，均自矯舌不下！

原來，公孫爲我手指蕭去塵所題「刲數難回」字樣，唸了兩遍之擧，雖未使橫樑方面，生出若何變化？但却在橫樑背面，現出了三個大字！

這三個大字，龍飛鳳舞，氣勢極雄，寫的是：「我要回！」

公孫爲我一陣哈哈怪笑，目注「玉扇眞人」蕭去塵，揚眉問道：「蕭眞人，你題的橫披是『刲數難回』我題的橫披是『我要回』，合在一起則成了『刲數難回我要回』！不知是否蕭眞人相信我這怪老頭子，尚有點回天之力！」

蕭去塵雖然驚心公孫爲我厲害，但却不得不連聲狂笑地，傲然答道：「公孫朋友，你若願意表現你所謂『回天之功』，應該先鬥鬥我這專門逆天行事之人！」

公孫爲我點頭笑道：「我前半輩子，專愛逆天行事，但『哀牢山古森林』火中悟道，懺盡前非，如今業巳變爲專愛做順天應人之事！我們兩人鬥上幾陣也好，倒看冥冥中天心何屬，是逆天者昌，還是順天者勝！」

蕭去塵揚眉一笑，剛待應聲出陣，那位「禿頂蒼龍」龍九淵，已自搶先擧步，向公孫爲我抱拳笑道：「公孫朋友與蕭眞人，均是當代武林中的魯殿靈光，泰山北斗！你們的互鬥神功，應該留到最後擧行，龍九淵有點過節待了，想請公孫朋友，讓我一陣！」

公孫爲我怪笑問道：「你要向誰交待過節！」

龍九淵冷笑一聲，眉騰殺氣地笑道：「我要找那位把我半生心血所建的『六盤山盤龍峽』毀得乾乾凈凈的狂妄小輩葉元濤！」

公孫爲我「哦」了一聲，點頭笑道：「好！我就讓你一陣，但你却需特別小心，那葉元濤小鬼，是我武林舊友的得意傳人，你未必鬥得過呢！」

龍九淵狂笑答道：「公孫朋友不要替我担心，龍九淵自信不是猛龍不過江，我尚有幾分能制那狂妄小輩手段！」

葉元濤聽到此處，業巳忍耐不住地，冷笑一聲，緩步走到場中，向公孫爲我恭身說道：「公孫老人家，請讓葉元濤見識見識這條自稱爲過江猛龍，到底有多厲害吧！」

公孫爲我一笑歸陣，葉元濤便劍眉雙剔，目注龍九淵，冷冷問道：「龍九淵，照我葉元濤看來，你不是一條過江猛龍，只是一條喪家瘟龍而巳！」

龍九淵知道他這「喪家瘟龍」四字，是諷刺自己的「盤龍峽」基業被毀之事，遂「哼」了一聲，勃然說道：「你說的不錯，我確是一條『喪家瘟龍』！但今日這條『瘟龍』，却要散點『龍瘟』，給你嚐嚐，報復我的『喪家』之恨！」

葉元濤狂笑說道：「你儘管發散『龍瘟』，看一看可能把葉元濤有所奈何？我並想挖出你的龍肝，使與會羣雄，一嚐異味！」

龍九淵雙眉一挑，不再與對方用口舌相爭，自身邊把那條「天龍萬刲鞭」，取在手內！

羣俠之中，只有謝小紅知道這條「天龍萬刲鞭」，妙用無窮，威力可怖！

如今既見「禿頂蒼龍」龍九淵取出此鞭，又是意欲用來對付自己的心上情郎，自然急得暗用「蚊語傳聲」功力，向葉元濤說道：「濤哥哥，龍九淵的這條『天龍萬刲鞭』委實厲害無比，共有四種妙用，我說給你聽，你要好好『記住』，千萬不可絲毫大意，恃技輕敵！」

葉元濤知道謝小紅的性情，比自己還要高傲，既然這麼說法，對方之兵刃厲害，必不尋常！遂以眼角餘光，向謝小紅瞟了一眼，並略略點頭示意！

謝小紅見葉元濤肯聽自己話兒，不禁芳心暗慰，仍以「蚊語傳音」功力，緩緩說道：「濤哥哥，龍九淵的『天龍萬刲鞭』，共有四種厲害作用，第一是龍鬚淬毒，可以飛出傷人！第二種是龍腹下的四隻龍爪銳甲，可以驟然脫爪發射，洞金穿石！第三種是龍身的百零八片龍鱗，均能電旋飛舞，淬有奇毒，使三丈方圓之內，成爲死域！第四種則更厲害，是龍九淵派人周游宇內，搜羅得十三種奇毒之物，熬練成汁，灌入龍腸，腸通龍眼，若是掣動機括，毒汁便化成水霧，自龍眼噴出，佈滿當空，對方絕難閃避，只要略沾絲毫，刹那間便將骨肉毛髮，一概無存，化作黃色膿血！」

葉元濤聽完謝小紅所說，心中反倒一寬，因自己體質特異，萬毒不侵，只要對那旋飛龍鱗，激射龍爪，着意提防，其他遂無所慮！

龍九淵掣出「天龍萬刲鞭」，用極快的手法，在那龍口之中裝上一條「安全龍舌」！

謝小紅看得好生後悔地，暗叫可惜，心想自己怎的只顧心懸葉元濤，竟忘了要他搶先下手，不令龍九淵把那「安全龍舌」，裝進龍口之中，豈非便可使對方這條歹毒兵刃，根本失去作用！

龍九淵裝好了「安全龍舌」，便一手抓住龍頭，一手抓住龍尾，把這條費盡心血鑄造之「天龍萬刲鞭」橫持手中，向葉元濤厲聲叫道：「葉元濤，龍九淵上次在『六盤山盤龍峽』中，未和你正式過手，如今却要用這條『天龍萬刲鞭』，向你討敎幾招，請你快亮兵刃！」

葉元濤看他一眼，搖頭笑道：「葉元濤用不着甚麼兵刃！我會赤手屠龍！」

這「赤手屠龍」四字，又把龍九淵聽得鋼牙一咬，瞋目叱道：「好狂妄的小輩，你既如此驕滿，便請嚐嚐我這條『天龍萬刲鞭』，究竟是何滋味？」

語音了處，右手一鬆龍頭，左手一掄龍尾，「天龍萬刲鞭」便化成一道金虹，向葉元濤盤頭砸下！

葉元濤表面狂傲，其實他在聽了謝小紅「蟻語傳音」之後，心中戒意早深，並想出了一種極爲缺德的破解「天龍萬刲鞭」所含各種變化之法！

他所想出來這種缺德方法，就是要在「天龍萬刲鞭」的一切毒辣變化，尚未施展以前，倚仗自己不畏萬毒的奇異體質，及一身神化武功，硬把這件厲害兵刃，從龍九淵的手中奪過！

葉元濤既有了這種打算，對於盤頭猛砸的奪目金虹，自然不僅不加避讓，反而縱身飛迎，十指箕張地迎向「天龍萬刲鞭」的鞭身抓去！

龍九淵眞未料到他竟會有此一着，不禁大吃一驚，右腕猛頓，勁力收處，「天龍萬刲鞭」所化金虹，便自凌空掉轉！

葉元濤一撲抓空，身形微側，化成「蒼鷹側翼」之式，又復跟踪抓到！

龍九淵怎肯任對方擄住鞭身，右肘一沉，揮鞭後甩，左掌則凝足「紅沙掌」力，一式「玄鳥劃沙」，向葉元濤的右脅要害，斜劃而下！

葉元濤凌空吸氣，身形猛轉，險煞人地，躱過了這一招「玄鳥劃沙」，但却把整個後背，賣給對方，現出了絕大破綻！

龍九淵那肯放過這等機緣，左掌一落，掌心一登，竟用內家「小天星」重手，實胚胚地，打在葉元濤後背「脊心」死穴之上！

慢說是人，就是一塊鐵板，挨了這等「小天星」重手，也將彎曲碎裂！

慢說是「脊心」死穴，就是肉厚無關要害之處，挨了這種掌力，也將血肉橫飛，骨斷筋抒！

但這種情形，只是打在尋常武林人物身上的應有變化！

如今龍九淵是打在武功超凡絕俗的葉元濤身上，結果大出意外！

「噗」地一聲，如中重革，如擊敗絮，慢說有什麼血肉橫飛？未聞有什麼慘哼厲號，反被葉元濤輕飄飄地，反手一抓，把「萬刲天龍鞭」的鞭身抓住！

葉元濤抓住鞭身，立即凝足神力，往外一抖！

龍九淵當日在「六盤山盤龍峽」內，早巳見識過葉元濤的罕世神功，知道若不趕緊撒手，必連整隻右臂，都要被對方抖斷！

萬般無奈之下，龍九淵祇得撒手後退，一條威力無邊的「天龍萬刲鞭」便在任何威力尚未施展之下，已到了葉元濤的手中！

葉元濤一陣仰天狂笑，笑得龍九淵滿臉通紅地，恨不得尋個地縫，一頭鑽了下去！

「百臂殃神」艾天澤把滿懷復仇希望，都寄托在自己二盟兄「禿頂蒼龍」龍九淵所煉的「紫光死珠」及「天龍萬刲鞭」上！

如今見「天龍萬刲鞭」竟這等輕輕易易地，落入敵手，不禁氣無可遏，對於「紫光死珠」的信心，也就動搖起來！

加上他雙腿俱廢，無望爭雄，艾天澤遂氣得死志突萌，忽然揚起一掌，便向自己的天靈拍去！

等到羣俠羣邪發現艾天澤此擧，欲待阻止，業巳不及，祇聽「拍」地一聲，血花濺處，這位「百臂殃神」便告腦裂屍橫，栽倒黃沙之上！

公孫爲我嘆息一聲，搖頭說道：「艾天澤，你暴戾之氣太重，倘若晚死片刻，便可以心服口服！」

他一面說話，一面緩步走出，向葉元濤伸手說道：「葉老弟，請你把這條『天龍萬刲鞭』給我！」

葉元濤猜不透公孫爲我的用意，但仍把「天龍萬刲鞭」雙手捧過！

公孫爲我接過這條威力絕世的「天龍萬刲鞭」來，竟連看都不看地，便向龍九淵揚手拋去！

龍九淵伸手接住，茫然不解地問道：「公孫朋友，你這……這是何意？」

公孫爲我淡淡一笑說道：「你太膿包了，以致艾天澤氣得自拍天靈而死，我看他死得難以瞑目，又覺得你膿包的太以可憐，遂向葉元濤把這條『天龍萬刲鞭』要來還你，你無妨把其中所藏自認爲了不起的厲害之處，向我儘量施展，且看是否能把我老頭子奈何分毫！才好使艾天澤的泉下寃魂嚥得下一口惡氣，並試試我老頭子到底有沒有『刲數難回我要回』的通天徹地能爲，泣鬼驚神本領！」

龍九淵聞言，不禁凶心反動，獰笑幾聲，向公孫爲我點頭說道：「公孫朋友既然這等自恃，我便試試你究竟具有什麼萬刲難磨的金剛不壞之身也好！」

語音方了，「天龍萬刲鞭」業巳掄成一道金虹，向公孫爲我兜頭砸下！

他上次碰了那大釘子，這次自然學乖，「天龍萬刲鞭」才一砸到公孫爲我的頭頂，便把尾部的第一片龍鱗掀動！

這片龍鱗一動，龍嘴處的無數短短龍鬚，便一齊化成淬毒飛針，把公孫爲我的身形罩住！

公孫爲我連眼皮都未稍抬，身形更是一動未動！

眼看那片龍鬚針網，已把公孫爲我身形罩住，但突然怪事又生！

這些龍鬚，先是由合而分，化成一片針網，但才分不久，却又往中一聚，聚成了一根針柱！

不僅聚成針柱，這根針柱並不偏不倚地，打在公孫爲我頭頂的「百會」死穴之上！

「百會死穴」是人身最重要的大穴之一，稍受重力，便足致命，那裏禁得住這龍鬚針柱的猛烈飛襲！

故而「禿頂蒼龍」龍九淵，眼看所發淬毒龍鬚針柱，打中公孫爲我以後，便即大喜飄身後退！

「白龍堆」羣俠羣邪一齊寂靜無聲！

只見公孫爲我頭頂「百會穴」上，露着半截淬毒龍鬚針柱，仍自一動不動，站在當地！

龍鬚長約兩寸有餘，如今僅有一半留在公孫爲我頭頂上，另一半，顯巳深深沒入「百會穴」內！

公孫爲我受了這樣重傷，便是鐵煉金剛，也該歸諸刲數！

但公孫爲我未死，因爲他雖不動，兩隻怪眼却毫未失神地，盯着龍九淵，並從臉上浮出一絲哂笑，把位久經大敵，見多識廣的「禿頂蒼龍」龍九淵，笑得莫測高深地，從背脊間直流冷汗！

因爲他想起了一些不合情理之事！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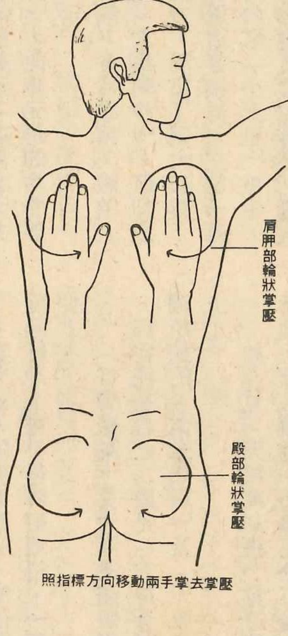
指壓自療法

脊椎的調整法（背部最後操作）

蔡浪越大夫・文

（第一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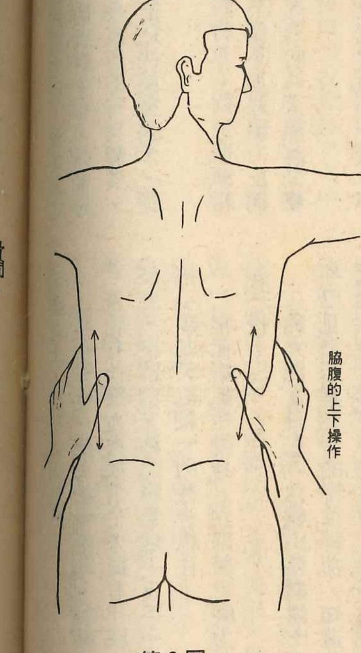
指壓者豎着右膝，位於受方的左側，雙手掌放在受方的肩胛部，先左後右各三次地施予輪狀掌壓，接着左右同時掌壓五次（如第1圖）。



第1圖

（第二操作）

指壓者保持着第一操作的姿勢往下退一步。接着雙手放在受方脇腹（廣背肌）左右同時上下地壓十次（如第2圖）。

第2圖

（第三操作）

指壓者再退一步，將雙手放在臀部，先左後右地輪狀掌壓三次；接着左右同時地輪伏掌壓五次（如第1圖）。

（第四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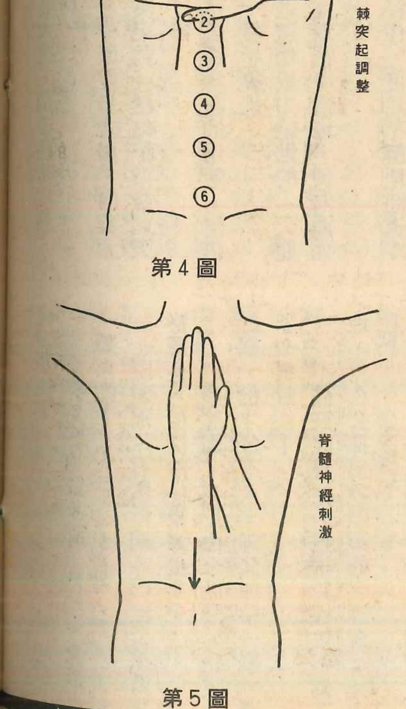
指壓者面對受方右側跪立，平行雙手從頸椎到腰椎在橫突起調整共6點各壓一次（第3圖）。這時絕不可彈着壓。慢慢地讓受方呼氣地壓。

橫突起調整

第3圖

（第五操作）

指壓者豎起右膝，重疊雙手成十字形。在棘突起調整6點上各壓兩次（如第4圖）。



第4圖

第5圖

（第六操作）

指壓者豎着右膝，把雙手重疊在受方脊椎上，從胸椎上部到仙骨，朝箭頭撫下地以脊髓神經刺激法加壓三次（第5圖）。

（參考）有關脊椎

脊椎骨和椎間軟骨

脊椎共由三十三個椎骨所組成；區分的話，乃頸椎－七、胸椎－一二、腰椎－五、仙骨－一、尾骨－一。但因仙椎是五個融合才成一個仙骨；尾椎是四個到五個融合才成一個尾骨。所以對成人而言，脊椎骨是由二十六個所成。

椎骨和椎骨之間，有椎間板（椎間軟骨）交替堆積；其作用乃頭部及椎骨受到衝擊時能當緩衝器外；還可當軸承器，亦即隨着脊椎骨的活動，使重心能移到椎骨板中心部的髓核。

椎間板便是上面所提的髓核（負荷重心的重心部）和圍繞它的纖維輪所組成的軟骨；通常，成人有兩三個椎間板夾在椎骨間。

脊椎是從嬰兒隨着發育，側面看來會成拉長S字似的形體，由左列四個彎曲所構成

1. 頸椎彎曲
2. 胸椎彎曲
3. 腰椎彎曲
4. 仙尾彎曲

這些彎曲是由生理上自然形成的。

在脊椎骨上，第一頸椎（環椎）和第二頸椎形成最獨特的形體。第一頸椎用來支撐頭蓋的，所以西洋叫它「亞特拉斯」(ATLAS希臘神話的大力士）。

臉部所以能往左右擺動，是第一頸椎靠第二頸椎的軸（齒突起）轉動的關係。至於臉部能向前點頭，乃第二頸椎的軸能向前傾的關係。

脊椎是為了能保持胸廓和腹部臟器的均衡，由四個正常彎曲組成而背部上有不少皮條似的強韌肌肉重疊付着在它的後面。

脊柱
（左側面）

頸椎7
頸椎彎曲
胸椎12
胸椎彎曲
腰椎彎曲
腰椎5
仙骨1
尾骨1
仙尾彎曲

(注）椎間枝塗黑色俾能醒目

脊椎的機能

1. 脊椎是身體的支柱，支撐着頭部。
2. 脊椎靠四個正常彎曲和二十三個椎骨板防止頭部、顎、椎骨所受到的衝擊。
3. 脊椎能自由地屈伸、轉動。
4. 脊椎讓腦所關連的脊髓管通到下方，並予以俗護。
5. 讓三十一對的脊椎神經從左右的椎間孔通過。
6. 胸椎朝後方彎曲，使重心移到中心部而與骨盤一起支撐體重。
7. 脊椎可使上身挺立。
8. 胸椎支撐肋骨，形成胸廓。
9. 脊椎可使人體的姿勢優美。
10. 人體的一切，直接間接跟脊椎相關。

脊椎的異常彎曲

1 後彎症：

往後方圓圓突出，胸部變成扁平，下腹部突出。原因是缺乏維他命D所引起的佝僂病、骨疽、變成楔狀的椎骨、姿勢不良等。

2. 前彎症：

尤其是因腰部異常而往前翹，肚子突出。原因是體質虛弱、股關節脫臼、脊椎滑症。

3. 側彎症：

從背部看，脊椎直直地看來正常，但不是左就是右地彎曲一邊。尤其胸部彎到右邊，腰部彎到左邊的情形多。

原因是佝僂病、脊骨或椎間軟骨的變形、肌肉萎縮、坐骨神經痛等。

體幹肌（後面）

胸鎖乳突肌
板狀肌
第7頸椎棘突肌
肩胛擧肌
小菱形肌
大菱形肌
棘上肌
棘下肌膜
肩峰
小圓肌
廣背肌
下後鋸肌
第12胸椎
腸骨稜
中殿肌
大殿肌

第1頸椎（環椎）上面

前弓
前
上前節窩
橫突起
後弓
後結節

第2頸椎（軸椎）上面

前
齒突起
橫突起
上前節面
棘突起
後

第1、第2頸椎的連續・後面

軸椎
環椎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在海上，海無顏和桑氏母子合力把不樂帮衆人消滅了之後，只留三人為他們駕駛船隻，直向不樂島的方向駛去，半途中，桑老夫人有點不服海無顏，非要印證一下功力，但結果桑老夫人還是不得不承認了海無顏的卓絕武功……不樂島上，劉嫂等人的屍體由深澗寒谷中撤移出來，各島主對此事十分震驚，說明對手已潛入島上，同時，對手也是個極高明的人，正談論間，高立等人忽地向窗外撲縱過去，四周並無異狀，只見草叢中似有巨蛇留下的一道鴻溝，風來儀提出這可能是個殘廢人出入之道……

知大勢將去　勸徒衆逃生

那是一片頗有斜度的向陽山坡，坡間滿生野草，草長與方才相彷彿，一直衍生嶺上——

這裏地當全島之中，細察四方，島內最重要的陣勢設計「放射八道」，儘收眼底。

劉公首先啊了一聲，吶吶的道：「這麼看起來，這個人連本島的一干陣勢，也都瞭解了！」

高立哼了一聲，用很快的速度沿着嶺下踏行了一週，遂即又轉了回來——

「不錯，這是本島最虛弱的一處地方，當初設卡佈陣之時，顯然疏忽了這個地方！」

劉公道：「那倒也不盡然，大爺不要忘了——這裏是『青氣八象』的入口之處，一旦陣勢發動起來，八陣與八象影象疊合，這裏就首當其威了！」

高立悵恨的嘆息了一聲道：「可惜晏七受害，要不然！這裏大可施展，那厮也就沒有這麼便當進出了。」

說話之間，風來儀已同着吳明登上嶺陌。

此刻，他們正自點手相招。

高立同着劉公忙即趕上去。

風來儀手指一處道：「大哥你看！」

情形較諸先前草地裏所顯現的更為清晰。

很清楚的，一片草叢壓了下去，蜿蜒着一路蛇行而上。

四人很容易的順着這道痕跡找上去，直到一片土坡為止，由於坡上寸草不生，也就失去了痕跡。

風來儀冷冷的道：「我猜想，這個人八成就是藏在這裏了！」

劉公恨得咬牙切齒的道：「這裏地方不大，且容卑職喚婁管事的來，發動各人大事搜上一搜，不怕他插翅而飛。」

高立冷冷一笑道：「那可是最笨的法子了。」

風來儀道：「大哥說的不錯，那麼一來，豈不打草驚蛇？我對這個人已經留意了很久，他却是狡猾極了，曾經有兩次，這人故佈疑陣，幾乎把我騙到了另一座山上，最近的一次，更埋伏了一條山豬，想讓我以為一切的痕跡，都出之那個畜牲，哼哼——這一些總算都被我看穿識破，最後我才確定他藏在這裏！」

高立一雙精銳的眸子頻頻在四下注視着，點點頭道：「他選擇這個地方藏身，是因為這裏有四個出口，必要時可以方便出入。」

「我也是這麼認為。」風來儀道：「所以這一次我們出動四個人，把每一個出入口都守住，倒要看看他如何進出了。」

高立冷笑着點點頭道：「這個法子很好，就這麼辦。」

遂即點手相召，四人聚集一處，細細商量了一陣，風來儀對此原已有了腹稿，是以很快的就有了方策結果，當下按策行事，遂即四下分開。

眼前旋即又恢復了寂靜，只有風吹草叢所發出的一片輕微沙沙之聲。

× × ×

像平常一樣，朱翠來到了這裏——

即將黎明的天。

即將隱失的月亮。

一天似乎舉手可攀的星斗。

浪花靜靜的淘上來，在那一堵凸出的礁石上碰碎了。洒下大片的珍珠，然後又收了回去。

遠處海天一綫之間，是那麼灰慘慘的，滾滾的雲氣咆哮着浮沉於海天之間。可以預見，即將來臨的一天，是個多雲、多風不太平靜的日子！

踐踏着沙地裏的鵝卵石塊，朱翠一逕來到了眼前——這個海窪子近山又多岩石的沙地。

單老人似乎早來了。

坐在一堵礁石上，把一雙斷膝浸泡在海水裏，老人的目光裏顯示着一些焦慮與不安的神色。

朱翠一直走近到了他的身邊，他似乎都沒有發現。

「嗨！」

幾乎習慣了，朱翠總愛用這清脆的聲音來招呼這位亦師亦友的老前輩。

接着地隨即把帶來的滿滿一葫蘆酒遞過去。

老人接過酒來，眼睛依然是釘視着遠方。

「看見了沒有？今天變天了……多怪的天？多怪的雲？」

——他的手配合着指劃着，最後落在酒葫蘆上，拔開塞子來，仰首滿滿的灌了一大口，這才回過臉來，打量着面前的朱翠……

「妳今天來早了！」

「是呀！」朱翠在他身邊一塊較矮的礁石上坐下來：「不知怎麼回事，半夜就醒了，睡又睡不着，乾脆就早點來，沒有想到你老人家也來早了，是怎麼回事，你也沒睡覺？」

單老人搖搖頭，用手分理着亂草也似的鬚髮——

「我早來了，一直都沒回去……」他又灌了一口酒，咧着一張大咀笑道：「他們發現了我了，全島上都在搜我，想想！我能讓他們給搜着？乾脆就到這裏凉快來了！」

朱翠吃了一驚：「你說他們發現了你？誰發現了你？」

「高老頭！」單老人又灌了一口酒，得意的笑道：「幸虧我警覺的早，差一點給他照了盤兒……這老小子果然厲害，居然由呼吸聲音發現我藏身的窩外，要不是我跑得快，可就麻煩了。」

朱翠道：「他們在談些什麼？」

單老人嘿嘿笑道：「左不過是我殺的人太多了，他們覺出了不妙，商量對策罷了！」

微微一頓，他哼了一聲，接下去道：「他們已經知道有人藏在島上，還猜出了是個殘廢，就差一點沒有說出我的名字就是了，哼哼……看起來，我與高老頭見面的時候大概不會太久了。」

朱翠道：「這兩天不知怎麼回事，我的心煩的很……而且每一次見風來儀的時候，都發覺到她的表情怪怪的，也許她已經對我起了疑心……」

單老人咕嚕嚕把一大葫蘆酒喝了個精光，霍地扔下葫蘆道：「來，明月當頭……趁着我這三分酒興，咱們來把那套『醉金烏』的手法演一遍——」

朱翠笑道：「好是好，只是你老人家酒今天酒喝多了，喝醉了。」

「妳這就不懂了！」——

單老人身形一挺，嗖地縱落沙灘：「醉金烏，醉金烏，有了幾分酒意，才能更顯出這種功夫的眞髓——姑娘，妳仔細的看着吧。」

一面說着，這個老頭兒可就一招一式的演了開來。

月影之下，只見單老人蹣跚的身子，把這一路至今仍不為外界所深知的武林絕學施展了出來。

這套身法朱翠原已學會，只是在若干關節處，還不能暢通，難得單老人今夜興起，帶着三分酒意，把這一套不樂帮的罕世絕學演了個淋漓盡致。

朱翠自不會放棄這個機會，在旁全神貫注，一五一十的都記在心裏。

也不知是他酒喝多了抑或今夜興緻極高，這一趟「醉金烏」身法演習得暢快極了。

滾滾風雲，濤濤海浪，在他演習之時，竟然為之相繼失色，倏地收住，氣吞山河——此時此刻，天光雲影，蕩漾綠波，却是嘆讚無數，追尋已遠。

人、天、海、地，似都已混為一體，凝固住了。

單老人一聲狂笑，身形驟轉，已到了朱翠眼前。

「妙極了……」朱翠由衷的讚賞道：「這才是武林不世的身法，太好了……」

單老人沙啞的一笑道：「這麼說，妳都記熟了？」

朱翠感激的點頭道：「放心吧，我都記熟了。」

單老人連聲道：「好好好……這套醉金烏身法就到此為止，今後不再演習了，今天就到這裏了，我走了。」

話聲一落，弓身一挺，已躍出三丈開外。

朱翠由地上拾起了葫蘆，意外地却發覺到對方仍站在原處未去——

「你醉了麼？」她恍惚的覺着有些不對：「我揹你回去吧！」

「用……不着，翠姑娘——妳……妳過來……」

「啊——怎麼了？」

一面說，朱翠情不自禁的走了過去。

單老人那雙斷了脚的腿，兀自插立在沙地裏，身子却不時的前後搖晃着，看樣子眞像是有些醉了。

「過來，孩子……讓我……讓我好好看看妳……」

說着，他抓住了朱翠的雙手，上上下下的打量着她，瞳子裏閃爍着異光，却是那麼的矇矓，就像是空中隱約在雲際的月亮。

「你眞的喝醉了……來……讓我揹着你回去。」

朱翠一面說時，彎下身子來，眞的作勢要揹起他來，單老人頻頻後退着，發出了一陣大笑。

「胡說……胡說……我喝醉了……？我只是太高興了，今夜我太高興了……太

高興了。」

一面說，他遂即轉過身來，踐踏着一天的月色，揮舞着雙手，前行了一程，身子又倒下來，仍舊施展地行之功，扭曲着蛇也似的在沙地裏穿行着。

朱翠目送着他，一直到他的人影完全消失，才回身自去。

說不出是什麼原因，今夜對單老人的離開，她偏多依依之情。

× × ×

像是平常一樣，單老人一路蛇行着穿山越嶺，來到了居住的那座山丘。

黯淡的月色之下，那片長草地在微風裏簌簌的顫抖着，搖曳出一片沙沙聲。

單老人今夜眞的興緻甚高，全然不會想到自己兀自處身於虎穴之間。

——他一路疾行，有如巨蟒行波，確是輕車熟路，身過處草叢自分，一逕的來到了當前石丘之下。

忽然一個人擋在了正前方，不偏不倚的正好堵住了他的出路。

原有幾分酒意的單老人忽然爲之一怔，停身、抬頭，由不住吃了一驚。

一個白髮皤皤的高大老人，正自用着既驚又怒的目光在打量着他。

由於事發突然，單老人焉能不爲之大吃了一驚。

畢竟他武技精湛，尤其是反應更要較常人快上許多，一有警覺，身子自然後縮，一顆大頭也就慣常的像是眼鏡蛇也似的直立了起來。

那眞是險到了極點。

猝然現身的高大老人自然不會放過迎頭的一擊，只是却沒有料到，地面上爬行的大頭老人，簡直較蛇更爲滑溜，就在那個高大老人舉足迎頭一脚踏下之同時，單老人竟然巧妙的後縮昂首，躲過了這足以致命的一踏。

雙方眼睛都交熾着無比的驚異。

「你……是誰？」

白首老人說時身子快速的向前踏進一步，在這個姿勢裏一旦動手，他大可採取主動。

單老人的酒可以說完全醒了。

借着稀薄的月光，他已把對面這個皓首紅顏，身材高大的老人看了一個仔細——

「原來是你……？劉一龍……」

一刹間，單老人那雙眼睛瞪得又大又圓。

然而，被他稱呼爲劉一龍的「劉公」，顯然比對方更處於驚嚇之中。

「啊——你是誰？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

當然令他吃驚，如今全島都是「劉公」的這麼稱呼他，要不，就是叫他「總管事」，劉一龍這個稱呼，簡直太古老了。

「嘿嘿……」單老人在確定了對方的眞實身份之後，由不住發出了一陣子低沉的笑聲，口涎連連滴下不已。

——「很好，很好……我們是老朋友了……」他像是有太多的感觸，這幾句話說得十分凄涼：「人生何處不相逢，劉一龍，想不到我們還會見面……還能見着了，足證老天爺那雙眼睛還沒有瞎！」

劉公天不怕地不怕的胆子，想不到在聆聽見對方這幾句話後，竟然會打心眼兒裏生出了一股子寒意！

一番心神交戰裏，劉公脚下由不住向後退了一步——情不自禁的放棄了主動的攻勢。

「你到底是誰？」劉公睜大了眼睛：「我們以前見過？……不不不……我不認識你！」

「可是我認識你！」單老人這幾個字簡直像是由牙縫裏迸出來的：「你就是燒成了灰，我也忘不了你，劉一龍，你看看清楚我吧！」

話聲一輟，這個人身子向後一收，竟然爲之霍地人立了起來！

月影偏西，冷風颼颼，長草地裏一片沙沙聲。

此時此境，再加上單老人這麼一個人，看在了劉公的眼睛裏，簡直就像是看見了鬼……

他身子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哆嗦！幾乎又要後退。

然而畢竟他是身上有功夫的人，所謂「丹田有氣人自壯」，劉公在一驚之後，本能的提起了一股勁道，霎息間全身已充滿了勁道。

一聲冷笑，劉公雙手交插的握着，十根手指的關節發出了克克連聲的一陣子串响——

「說——你是誰？劉某人這雙招子還不花……要有一字不當，我就叫你橫屍當場！」

「哼哼……你有這個能耐麼？劉一龍！」

這「劉一龍」三個字，再次傳到劉公耳中時，着實的又令他爲之吃了一驚，其實包括對方的口音，現在聽起來都熟得很，簡直似曾相識。

劉公腦子裏一刹那有如一團亂絲樣的混亂，要想在如此一團亂絲裏，找出那個絲頭來，可眞是「談何容易」！

對於這個不知名姓，形同鬼魅的陌生人，他越是想要知道他的底細，是以也就遲遲不肯出手！

雖然如此，他却已作了必要時出手一搏，取對方性命於閃電之間的準備。

「你到底是誰？爲什麼不報出了你的名字來！」

一面說時，他再一次的提起了內家眞力，十根手指上的力道，足以猝然間插入堅硬的青石！

「赫赫……」

對方那個形如鬼魅的大頭怪人，偏偏竟不把這些看在眼睛裏，笑聲裏充滿了狂傲却也有凄涼的意思。

「好吧，你再看清楚一些？」

一面說時，單老人已伸手入懷摸出一物，迎風一晃「噗打！」一聲亮着了火，敢情是一個火摺子。

大股的火苗子竄起來，非但照亮了單老人的臉，就連附近的一切，也都清晰可見！

劉公的一雙眼睛一下子瞪大了，在閃閃的火光裏，他再一次的仔細觀察着對方的這張臉。

太長的頭髮，太長的鬍鬚……

然而除此之外，那面影、輪廓，却依

然有一些跡象可尋，可供追憶回思。

劉公的眸子睜大了，又縮小，縮小了又睜大，幾度開闔之後，他心裏忐忑着舉棋不定。

「噢——你……你是……？」

「我姓單……單昆！」

多少年了，他還是第一次報出自己的名字，自己聽起來都覺得陌生。

「啊——」劉公霍地後退了一步。

忽然，他張大的咀吧：「單……昆，你……你是單大爺？單大爺？」

「不敢當，」單老人聲音裏充滿了悲忿，「一個百刦不死的老鬼，豈敢當大爺二字？」

劉公陡然的僵立住了。

就在他想到了「單大爺」三個字時，單大爺此人的影子立刻就出現在眼前，拿來與目前這個怪人一經印證，立時就斷定了這個跡近神話的眞實性。

「單……大爺……不錯……是你……」劉公一下子似乎咀裏的舌頭都變短了！

「你……老人家怎麼回來了？」

「叭打！」一下，火摺子的火又熄滅了。

「我爲什麼不能回來？」

單老人冷森森的笑着：「這是我的家，我的島，我爲什麼不能回來？」

「這……你老人家當然是能……能回來……」

劉公的眼睛奇怪的轉動着，只是却沒有發現足以接應他的人手，當然，他已意識到對方單大爺回來的意圖與打算，不用說自己那個老婆是死在對方手上了。

一想到這裏，劉公眼睛充滿了恨意。

其實在剛才火光大亮時，他已經注意到了對方的那一雙失足的腿——有此一證，已足可說明眼前這個人正是昔日不樂島主單昆無誤！

然而，此時此刻這個島上是無論如何不能容下他了。

劉公把一番利害得失，瞬息之間在腦子裏閃過，決定了他眼前的對策，似乎除了與對方一拚之外，別無選擇，恨的是方才四人組合，偏偏分散四個方向，否則聯手之下，對方決無活理。

即使這樣，劉公也打算不讓對方逃開手去！

「單大爺！」劉公聲音裏充滿了冷峻：「激天之幸，你竟然會沒有死，說一句冒上的話，今天的不樂島已不是你所能左右的了，這裏你是不該來的！」

單老人由鼻子裏哼了一聲，但沒有說話！

劉公嘿嘿連聲冷笑道：「我妻區氏，可是你下的毒手？」

「不錯！」單老人眸子裏精光閃爍：「這一次該輪着你了！」

劉公先是一怔，緊接着狂笑一聲道：「好！」

話聲一輟，整個身子如同鷹隼也似的拔了起來，身上長衣，迎着空氣發出了噗嗤一陣疾風，却是乍起即落！

劉公因見對方雙足盡失，誤以爲轉動不便，是以一上來即向對方背後下手。

好快的身法。

隨着他下落的身子，劉公雙掌乍吐，用雙撞掌的一招，直向着對方後背上疾吐了過去。

劉公因知對方絕非易與之輩，下手也就唯恐不重，這一手雙撞掌，力道用得極猛，掌勢一出，一奔「志堂」一奔「氣海」，如此沉重的掌力慢說是被他打實在了，即使爲指尖拈着了一點也是不得了！

那裏知道對方這個老殘廢，身法比他所想的更快得多，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快。

劉公的雙撞掌不過才遞出一半，單老人的身子却已似風車也似轉了過來。

四隻手掌竟然是不期而遇。

「噗！」地一聲，掌心對掌心的緊緊貼在了一塊，接下來就是一陣子簌簌的戰抖。

劉公忽地雙目怒凸，顯然是挺受不住，背脊向後微弓着蹌出了三四步。

只見他上胸頻頻起伏着，却硬把昇起來的一口氣壓向丹田之內，緊接着前身微伏，却施出了一個虎撲之勢，直向着單老人身上撲了過去！

單老人在與對方四掌交接之際，已自施出了他習練有年的五行眞力，滿以爲對方萬萬當受不住，勢將當場噴血而亡，却沒有料到劉公竟然實實在在的承受了，却使他大大出乎意外，由此而觀對方顯然不可輕侮！

越是這樣，越加的激發了單老人的仇惡之心。

——如此，就在劉公第二次運功力撲之下，竟然爲之撲了一個空了。

像是鬼影子一般，劉公的雙掌顯然撲了一個空。

風聲嗖嗖，長草地搖曳出一片陰森，此時此刻，由不住使你乍然感到一陣澈骨的冷！

劉公一式撲空之下，頓時就覺出了不妙。

此時此刻，但只見月影當空，四野蕭蕭，虫蛙聲遠近呼應，敢情竟然已失去了單老人的踪影。

劉公心頭一震，却不會就此作罷。

「老怪物，你跑不了的！」

一面說，這位不樂帮的大管事探手腰間，把一口輕易難得一現的「緬刀」給亮了出來。

「呼！」的刀勢一彈，閃爍出一道銀芒。

劉公緬刀在手，胆子無形中也大爲增强。

「上窮碧落下黃泉，就算你鑽到了地底下，我也要把你給揪出來。」

說時，他似乎發覺到右面草棵有些兒搖動，冷笑了一聲，老實不客氣的揮刀而出。

這一刀灌住了他的眞力，當眞是厲害得緊，隨着他的刀勢之下，大片的草叢倒了下去。

劉公身子輕竄，已到了現場草地，緊接着他灌注眞力，運用刀氣之功，揮出了第二刀。

一片刀光，由那口緬刀上再一次噴捲而出——這一次却向着眼前草叢裏平揮而出，刀氣平吐之下，兩丈方圓內外的長草齊腰而折，紛紛倒捲了過來，自然，在這個範圍之內，果眞藏得有人，這個人決計

是活不成了。

月色之下，被砍下來的草，隨着强烈的刀風，紛紛捲起當空，使得劉公大感失望的是，竟然沒有發覺到單老人任何踪跡，顯然這一刀又落了空。

劉公冷笑着，陡地身形縱起，施展出「草上飛」的輕功絕技，向着草叢裏趟了過去。

他不信單老人會跑到別處，一定就藏身在這附近，身子一經縱起，手中緬刀左右開弓，毫不停的四下揮出，刷！刷！刷……大片刀光閃爍裏，揚起了滿天的野草，儘管刀下如雨，却是連鬼影子也沒有見到一個。

猛可裏，一物什自地下竄出。

劉公一驚之下，正待揮刀出去，這個影子倏地蛇也似的直竄了起來。

好快的身法。

挾着一股疾快的風力，單老人毒蛇出穴也似的直向着劉公身上撲來。

劉公乍驚之下，這口刀捲了一股旋風，照着單老人頭上就斬，却沒有想到對方的身子竟然是如此的滑溜，隨着劉公的刀勢，單老人空中的身子，竟然像蟠龍也似的一個打轉——好漂亮的一個翻轉勢子。

劉公這一刀竟然又落空了。

單老人把握着對方一刀落空之勢，身子霍地向前欺近，一下子已經攀住了劉公的身子。

——那可眞是險到了極點的出手。

劉公只覺得身上一沉，已被對方緊緊抱住。

單老人的伎倆當然不祇如此，身子一經吸住了對方，一隻瘦腕已自後而前，像是一條怪蛇也似的已經緊緊攀住了劉公的頸項。

——接下來是一股極爲强烈的勁道，發自對方鐵腕之上，力道之巨，使得劉公簡直無能担當。

要知道單老人以手代足，數十年爬行之功，一雙手腕連同大臂，不啻精鋼所注，其上力道之强，簡直難以想像。

此刻，劉公方自覺得對方身子在抱，自己頸頸連同後背上的多處穴道已吃對方拿住。

一陣子身上發痲，接着全身發軟，劉公只覺得搖搖欲墜，自然這不是他最壞的遭遇。

緊接着兩眼一陣子奇痛，一雙眸子已被單老人兩隻手指揷了進去。

劉公痛得打了一個哆嗦，由不住發出了凄厲的一聲慘叫——叫聲未完，只聽得「克！」的一聲，整個頸項已在對方鐵腕力勒之下骨折筋摧，登時一命嗚呼！

單老人心裏恨透了他，是以手下絕不留情！

殺了劉公，他內心暢快極了，只是却未免太早了一點兒，這當口，一陣大風刮了過來！

隨着風勢刮來之下，却飄送過來了一個人！

就在單老人力斃劉公的同時，這個人猝然現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襲到了單老人的身邊，隨着他前進的身勢，兩隻手掌一正一反，同時拍在了單老人背上，手法之快、狠、俐落，却是武林罕見！

想是知道對方的厲害，這個人的兩隻手一經侯着了對方，遂即電閃而開！

一來一往有如清風一陣，只不過是足尖在地面上輕輕一沾而已，快到了極點！

單老人顯然是過於大意了。

隨着對方這個人的走勢，單老人發出了沙啞的一聲驚呼，整個人直向着當空衝霄直起！

——也只不過竄起了三丈高下，這個高度較諸他平常的功力差得太遠了，顯然是受傷不輕！

緊接着他却像斷了綫的風箏也似的，抖簌簌的落了下來——兩隻少足的腿，竟然仍然能够直立着不倒，確屬難能可貴！

劉公雖然死了，現場却仍然還站着一個人——一個和劉公一樣的白髮老人。

只是這個人却還較劉公更高，比劉公更瘦得多！

夜色裏，這人頭上白髮如銀，尤其是高出來的那一綹子活似一隻鶴……他就是「白鶴」高立！

那雙眼睛睁大了又變小，變小了又睁大，這樣一連變化了好幾次，單老人總算看清楚了面前的這個人！

「你是……高立吧？」

短短的幾個字，單老人却說得如此吃力，一聽之下，即知道他是病在「中氣不接」！——

當然，這得拜高立方才雙掌之賜，無疑的，高立方才那雙掌一拍之下，幾乎已把單老人通身的眞氣給震散了。

似乎是沒有人能當受得住如此致命的一擊，然而眼前的單老人竟然會沒有死，還能出聲說話，這是高立大爲吃驚而難以想通的！

四隻眼睛同樣的震驚，只是表情各異而已！

即使是如此黑夜，那般倉促的接觸裏，高立却沒有讓對方逃開自己的觀察！

——把這個老殘廢的一切看在眼睛裏，這位一向持重陰沉，深謀遠慮的不樂帮主高立，由不住爲之倒抽了一口冷氣。

「啊——你是……？」

「我……姓單！」單老人的牙緊緊的咬着：「我叫單昆……高立，你好……你好……！」

一面說着，只見他背部用力一弓，箭矢也似的已經竄到了高立身前，只是後者却早已立於不敗之地。

就在單老人身形逼近的同時，他霍地向外劈出了一掌——單老人身子陡地打了個轉兒，已被封出戰圈之外！

「單師兄！是你……久違了……」

高立這幾句話說得聲音低沉，却是充滿了敵意，先前的偷襲成功，已使他勝券在握，要不然，只憑着「單昆」這兩個字，也能使他畏懼三分！

單老人一口牙咬得克吱亂响！他忍辱負恨，苟活到如今，無非是期待着能够有手刃對方的一天，想不到這一天來到之時，竟會是如此情景，怎不令他恨斷了肝腸呢！

這一刹，他身子抖動得那麼厲害！

「高立……我要殺……殺了你！殺了你……」

一面說時，他再一次提貫眞力，無如已被震散的眞力，萬難聚結，只覺得全身奇熱，丹田如絞——

狂吼了一聲，不顧一切的撲了過去！

高立身子微偏，力聚右掌，霍地騰身躍起——落向對方身後，單老人身子向前一倒，避開了高立沉實有力的一掌！

一出一退，全憑心感神應，正是高手對招有異常之處！

可能是單老人已經體會到了自己的力不從心，不得不暫時打消了强烈的復仇之意。

高立一掌擊空之下，只覺得眼前長草地裏嘩啦啦一陣子草响，正待騰身過去，猛可裏「呼！」地一聲，一條人影，直由草地裏拔起，向着後側方縱去！——身法之輕快，有如鬼影行空！

對方單老人在眞氣散失的情況下，竟然有如此功力，簡直令人感到詫異！

高立自不會放過他！

「老兒，你還想走？」

咀裏低叱了一聲，高立陡地身形昇起，竟然施展出難得一露的「凌空踩雲步」極上輕功身法！

——「呼！」地騰起當空，一連兩個沉浮，已躡向對方身後。高立是決計不容對方逃開手下，這一掌眞力內聚，施展出「切樁」的內家手法，較諸前一掌尤要厲害得多，掌力過處，只聽見「碰！」的一聲，擊了個正着！

不像是擊中在人身上的聲音，聲若擊革，倒像是擊中在一面空皮鼓上！

當然，以高立這等力道，就算是一堵山牆，也能洞穿，隨着他手掌的進勢，空中那件物什，已被他的掌力擊了個透明窟窿！

——敢情，是一件半長不短的長衫而已！

不久之前，這件衣服還穿在單老人身上，却被他小施「金蟬脫殼」，以衣代人，竟然瞞過了高立的雙眼，實在稱得上是鬼計多端了！

「白鶴」高立一經覺出上當，却已是去勢不及！飄飄然自空而落！

眼前人影連閃，風來儀與吳明雙雙現身眼前，出乎意外的，竟然發覺到高立直直的站在那裏發呆！

風來儀一驚道：「怎麼，有什麼不對麼？」

高立恨恨地哼了一聲，倏地轉身撲向橫屍之處，風來儀吳明均吃了一驚，雙雙跟上！

吳明隨手亮起了千里火。

熊熊火光之下，照着了死者那張凄慘可怖的臉！

「劉公……」吳明驚嚇的叫着：「他怎麼了？」

風來儀面色一戚，伸出一隻手按在了對方胸口上！

「還有救沒有？」吳明驚慌的道：「這是誰下的手？」

風來儀收回了手，搖搖手道：「已經不行了！」遂即把目光轉向高立！

「我們照過面，已經動過手了！」

「是誰？」

能够致死劉公的人，當然不是尋常之輩，風來儀等二人迫切的想要知道是誰？

高立的臉色充滿了悵恨，一雙眼睛緩緩移向風來儀，冷冷的道：「他居然還活着，也算是怪事！」

「是……誰？」風來儀也有點怯虛！

「我們的大師兄……單昆！」

「哦——是他……？」

風來儀的臉一下子變得雪也似的白！

「這太不可能了……」一面說，她腦子裏追憶着昔日的往事，簡直疑惑的道：「他不是巳經陳屍大海了嗎？怎麼還會活着？」

「天下事無奇不有！」高立深深的吁了一口氣：「若不是我親眼看見，我也不會相信！」

吳明在一旁聽得如墜五里霧中，他壓根兒就不知道還有一位大師伯，而高立與風來儀對話時的臉上神態，更令他心裏吃驚，根本就無置口餘地！

風來儀像是驚嚇過度的樣子——臉是那麼的白！

伸出一隻手掠了一下散亂的長髮，她微微後退了一步，吶吶的道：「你們見過面，交過了手？」

「二妹不必担心！」高立像是重新恢復了自信：「他已爲我琵琶掌力所傷，眼前雖能不死，可是妳也知道，他拖不了多久的！」

風來儀漠漠地看看他，凄然的搖了搖頭。

高立嘿嘿冷笑道：「要不是他故弄玄虛，來了一手金蟬脫殼，現在巳橫死當場，只恨我晚來了一步，要不然劉總管還不致於喪命！」

風來儀凄然的嘆息了一聲，喃喃道：「他雙足巳失，這麼多年以來，竟然還活着……可憐啊！他該受了多少苦？唉……你何忍再對他下這個毒手？」

高立想不到風來儀竟會有此一說，一時呆了一呆，遂即冷冷一笑，倏地拂袖而去！

風來儀看了一旁發呆的吳明一眼，由衷的發出了一聲：「不樂帮的氣數就快要完了……」

苦笑了一下，她那雙眼睛直直的盯向吳明：「劉公劉嫂都相繼去了，晏七也只剩下最後的一口氣，這個島上再也沒有得力使喚的人了！」

吳明呆了一下，重復振作的道：「二娘娘不必氣餒，我們的人還多的是——」

「唉……有什麼用？」

一刹間，這位風華絕代的二島主，看上去像是衰老了許多——

「大樹一倒，猢猻盡散……不樂島這多少年以來，也許是壞事做得太多了，天怒人怨……一旦遭到了報應，就萬萬逃避不過……我似乎已經有了預感……只怕凶多吉少……這一步刦難，咱們是無能躲過了！」

吳明濃眉一挑，忿忿的道：「二娘子不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住口！」風來儀原想斥責他幾句，可是話到唇邊，却又忍住，搖搖頭苦笑道：「算了……難得你還有這個雄心壯志，孩子……別在執迷不悟了！」

「二娘娘妳……？」

「哼！你眞的還看不出來？」風來儀



冷電也似的一雙眼睛盯視着他：「宮三弟的武功怎麼樣？結果又落到了什麼下場？……罷了！」

一霎間，她臉上籠罩着沉痛的表情：「孩子，別傻了，也許你還有機會，現在走還來得及，離開這裏，遠走高飛，你走吧！」

吳明呆得一呆，後退了一步，眼睛睜得極大。

風來儀看着他，道：「我說的是眞話……要死要活，全在你了。」

說了這句話，她輕輕一嘆，身子倏地縱起，一逕如飛而逝！

現場剩下的吳明，有如石塑木雕，似乎只有發呆的份兒了！

× × ×

在牀上調息了一會兒，朱翠有說不出的氣悶，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今夜這一顆心只管忐忑不定，怎麼也壓不下來，恍恍惚惚下意識裏總像是覺得要有什麼事發生似的！

看樣子暫時是沒法子睡了。

朱翠乾脆披衣坐起來，一面把燈撥亮了。

窗外夜風瑟瑟，寒禽咕咕，聽在耳朵裏，更有說不出的惆悵！

由暖壺倒出來一杯茶，喝了一口，温温的，頗不是個滋味，朱翠乾脆穿好衣服，既然睡不着，不如到後面房裏去看看母親——

自從老王爺遇難之後，這位娘娘終日吃齋唸佛，較之昔日簡直就像是變了個人兒似的。

耳朵裏依稀還可以聽見篤篤的木魚聲，每一下都像是敲在朱翠的心上。

聽着，想着，朱翠情不自禁的淌下了眼淚！

她要去告訴母親，天都快亮了，不要再唸佛了，要保重玉體——這些話不知道說了幾萬遍了，可是聽者藐藐，儘管如此，爲人子女者都不能不說！

噙着淚，朱翠走出了臥房，來到了外面的一個套間，正打算過去開開房門。

就在這時，耳邊上却响起了「噗通！」的一聲——像是什麼人由牆上掉下來的聲音！

朱翠心裏一驚，就勢由几上抽出了劍，開門，閃身，極其輕靈的，已來到了院中——

一個蹣跚的人影，正由地上爬起來！

「誰？」——話聲出口，身形前聳，已來到了這人面前，一口劍將出未出之際，却吃對方一雙肉掌，用「貼刄」的功夫，緊緊夾住了刄身！

矇矓中可以看見對方一顆大頭以及亂草也似的一頭長髮——

對朱翠來說，那實在是再熟悉不過的一個人了——

「你……單老前輩，是你……你怎麼了？」

搖了一下手，單老人沙啞的喉嚨，較之平日的聲音可是低多了：「屋裏面……再說！」

朱翠答應了一聲，慌不迭的轉身進內，意外的却發覺到單老人身子一蹌，幾乎要栽倒地上，嚇得她趕忙回身攙住他——

單老人慣常所穿着的那件灰布長衫已經不在身上，只着中衣小褂，此刻朱翠手摸上去冰涼冰涼的，敢情已爲汗水所濕透了。

二人匆匆來至房內！

單老人等不及朱翠攙扶，先自倒在了椅子上——

「水——水……」

朱翠答應着慌忙送上，却只見老人端着杯子的那隻手抖動得那麼厲害。茶水入口，嘖嘖有聲，一任它順口流出，淌了滿身都是！

「你怎麼了？」朱翠瞪着他，驚得面色蒼白。

單老人下頦胸前沾滿了血，鬍子都染紅了！

「老天爺——你怎麼了？……怎……怎麼會？」

一面說着，朱翠再也忍不住，眼淚汪汪的淌了下來。

單老人乾咳了一聲，身子後仰在椅子上，想說話似乎力不從心，哮喘得那麼厲害！

朱翠緊緊握住他的手，着急的道：「你倒是說話呀……是誰下的手？還是怎麼了？……眞把人給急死了……噢——藥！藥！我得馬上給你找藥去！」

一面說就要離開，只是那隻手却被單老人緊緊的握住不放，似乎他全身的力量都在這隻手上——

「別……走……沒有用……藥……沒有用……」

說了這幾個字，他却喘哮得更厲害。

「我不行了……翠姑娘……妳……妳聽着……」

「不……你瞎說……」

朱翠忍不住哭出了聲，一面想掙開老人的手，去拿藥，只是對方那隻手握得實在太緊，簡直就掙不開。

「妳聽着……聽着……我快不行了……聽着……」

一面咳，一面喘，眼睛珠子都幾乎要滾了出來，睜得那麼大，那麼圓，裏面血絲密佈！

朱翠呆住了！

眼淚只是不停的淌着，她緊緊的咬着牙，蒼白的臉上不着一些兒血色！

像是一把刀插進了心裏的那種感覺，終於她安靜了下來，默默的點了一下頭：「你說吧，我聽着就是……」

「好孩子……妳聽着！」單老人喘着，又咳了起來，嗓子眼有一口痰竟是無論如何也咳不出來。

朱翠咬牙，伸出手指頭，插進了他的嘴裏，一隻手用力的在他背上拍了一下，嘿！好大的一口血痰！算是啐了出來！

單老人鼻涕眼淚滿臉都是，他却含着笑臉，頻頻的向着朱翠點頭答謝不已！

「你是眞不行了！」朱翠忍住心痠，冷着臉道：「什麼都別說了，只告訴我是誰下的手吧！」

單老人哼哼着道：「是……高立！」

「哼——除了他也沒有別人，我知道了！」朱翠的臉更白了：「你的武功這麼高，却又怎麼會遭了他的毒手？難道他的本事比你還強？」

（未完）

"法國又好，香港又好，都係最多人鍾意飲金牌馬爹利."

"酒質第一，藏量最多"是馬爹利家族的傳統精神和目標. 自1715年以來，二百六十五年如一日，絲毫不苟，親力親爲.

金牌馬爹利，秉承馬爹利家族傳統精神釀製，酒質最受讚賞，藏量歲歲豐足；法國銷量第一，香港銷量第一，無疑是酒質及藏量的最佳保證.

